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MERCY AMONG THE CHILDREN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孩子间的仁爱

DAVID ADAMS RICHARDS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张陟 译

重庆出版社



Winn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得主

“大卫·亚当斯·理查兹笔下的人物终得好报是因其不幸，但读者却不必为之烦恼。《孩子间的仁爱》风格独特，略带诙谐的叙事风格会让你不忍罢手。结局虽然令人心碎，但却也振奋人心。”

——韦恩·约翰逊，《梦想无法实现的土地》作者

“对于语言的韵律，理查兹有敏锐的感觉，他也深爱着自己笔下的小人物们……在理查兹最好的作品中，他用灰暗的笔触书写着残酷的现实，对社会当中那些处于真正弱势的人们给予了真挚的感情。”

——《环球邮报》

“如同秋日夜空中林里燃起的烟，理查兹的小说会让你时不时地回想起来，它尖锐而充满怜悯，痛切但依然为人而自豪。”

——加拿大著名消费者杂志《麦克莱恩》

“理查兹痛切地观察着生活。在当今文坛上，他的声音卓尔不群、使人敬畏。”

——《多伦多星报》

“一个世纪以后，读者终将会从理查兹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找到那些令人心碎的财富，正如我们今天从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中得到的一样。”

——《基奇纳-滑铁卢纪录报》

“他的声音让人神迷。从很少几个作家那里才可以听见如此风格鲜明的挽歌，如此摄人心魄的悲鸣，如此回肠荡气的哀叹。他作品的叙事有种魔力。”

——《温哥华太阳报》

ISBN 7-5366-6829-5



9 787536 668294 >

ISBN 7-5366-6829-5/I • 1214

总定价：32.00 元（共二册）

本册定价：18.00 元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孩子间的仁爱



DAVID ADAMS RICHARDS

[加拿大]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张陟 译

重庆出版社



David Adams Richards
MERCY AMONG THE CHILDREN

本书据 Doubleday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2000 年版译出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2004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0 by David Adams Richar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孩子间的仁爱[II]/〔加〕
理查兹(Richards, D. A.)著;赵伐,张陟译,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赵伐,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Mercy Among the Children
ISBN 7-5366-6829-5

I. 孩... II. ①理... ②赵... ③张... III. 长篇小
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231 号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孩子间的仁爱
〔加拿大〕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张陟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部电话:023-68809494

网址:www.cq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09 千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ISBN 7-5366-6829-5/I·1214.

总定价:32.00 元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

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共3本：鲁迪·威伯的家史小说《天伦之爱》、大卫·理查兹的《车站街下的黑夜》和《孩子间的仁爱》。

主编 赵 伐 张敏生

2004年6月1日

的一员。他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比起另一些他曾对付过的人来说，不好也不差。他看不起那些有文化的人所希望改变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看不起变化，他是看不起仅仅因为觉得要时髦便亦步亦趋的人。

莱尔·亨德森有事要讲，可能就是这件事，他也希望特瑞克斯能听听。在特瑞克斯认识的人里，这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以莱尔的年龄和举止来看，就显得不寻常。这样的举止只能从年轻人身上看到，无论怎样年少，无论厄运会怎样将生命碾碎，都充满着希望。看上去莱尔似乎已经懂得了这些，虽然他的生活并没有得益多少。可能此时站在帝国饭店的入口，他了解与他交谈之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也许他们反映了彼此在青年和中年时的生活。他们是彼此的一面镜子，镜中照映的是乡下人的过去和未来，他们都身陷在这世界上一张新近织就的大网中。

特瑞克斯点点头，笑了笑，请莱尔上了楼。

爬到三楼往下看，他们可以看到车流，听到学生们在乘公共汽车去大学。老木房子的墙里里外外都成了灰色，油漆是11年前刷的。一会儿，他们到了特瑞克斯的小公寓，是在楼层的后面。

黄色的房间里有台手提式电视，一条长沙发，还有几把椅子散放在厨房里。莱尔脸上突然有了一丝柔和的表情。在特瑞克斯看来，莱尔似乎在说他需要得到关心，他以前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付出的要比他曾得到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说，这种表情是勇敢的人才会表现出的。特瑞克斯从莱尔脸上看出，莱尔好像都有点彻底动感情了。

“你知不知道有个叫马修·皮特的男人？”莱尔问道，深吸了一口气。也可能他是在提问之前吸的气（特瑞克斯明白，要是那样的话，吸气就会有别的原因）。

“不，我不知道。”特瑞克斯答道。

“他曾是我的邻居。”莱尔说，“那时我和弟弟妹妹住在斯坦普斯。”

“我知道那地方。”特瑞克斯很快地答道。

斯坦普斯在新布伦瑞克省东南，是沿着米拉米希河的一片广袤土地。米拉米希河发源于茂密的森林中，在爱德华王子岛西头的北部流入了诺森伯兰海峡。斯坦普斯有着广阔而低矮的云杉，色彩斑斓的阔叶林，还有在树阴下满是鲑鱼的河流。那儿的河面愈来愈宽，汇入了米拉米希湾。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密克马克印第安人^①，接着法国人取而代之，

^①密克马克印第安人是美洲土著人的一个部落，居住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和魁北克省等地区。

他们是在 1756 年英国人驱逐阿卡迪亚人^①时躲到这儿的。像亨德森这样的爱尔兰人是在半个世纪后才来的，虽然受尽英国的羞辱，不知为何还要忠于英人的王冠。他们在林中工作，伐木，顺着大河修建起城镇。大河一直向东南流去，快到了缅因州的尽头。那地方的人粗野、脾气暴躁，但也有才干。很多年前，特瑞克斯曾在那条河上当过警察，那时他跟莱尔差不多一般年纪，身高肤色都跟这个年轻人酷似。

莱尔出神地盯着屋外老旧的木制船坞看了一会儿。造船是新布伦瑞克省最大的产业，但正随着英属北美帝国在萎缩，在被南边那个更具活力与信心的帝国所吞噬。对于薄雾当中这座漠然又平庸的建筑来说，帝国饭店这名字显得特别的离奇。

“你曾当过警察？”莱尔问道。

“干了 6 年。”

“这事可真奇怪。你知道吗，从那时起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有关。”

“哦，跟谁？”特瑞克斯笑了。

“我不是在怪你。”莱尔说，“可要是每时每刻、每个举动都能说清楚的话，那没人知道有时候有人

^①阿卡迪亚为加拿大东部一地区，曾是法国殖民地，包括新斯科舍省、新布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等地区。这些地方的居民被称为阿卡迪亚人。

为何没让人死。”

“我没让谁死？”特瑞克斯问道。他笑得很谨慎。他向男孩腰间瞥了一眼，一边看看他有没有带武器，一边想着万一需要的话，用哪把椅子往他头上砸过去。

依然有股火灾后的烟味。几星期前，对面街上有座楼房被烧毁了。冷冷的空气中有股烟灰味。

那男孩（对大多数30岁以下的人，特瑞克斯都这么看）想了想，手伸进口袋。他把一张照片放在了桌上。

“就是这个。”他继续说道，声音有点颤抖。“看着这个和我一起长大的人，我在想要是当时情况稍微有点儿不同的话，会是什么结果。我在艾伦河东边下过山狗夹子，还打死过一只长着巨大犄角的公驼鹿。很久以前的那个晚上，你让他掉进了冰窟窿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不是你的话，这个想法和我还挺相似的人可能早都死了。我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在追他，你让他差点儿送了命，你自己也丢了警察的工作。有时想想，他在16岁时就应该淹死。你看，他把我们都耍了。”

莱尔小声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话。特瑞克斯拿起照片看看，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他从口袋中掏出双

光眼镜，小心翼翼地戴上，看看莱尔，又看看照片。

照片上的男子穿件牛仔夹克，头发向后梳着，两只眼睛像燃烧着的珠子。特瑞克斯一下子就意识到，马修·皮特肯定曾让自己和他人都经受过极大的痛苦。之所以要用“肯定”这个词，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曾受过这种痛苦。他可不是个柔弱之人，生活对他的打击早就蚀刻在了他那还年轻的脸上。

所以马修·皮特和他之间一定有什么过节。

特瑞克斯曾把照片上的这个人拘留过几次。他曾把马修两次送上法庭，两次他都被无罪释放了。最后，1964年3月末的一个晚上，他还救过马修一命。马修当时想穿过小河，躲开后面正追他的特瑞克斯，结果掉到了水里。河水在化开的冰面下又深又急，马修却一点儿不后悔。当时，他拼命想爬上来，特瑞克斯也想帮他，但他一直不愿把手伸给特瑞克斯。特瑞克斯很怀疑他，但没什么证据。

因为他的原因，马修·皮特差一点儿死了，这让他丢了警察的工作。媒体说特瑞克斯“反应过度”，说他差点儿害死他，还说他曾在此之前数次骚扰过这孩子。因为这些，特瑞克斯被停了职，他也最终辞掉了警察的工作。

看着那眼睛和金色的头发，他记起了马修·皮特。他记起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弟弟特伦顿有点不正常，有人说他是弱智。他弟弟还没有长到4英尺9英寸^①高。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跟别的小子们不一样——他更自信，也更危险。”特瑞克斯说。

“是。”莱尔答道。他一直盯着特瑞克斯。“换个角度说，他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道路，还想把宝贵的空气从每个人的梦里夺走。”

特瑞克斯用手指翻过照片，把它递了回去。

“我在想，要是当时你没有把他救起来会怎么样？”

“我差点就没有。有一阵子我看不见他。然后我能听到有人在水底下爬。马修·皮特想从水里爬上来。我手里拿了根木棍潜下去，一点儿一点儿搜索想抓住他。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才把胳膊伸给我。”

“我得来这里看你，来告诉你你把他拖出那条河以后发生的事。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告诉你那以后发生的事。”

“啊，我是个不知道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① 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人？”特瑞克斯问道。

“嗯，当然我不是那个意思。”莱尔虽然这么说，却没有歉意。

特瑞克斯没有回应。下面发生的事让他更生气了。男孩掏出一个很大的记事本，前后记满了笔记和别人的话，还夹着一些折起来的报纸。

莱尔说道：“那时是宝瓶座的年份^①——皮特家人是因为这个到这世上来的吗？”他笑了，有点急着套近乎的样子。沿海省份的人都有这个特点，他们习惯把别人当成朋友，或者至少也得当成邻居一样。

“可能是吧。”特瑞克斯笑了。

这一刻，那孩子看上去就像个酒店里雇的保安。特瑞克斯有些失望，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别人查究过了。

特瑞克斯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接着又递了回去。莱尔又笑了。

莱尔笑的时候，脸上有了些微小变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张脸，上面有着足以延续一生的痛苦。那张脸上仍然还有着希望，是停驻在绝望之间的希望。

莱尔又看了看他的笔记，上面一页一页都是引

^①按西方星相学的说法，宝瓶座的年份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

用的话和箭头。“我讲的都是真的，或者是我亲眼所见，或者是别人亲口告诉我的。就算我不在场，别人那些话也基本上是实情，要么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告诉我的，要么是告诉知情人的。我花了整整7年时间把整件事拼起来。现在，我想把它摆在你面前。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像退役警察那样写写它，或许你还可以把这世界上所有的马修·皮特们都揭露出来。”

莱尔又点起一支烟，目光投向了窗外的基督教堂。在沿海省份寒冷黑暗的天色下，他平静了下来。

特瑞克斯点点头，莱尔开始了。

序

特瑞克斯住在新布伦瑞克省^①圣约翰市的南头，一幢拥挤楼房四层上的小公寓里。1997年11月的一天，有个叫莱尔·亨德森的男人在入口处等他。这人看上去很机警。特瑞克斯想可能是因为这人年少时块头虽大，却被更高、更大的孩子或大人们欺负过，也可能是他要在孩子们面前摆出一副大人模样，但事实上他自己跟孩子也差不多。

他大概25岁左右，穿件白色厚外套，里面是一件蓝色运动夹克，一条挺正式的蓝裤子，右手食指上戴了枚戒指，可以在街头打架时派上用场，也让他看上去更像酒吧的保安。

特瑞克斯的住处离市中心很远，在水边刚刚翻修过的一片房屋当中。顺着一条挺隐秘的小巷走下去，那儿闻得到码头和欧文纸浆厂的气味，还有股柴油的气味。一堆歪七扭八、有些下陷的房屋沿着街

^①新布伦瑞克省位于加拿大东部圣劳伦斯海湾旁。首府为弗雷德里克顿，最大城市为圣约翰市。

角排开。在拐角处的老便利店上贴着七喜的标志，几张褪了色的香烟广告，还有张新一点儿的卫生尿布广告。门开着，冷飕飕的风直往里灌。

许多年前，特瑞克斯曾是个警察，后来辞职加入了加拿大海军，当了大约7年的海军军官。后来，他觉得加拿大在什么事上面骗了他，也可能是职位的原因，他离了婚，离职游荡去了美国，在新奥尔良的码头和墨西哥湾的油井上干过。他是个大块头，很强壮，不管是繁重工作还是艰苦生活都不在话下。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知道怎么控制自己，那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信心。

因为有背井离乡的感觉，1995年他又回到了沿海省份^①，途中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稍停了停。他妻子老早就离开了，又嫁了一个W.P. 缅因公司的会计。他有时候还能再看见她。到现在他还是觉得她在恨他，他愿意不惜代价去补偿她。她脸上挂着愁容，那是一个49岁的女人因生命中无法实现的梦想而有的愁容，她会永远把这归咎于她的初恋。

如今57岁的他身处在父亲们和儿子们中间，假释犯和假释委员会之间。他是两种人之间的缓冲器，一种人无法跟上潮流变化，另一种人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所变化。他很了解这些人，他曾是他们中

^①加拿大东部新布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等省份因其位于大西洋沿岸，故又被称作沿海省份。

目 录

前言	(1)
序	(1)
怜 悯	(1)
怒 火	(141)
爱	(252)
偿 还	(308)
后 记	(371)
译后记	(374)
Acknowledgements	(383)

怜悯



这儿的天主教小教堂都差不多,白色墙板冬天被雪浸透,夏天又被南边的太阳晒透,内饰散发着告解室和灰色圣母像的气味。我们的母亲叫埃莉·亨德森。她领我们一路到教堂,总觉这样心灵会得到安慰。

11月时,7点以后彩色玻璃窗内的灯光便闪烁起来。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十字架或者某位正在祈祷的圣人。圣人住过并且流过血的小山看上去挺远,小山在蓝光中透着份温柔。通向橄榄山^①的路像紫色的绸带一样弯弯曲曲。这些都和真正的自然大不相同。自然中有从山谷中奔流而出的河水,山谷周围粗糙的林木曾在我小腿上留下了一英寸半长的伤口。米拉米希河旁的沼泽长着雪松和美洲落叶松,里面有刺鼻的湿驼鹿皮味,让人觉得好像有只受伤的驼鹿还在深色的林中咆哮着。我总想走入彩色玻璃窗里的世界,想看着自己走在紫色的道路上,身后是橄榄山。我觉得那是因为我想做个好孩子,我妈妈也想让我学好,我也想逃避加在我身上的厄运。对我来说,我的家人、我的弟妹们要比一群圣人更真实。

我父亲叫悉尼·亨德森。他生在11号公路旁的一间小木屋

^①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东面的一狭长高地,它的西山脚是圣经中的耶稣蒙难地。





里。只有沿海省份的人才知道那条路。沥青铺过低矮的林木和死寂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寒冷的天边。

父亲小时候在学校表现得不怎么样，被教会的波里尔神父监护着。他有份活儿，是给波里尔擦车，打扫房子。他还是祭坛侍者，负责冬天早上7点钟时侍奉弥撒。从8岁到11岁，他干了三年。

有一天发生了场争执，一个“变故”。从那以后，波里尔神父的庞迪亚克轿车再没有穿过小路送他回家，父亲也再没有费神到神父家的宅子里去给他擦鞋子。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竟然站在神父一边。星期天早上，当着所有来参加礼拜的人，他父亲在教堂的台阶上打了他。这件事成了我父亲反叛的根源，他反叛的是整个制度。我渐渐明白，这可绝对不是什么一般的逆反。

回到那时，在我祖父一辈的加拿大人看来，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才可以称得上是工作。所以到13岁时，我父亲顺从他父亲的意愿，换上靴子和格子夹克，离开了学校，开始了在森林中的劳作。他整日工作，没有什么安逸的时刻。日后，他会用得上这种力量，这种性格力量。他的大手像搅拌机叶片。他戴着副厚眼镜，头发不长，两边剃得很短，像是个苏联劳改营里的犯人。

无论是在黑压压的蚊虫满天飞舞的6月，还是马粪一落地便会冻住的整个冬天，他都要每天来回穿过灰色的公路去干活。他对马过敏，早上5点时还得牵着匹黄色的老母马去谷仓前，那匹马却死活都不肯吃燕麦。

1962年时我爷爷买了台电视，然后把一生中最后几年的功夫都花在了盯电视上。有时他会问悉尼远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电视的微光给这个黑暗的小屋子送来了像“蜜月爱侣”、“大峡谷”、“持枪游荡”和“不可触及”等节目。微光从寂静的窗户透过，照在地上满是用木屑的院子里。

我爷爷罗伊·亨德森会问我爸爸，电影里的人知不知道他们得被人打死。我爸爸对电影剧本和演员的解释总让他没法完全相信，结果是越解释越难受，越解释越危险。

“可他们死了，我亲眼看见的。”

“他们没死，爸爸。”

“哈！你知道什么，小子，你知道什么？我看见流血了，那可不会骗人，小子，血可不会骗人。你要是说流血是在骗人，我就扇你的嘴，我会的。”

父亲十来岁的年纪就生活在这电视的世界前，在7月夏日的小木屋里看着苍蝇在昏暗中飞来飞去。他会躲在那儿，因为我爷爷会当着和他一般大小孩子的面来折磨他。

我现在明白了，这种折磨让父亲15岁便成了酒鬼。

人们都不知道(就算他们知道，又能怎样呢?)，我父亲15岁时，他不仅读过而且可以引用斯汤达^①和普鲁斯特^②的作品。可他却被束缚在自己父亲的世界之中，我们的命运也无可选择地与此连接在了一起。

1964年夏天，我爷爷的老板利奥·阿尔方索·麦克威瑟让他带上两个美国人去艾伦河的岔流里抓鲑鱼。爷爷不想去。其一，因为时间有些过，水位低了；其二，要是他逮不着鱼，他可能会挨训。可他还是不得不去。

“给他们条鱼。”利奥说道。他一边用把小刀在烟斗锅里挖，一边抬起头来，那是他所惯常的简洁。罗伊像往常一样点了点头，那是他所惯常的服从。在8月炎热的一天，他带着这几个人到了溪口一处延伸出的河面，鱼都游到这里来了。他带着儿子悉尼，他可以帮忙撑撑逆流而上的小船，让其他人省省力气。中

①斯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作品有《红与黑》(1830)等。

②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作品有《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等。





午天热时，他让悉尼划小船去南边的池塘里看看有没有鱼。他自己一边准备索具，一边听其他人谈论像俄勒冈和檀香山这种大不相同的地方。他们议论到利奥·麦克威瑟的木材质量和锯木场时，他因为礼貌的缘故没有插话。

黄昏时分，悉尼撑着船顺流回来了。他盯着水面，说鱼都游到远处的上游去了，这里只有4条鲑鱼，在凉爽的溪水中吸着氧气，躺在潮水退去后河湾上的巨石边。

这些人都很重要，他们都对利奥·麦克威瑟有用。利奥想用平常沿海省份的人们开玩笑的办法让他们开心——装作一副粗俗无知的样子，听命于真正有见识的人，听命于从真正的大地方来等着寻开心的人。

3个小时以后，祖父罗伊跟父亲耳语道：“要是他们能抓到点儿什么，对利奥就更好了——他们可是到这儿来给利奥的锯木场投资买剥树皮机的。”

罗伊穿着件片片汗渍和粘满灰尘的衬衣，脖子上有烈日寒冬留下的红色褶皱。他黑色的牙齿参差不齐，笑起来不像个男人，更像个爱嚼烟叶的孩子。他身体修长，肌肉强健，正是他引来了我们乡村家庭的厄运。他叫别人递给他一根鱼竿，把个头上分了三个岔的钓钩系在上面。他让悉尼把篙架起，让篙静静地滑入水中，去找那些鲑鱼在什么地方。他向水潭与溪流的交汇处抛出钓钩，然后猛地向上拽。突然鱼线沉了下去，有条鲑鱼肚子被钩住了。那鱼有15磅重，想要游跑。25分钟后，他拽起了那条精疲力竭的公鲑鱼，宰了它，然后又钩住了另外一条。美国人拍着罗伊瘦瘦的背，都笑起来。他们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但悉尼、罗伊和正盯着他们的看守却知道。几个看守走过来，没收了钓竿，还收走了这些人崭新的雪弗莱卡车。

7点钟，利奥·麦克威瑟刚从锯木场回来，便听说了这事。整个晚上他一言不发，踱来踱去，气得不得了。那个星期一一

早，我祖父便回去干活，也想解释解释。尽管他曾想法取悦利奥，但利奥还是当时就把他解雇了。这就是利奥·麦克威瑟。了不起的利奥·麦克威瑟曾为来他家聚会的新布伦瑞克省的内阁成员们和偶尔来访的缅因州参议员盗猎过鲑鱼。当然我祖父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对自己那了不起的朋友所做的决定一无所知，就像他对他家那幢大宅子里的那些黑屋子一无所知一样。

我爷爷忠心耿耿地工作多年，现在却被解雇，他垮了。他坐在那儿，像我父亲有次说的：“像个可怜、伤心、土气的天使被困在地狱里一样。”

还是有个机会——可能只有一个——能重回利奥身边。那年夏天，利奥的工人们有些意见，两次私下里威胁要罢工。最后，利奥先发制人，干脆把锯木场的大门给锁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利奥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慢慢要爆发了。工人们在院子里乱转，像原子一样互相碰撞，一会儿聚到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聚到一起。飞扬的尘土中都是工人，都是些穿着灰衬衣的身影。他们有时气势高涨，有时却几乎要被绝望压倒。两种状态之间，他们谈论着破坏和报复。没有卡车或木材能进出麦克威瑟的地盘。一天，一辆拉焊工装备的卡车想进来，他们一步不让，彼此高声呼喊，用身体把车阻挡住。他们只知道身体可以弯曲，可以推挤，可以扭曲，可以反抗，除此什么也不懂。最后，卡车被打败了。9月炎热的空气中只剩下他们的欢呼声。司机转身走了，院子中留下一辆孤零零的卡车，上面装着些没法卸下的除草剂。

最后，爷爷问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他能帮利奥做点事来重新得到工作。

父亲当时只有14岁。他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他们，劝他们别罢工了。”他接着说利奥肯定会感激他，合同可以执行，除草剂也可以卸下来。利奥会知道是罗伊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9月温暖的午后,罗伊朝林中走去。林子中的云杉树在夏末的余热中摇摆着,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他到那儿之前,三个男人砸开大门上的锁,劫掠了那辆卡车,把上百桶的除草剂推了下来。他们把车上的除草剂,还有从库房里找来的另外40桶一股脑儿用斧子砸开,全倒在了艾伦河上游河沿。一台新的剥树皮机被砸了,燃起的一团火焰让这些人变得更狂野。一场火灾爆发了。

这些都让一个当地记者记了下来。很久以前的那天还留了张照片。不幸的是,在那些没有完全烧毁的粗笨设备残骸之间有一张脸,一张半疯半醉的笑脸,却是我的爷爷。他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他没有完全按我父亲说的那样去做。其实他看起来就像个南方来的义务治安员,正粗暴地踏在一堆无辜残骸的上边。这正是他们想让他变成的样子。

我现在还有这张照片。虽然有些褪色,上边的人像还非常清晰。我爷爷的笑容透着野性和欣喜,好像在恶意报复的一刻,他已经彻底忘了下午要去那儿干什么。

爷爷告诉父亲,他没放火,他也曾阻止他们放火。可尽管照片在老档案室里放得都已泛黄,还是看得出他很情愿地参与了破坏。好像他从报纸上斜着眼、咧着嘴、冲着我笑的一刻,冲着一个他永远都不知道的孙子笑的一刻,是他生命中光彩辉煌的一刻似的。一个眩目的闪光灯照见了那副兴奋样,它预示了我们家接下来30年的厄运。

那天,所有人都在警察来时跑掉了,只剩下我爷爷。他喝得太多了,从得意洋洋踩着的机器上摔了下来,接着,他爬到警车上睡觉去了。

大火烧掉了利奥·麦克威瑟1100英亩最好的软木林,木材已经转包给了一个大造纸厂。我爷爷的照片公布以后,当地便把那场火叫做“亨德森恐怖”。

“罗伊坏，儿子怪”成了每个人嘴上挂着的一句话。

那时，无知的罗伊·亨德森被不是像他一样无知的人吓坏了。他得上法庭，还得花钱雇个律师为他的两项罪名辩护，一项是偷猎，另一项是毁坏剥树皮机。父亲讲到过罗伊穿件灰色哔叽西服站在法庭上的样子。他已经失去了心爱的电视。他面对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起诉人。他浑身颤抖，痛哭流涕。他被判了三年。从法庭出来的路上，人们都在取笑他。

悉尼当时 14 岁，他会给他做饼干，然后搭车去多切斯特看他。罗伊从来没坐过牢，他吃不下去。“跟利奥说说，要是他不原谅我，我就不吃东西。”他说着，吸着鼻子，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那儿。他的头发在变白，白发从耳朵边上露了出来。他眼窝深陷，额头宽阔，就像个土气的预言家。悉尼知道他绝不是什么预言家。阳光从外面照在他的囚裤上，他让悉尼带这个口信：“告诉他我的命在他手上，然后看看他说什么。跟他说饼干都变硬了，而且越来越硬了。去，小子，快去——”

我父亲离开监狱，穿着他的旧红外套和快磨破的橡胶靴子，跑了 37 英里到了蒙古顿。他赶上火车，去找利奥，不是去他家，是去他商店中的办公室。利奥的商店在我们社区开了很多年，是它所服务的顾客心里的一座纪念碑。利奥藏在柜台下面的日历上有穿着三角背心的金发美女，有拿着龟博士车蜡给福特车上光的蓝眼睛姑娘。柜台里是各种各样的商品，能叫出名字的有汉弗莱工装裤和靴子、孩子穿的灯芯绒裤子、橡皮、抄字本和铅笔。

“我刚刚损失了台 10 万块的剥树皮机，还有块值 100 万的地。”利奥说着，没有看父亲，却看着些衣服的发票，他觉得从来没有订购过那些衣服。“现在我还得去清理掉进河里的那些桶。”利奥说着，翻着那些纸。“每个人——那些谢泼德家的人——皮特家的人——波里尔家的人——还有大家都说那是你爸干的





——你爸，不是别人谁他爸——你想让我做点什么？”他说一下，翻一下。

“看看他，他就会吃东西。”

“去看他，给他打气，他就会美美地吃上顿早饭——哼，去他的。”

父亲回到监狱去看祖父。快到圣诞节了，雪已经盖住了城镇，新布伦瑞克南边狭长又原始的山峦因冰雪而显得光滑。

父亲替祖父难过，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让他振作起来。开始的时候，罗伊还不大相信，自他16岁起便认识的利奥竟然不愿来看他。他站在他们把他带进的探访室里，手握栏杆，像个孩子般企盼地向外看着。他跟他自己孩子说话时样子很怪，好像悉尼是个异类，好像他是有天突然出现在他小屋中的奇怪生物，好像悉尼是个罗伊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悉尼喊作“小子”。

“你说他不会来看我，小子？”

“是我说的，爸爸。是我说他不会来看你。”

“让我们照直说——是因为他现在忙，可能得过些时候才能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他不会来看你的，爸爸。”

罗伊看上去有种莫名的空虚，好像他正在听着从异域他乡传来的陌生音乐。然后他看着他儿子的眼睛，明白了曾说过些什么话。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认识到他儿子的为人，还有他的善意。明白了这些，他呆住了，更伤心了。

“好吧，我可怜他——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我能说的了。”罗伊小声说道。他根据他的原则绝食了，这原则可能是他惟一的所有，这对他儿子来说也是真了不起。

几周以后，因为肺炎，罗伊·亨德森被送到米拉米希的医院。他死在了那儿，埋在河下游的一片老墓地中。现在只剩下父

亲一个人了。

我过去常说，我原本可以再多做点儿什么。可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尽到责任了。他从没有扔下祖父一个人。他走了 230 英里去求麦克威瑟的宽恕。他像祖父一样绝食，只有圣餐时才吃东西。他孤独地陪他父亲走到了最后。他从来也不想报复。以我父亲丰富博大的信仰，他认为报复不容于公平。

罗伊死后，父亲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他能和别人有什么来往呢？无论什么时候他去跳舞，都会被人取笑，会被姑娘们戏弄。只要他能找到酒，他就整天地喝，想忘掉“做男人的痛苦”，这话是塞缪尔·约翰逊^①说的。我有次从我父亲的一本书中看到过，底下划了线。

简单说，做男人的痛苦就是又冻、又湿、又累。老谷仓早都没了。他的房子是用夹板和沥青油纸盖的。墙用卡版纸盒子包了起来。房子 15 英尺^②长，12 英尺宽，16 英尺高，看上去活像一只立起来的鞋盒子。我喜欢回想那座房子。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面。

为躲开想为他做点什么的人，他在那儿独自住了三年。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想把他送去给别人收养。除一个人以外，没有人真正替他着想，没有人关心过他。那个人叫杰伊·比尔德，住在一辆常停在大路上的房车里。他雇了父亲去伐木。有次父亲得了份差事（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在建筑工地埋炸药炸石头。他人很灵活，也不害怕。他赚了对他来说很大的一笔钱，用那钱买了为祖父母修墓所需要的石头。

18 岁时，在个漫长炎热天，他坐着艘海湾上捕龙虾的船回

①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学者,辞书编纂家。他是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著有《英语辞典》(1755)和《诗人传记》(1779~1781)等。

②1 英尺=30.48 厘米(译者注)





家了。他在海湾那里帮人下饵。阳光和咸水灼伤了他的皮肤，手上也被绳索和网套磨起了水泡。在那天，他遇见了杰伊·比尔德。杰伊·比尔德正在卖书，是从他死去的兄弟那儿继承的，他自己从来没有卖过。比尔德当时其实是在找我父亲，想让他买下来。我父亲总共花了20块钱，买了300本简装本和旧的精装本书。他用辆手推车把书都运回了家。

接下来，那年初秋时，读了这些书的父亲戒了酒，还去查塔姆^①找了个教授，他想问问自己有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个教授叫戴维·斯康，曾去过多伦多大学。他不大喜欢沿海省份，但也觉得自己知道那地方生活的艰难和纷繁复杂。我父亲坐在那儿，他穿着旧工装裤和厚羊毛衬衫的样子证实了他的感觉。他建议说，对于我父亲来讲，找个什么行当干干可能更好些。这对他自己一点儿都不矛盾。在我父亲这样的人面前，斯康博士总是把自己当作个胜利者。其实，在他们面前是个胜利者就意味着他非常了解他们，他可以判断他们。可我父亲身上的什么东西让他不高兴了。

“是，我知道你到这里是因为你决心来接受崇高的教育——可你不妨想想别的。做个木匠怎么样？你像是个好木匠。”像是人们在表白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时那样，他低声说道：“这里可能有些东西对你来说太难了，像是哲学、神学还有其他的——”

带着种幼稚的自我陶醉，斯康笑起来，那是只能从受过学术教育的人脸上看到的笑容。他一边对着愚蠢的学院机构摇着头，一边也清楚他的职位很保险，曾有的想法若是被别人说出去，他也没什么危险。我父亲可从没享受过这种奢侈。有一段时间，要是他自己的父亲知道他在读书，他会挨揍。说到这里，你知道戴维·斯康博士是个多么勇敢的人了吧。

①查塔姆：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城市。

父亲说当个木匠也不错,他也喜欢做木工活,可他还是更喜欢书。在外面,宏伟的爱尔兰天主教堂矗立在地平线上,阳光在它巨大的窗户和洞穴般张开的门上闪耀着。台阶打扫得很干净,房顶反射着光影。河流对面远处的群山中,林木有了秋天第一丝甜甜的气息。

“嗯,那么——你想当个学者啦。你都看了些什么书呢,悉尼?神秘故事——科幻小说——雷·布拉德伯里^①——当然,看这些书也没什么不对的,是吗?”他笑了。我父亲刚要答话,斯康博士也刚要听时,他却被部门的头儿叫走了,那是个非常胖的神父,长着厚厚而下垂的双颊,头顶上也秃了一大块。父亲站起身,出去时向斯康点了点头。他从圣麦克尔大学走了回来,坐在自家的厨房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申请上大学。为这事,他花了5个星期才鼓足了勇气。现在,他觉得那人故意显得高他一等。让他感到惊奇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这么做。他一直都天真地以为,受过教育的人心里不会有偏见,不会以伤害别人取乐。也就是说,他以为他们都已经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正在追求的东西。他却不知道,虽然那是他认为的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别人却常常不这么想,不管是受过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那晚,他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很生气,决定要写封信。他坐在厨房里,用铅笔在张旧稿纸上开始给那个教授写信。可当字写出来时,他认识到有罪过发生了(这是他后来跟我母亲说的)。罪过便是他已经在用封信去伤害别人。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把那封信扔到了火炉里,然后脸冲着墙躺到了床上。

后来我有些恨他没有把信寄出去,可他是对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高尚,这种无意识让他显得更加高

^①雷·布拉德伯里(1920~):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兼社会评论家,著作有《火星人编年史》(1950)和《华氏451度》(1953)等。





尚。这样做并没有减轻那教授的话对我父亲造成的伤害，尤其是他想起他那自我陶醉的笑容时。不论是此事发生后的几天或是几周内，还是每次那个著名教授接受报纸访问的时候，父亲总会把它当做例子，来说明言语会对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那教授总会在报纸上出现，回答沿海省份为何受了屈辱，还有他个人是如何为了土著人的权利一直在努力抗争（这是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时，他也只是在和他的知识分子对手作斗争。他们都舒舒服服地呆在大学里，离任何一个土著人都远远的）。

在那教授可以摆出专家样子教训的人当中，我父亲只是其中一个。他从小就得辛苦劳作，自己也受过暴力和贫困之害，但他有自己的想法。这让他每次听到加拿大广播公司里那些天才播音员的声音，每次听到他们赞美戴维·斯康博士“绝对得体的行为”时，刺痛会特别尖锐与真切。

可是，以我父亲的自尊，他什么也不会去做，什么也不会去说。甚至在戴维·斯康博士想影响我母亲来反对我父亲的时候，他也什么都没有做。

我现在知道原因了。我父亲还只是个12岁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天他和另外一个男孩在教堂的斜屋顶上扫雪，那孩子抢了我父亲的蜜糖三明治，我父亲推了他一把，结果他从50英尺高的屋顶上背着地摔了下来。他的血从鼻子里面流出来，脸上还有一道一道的雪。

我父亲坐在教堂尖角底座旁高高的屋顶上，觉得那男孩肯定是死了。他没什么信仰，在我提到过的那次“变故”之后，他也一直在恨着神父。可他还是小声说，要是那个男孩活着的话，他将永远不会再和别人争斗或争吵了，他会每天都去教堂。每他妈的天。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刚许完这个倒霉的愿，那孩子就站了起来，抹把脸，冲他笑了笑，然后走开了。那孩子叫康

尼·德夫林。

我不相信德夫林会受伤。我相信我父亲肯定觉得他受伤了。康尼摔下去时，鼻子是出血了，那没什么好紧张的。人们要是觉得你死了，便会注意你，那孩子喜欢这样。我父亲几年后告诉我这个他许的愿时，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说：“爸爸，你从没有碰过他，上帝跟你开了个玩笑，让你自虐。因为你不合常理的自责，你成了上帝的奴隶。”

我父亲一直没说话，他只是转身走开了。

康尼·德夫林要折磨我父亲一辈子。我父亲真正的生活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的。从那天起，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显示或者至少证明，这个世界上存在有一些其他的力量。

从那时起，我父亲开始相信祖父的死是因为这个：不管你跟上帝有什么样的约定，上帝都会守约。你可能觉得他不会，可你真知道自己订了一个什么样的约吗？弄清楚自己与上帝的约定，然后你便会知道他是怎么守约的了。

2

我母亲埃莉是孤女，戈登·布朗收养了她，他是一位远亲，原先从夏洛镇来。

人们跟我母亲说，她还有两个姊妹，让别处的两个家庭收养了。她让自己的家庭遗弃了，被送给了戈登·布朗家。这事给她造成了很大影响，让她小的时候很孤僻，也很敏感。她不得不想出很多办法让自己感到安全，她总觉得谁都可以把她带走，也觉得谁都有力量可以随意改变她的生活。为此，她每天都去教堂





向上帝祈祷,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让她找到她的父母和姊妹。她一直都在找他们。人们都觉得她怪怪的,甚至她的养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汉尼·布朗也觉得她怪。他们都挺可怜她,觉得她是个非常笨的女孩子。让她处境更糟的是,她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奇迹。在树上,在花上,在院子里的虫子身上,特别是在蝴蝶身上,在牛奶里,在糖里,在下雨的云里,在灰尘里,在雪里,在千百颗午夜甜甜的星星那里,她都可以看见奇迹。

“它们怎么会不在那里呢?”一次,她跟我妹妹秋儿说。

当然,其他人会因为这个不停地折磨她。没人觉得她聪明。8年级时她留了一级,16岁时她离开了学校,想着在女修道院开始新的生活。两年过去了,我母亲帮着邻居们干杂活,看孩子,去教堂。她有一个朋友叫黛德·韦恩,家境要比她好得多,人也又聪明又有天分。在学校,她一年就读了两年的课程,还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她保护我母亲,还给她在米尔班克找了份工作。这样一来,她就可以避开女修道院中那些修女们窥探的目光了。想想这样的环境,我们中间谁会有其他的选择呢?

在米尔班克,我母亲还想着修道院时,她遇到了我父亲。那年他大概19或20岁。他们是在社区的餐会上碰到的,她在做服务员,他在那儿帮忙套车。

在拴马的地方套车上货很危险。为了证明它们的力量,两匹马一组拉的雪橇上都装着非常重的货物。有些人不会这样对自己的马,但那儿的马都给注射了大麻,它们只要一听到钩子挂在雪橇上,便立刻疯一样地跑起来。人要尽快从那儿跳开,要不然会被压着。可我父亲得多赚些钱去买书。不客气地说,如果他不是忘掉了危险,他就是根本不在乎。

现在,那些马和马的主人早都死了,人们也早都忘记套马这回事了。可在当时,套马占了大河边上一块很大的地方。父亲会去一个军队用的大帆布帐篷里找水喝。除了草地给盖起来,帐

篷里外看上去都一样。我母亲正在里面帮厨，她看见我父亲走了过来。老厨娘赶忙走到她身边，不让她跟他说话，因为他对人有危险。

那个女人给我母亲和她侄子马修·皮特安排了个约会。马修是从安大略来的，曾蹲过两个月监狱。约会就这么安排了。一天晚上，马修开车到我母亲住的地方来接她，然后去了个叫“沙堆”的地方。那地方就像情人街一样，只不过没有街道，离麦克威瑟的锯木场不远。

那天晚上早些时，马修曾问过他妹妹，问他得怎样表现，怎样去抓住这么个好机会。辛西娅笑了，说道：“给她。”他妹妹外交官一般圆滑的表情在他脑海里盘旋了数年，多年以后，现在又到了我脑中。

马修停了车，没有熄火。他探过身子，把我母亲白色的桶式座椅调平。这样她便不能再盯着挡风玻璃，而得看着斑斑点点的车顶棚。他打开一罐啤酒让她喝，把它“砰”地一下放在她两腿之间。他们周围广阔的土地寂静无声，似乎都隐藏在了仲秋的夜色中。老锯木场看上去很荒凉，主要的建筑已经塌了，大门也都生了锈，上了锁。它叫人想起多年来让人头脑麻木的工作，想起了世态炎凉。它让人有种空虚的感觉。这片现在野草遍布的荒芜之处，曾经也很热闹。

“麦克威瑟有100万，可没有一个朋友。”马修说道，带着点乡下人的讥讽。“这可不是我想的，有那么一段好日子，可是长不了。我说——”

我母亲没有说话。因为麦克威瑟曾在圣诞节时来看过她，给她带了一个苹果，一个橘子，还有一袜子的坚果和一个大麦做的玩具。

有20多分钟谁都没说话。我母亲的头脑好像僵住了，她脸





上也没了表情。她就像是约瑟夫·康拉德^①笔下的麦克维尔船长,《台风》中的主人公。还是个年轻水手时他曾给父母写信说,他的船在圣诞节时“陷入了冰山里”。

当时,我母亲肯定感觉到她也掉到了冰山中。他探过身子,想扶放在我母亲两腿间的啤酒瓶,她没什么反应。

后来,马修把他的啤酒喝完了。他不着急,他觉得这是我母亲急着想让他做的事。然后,我母亲还盯着车顶棚发愣的时候,那罐啤酒还在她两腿间立着的时候,他脱掉自己的衬衫,向她展示起自己二头肌上纹的两只老鹰,接着便把手伸进了她的衣服。突然间,像颗甘蓝菜一样动也不动的我母亲尖叫了起来。

“搞什么鬼!”他说道。他让我母亲的尖叫吓住了,我母亲自己也吓了一跳。“你觉得我们会干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可是在约会啊!”

我母亲跳出车,在夜晚的小雨中来回走着。他嘴里嚼着口香糖跟在她后面,手插在兜里,一个啤酒瓶在右手上摇晃,黑蚊子在他长着金发的大头周围飞舞。她就像乡下女孩那样叉起胳膊。她撅着嘴,来回走着想躲开他。最后,她走到一堆桶后,跪在了那儿。

“求你了,皮特先生!谢谢你,这段时间很不错,可我想回家。”她说。

他气急败坏地把啤酒瓶砸在她藏身的桶上。“出来!”他大叫着,好像在从林中的沼泽地里往外拽一匹拉车的马。“这就是他们在越南用的办法,把那些越南佬用水冲出来。”

“真是非常感谢你,皮特先生,可我得回家了。”

“现在就回家?我们才刚到这儿!”

“求你了,皮特先生,非常感谢你。”她的头朝下,说话的时

^①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包括《吉姆爷》(1900)、《黑暗的心》(1902)和《诺斯罗姆》(1904)等

候眼睛也闭着。一直以来,人们叫她不要跟比她强的人顶嘴,不要觉得自己聪明,要注意自己的举止。这是从女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里,从姊妹慈善会的女修道院中学来的,她一直也想要记住。因为她没有父亲,没有名字,所以受的这些劝诫便比别人要多一些。跟她差不多笨的几个修女曾把她指关节都打烂了,她们想让她记住五种表示尊敬的方式,然后向上帝和比她强的人致敬。还告诉她,要是她总也记不住,就成不了修女。

她的感觉是对的,马修快想打她了。如果他打她,母亲也只能低下头,小声跟他说对不起。他叫喊着,说她根本不知道一段美好的时光到底是什么,她点点头,低着头跟他走回车子那里。

“我应该把你扔在这里。”他说道,“让狗熊和臭虫吃了你。见鬼!你觉得那怎么样?”

她不懂他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地看着脚下。

“求你了,皮特先生,我想回家。”

“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回去?”

“是,皮特先生。”

“亲我一下,我就送你。”

她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废弃的老路向公路走去。他开车跟在她身后,按着喇叭。

“你再装聋作哑,总有一天也得跟像我一样的男人睡觉——跟你说!”他喊道,头伸出车窗,手还在按着喇叭。

最后到公路那儿,她才答应坐他的车。她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后座上,眼睛闭起来,嘴唇动着在祈祷。

接下的4天里,马修给她打了6次电话约她出去,跟她说去个别的地方。她想跟他说,她“出疹子”了。但她不愿撒谎,便跟他说她“曾”出过疹子。

“肯定是那个没用的悉尼·亨德森。”马修跟她说,“他把你弄傻了。他是个魔鬼,我听说他光知道读书,别的什么都不懂!”





她拒绝了他,这让他受不了,尤其她是因为悉尼·亨德森的缘故。怎么会是亨德森呢?爷爷可以当着众人面打他,让大家哈哈大笑。马修也曾在学校里打过他耳光,想把他打哭(尽管他没哭)。亨德森竟然会引起埃莉的注意?上帝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马修想不通。他只知道他要阻止这个魔咒生效。

就是那么巧,马修·皮特的妹妹辛西娅邀请了父亲参加一个海滩聚会。她可惹过不少麻烦(有次还咬了个新娘的耳朵),她的脸像变色龙一样易变,程度远远超过社会的变化程度,即便那些研究社会变迁的人也不可能搞清楚。她的脸倒挺漂亮,有时任性,有时轻松,但总很坚决。虽然是乡村里的穷人,心里的目标还挺高。

为了马修的缘故,辛西娅想要拆散我父亲和母亲。在她暖烘烘的楼上房间里,在他们母亲听不到的地方,马修在教她该怎么做。

“我不会跟他做那事——我不会走那么远。他最多占点便宜就完了。”

“我不是叫你和他怎么样。”他觉得自己快生气了。接着他想起来,他都把丹尼·谢泼德让他用到埃莉身上的东西拿来一个月了,是瓶迷幻药,他都快忘了。现在,他把那东西交给辛西娅,让她放到我父亲的可乐里。辛西娅拿了迷幻药,揣在她厚绒布紧身短裤的后兜里,没说什么。这是周五晚上,约6点10分的时候。他们家的房子很旧,很大,弥漫着让人倦怠的夏日气息。前门直对着后院,房子两边有山墙,旁边的树又细又高,树皮都脱落了。煎鳕鱼的气味从厨房里飘散到黑暗中。他们家的楼梯让人害怕。

晚上10点时,我父亲喝了那瓶可乐。这时,因为不耐烦听我

①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主要作品有《多佛海滩》(1867)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等。

父亲跟她讲马修·阿诺德^①的事（他可不会来参加一个海滩聚会），辛西娅早跑到丹尼·谢泼德那儿去了。父亲喝下掺了迷幻药的可乐以后，没有像马修希望的去撒野或者发狂。与此相反，他一直走到米尔班克，把我母亲给叫醒了，办法是向邻居凯·奥布赖恩家的窗户扔小石子儿。

“先生，你找错房子了。”盯着他看了十几分钟后，我母亲说话了。她知道他肯定是冲她来的。“你得往这边扔石子儿！”

“你为什么不看我给你条子呢？”他边说，边把最后一颗小白石子儿冲她的房子扔了过去。

母亲不大识字，她也不愿告诉他，为这，那些修女们曾无数次地用教鞭把她的指关节打烂过。字母对她来说，总是反着和倒着。

“大人物的条子我不关心，我想你这样做也不对。”她犹豫地说，“再说，我也快结婚了。”

“跟谁？”他有点失望地问道。

“跟耶稣。”她答道。

“没准我能让你改变想法。”

“别做不规矩的事。”

“我在你身边看见了天使。”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可真有趣。”母亲虔诚地说道。

但对父亲来说，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月色将黑夜浸润得温柔而美丽。月光从东边水面上筑起一条闪着微光的小径，直到他脚下，仿佛他可以踏上这条月光之路，走上几里路不用踩在地上。仿佛我母亲是赤裸着身子站在那儿，仿佛她每个肩膀上都有天使。

“我走到这里，因为有种力量驱使着我——昨夜以前我也决不会这么大胆——我看见了您，我想娶您。”

“回家吧，求你了——”她说道。但她哪儿也不想让他去。





“说你会嫁给我，要不然我就不走。”

“回家吧，让我想想。你叫悉尼·亨德森吧？”

“从我生在这儿起就一直是——”

“回家吧——明天你就知道我的回答了。”

第二天，我母亲去找父亲了。在离艾伦河不远的地方，在片又黄又干的草地中，他们遇见了。她穿了身浅色棉布衣服和双胶底鞋。她向他走过来，一路上和跟他在一起割草的人说着话。她在他面前停住，双手捧起他的大脸，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吻了他。反正是这么跟我说的。不管她有多么好，从那一刻起，父亲把母亲看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他再也没有看见过天使了。在他眼里，她很美，但也只是个女人而已。她吻他时，他闻到她刚才吃萝卜后嘴里留下的气味。

人们把他们当做两个小年轻，没什么钱，没什么希望，在一起过着穷日子，没有什么迹象说他们可以过得好一些。

很多人都说这样的婚姻很不相配。波里尔一家，皮特一家，还有麦克威瑟等人。麦克威瑟还让韦恩一家邀请我妈妈参加了一次去维萨角的采蓝莓远游。韦恩一家和麦克威瑟一家一样，都是名人。戴维·斯康教授是黛德的朋友，他对埃莉的事也有兴趣。斯康和黛德都是很激进的人，埃莉又很害羞，她不大敢直视他们两个。她还觉得他们好像在瞒着她谋划些什么。这是她从这次旅游本身，从她在车上给安排的座位上，从那个给她水的人那儿，还有从问她那些有关悉尼的问题上面觉察出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戴维·斯康博士都坐在她身旁，轻轻地拍着她的手。他看上去很严厉，还有点儿恼怒，好像他肩膀上正承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正担负着某种巨大的社会责任一样（当然他没认识到，这只不过是简单而粗俗的婚配而已）。那个时代当然也和现在差不多，人们都偷偷计划想要装出副好人样，而不是去做好人。他们到了蓝莓地以后，黛德便在她身边，跟她讲了很大

一会儿,说戴维·斯康如何对沿海省份的穷人富于感情,说他如何想帮助他们。他是黛德的伙伴,柏拉图式的(看上去像)。斯康教授对农村妇女的苦难命运特别关心,她们从来都没被人重视过,现在是该受重视了(斯康博士自己好像刚刚发现这一点,就好像勃朗特姐妹^①或者哈代^②那样的作家都没有注意过一样)。但我母亲说这样很好,能被人重视——尤其是在重要的事情上。

戴维·斯康有一头盖住耳朵的黑卷发。他又高又瘦,胳膊细细的,看上去没什么力气,油光黑亮的胡子下面是张奶白色的脸。母亲不喜欢他看人的样子,那是种高高在上的瞥视,好像她做过的每件事都有什么人告诉了他一样。

我相信,她肯定觉察出了斯康教授莫名的怜悯和些微的屈尊俯就,那是受过些教育的人对别人常有的态度。在她一生当中,人们都这样对她。这种样子,与其说是关心,还不如说是在嘲讽,穷人或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一下子便能觉察出,他们好像还对你抱着些希望,这在秋末的空气中可以感觉到。宽阔的树林里走出了一头老熊,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吃起浆果来。这个新世界让我母亲陷入了其中,它就像是落在我母亲小手上的教鞭一样,都是有害的。是的,他们跟她说,如果她离开他,便会有很美好的生活。但她得勇敢,得聪明,还要去撒个谎才能摆脱他。对黛德来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怪物。

“老天,你还想干什么呢?”那个下午黛德这样问我母亲。然后她小声说道:“戴维·斯康离婚了,他也很喜欢你,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可是个教授!一个教授对你有意思——我亲爱的——”

①勃朗特姐妹:英国著名的三姐妹作家。夏洛特·勃朗特(1816~1855)著有《简·爱》(1847)等作品;艾米利·勃朗特(1818~48)著有《呼啸山庄》(1847)等作品;安妮·勃朗特(1820~1849)著有《阿格尼斯·格雷》(1845)等作品。

②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以其威塞克斯系列小说而著名,主要作品有《远离尘嚣》(1874)、《卡斯特桥市长》(1886)和《德伯家的苔丝》(1891)等。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男朋友呢。”我母亲小声说道。出于礼貌，她也想装出感兴趣的样子。黛德很奇怪地看着她，然后笑了。“我没有男朋友，亲爱的。”

“可我爱悉尼。”母亲说。两人都没有说话。母亲听到有只蚱蜢在她浆果筐旁的草丛中跳着，停了停，又跳到5步以外去了。黛德跟着她，又在她身边跪下了。我母亲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我父亲对她有没有感情。他们只觉得悉尼精于算计，只有他们才能解救她。

“悉尼惹了那么些麻烦，他能懂得什么叫爱情？”黛德最后又小声说道。我母亲一直在等着鞋子向她扔过来。年轻时，她所知道的总是挨打、挨骂，还有就是去干活。

“如果他得去学，我就不会去找他了。”我母亲回答道，声音还是很小。从根本上说，她想找一个和自己相配的人。

不到5分钟，一阵更大、更冷、时间更久的风从海湾刮了过来，像在提醒着又一个秋天快要来了。

“我会给我的孩子起名叫秋儿。”母亲说。“这风告诉我，我会有个女儿。”她又站起身来，走了大概5步远。黛德又跟上她，把自己的篮子放在我母亲的旁边。

“好吧，小姐，风有没有告诉你，那是你的第15还是第16个孩子？”

晚上她回到了住的地方。那是幢两层的白房子，有个挺大的环绕阳台。悉尼正站在台阶上等她。他脚上的靴子很旧，手上因为干活都是瘀伤。他垒原木累得浑身伤痛，一小时却只挣1块6毛5分钱。看到他这个样子，她知道了她自己是多么爱他。

黛德跟我母亲说，她给她在弗雷德里克顿找了份工作，可以离悉尼·亨德森远远的，她应该觉得很幸运。我母亲也试着想感到幸运，可就是办不到。那条路，树上纤小的树叶——所有这一切，还有云彩黑沉沉的样子，都是些奇迹，要是她走了，她会想

它们。

在他们采浆果之旅三天后的星期天，就是我母亲要去弗雷德里克顿的前一天，我母亲从她住的地方给黛德打了个电话，说她不要那份工作了。

“他在吓唬你——肯定是他说的，是吧？”黛德问道，“他是不是打你了？”

我母亲小声说不是那么回事，但她当时哭得很厉害，让人觉得她好像在撒谎。

“我爱你。”黛德说。“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毁了——我想照顾你——但有时你却不怎么领情。想想他对你的态度吧——再想想戴维·斯康先生的态度，他是那么关心——”

“他是不是关心所有的女人，那个大学里的戴维·斯康先生？”

“是所有的女人，我敢说。”黛德很兴奋地说道。

“那他为什么会跟他的前妻打架呢？”埃莉说着，眼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这可不是尊重别人的办法。悉尼就从来没和我打过架——我们的想法也都一样——”

“别孩子气。戴维·斯康和他前妻的事是他的私事。我们现在也没有说到他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在说悉尼对你的态度——”

“可是，你对悉尼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母亲窃窃地问道。

黛德说，要是我母亲再像这样跟她讲话，她就把电话挂了，不管她了。她会让她和悉尼生活在个窝棚里，会等着看戏。我母亲已经被人欺负惯了，她的手指因为经常挨打得了关节炎，她没有再说话。我母亲的沉默让黛德舒坦了些，她又说道：“就去那儿呆一年——你会碰见些真正的人。别人谁有我这么爱你——可是——让我们这么说吧，戴维·斯康博士可知道一些那个悉尼的事。”说到这里，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就像人们担心自己说





的事别人可能会不相信时那样。“有一次,悉尼去了戴维的办公室,他威胁戴维要录取他。他说了些空话大话,可戴维没吃他那一套,还把他给赶了出去!干我们给你的这份工作吧——这是你惟一的机会!上帝啊——你还是个孩子。把孩子和尿片留给那个男人吧——你知道他可是得负责的!”

黛德讲话时,我母亲在盯着梳妆台。她看见我父亲扔进房子里的小白石子儿。这石子儿影响了她,她说声“再见”便把电话挂了。她把小石子儿小心地放在兜里,拿了个纸板箱,向我父亲住的地方出发了。

3

因为他自己不好意思的缘故,我母亲还从来没看到过我父亲的房子。那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将要长大的地方。即使用我母亲的标准来看,也是贫穷活生生的证据。她跟我们说,她第一次看到那房子时,在进门之前,她盯着黄红相间的前门、油毡纸糊的两边、长条锡皮的烟囱看了半天。当时,她可能在想着是不是转身便走,一直走到塔布辛泰克去,这辈子再也不见他了。

穿过艾伦河,再越过片黑色的云杉树林,皮特家的房子一直都在那里。在整个这个地方,只有皮特家和我父亲的两所房子。

门半开着,她进了屋。桌子是金属的,两把厨房里的椅子也是。靠近火炉边的角落里有一张帆布床,其他便都是书了。各种各样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的,哲学的,地理的,还有小说。从他15岁第一次挣钱,他便开始买书,当时他还在树林中一间配料房

里工作。很早以前他就仔细读过的书上都落了灰，有海明威^①的，伏尔泰^②的，康拉德的，乔治·艾略特^③的，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书。现在，这些书都在她手边。

天气已经有些冷，刮着东风。屋里没有生炉子，她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后墙的墙纸剥落了，另一边墙上有很大的一块水渍。厨房的窗户关不上，听得见外边风在树林中的呼啸声。很远处可以看到鲁迪·贝朗格家的房顶，他是利奥·麦克威瑟的女婿。他去年娶了格蕾丝·麦克威瑟，麦克威瑟家被宠坏了的古怪女孩。有500多个客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就连省长和缅因州的参议员都来了。

我母亲把东西一放，开始擦洗起来。

我父亲晚上回来时，房子差不多都打扫干净了。

“埃莉，你不用干这些。为什么不呆在你屋里呢？”他问道。

“他们就快把我赶出来了。我不会要弗雷德里克顿的那份工作——”她说。看着他的那一刻，她意识到了他在她眼中是多么陌生。他刚从树林里回来，拿着链锯，背上雨水、木屑和汗水。他目光闪烁。因为刚在野外干完了活，他浑身都在发热。野外可是有危险的。

“噢，我想你是跟定我了。”他说。

“你有很多的书啊。”她说。她看着这个阴冷的地方。阴冷得就像是在沼泽的中间，寒气都逼进来了。

“我把钱都花在这上边了。”他略带歉意地说道。他不想让她觉得他有些做作。“14岁前我没有读过书——没人教我，我是自

①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太阳照样升起》(1926)、《丧钟为谁而鸣》(1940)和《老人与海》(1952)等。

②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主要作品有《老实人》(1759)和《哲学辞典》(1764)等。

③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亚当·比德》(1859)、《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学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出来我都补上了。”他停了停，看着她担心与疲倦的脸。

“你知道我从书里发现什么了吗？”他笑着问道。

“不知道。”埃莉说。

他在她旁边坐下来。外边因为连日阴雨，空气变得阴郁而厚重。他们可以感到北方的天空向锡制的屋顶压了下来，可以闻到静静的秋天里饥饿的味道。蒙蒙细雨中，有只灰噪鸦从云杉树的黑树干那里飞下来，一跳一跳地回到它晚上栖息的老锡皮桶中。

“我只说一遍，也不打算贬低他们为了你好而做的事。其实，我父亲死之前我就发现了，害你的人肯定也得自己受害。”风雨敲打着这幢鞋盒子一样的房子，好像在讥笑他一样。

“害人者只害己——我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读书告诉人的都是些人一生下来就该知道的道理——这儿的人我指的既有男人又有女人。每次我爸打了我妈以后，他可不用书本去教他什么羞耻的道理。”

“在我还小些的时候，我喝酒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喝醉以后就会干傻事，说傻话。有一次，我把个男孩从房顶上推下去了，是，我是在那个时候喝酒了。我再也不打算喝了，我想让你知道，我得在这个方面当心一点儿。但它让我想起了别的事。”

她满脸疑惑地看着他。他笑了，倒了一杯茶，穿着双没系带的矿工靴在屋里踱了起来。

“他们把你从寄宿的地方赶了出来——他们已经贬低了自己。你很小的时候，那些修女们就欺负你，你还得给她们擦地板，削土豆，每天早上还得做弥撒。我可知道那些修女。你的朋友黛德又伤害了你，还跟你说什么将来的生活中不会有这种事了。我可听过她讲话。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她主持的演讲。是，他们都是些好人。可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过的日子，他们一天都

没有过过。他们能讲出什么名堂呢？”

“也许他们对自己更有信心吧。”我母亲答道。

“可信心要是用错了地方也是错的。康尼·德夫林认定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跟他找麻烦。因为我曾在生气时把他从房顶上推下去过，他在计划着要毁了我。我都知道。”我父亲说道。

他又停了停，挠挠头，想着怎么样能对我母亲说明白。

“今天的问题是在两种人之间。”他一边搅着茶，一边说道，“一种人相信世界肯定是变化的——戴维·斯康和黛德就希望利用你来证明这个。第二种，也就是我和你这种。这种人相信只有人心才是真正重要的。对于这样一个恒量来说，即使适用在它上面的规则变了，它也不会变。总有一天，黛德会看见你比她更接近真理，但这可能得经过长期的奋斗。”

母亲赶快点点头，好像希望他早点儿结束这番感慨，因为她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她也从来没有见识过他的这一面。她低下了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叹了口气。

“我就留在这儿了。我们结婚——该来的都来吧，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要紧。”她说道。

4

穿过艾伦河上边一片低矮平坦的灌木丛，在远离马修和辛西娅家的地方，是我父母亲后来住的房子。

我父亲和母亲结婚一年以后，黛德·韦恩来看他们了。就像她想的一样，我母亲怀孕了。她用种报复的目光把这个小破地方看了一圈。上帝，这么穷——她以前可从来没有看过这些。





这儿我得插一句,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来,谁能怪她有这样的反应呢?

黛德来的正是时候。她现在是为社会服务部工作,辛西娅·皮特才见了她。辛西娅情绪很糟,跟黛德说她怀孕了——像我母亲一样——悉尼是那个父亲。辛西娅说她找过悉尼,想让他经济上帮些忙,悉尼不仅拒绝她,还打她。按黛德所说,这可是个很糟糕的情况,糟糕是因为这是在肮脏的农村地区。我父亲什么都没说。

黛德来是为了出个主意。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父亲就应该做血液测试来搞清楚这件事。如果他是孩子父亲,黛德便可以说他们之间匆匆忙忙的婚礼不应该算数,埃莉就可以去弗雷德里克顿干那份工作了。

悉尼看着黛德,很客气地说他不会去做任何血液测试。

“为什么不做呢?”黛德问道,一边拿个笔记本在膝盖上敲着。“你怕什么?”

“没什么。如果那样做,人们就会拿辛西娅取乐,也会让那个孩子蒙羞。在这样的社区中,从我出生的时候起,人们就说我是个傻瓜,说我父亲是个疯子。这样的社区对我是没有用的,我不会为了自己去羞辱一个人,然后再去谴责另一个。我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女人的要求。她怀疑我在打自己的妻子,满心希望我早点儿婚姻破裂。”

黛德觉得我父亲是在逞英雄,他肯定使了个很大的诡计想逃避责任。她转身向门口走去,边开门边说道:“现在,埃莉,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我等你 15 分钟。”

她在那儿等着,我母亲始终没有出去。

辛西娅生孩子的那晚,天下着大雪,挺舒服,只是冷得厉害。大路上没什么汽车,推土机也不工作了。马上便是圣诞节,人们都呆在城里。

因为辛西娅要生孩子,我母亲虽然都怀我8个月了,但还是和父亲一道穿着雪地鞋,穿过水湾去帮忙。

马修已经喝醉了好几天。他正趴在沙发上,时不时他会爬起来喝上口葡萄酒。除他之外,屋里只有他们有点弱智的弟弟特伦顿·皮特。父亲有次说他们家真是摇摇欲坠。家里的老太太中午就出去找医生,现在还没回来。辛西娅自己也喝醉了。这个21岁女孩的床边,点着圣诞节的一串小灯。小灯插在墙上的插座里,随着收音机里乡村音乐的旋律在昏暗中闪烁着。

“她生下的崽子也是醉的。”马修说道,一边靠过来,一边色迷迷地瞅着我母亲。

我父亲一生当中,只要听见有男人用粗话说怀孕的事便会感到耻辱。他看了太多醉鬼干的蠢事,他们总是侮辱孕妇。

“你那么吵没什么用——你得安静些。”他说道。

这时,暴风雪已经开始横扫海湾,街灯最后一点光都被遮住了。这样的风雪天气医生是来不了的。我母亲烧了热水,父亲只能尽最大努力接生了。

圣诞前夜大约9点钟时,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女孩。她一动不动,身上是种奇怪的灰白色,脐带绕在脖子上。马修仔细地看这个孩子,好奇劲就像是在检查汽车的化油器一样。

他把那婴儿包了起来,放在圣诞灯光下。灯光照着婴儿赤裸而灰白的身体。辛西娅还在躺着。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她赤裸的下身和腿上。

灯光下,马修把孩子抱了起来,上下摇晃想救活她。

我父亲把孩子接过来,对着嘴进行人工呼吸,也想要救她。他捏住她的鼻子,边数数边轻轻呼着气,然后又按摩她的胸部。

月亮已经升到高空了。月光照在闪烁着银白色光泽的雪上,大地一片宁静。那孩子身上的灰色就像远处月光照耀下的雪色一样。





我生于 1970 年 1 月。

我妹妹秋儿生于一年以后。她生下来便有白化病。

5

70 年代我父亲找不到工作，冬天时他去捉胡瓜鱼。我可以跟在他旁边，看他从泛着蓝光的冰里把网往上拽。我们要把抓上来的胡瓜鱼扔在冒着泡的空气中冻一冻，这样味道便会更好些。其他渔夫的帐篷都在冰上，离我们挺远。盯着他们看久了，眼睛便会流泪。星期六下午 5 点多时，在风中有时可以闻到煮豆子的香味。

我母亲在星期六总要给地板打蜡，蜡香会弥漫在空气中，在夕阳投下的影子里。晚饭后，秋儿和我换上羊毛袜子，父亲放上一张猫王^①的老唱片，我和秋儿在屋里便跳起舞来，直到把地板磨得又光又滑。有时母亲会让我当她的冰球，然后秋儿当父亲的冰球，他们会把我们冲着对方从滑滑的地板上推过去。我们就像假人模特一样，像推盘游戏^②中的石头棋子一般撞在一起。这时的屋外，在我们的音乐之外，是冬天肃杀的寂静和在这寂静中绽开的寒夜。

我们的生活一直都过得不错。可有一个冬天，有人告了我父亲，说他偷了一筐子的胡瓜鱼。

康尼·德夫林是在块平坦的冰面上撒的网，在我父亲下

①猫王本名为埃尔维斯·普莱斯利(1935~1977)，美国著名歌手。

②一种游戏，用带尖角的弹子棒击打圆盘，使其沿着一光滑、水平的表面滑向一个或两个通常为三角形的目标物，目标物位于得分区内，其间标有不同的分值。

游。我父亲的位置要更好一些。暮色快从冰面上消失时，风便开始从树林中呼啸而过了，我父亲会戴着他破旧也不怎么保暖的皮手套，用根绳子拽起装胡瓜鱼的木筐子离开冰面。康尼有个习惯，他不怎么检查他的网。我想是我父亲觉得他对康尼的事得负责，是他在操心着康尼的鱼。

这听上去很可笑。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在我们的海湾这儿，在一块空旷的冰面上，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闹得不亦乐乎。啊，我们冬天的海湾——它带来了多少回忆，有破冰船，有海鸥，还有染成了紫色的天空。

这次胡瓜鱼争夺战让我很奇怪地想起了“进进出出巴黎伦敦”那个电视节目。在那个旅馆里，两个倒霉男人为一套衣服你争我夺，一个想在白天穿它去要饭，另一个想在晚上。我从骨子里了解这些人。但你知道——我父亲不想为一筐子胡瓜鱼跟别人争夺。

“我会给你补上。”他对康尼说道。

我现在和当时一样清楚，我父亲一生中连别人的一盒火柴都没拿过，可鱼不见了。被谁偷了呢？嗯，很可能是马修·皮特，或是谢泼德兄弟，要不就是丹尼和本尼哥俩干的。本尼总穿件胳膊上有铁钉的皮夹克。

这件事之前，我还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看我们的。啊，在拴马场和教堂餐会上我见过别人嘲笑我父亲。但秋儿到了5岁时，她知道的可就比我多了。她知道人们在教堂是怎么样看她，而我也很快痛恨起了那个地方，还有那儿所有的人。就是因为她得了白化病，她就成了个标记，告诉别人我们是怎样的一家人。她一生中都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痛苦。

在我们河上，在我们省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人们都可以一样地成长，不用去操心暴力或是仇恨。这里也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富人或是中产者——我跟他们打过交道。可你如果生在了





一所破房子里，旁边的人想得到你的地，他们不喜欢你，嫉妒你的婚姻，垂涎于你的妻子，你的处境就很难了。再多的人也没法帮你。

我得跟你说些重要情况，让你了解我父亲与康尼和马修之间的恩怨。我现在相信，当时父亲知道谁拿走了那些胡瓜鱼，但囿于原则，他不会说。更重要的是，康尼·德夫林也知道是谁拿走了那些鱼，可他不愿意和皮特家人把关系弄僵了。要是惹了他们，他们会让他的日子不好过，就像他们时不时对待我父亲这样。还有，康尼可是马修·皮特的表弟。康尼得找出是谁干的，而马修知道他不会找到他头上，他会找到他们不喜欢的人来顶罪。人在害怕的时候就这么办事。康尼去找了马修·皮特。他手里拿着帽子，问他自己应该怎么办。

“妈的，找警察跟着这个狗娘养的。”马修吸着鼻子说道，一边给胡瓜鱼剃骨头。“我不管干什么他们总是跟着我——跟着我真他妈的受不了。这次让他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

“对。”

“要是我跟那个狗娘养的有麻烦，你会帮我？他可是曾把我从房顶上推下来过，把我摔了个半死。”

“那当然。”马修吸着鼻子说道。

现在我想跟你说，针对我父亲的指控并不常有，甚至也都不是不可避免——多少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一个。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记得的事情。我还记得在春天时，我和父亲在林中散步，去艾伦河上游捕鱼、野餐。父亲会说起诗歌，还有沃尔特·惠特曼^①和梭罗^②。我说这些是想判断他，他却不知道，真正的目标不是

①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作品。

②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鼓吹使用和平手段反抗专制的政府,主要作品包括《公民的反抗》(1849)和《瓦尔登湖》(1854)等。

梭罗,是他自己。他也不知道,和平反抗的精神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

因为这指控,莫里斯巡警来了我们家。那是二月末的一天,雪中泛着泥土的气息,灰色的冰还罩在树身上。门口很冷,莫里斯就站在一团雾气当中。他走进来,在我们房子里四处看着。他是个手握大权的人,到我们这儿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已的身份,要让我们安分守己(我记得从那时起我便有这种感觉)。即使他跟我父亲说要罚我们 1000 块,我父母亲也会相信无疑的。我父亲不知道法庭都在干些什么,是不是就是这样办事的(我用他的轻信来解释他的伟大)。

多年来,康尼都在给警察打电话——在告发人这方面他可是个老手。看见杰伊·比尔德在星期天弹吉他,他会给警察打电话;有辆推土机在周末停在他房子边上,他会给警察打电话;要么就是一块指示牌被移走了。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是一筐子胡瓜鱼。

莫里斯嘲笑这胡瓜鱼的事。可他进到屋子里时,就不笑了。他瞥见了我的母亲,因她的美呆住了。虽然我只有 8 岁,我也知道是因为什么。她太美了。他没办法把视线从她身上挪开。马上,他就看出我父亲是多么普通的一个人,他们的结合让他觉得很奇怪。我看见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然后带着种责难的眼光打量起了我父亲,还有他给我母亲这房子里的一切。

我相信,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嫉恨我父亲了。他想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他的眼睛却时不时地偷偷看着坐在拐角的那个女人。她膝盖上坐着个得了白化病的小孩子。埃莉的皮肤是灰色的,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棕色的卷发到了耳朵,像肉桂的颜色一样。她的笑容可以让男人觉得浑身轻松许多。

谁会不愿意把我母亲从这样的宿命当中解救出来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抗争别人的屈尊俯就和对我父亲的冷嘲热讽





了。可在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些。

“悉尼!”莫里斯拿出他的记事簿说了起来,“那些胡瓜鱼你放在哪儿了?得了,你有胡瓜鱼吧,伙计?”他不怎么看我,却又瞅向了我母亲。

“我有胡瓜鱼。”我父亲看着康尼说道。

“那么——”莫里斯对我母亲笑着说,“你老婆对那些人的大吵大闹是怎么说的来着?嘿,让这可怜女人歇歇吧!你老老实实把鱼还他,我就让你们也安安生生。你可不想就为了一筐子胡瓜鱼去法院浪费法官大人的宝贵时间吧?”

“不。”悉尼答道,他的脸红了。

“不。”我母亲小声说道,她低下了头。

“好吧——”莫里斯拍拍手里的记事簿,等着我母亲看他。然后他有了主意,这主意对我们家的影响可太大了。他想得到我母亲的好感,所以他宁愿怀疑我父亲,也不愿相信他的清白。因为如果是我父亲拿了那筐倒霉的胡瓜鱼,他就可以仁慈些处理我父亲。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我母亲感受到他——巡警莫里斯的宽宏大量了。

康尼·德夫林一直在莫里斯身后看着,先是看着他的记事簿,然后看着我父亲。他靴子上都是泥。在他挂满奉承的脸上还要装出副正义的样子。

我瞪着他,第一次把他当做了我的仇敌。莫里斯让我父亲答应在季节结束之前赔上一筐子胡瓜鱼,然后跟康尼握握手。开始时,康尼还说他不愿意跟个懦夫握手,后来莫里斯让他们握了握。

莫里斯笑着说道:“现在,康尼,我们会把那些鱼还给你的,让我们忘了这些事吧!就算不用处理这些胡瓜鱼,在这个地区开车巡逻都不容易。”他看了看我母亲。在他要离开她时,他脸上明明白白有种痛苦的表情。在别的男人看我母亲的时候,我

明白了这种感受。她太美了。然后，莫里斯回到他的巡逻车那里。康尼·德夫林跟在他后面。

有那么5分钟时间，我们家里一片沉默。我看着秋儿，秋儿也一脸难过地看着我。进入到我们孩童世界里的人都把秋儿当成个怪物。在这时，可能是第一次，她也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得了她。她看着我，想让我帮她，可不仅是当时，还有以后的无数次里，我都帮不了她。

夏天有的时候，人们会沿着河岸上来搞聚会。他们会沿着踏出的小路到树林里来。有时他们会突然看见我妹妹，她会坐在我们家房子旁的树上，给她的洋娃娃梳头。有那么一次，我听见了他们的尖叫，然后是他们穿着衬衣和高跟鞋往回跑时的笑声。

“那儿有个白化病人！上帝啊，我们是在哪儿——在奥扎克族印第安人^①的地盘吗？”

我母亲看着我，叹了口气。

“是个警察吧？”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在问问题一样。

“是——”我父亲点点头。他们又沉默了5分钟。风从树林中刮起来。我母亲刚才烤了一个蛋糕，还给我们做了甜饼干，现在我们的晚餐却给毁了，我们也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好人。”埃莉说道。

“是，他是好人。”我父亲也跟着说。

“你觉得我刚才是不是应该请他喝点茶？”埃莉一边用手抚平她的衣服，一边问道。

“我不知道。”父亲答道。他的嘴唇动着。他在默算着一筐子胡瓜鱼得花我们多少钱。

^①奥扎克族印第安人主要居住在美国的密苏里州，以弓箭术闻名。





“嗯，一筐子胡瓜鱼算不了什么。你会帮我的，是吧，莱尔？我们就试试看，明天给康尼一筐子。”他最后说道。他抬起眼看着我，一边把秋儿抱起来放在他的膝盖上。

我跟他说我不打算帮他。我觉得这也太不公平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马修·皮特偷了那鱼，而我们却得在早上出去搞一筐子鱼还他。

“孩子，我一辈子人们就没有怎么公平地对待过我。从他们那里讨个真相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相会给他们不配得到的尊敬。还有，让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也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拿那些鱼。我自己清楚，康尼也清楚。他知道是谁干的，可他心里害怕。马修·皮特是个疯子，大家也都清楚。我现在的想法是弄些鱼来给他，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真相。我知道你还小，可我跟你说的是不会错的。”

然后他对我笑了，又轻抚了秋儿白色的头发。她有双粉红色的眼睛，她得戴粉色的眼镜，要不然就看不见了。她需要新的眼镜，可我们买不起。有一次，她没戴眼镜在水沟那儿跌倒了，旁边的孩子就来戏弄她，而我正好抓完鲑鱼回家。我牵着她的手让她找到回家的路。她穿的是白衣服和白袜子，可她的袜子和裤子却总是旧的。

想到这些，我第一次开始违抗他的想法了。

“可是这个时候——人都在说秋儿——你知道我什么意思——而且那天人们也都在取笑妈妈。我不想看见妈妈去商店的时候人们笑话她。”

我呼吸急促，眼睛盯着墙。我的胳膊抱在胸前，就是个孩子发脾气样子。

“没关系。”父亲说道。

“但是对妈妈有关系。”我大叫起来。

“哦，没事的。”埃莉微微笑着，看了看我父亲。

第二天，我们给德夫林弄了一筐子胡瓜鱼。我记得父亲为这个右手都冻坏了。下午，我们把鱼给德夫林送了去。德夫林正在他家旁边干活，装着没看见我们的样子。他的房子可比我父亲的强多了，还有一个附属的车库和一个花园——花园在冬天当然就盖起来了。这几乎都是他用他父亲给他留的钱买的。

“德夫林先生，先生！”我父亲叫道，尽管从7岁起他们就认识了。

没有回答。

“德夫林先生——这是您的胡瓜鱼。”

德夫林抬头看了看，没有说话。

“您想让我们把鱼放在这儿呢，还是把它搬到车库里？”

康尼冲着个角落指了指，再没说话。他好像被我父亲的态度惹火了一样，这可是他曾经当做个朋友的人。

日落时我们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我跟父亲说我得让他偿还。

“不要，这可不是让不让人偿还的事。那样做最终总会让你觉得更难过。”我父亲说道。

我就这么回家了，回到了学校。捕胡瓜鱼的季节结束了，我也再没吃过一条胡瓜鱼。

6

一到过圣诞节，我就知道我们家有多穷，我知道这些比秋儿早得多。我是在8岁知道这些的，也可能还要早些。我就像是个冰面上的人，从捕鱼用的小棚子南边一下子遭遇了阵风。你知





道的，在你的心底里，那风携着力量在你的心房边打着旋儿，可你却藏在有太阳的这一边，祈祷着让这风不要找到你。

我们教区有 15 户人家依靠教堂的施舍，我们是其中之一。但我父亲坚持要自立更生。每年 12 月 22 号，我和他都会在寒冷的下午去教堂的地下室。我们在那儿帮忙给硬纸盒里放东西，包包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跟我们一道干这些活的都是我们教区的人。他们的家境要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得把礼物包起来，把火鸡和果酱装到盒子里，送给社区里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波里尔一家属于中产阶级下层，但挺虚荣。他们老呆在那里。彭妮·波里尔比我稍微大一点儿。我八九岁那年 12 月的时候，带着股薄荷香气的她戴着圣诞节的蝴蝶结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她穿件上面有只兔子的白色外衣，戴着皮帽子和手套，下面穿着条紧身裤。对我来说，这身打扮真是完美。一样完美的还有她家的房子，她爸爸的车，她哥哥格里芬那辆有喇叭的白色小脚踏车。我可真想要那辆车，白天黑夜都在想。尽管格里芬从来都不让我碰那辆脚踏车，我也会在他们家附近转悠，就是为了去瞅瞅。有一次，他从我身边骑过时我还真摸到了。

彭妮的父亲艾比·波里尔是利奥手下的工头，也是波里尔神父的兄弟。我知道他喜欢让别人把他看成是个大忙人。他也喜欢让我父亲知道，他自己才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小时候他就曾和我父亲在拴马场比试过）。他矮壮的身材，粗粗的脖子，脸上总有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他这种目光短浅的人只知道不管手里有什么，都是自己挣的。这种想法让他们变得平庸，让他们害怕欢乐与富足，甚至让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都很刻薄，尽管可能不是出于本意。对他来说，他的工资支票和圣诞花红都只是他自己辛苦劳作的结果。他竟然会相信，就算被人突然解雇，这些东西也还是他的。

他很得意我看他干活,不管是他擦他的卡车玻璃,还是试他的新靴子,我也忍不住就想看。格里芬跟我说,他父亲有时半夜三点还会接到利奥·麦克威瑟的电话。

格里芬曾开过一阵子锄耕机。他父亲很在意能得到利奥的信任。信任这东西真就跟钱一样。彭妮和格里芬也知道这些,所以很自信。彭妮头发上别着一条圣诞节丝带。我可不知道,我身上穿的是格里芬的旧裤子。他曾发过誓不把这事说出去,可彭妮知道。

我还记得,那一年有人问我想要什么做圣诞礼物。彭妮看着我,我的脸僵住了。我看看格里芬,说道:“我想要辆和格里芬那辆一样的脚踏车。”他笑了。

“悉尼,你们家孩子想要辆脚踏车?”艾比隔着冰冷的桌子冷冷地问道。这儿的空气中有股灰尘和旧石蜡味,是地下室特有的那种气味,其中透着种空洞洞的感觉。艾比一边等我父亲说话,一边偷偷瞅着他女儿。格里芬一直低着头,他不停地用胳膊肘轻轻碰着彭妮。他们这样让我又害羞又生气。但我却说不出话来。

我父亲身上的旧领带夹在这地下室中微微闪着光。他抬起头看看我。因为一天的工作,他的脸显得苍白和疲惫,好像在跟我说:“这是你自己得去承担的了,孩子。”尽管我在那时还领会不了。

稍过一会儿,有人把艾比叫出去接电话,是利奥·麦克威瑟打来的。我父亲还是低着头包着火鸡和玩具。格里芬又瞥了我一眼,他的小绿领带前面有头驯鹿。因为系着领带,他的白衬衣有些夹脖子。过了10分钟,艾比回来了,摸摸他没刮胡子的脸说他得走了。

“格里芬,我跟你说的话不要乱说噢。”他说道。

格里芬又看了我一眼,是那种等着人感谢自己怜悯的目光,





是那种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感到疲倦了的目光。我可不知道他是在看着我的衣服。

12月24号下午快天黑时，我们和波里尔神父一道开始分发这些盒子。要不是圣诞前夜的缘故，这不过又是一个灰暗、寂寞的冬日。就因为它是圣诞前夜，对孩子来说便不一样了。我们沿着海岸的公路来回送这些盒子。我还记得雪花飘落在每个装着食物的盒子上面时的声音。

盒子都码放在车后座上 and 车厢里，里面装的是送给各家孩子的礼物，有麦克威瑟自己捐的12磅重的火鸡，有从麦克威瑟商店里来的果酱、坚果和水果蛋糕，还有给孩子们的大麦玩具糖和甘蔗。

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离没有铺柏油的海湾公路有一段路，但除了沃特尔一家都挺好送。那天，他们父亲手里拿了把铁锹在等着我们。他穿的裤子裤裆已经磨烂了。他头顶上，风吹着他们家烟囱里冒出的烟。他自己不想要什么盒子。他喝醉了，坐在门廊前的台阶上等我们。他身高5英尺5英寸，体重125磅，却叫了个倒霉的名字——参孙^①。他跟谢泼德一家是堂兄弟，他们也曾去年时叫他们一家搬过去住。参孙一家子这时才从外边回来。这是保留地前面最后一栋房子了。

海湾已经结了冰，海水都在空气中冻住了。朦朦胧胧的光下有股烟味。那是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参孙呆坐在4点钟时渐渐暗淡的日光中。看着他西服裤子上胯部的凸起，看着他脸上一撮一撮灰白色的胡须，我突然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一种精神的贫困。我把这种感觉在我年幼的脑子中和艾比·波里尔联系到了一起，和他那紧绷绷的西服裤子联系到了一起。

沃特尔家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我认识谢丽尔，她和我在

^①参孙是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后被黛利拉出卖。

一个班。我知道他们家还有个男孩，叫达伦，跟秋儿差不多年纪。我还知道10月份的一个晚上，黛德·韦恩领着警察到了他们家。因为社会服务部门对这两口子提出了控告，他们要把谢丽尔和她妹妹莫尼卡带走，带到黛德为收留被虐待的孩子而操办的福利院里。

我看着他们家湿湿的木板房，觉得很难受。房子黑黑的，闻起来有股烟味，里面混合着菜糊的味道，就像是鸡蛋臭了一样。从只有一个窗格的窗户里望进去，孩子们都穿得破破烂烂。只要你看一眼，你就可以发现他们也正从那个窗户那儿盯着我们。他们是谢丽尔、莫尼卡和达伦。

让人更觉难过的是，虽然这所疏于照管的黑房子没有因为过圣诞节而装饰过，但孩子们还是在窗帘后面点起了一盏灯，还是在前门后面的玻璃上挂上了一幅塑料的圣诞老人像。他们家房门对着海湾。可是，就像许许多多他们在他们周遭与他们同样贫穷的家庭一样，虽然他们门前就是海，他们却买不起一条小船。

“悉尼，你把这个盒子拿进去吧。”波里尔神父说道。有那么一刻的沉默。我真想跟父亲大叫着说让他别去，可父亲轻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让我把车后座上的盒子递给他，还有包起来的大玩具娃娃。他拎起盒子便下了车。

“我要宰了你！”那男人说道。

我父亲没有理会这威胁。他径直穿过散发着烟味的小路。这时，一片片灰色的雪花开始飘落在尖尖的旧屋顶上。

参孙站了起来。我父亲顺着湿滑的台阶走上前时，他举起了铁锹。铁锹把在他身前身后四五英寸处晃动着，就好像他在用根棒球棒瞄准目标一样。我盯着父亲黑色的头发和细细的脖子，想起了教堂玻璃上绘着的十字架的守卫。要是参孙动手的话，他会把我父亲的头一劈两半。

这时，不知道是从汽车里，还是从那所破败小房子中的收音





机里,传来了“圣诞老人已来到”的乐曲声。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已经惊呆了,已经顾不上去想我父亲有多勇敢了。

那男人还是举着铁锹。“把你的头砍下来!”他说道。他在给自己壮胆。

我父亲停下来看看他,然后顺着煤渣铺成的滑溜溜的台阶走了上去。他要去完成这个任务,把那个装着食物的倒霉盒子送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自己的了。在现在父亲所处的这个位置,铁锹可以把他的头直接从脖子上砍下来,不到一会儿,他的头就会像个木屑做成的球一样裂成两半。但他没有停下来。参孙咆哮起来,一边向后退着,一边尖叫着。父亲还是向前走着,向着那些伤心难过的小观众们走着。这个来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可真奇怪。

父亲走到参孙面前,停下来等着。时间一秒、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那把破铁锹掉在了地上。参孙失声痛哭起来。我看着他孩子们也都在目睹着这场可怕的圣诞特别节目。

“你不知道被人榨干了是什么滋味?我连一点儿钱都没了。我不想去乞讨——我也曾是个正经人。在那场火灾前,我在麦克威瑟那儿有份工作的。”参孙说道。

“我知道。”我父亲答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把你的东西给你送来。我想跟你的孩子们说,这都是些吃的东西,都是因为你和你为他们付出的一切,让他们有了这些。这是圣诞节——为了孩子们。”我父亲小声说道。

沃特尔看了一眼,他脸上的坚冰似乎碎裂了。那不是因为这多年来旁人对他的恶语相加和他身材的嘲弄,而是因为一种简简单单的同情。父亲重重地拍了他肩膀几下,递给他一包普莱耶牌香烟(父亲只有在圣诞节时才会抽烟),走进了房子。

最后，我把一块口香糖嚼了三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教堂。在礼拜室中，父亲和我跪在神父面前等待他的祝福。神父的祷告如往常一样浅薄而乏味。做完以后，神父擦擦鼻子，把教堂的钟调成了自动播放午夜弥撒，然后告诉我们去拿自己的盒子。

我们去了地下室。可奇怪的是，那里已经没有剩下的盒子了。我们搜遍了整个地下室，想找到一只上边写着亨德森名字的盒子，但却没找到。我们迈着沉甸甸的脚步回到礼拜室，波里尔神父已经和他兄弟艾比去吃晚饭了。他不知道不见了什么东西。

我们出来走到教堂的高处。雪还在下着，夜晚又湿又冷。远处是麦克威瑟的地，紧接着麦克威瑟老锯木场后边的是波里尔家。那是一所小木房子，前边有尖顶。房顶上的雪一道一道地积了起来。雪已经把油桶都盖了起来。屋顶上面，一位圣诞老人乘着雪橇冲着这个世界在庄严地挥着手。我看见窗影里的冷杉树散发着柔和的光。窗里透出的光照亮了屋檐，照亮了不断落下的、懒懒的雪片。从他们家里传出了非同寻常的高雅音乐，可我却冻得哆哆嗦嗦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我流着鼻涕，咳嗽很厉害，总也止不住。我和父亲走过波里尔家时，我看见彭妮·波里尔穿件白色的睡袍从窗边一闪而过。我觉得要是在那时能轻触到她，哪怕是一下，我也就得救了。

7

那天晚上，我们走着去做午夜弥撒。天上的星星美极了。小





秋儿和我说她知道猎户星座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我只好说她说的是对的。

弥撒过后是唱诗,然后是每个人赞美小基督的圣餐会,接着有个小孩的受洗仪式。一切过后,我们沿着冰冻的路往家走。雪会从路两边的树上掉下来,路前面漆黑一团,可以听见远处有人在唱歌。

母亲在和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坐汽车去圣约翰市,这是她为我的暑假计划的。当然,每个圣诞节她都会这么说,而每次都是说明年去。

四周一片寂静。母亲和秋儿挽着父亲的胳膊一道走着,她雪白的皮肤上泛着健康的红晕。我开始时走在前面,后来逐渐落在了后面。过了一会,我觉察出有几个男人从树林里面钻出来,在跟着我们。父亲告诉我不要回头看。他们中的一个冲母亲大喊着,说他早就想把她的衣服给脱了,看看是不是能和她生一个没有白化病的孩子。我父亲只是说:“回家去吧,小子们。”

几个男人盯着他,狂笑起来。他的西服穿了15年,膝盖处磨得闪闪发光,旧大衣的口袋也磨坏了。他拿着一束秋儿送他的粉红色塑料康乃馨。两天前,在孩子们的圣诞集会上,她在钓鱼项目上赢了。我们身后的天空还是一片漆黑。我低头看自己破靴子时,都可以看到呼出的白气。我不停地盼着能有人从这条路上经过,能阻止这些人。他们把我父亲打倒了。

他摔倒在地上,那束康乃馨也掉了。他想把它捡起来,可其中第三个家伙趁着其他两个在踢我父亲,一脚踩住了花。我恨他们。在纷飞的雪花中,我冲上去想帮忙,但父亲却拉住了我。因为要拉住我,他没办法保护自己,那几个人又打了他几拳,他的手也被冰割破了。

他们都没有遮住脸。尽管路上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我敢肯定父亲知道他们是谁。可他不想让我知道,因为这样只

会引起报复和犯罪。

“我跟你说过你得偿还。”其中一个不断地说。直到今天,我还能听见他那沙哑刺耳的声音。“现在我就让你偿还。”

“把孩子们带回家,埃莉。”父亲喊道。弥撒过后他给我们买的大麦玩具也从兜里掉了出来。

秋儿有些歇斯底里。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我也吓坏了,尤其是我一看到秋儿的脸。

终于有车灯照亮了冰冻的路面,这伙人一下子便都跑掉了。杰伊·比尔德在唱诗以后把他的吉他给忘了,现在他正回过头来取。他扶着父亲站起来,然后要开车送我们回家。

“我忘了我的康乃馨,它掉在了路上。”父亲说。

“我去拿。如果你走了,他们可能还会再来。都是些在圣诞节喝醉酒的家伙。如果你今晚和埃莉呆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再来骚扰你们了。都是因为喝醉酒的缘故。”杰伊答道。

这是第一次我真正意识到我们的孤立。像以前一样,人们还会对我母亲说闲话。我希望父亲说“我要跟你去抓住这些家伙”,可他只是点点头。第一次,我意识到我们的贫穷与泥土无关,这次的感受甚至比在圣诞节干装盒子的活时还深。

我年龄稍大些时,我知道在任何一个穷孩子身上,都混合有暴风雨和牛奶的气味。不仅在这儿的城市里,甚至是在欧洲,我也会嗅出这种气息。我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我血液的一部分。

在寒冷而黑暗的空气中,这种气息在我们甜蜜的贫穷中漂浮着。这贫穷中有一种圣水的气味。我母亲曾将圣水洒在秋儿的衣服上,因为她珍爱这个患了白化病的小女孩。

母亲下车时谢了杰伊。她轻轻抚平自己的衣服,盖住露出的双腿。还是个孩子的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穷困,突然觉得了耻辱。就像沃特尔家一样,跟我属于一类人的是谢丽尔·沃特





尔,而不是彭妮·波里尔。在这以前,我只知道她那张懵懵懂懂的小脸和我的不一样。

我父亲脱掉衬衣,坐在厨房餐桌旁。餐桌边上是我们精心装扮起来的一棵圣诞树。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他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看书。

想想当时的小房子都很难。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有台收音机,秋儿和我会听一家波士顿电台的广播——当时很流行迪斯科音乐。我们也看电视。秋儿很喜欢读书,她会自编自演独角戏来让我们开心。母亲会做太妃糖。因为人们知道父亲的父亲曾经纵火烧了麦克威瑟锯木场,他就总找不到工作。他也不愿意依靠救济。

我想打电话报警,父亲想了想,说道:“让过去的过去吧——还是看眼下吧。”接下来的一天,我因为父亲当时没和他们搏斗而生气了。每次他看我时,我都会低下头。过了一阵子我就忘了这件事。可是有一天,我碰见父亲沿着 11 号公路往家走。他刚干完下午活儿,刚帮人把养猪场门口的雪铲开。他停在那里,笑着等着我。也许是因为感到害羞,也许是我已经长大了些的缘故,我装作没看见他。第一次我没有跑上前去,也是第一次我没有去拉他伸给我的手。



查塔姆市有房顶很高的黑色孤儿院大楼和公寓楼,那儿的水泥台阶上覆盖着湿湿的雪。利奥·麦克威瑟这个名字是查塔姆市最好的象征。甚至他的西裤也象征了一个人向上奋斗、从

贫儿变王子的故事。年少时痛苦与孤独的经历让他与众不同。

他属于山那边信奉天主教的查塔姆家族。他长着一头红发，一张可怕的脸和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他会把富人家的孩子（都是些清教徒）赶到女王广场，为了取乐而打他们。他会欺负和折磨别人，他会小偷小摸，他就是个狗娘养的恶棍。他也曾经很喜欢当个恶棍。

19岁那年，他出海之前参加了轻量级拳击赛，还给自己起了个译名叫“闪电查塔姆”。在他家楼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他穿着黑色短袖衫和运动短裤，戴着6磅重黑色小拳击手套的照片。他又白又短、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双臂掩饰了他出击时的力量。对他来说，把一个块头比他大两倍的人打翻在地不是什么问题。他深知这一点。当然，他已经变了，也不再迷恋于此了。他曾去打过仗，他曾在北海岸防卫团的一个连队中服役。他曾面对过战火与死亡，他也曾面对过孤独与危险。

战后，他从地产交易中发现了机会。他从罗伊·亨德森的名下购买土地，而罗伊最后也都为他干活了。利奥知道活计该怎么干，他也了解干这些活儿的人。他懂得用马和拖拉机，他也知道该怎么去利用给他干活的人，利用他们的长处，让他们都老老实实的。

我祖父住在利奥给他的一片地上，那一小块地是我们自己的。

1982年我12岁时，麦克威瑟先生把马修·皮特和我父亲叫到了他家中的办公室里。他让他们握手言和，还雇他们两个清理他的旧锯木场，在地上挖沟，把炉底的石灰残渣倾倒在尾渣塘或者界桩附近的任何地方，还有把装除草剂的桶子送到埃德门兹顿的焚化炉里。他帮他们做起了打井生意。

人们都说这是因为秋儿的缘故，是因为在几年前杰拉德·德夫先生曾拿走一小缕头发的缘故。





1977年，有个叫杰拉德·德夫的年轻人到了我们家。他留着胡子，一头红发已有些稀疏。他来问父亲祖父纵火的事。他坐在桌子对面，冲着我们。他纤细白皙的手指打开皮公文包时，他的眼睛也在放着光。看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台录音机和一张问卷，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德夫问到我们的饮用水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家族病。他告诉父亲，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怀俄明和密歇根。他跟父亲说，麦克威瑟先生想让他来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可能的赔偿。我父亲对此什么也没说。

德夫谈起着火点四周的情形，还有顺着海角公路重新长起的硬木林带。他说这里的人出现了一种由于中毒而显现的侏儒征症状。当然，有毒物不全是从麦克威瑟的锯木场里流出的。但是，对分子结构进行研究后可以看出，整个60年代都有有毒物在扩散，从锯木场流到尾渣塘，然后又从那儿排到艾伦河里，最后渗入了约30户家庭赖以生存的地下水里。他说麦克威瑟很快就要因为他的发现而有所行动。他说在冬天之前，他已经在我们房子上的湿地处取了氮氧化合物的样品，他们在其中检测出了一定数量的致癌物质。

“跟我说说，你们都有没有出血或是胃痛症状？”德夫问道。我母亲说她觉得身体还不错，水也没什么问题。

访问过后，德夫和我父亲去了锯木场，他们在那儿呆了两个小时。我父亲在旁边走着，杰拉德·德夫记着笔记，迈大步做了丈量，还俯下身取了些土壤样品。

他回到我们家后又取了些水样品。然后，他从秋儿头上剪了一小撮纯白色头发，装进了口袋，但他既没微笑也没说谢谢。最后，他可能意识到些什么，跟我父亲握握手后便走了。我一直盯着秋儿头上让剪了一撮头发的地方，最后我也不知道那撮头发是从哪里剪掉的了。

现在,因为秋儿的头发,杰拉德·德夫做了5年实验。尽管这些实验还没完,人们都在说麦克威瑟欠我们一笔钱。

父亲告诉我,德夫是麦克威瑟的侄子(不是真正的侄子,是像个被保护人的那种)。因为麦克威瑟曾在他小时候照顾过他,所以他来这里的本意是替麦克威瑟的环境保护案子辩护。夏天德夫也曾在锯木场工作过。他得到一笔罗兹奖学金^①后,拿了个环境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德夫十来岁时曾和利奥的女儿格蕾丝坠入爱河。利奥为保护他女儿,急急忙忙宣布不准两个人再见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格蕾丝最后嫁给了鲁迪·贝朗格,她只比我母亲大那么一岁左右。

后来,利奥还是把德夫找回来替他在和环境保护机构的争执中辩护。毕竟,德夫曾受惠于他。这就像利奥·麦克威瑟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样,他总会找个时候让曾经受惠于他的人来回报他。

现在,5年精疲力竭的检测以后,德夫改变了主意。他想让利奥给每个家庭赔上5万块钱。有天晚上,我们钓鱼回来坐在院子里时,我问父亲是否听说了这消息。我很兴奋,我希望他也能同样高兴。

“是,我听说了。”

“那么——你会去拿那些钱吗?可能是一大笔钱啊。”

“不会。”父亲答道。他一边看着我,一边向磨刀石上吐着口水准备磨斧子。我惊讶地瞪着他的侧脸。那是6月一个凉爽的夜晚,可以感觉到树林和草丛中散发出的湿气。我无法相信父亲竟然不想要那笔钱。

“不管是多少?”我问道。我可以闻到父亲深色皮肤和身穿

^①罗兹奖学金是按塞西尔·罗兹的遗嘱设立的奖学金。该奖金的获得者可以进入牛津大学。





的印着云杉图案羊毛衫的气味。我看着他饱经风吹日晒的皮肤，他的一双大手，我自己因为生气在发抖。

“无论多少。这不是麦克威瑟的错——他和其他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我们都在用那种除草剂。不仅是麦克威瑟，我父亲就有自己装除草剂的桶，他曾在我们地里用过。谁能说那是麦克威瑟的错呢？世界总得继续——这就是所有可以说的了。”父亲答道。

第二天，父亲和马修·皮特去找了麦克威瑟，却没有指控他。麦克威瑟帮我父亲和马修开始了打井的生意。最初还挺赚钱，后来因为一些钻头设备方面的问题，没多久公司便倒闭了。麦克威瑟接管了公司，在替社区又打了两口井之后把公司卖了。可我知道，麦克威瑟最初的想法已经成功了。他让我父亲和皮特在这个时候站在了他一边，防止了他们打官司告他。

父亲清理锯木场的活儿一直干到了那年7月。主要是把炉底的石灰残渣从锯木场和小山那儿清理干净。母亲也在帮父亲。回到家时可以看到，她身上有纸币大小的石灰灼伤的伤口，是在用手推车运石灰时弄的，主要是在手指和脚趾上。我可以跟你说，不会有比这些伤口再重的伤了。

此事没过多久，利奥·麦克威瑟亲自到我们家来看我们了。他从他商店里给我们带来一大袋子的饼干和茶叶。我母亲刚刚流产，这已是她的第三或第四回了。

利奥问我母亲觉得怎么样。他穿身三件套西装，一条金表的链子挂在西服马甲的兜上。他环顾我们家房子薄薄的四墙，又对我们主屋中的中柱有了兴趣。他敲敲那柱子，推推它，又看看我，似乎那柱子跟我有关系似的。他又抱起秋儿，冲她笑着。他摸摸她的肩膀和脚，摇了摇头。我们都吃惊地盯着他，就跟沃特尔家的姑娘们从窗户里看着我们时一样。

他是目前为止到我们家来的最富有、最重要、最有领袖魅力

的人。他现在就在我们面前，给我母亲倒茶，从母亲的盘子里给秋儿和我递饼干，跟我们谈论我们都认识的人，就好像我们都是朋友一样。

他走到埃莉身边坐下，捧起她的手。

“最近我马上要来修座桥，再把公路修通，是往南修，通到原来锯木场的地方，这样的话就都有路了——公路。没人再会说起什么土壤里的分子有毒的废话了。我会雇上悉尼。埃莉，你是黛德的朋友，也一直对我不错，只要悉尼愿意，他会有工作。就是说你可以离开这个破棚子——可以找所好点儿大点儿的房子。”他说道。

说着，他拿起一块饼干仔细地嚼起来，一边嚼一边听着从海湾刮起的狂风扫过树林的声音。秋儿和我都盯着他吃饼干的样子。我在想，是不是他这样的百万富翁吃东西时也和别人一个模样。他接着问我有没有打过拳。

“没有。”我答道。

“你想吗？”

“不想。”我答道。

“你可是个挺壮的小伙子——你的骨头也没什么问题吧？”他问道。

“没有。”我说。

他发着光的蓝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他说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浑身不自在。这跟他的样子，跟别人怎么说他的都没关系。骨子里他就想着征服别人。

接着，他又绕了一个大圈子问我母亲是否愿意到他家里去帮忙。工作会很稳定，也不累，而且收入也不错。她也不会再为天气冷啊、刮大风啊和石灰废渣劳神了。说着说着，他又捧起她的左脚，仔细地看。他告诉我母亲，他有一种治灼伤的膏药，他会送来的。她的脚因为受伤的缘故红一块、黑一块的。每天晚





上父亲给母亲洗脚时，都会把这叫做“斯汤达”脚。

“我喜欢秋儿这个名字。”麦克威瑟郑重地说道，“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我想当个作家。”一直藏在母亲身后的秋儿答道。

“当个作家。”他应道。

我母亲可能觉得这个回答有些唐突，歉疚地笑了笑。

“像赞恩·格雷^①一样？哈哈，只要你不写我就行。”利奥说着，干笑了几声。

我盯着他棕色的大手，他浆洗过的白衬衣袖口盖住了手腕。我盯着他银色的袖口。人们都说他19岁时曾在拳击赛中打死过一个对手。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利奥又转过头看着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他把一根手卷的纸烟叼在嘴里，点了点头。他告诉我说，多少年来他一直崇拜着轻量级选手罗伯特·杜兰。现在，在他被苏格·雷·利奥纳多彻底打败之后，他也很伤心。他笑了笑，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

“有天你会去打拳的。”他说道，有点挑衅地用手指指着我。“你不想去打拳？哼，我当时也不想。我也不想去打——不想，所以一开始我就跑了。可是，你跟我一样，你没有选择。你可以选吗？不行。你一直在保护这个小姑娘，她长得越大，你就越要保护她——我知道这对你不容易——不管对麦克威瑟家的人还是亨德森家的人，生活从来就不容易。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对付生活就得像对付斗狗一样抓住它的喉咙。它从后面扑向你时，不要犹豫，要去拚死跟它搏斗。它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他的目光好像都能在我身上挖出洞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头才好。我只好偷偷地瞧着我母亲。此时此刻，这个男人跟我

^①赞恩·格雷(1875~1939):美国西部历险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紫艾丛中的骑士》(1912)等。

父亲简直太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突然地喜欢上他了。



母亲到利奥家干活去了。他的房子在海湾边上，是所堂皇的三层褐色砖房。院子里长着桉木，还有花园和隐秘的小凉亭。

利奥的女婿鲁迪·贝朗格负责开车接送我母亲上下班。直到最近这些谈话时，我花了差不多整整10年时间，才发现我母亲在那个下午究竟出了什么事。

凉爽的6月一过，夏天便有些潮湿。每天早上，母亲会在我们家门口小路尽头的信箱处等鲁迪。我们小小的信箱有些变形，经常是几个月也没一封信。有时我会陪母亲走过小路，然后一起坐在信箱旁。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一天，我离开后鲁迪跟我母亲说道。“我不了解悉尼，可好像他没能让你和你的孩子们过上什么好日子。住在云杉树后的沼泽地里肯定不好过。想想夏天的蚊子和蚋，你就别想呆在外边。真的，看看你的样子，他真不适合你。再看看刚才那个小男孩，他叫什么来着——莱尔——瘦得就像个稻草人一样。你可不愿意这样，是吧？”

他笑了，轻快地摸了一下她的脸颊。我母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在说鲁迪的。

第二天，鲁迪给我母亲拿来一盘磁带，她可以边干活边听音乐。她跟他说，她还从没去过一次摇滚音乐会。

“我倒是常去。”他说。我母亲给麦克威瑟熨衬衣时，他穿双高跟靴子在熨衣板旁边踱着步。“我可以带你去。”说着他把手





轻轻地放在她背上，然后拿开了。

那些日子里，他好像跟他妻子格蕾丝因为什么事情在闹别扭。第二天，他给母亲看了一卷 20 块钱的钞票，是用领带夹夹起来的。“看看这夹子。”他说，“你看得出来了吧？金的。”

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没跟父亲或是我提起过这件事。

鲁迪是马修·皮特的朋友，马修也经常拿母亲和他开玩笑。鲁迪的房子坐落在海湾显眼的高处，是一所有 15 个房间的砖房。跟他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一样，这也是利奥·麦克威瑟的财产。他不喜欢这个样子，他计划利用岳父的影响力，为他在自由党的政治圈子里开辟出自己的世界。马修和辛西娅知道这些计划，也同情他，理解他。他虽然不停地为格蕾丝开着车跑前跑后，她却对他始终没什么感情。

1982 年 8 月的一个早上，就是我母亲开始工作后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鲁迪请她到玻利餐厅去吃饭。母亲说她没有这份钱，鲁迪只是笑笑，挽起母亲的胳膊，带她走到了轿车前。

玻利餐厅是个没那么多规矩的地方。人们都在这里喝酒来打发下午的时光。我父亲自己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不了那种喝酒的诱惑。鲁迪觉得坐在这里很自在。他自怨自艾地谈起了他妻子。

“不管怎么说，我可是个百分之百的加拿大男人。”他非常虔诚地说道，“现在要是没人帮忙，她自己都没法从椅子那儿站起来。太糟了！”

“要是她朋友不多，我可以找她聊聊天。”母亲说道。

鲁迪转转杯子里的黑麦威士忌，轻咬了一口冰块，看了看她。

“你怎么不喝你的杜松子酒？”他问道。

“我——不怎么喝酒的。”她答道。

“是吗，是因为你丈夫买不起？”看着她有些生气，他笑了。

“好吧，我真正想跟你说的是想请你和我去蒙特利尔，去听鲍伯·塞格^①的演唱会。如果你想听演唱会的话，我可不愿意一个人去。我们可以订个房间，旅馆房间。你可以跟你丈夫说你周末得去看个什么人，我也会和格蕾丝说——就说——”

“鲍伯·塞格是谁呀？”

“哈！”鲁迪嚼着冰叫起来，他赶快看了看四周。“这我得好好教你了。”

她磕磕巴巴地点着菜，心里盘算着自己可以付得起多少，还不时地看一看面前他给她倒的杜松子酒。他接着跟她说起自己一生中逃过的几次大难。母亲不怎么听得懂他说的是什麼，她也不大愿意在玻利餐厅吃饭。这里的男人都在骂脏话，而我父亲便是他们经常笑话的靶子。

工作以后，她吃起饭来总有些困难。我现在还记得，她给我们做完饭后，自己会发着抖盯着盘子，然后会把盘子推到一边。

白天慢慢变短，秋天让树叶改变了颜色。树叶逐渐枯黄、掉落了。不久便可以从光秃秃的树杈间看见冻了冰的小溪，开始下雪时还能看到河岸上结的冰。我父亲开始在桥上工作了，他上的是10个小时一班。这一切让我和秋儿非常高兴，因为第一次我们觉得自己是普通人了。有一次，我觉得我都看见彭妮·波里尔在冲着我笑——我觉得是真的。

埃莉决定我们在第二年夏天时应该去度假，她也经常和我们说起这个。11月时她已经攒了些钱。我们计划去圣约翰市，去那儿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有天吃午饭时，她把计划告诉了贝朗格先生。

“噢，是。”母亲说，“明年夏天我们打算乘车去圣约翰市——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儿——”

^①鲍伯·塞格为美国著名摇滚乐歌手，曾组建“银色子弹”演唱组。





“我想，像你这样能花钱的人肯定会订一个豪华套间了。”鲁迪说道。

他们开车回麦克威瑟先生家时，她想找些轻松点的话题，可他没说什么。她对自己的炫耀感到后悔。

回家当晚，她把自己收集的旅游小册子拿出来仔细看了一眼，盘算着哪些我们可以付得起，哪些付不起。我知道她现在想要辞去工作。她不想让麦克威瑟先生失望，可她知道要是她不去听演唱会的话，贝朗格先生肯定会觉得她不领他的情。

她有一阵子没见到他。大概一周后的一天，他来到麦克威瑟家。狭长车道上的铺路石冰冷无声，空气中有股树干燃烧后淡淡的气味。老谷仓后面的地里是大雪过后遗留下的痕迹。鲁迪看着我母亲正从晾衣绳上往回收床单。

“看看这个。”他说道，手里拿着两张机票。“看见了吗？”我母亲看着那机票。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是你和我去蒙特利尔的机票。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常常去听音乐会——你可以看看一座真正的城市。”他拍拍机票，抬起头看着她，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这笑容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在骗人，他也没法不去骗。

“你跟我一起去——去看看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好吗？”

她摇了摇头。在秋雪过后的空气中他沉默与迟疑了半天。最后，他离开了，把机票甩向了风中。

第二天，车道上薄薄地积了一层雪。大概下午两三点钟时，鲁迪又来了。他从后楼梯旁边的旁门进了房子。

他脱掉自己黑色尖头的牛仔靴，拉直袜子，走进屋里面。脱掉靴子以后，他比我母亲要矮一英寸半，体重却重 80 磅。他的红裤子上系着条很宽的腰带，蓝衬衣上打着粉红色的领带。

我母亲正在给书房吸尘，被他吓了一跳。她跟他说，要想见

麦克威瑟先生的话,得等等,因为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去狩猎旅行。

“要不然你星期六再来?”母亲笑着说。

“你不愿意跟个老朋友喝一杯吗?”鲁迪问道。

“不行——对不起。”

他走过来时,母亲停下了手上的活。她想说出些轻松的话。他径直冲她走了过来,摸了她的脸。

这间房里摆放着些灰色家具,是前几代人流传下来的。昏黄的灯光反射在后窗上。他摸了她的脸,她在向后退时被吸尘器绊倒了。她的裙子掀到腰上,内裤露了出来。

他抓住她的脚,伸手在她的内裤中乱摸。并将一只手插进她的胯裆,想把手指头伸进去。他闭着眼睛。他睁开眼睛时看见她被吓坏了。

“我得回家——求求你,贝朗格先生——求求你了,先生——你不明白——我爱悉尼,求求你了,先生——我受伤了。”她哭喊着。

“你怎么会爱悉尼?”他说道,“你明明想要这个——”

他意识到她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可他却不能停下,她在用腿反抗他。突然,他在她右腿旁颤抖起来。

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清洁剂味道。她看上去是这么弱小、惊恐与土气。这可不是他曾经想像过要和他一起去蒙特利尔的那个女人。就在他刚才往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还在想像着。

她走到一张椅子旁坐下来。她眼睛看着地毯,耳朵后面流血了。可以用来指控他的最好证据是她棕色的午饭袋子。袋子在起居室的桌子上,她还没打开。

“你最好不要和别人说。”他说道。

他逃离利奥家时,靴子都穿错了。他跌跌撞撞地顺着车道走着,几分钟前他还怀着甜蜜的期待从这里经过。





他靠在一棵云杉树旁想要想一想。他知道,如果她说出去,他会被解雇,格蕾丝也会离开他,那他就一无所有了。

他闻着自己手指上性的味道,感到浑身的血液似乎都流到了脸上。

他像个孩子一样跑回了商店。

他跑进商店,关上身后的绿色大门,挂上锁,在后面一个装着麦金托什苹果的桶边颤抖起来。

他开始并没打算这么做。是不是她在引诱他呢?是——要不然她干嘛要和他一起去玻利餐厅?有多少熟人都看见她在那里?他给她买了多少酒?她在玻利餐厅还引诱了多少男人?他们都在看着她——她也想要他们。他可以有一整队的证人——他会有人帮他的!难道她丈夫不是一个没用的家伙吗,不是又抢劫又放火的吗?(哦,他想起了这个!)这两个人都是。还有他们的孩子,那些他在教堂时见过的孩子。一个是没教养的顽童,另一个是骨瘦如柴、长着双粉红眼睛的白化病人!是啊,他们都是些下贱的蠢人,人人都知道他们会干出这种蠢事的!

不——他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是她主动想和他的,但他告诉她,他已经结婚了。然后她便嘲笑他,接着就跟他要钱!对——要钱!

第二天早上8点15分时,鲁迪·贝朗格家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妻子接了电话。

“是爸爸。”她说。

他去接电话时,他在想怎样把自己从这种可怕的感觉和局面中解脱出来。

“打猎打得怎么样——有没有打到头鹿?”鲁迪问道。

“鲁迪,我这儿出什么事情了?你当时在吗?”利奥很平静地问道。

“我——不知道——”

长长的停顿。

“去他的，你当时到底在不在这儿？”

“没有——当然没有。”

“有谁在我的房子附近吗？”

“只有埃莉——可能还有悉尼——我也不知道。”

“那你去——我被偷了 500 块钱，在楼上的抽屉里。这就是原因。”

“什么原因？”鲁迪问道。

“这就是为什么埃莉打电话说她有点不舒服，鲁迪，还说她不想再干了。到我这儿来——我得看看我该怎么处理这事。我的意思是说，肯定是他教唆她干的，混蛋！我对他们算不错的了——比那钱可多得多——去他妈的。”

鲁迪听见他一下子摔了电话听筒。他还是紧紧地抓着他的电话，他从来都没听过利奥说这几个字。

10

中午刚过，我母亲听说了那盗窃案。她正要去桥上看我父亲。那天又阴又冷。早上便有下雪的迹象，到下午时雪看来是肯定要下了。乌云在树林上面积聚着，路面因为早都有了白霜而泛着光。乡村的晚秋一切都在寂静当中。

她很羞愧地想要直视我父亲的眼睛，但却做不到。

“出什么事啦？”他问道。

“麦克威瑟先生的家里被偷了钱。麦克威瑟先生打电话了。”





“你当时没在干活？”

“没——我今天没去。”

“为什么？”

母亲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她看着河面上漂过的浮冰说道：“我觉得不大舒服。”“怎么啦？”悉尼脱下他的大皮手套，摸了摸她的脸颊。他眼镜上都是雾气，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看不见近在咫尺的东西。她抓住他的手，亲了一下，笑了。

“对不起。”她说。

“为什么——出什么事啦？”

“我得去趟麦克威瑟先生家。你跟我一起去吗？我不想一个人去那儿。”

“好，我们马上走。”他摘下安全帽，给一直以来都爱发脾气的波里尔先生打了声招呼。他们顺着条碎石路向东南方的海湾走去。此时，从冬天的天空中飘落的雪花如针一样麻木了他们的脸颊。一头公鹿站在远处泥泞的路边盯着他们，它的伴侣两天前被马修·皮特打死了。秋儿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他们，但他们让她回家去等着。她看着他们两个一起向我们家庭的宿命走去了。

海湾还没有冻住。这儿的多数房子都是夏天用的棚屋，现在都为过冬做了准备，灌木也都被缠起来塞进了麻袋中。冬天的风穿过树林，沿着海岸边的道路一直刮到那老人的院子里。狭长的车道上因为有黑色的冰而泛着光。埃莉走得越来越近，步子却迈得越来越小了。

“怎么啦？”悉尼又问道。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去见麦克威瑟先生。”

我母亲在发抖。房子东面烟囱里冒出的烟升起了，又消散了。时不时有片片枯叶在空中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像是迷路的孩子还在跳着舞。

“握着我的手。”她说。

“埃莉，你做了些什么？是你拿了那些钱吗？”我父亲小声说道。

埃莉头上戴的一顶蓝色小圆帽遮住了她的眼睛。她抬起头看着悉尼，对他的问题迷惑不解。她把帽子向上推推，吸了吸鼻子，难过地摇摇头，快要哭出来了。

“我没拿钱。”她说道。

他拉着她的手走到了门前。

我母亲一早上都在想这件事情。她一生中总是没什么好运气。

如果她提起昨天的事，鲁迪肯定会矢口否认，而且也会给麦克威瑟一个好机会，让他认为这不过是她在使诡计去掩盖她的所作所为，让他认为就是从楼上抽屉里拿的钱。

当然她是什么也没拿。让她下不了决心去说的原因是悉尼比她更容易遭人怀疑。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她听到了越来越多让她不舒服的话，她也没有说起过鲁迪不喜欢他。她也没有说过在玻利餐厅里，鲁迪曾当着多少人的面冷嘲热讽过他。悉尼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感到耻辱。她不想让他受辱。父亲虽然不会去求人帮忙，但他不管是对麦克威瑟还是鲁迪，都心存着特殊的感激之情。

因为这些，我母亲撒了谎。她对悉尼说鲁迪很喜欢他，还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和想上大学而对他印象深刻。现在，因为有盗窃案才去改变整个故事是不大可能了。原来每次她为了父亲的感受而说的谎，现在都对她自己不利。要是她早点儿说出真相的话，她就很可能不会身陷到现在的困境中。

现在再解释她和鲁迪见面的事，再说鲁迪对她的侵害，都不过是为了争回面子的一种借口。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借口会损害到一个人的名誉，这个人恰恰是悉尼认为对他们非常好的





人。这个人娶了可怜而多病的格蕾丝,又住在一所有 15 间屋子的房子里。

因此一切都清楚了:她应该在那晚以前便把一切都告诉悉尼。晚饭时,他在吻她时觉察出有些不对头。他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可她觉得丢脸,没告诉他实情。

现在,这失窃案像是把解锁的钥匙,被丢到了倒霉的潘多拉盒子里。那晚 5 点半以前,不管她做过些什么,不管她愿不愿意说,她的沉默让她自己成了罪人。

我父母到的时候,鲁迪已经坐在了书房里。他戴着金手链和手表,还有一枚小蓝宝石戒指。他的手指又短又白,指甲干干净净,都修剪过了。

他瞅了我母亲一眼,同情地笑笑,便往一边看去了。她盯着地上,仍戴着的帽子遮住了她的眼睛。因为走路的缘故,她鼻子红彤彤的。她在不停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当时要去玻利餐厅。麦克威瑟看她的时候,她的笑容无奈地证实了自己的错误。他的目光很犀利。他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过勋章的军官。

利奥把堆积的邮件推到一边,然后问起抽屉里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说明这件事对他有多重要,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换。他还穿着打猎时的靴子和马甲,汉弗莱工装裤上还留着血迹。

风不停地刮过,老房子也在云下面的阴影中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埃莉能闻到枪、鱼竿和橡胶鞋子的气味。

“钱在哪里?”利奥问道。

“我不知道。”我母亲看着地毯说道。地毯是她最后吸过尘的。她看着地毯上吸尘器留下的褶皱,地毯中间正是关掉吸尘器的地方。昨天,鲁迪走后,她去洗手间洗干净了血迹,出来以后因为慌乱没能把地吸完。想到这些,她便往鲁迪的方向看了过去。她发现他也在看着地毯上同样的地方。他们的眼光碰到

一起,她又赶快把目光转回到了地上。

尽管利奥很喜欢她,他还是很愿意承认自己对她的信任换来的却是失望。他非常了解她的家庭。她的养父老布朗先生是个罗锅儿,衬衣都在他的商店里买。每年,她的养母都要去采野菜和摘草莓,他也总让她在他自己的地里采摘。

他从母亲身边走开,搓着手说道:“你不敢跟我说你拿那500块钱干了些什么?”

“不。”我母亲摇着头小声说道。她的腿在发抖。她想说不,因为我没有拿那钱”,可是她已经说过了自己没拿那些钱。

“让个结了婚的女人去见警察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不是。”我母亲小声说道。她很快抬起头看了一眼,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同样,我要是解雇了悉尼也不是什么好事——可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利奥讲话时,河流地区的口音非常明显,这里的人们只有在非常激动时才会这样说话。

但我母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在一阵一阵地抽搐着,她的左脚靠在右脚上。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只要孤儿院的人一对她生气,她便成这个样子了。

“跟他们说不是你干的。”悉尼说道。

她还是在不停地哭着,因为利奥和悉尼对她太好了。下午有时候利奥会让她停下手里的活,跟他坐下来喝杯茶。他会说起他妻子,说她是怎么样去的医院,说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他说男人越来越像女人,而女人越来越像男人了。

现在,她觉得自己背叛了他,还有他请她喝的那些茶。他是一个严厉而讲求实际的人,却很关心她。悉尼曾被马修·皮特嘲笑过,还曾被她妹妹辛西娅折磨过。埃莉想保护他,所以会跟他说鲁迪对他印象很好。这也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利奥在悉尼身边转着。“要么就是你为她干的，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

“不，不是。”母亲说道，一边擦着她的眼睛。“不是——他没有——他不会——他从来都不会——是我干的。”

悉尼什么话都没说。风刮得很大。

“你干的？”鲁迪震惊地说道。

“我——我也不知道我干了还是没干。”母亲说道。

“我可以起诉你，只用一个电话。”利奥顿了顿，“可你有孩子。我在考虑的就是孩子，不是你，悉尼。我不会拿埃莉的钱，你得把钱还给我。你在这条路上早就是个惹麻烦的主了。悉尼，你偷教堂的钱，偷别人的鱼还诬赖别人，别人想帮你结果你还骂人家。韦恩小姐，埃莉，黛德·韦恩，你还记得她吗？她曾跟你说过不要嫁给这个悉尼。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是她父亲的朋友，她是我的教女。她是那么地关心你，她想让你去上学，想让你去受教育，她曾那么费力地想帮你——”

我母亲无助地点着头。

“可你没去上学，却嫁给了这个悉尼。现在瞧瞧你自己的困境，你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建议。我们都知道你不是个聪明姑娘，从教堂那儿我们知道的。我们都在帮你，让你帮着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干活，让你帮忙照看餐会。我们都很喜欢你。哦，我有时候也会想韦恩小姐可能是厉害了一些，可她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信得过她。她最近是不是说过要去看你？上个星期她难道不是想找你去谈谈？”

我母亲还在点头。

“但你却害怕她。为什么？”

我母亲没有说话。

“是悉尼跟你说不要去见她吧？因为她是个社会工作人员，因为她想要去照顾你？”

利奥在说这些话时并不了解社会工作人员。他只知道韦恩是个不错的年轻姑娘。她有时会在圣诞节晚餐上弹弹钢琴，有时会和他与格蕾丝玩玩桥牌。她是个对社会有用的女人，保护着像埃莉·亨德森一样的人，这正是他希望妇女应该干的事情。

“我觉得是你教唆她干的，悉尼——难道不是！你觉得你该得到那些钱。是因为罗伊的缘故，要么就是因为那个杰拉德·德夫说你女儿的那些话，要么就是因为那些受损害的分子？”

“不是这样。”父亲说道。

很长的一段沉默。

“在我决定把你送到监狱里之前，滚！”他说道，向空中做了个手势。

“我很抱歉。”我母亲说道，“我——麦克威瑟先生——我——”

“什么？”利奥说道。

“楼上走廊的地我还没打扫。”

“滚！”利奥咆哮起来，“你们两个都滚！”他声音很大，鲁迪都抖了起来。

他们出来了。他们抄条近道，穿过北边黑暗的田野走向了公路。两个人都没说话，手拉手静静地走着。他们走上公路时我母亲停住了。在11月寒冷的午后，她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腐烂了的云杉树墩上。她大声说道：“我没有偷钱。”

我父亲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没有。我知道他们认为是你干的。我知道黛德又要来开始评判我们了。这都没有关系。惟一让我担心的是那个可怜的老人。”他温柔地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母亲点了点头。在过去的10年中，黛德尽其所能想要把我母亲从悉尼身边弄走。我母亲觉得黛德的看法是错的，是不





公正和不切实际的。这些看法毒害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一瞬间,埃莉想的是黛德会怎样利用这件事来伤害她。

“别担心,真相会大白的。”悉尼说道。

他们接着走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善良与崇高的名义之下,邪恶与黑暗将会如何摧毁他们的求生意愿。

“为什么她要偷我呢,鲁迪,为什么呢?”利奥问道。他边说边从椅子上转过身来,但只是那么一下,接着又坐正了。然后,他又转过来听鲁迪的回答,目光严肃地盯着他,接着又坐正了。

“我不知道。”鲁迪说。

“如果她想要钱,如果她需要钱,她可以来找我啊——”

鲁迪点点头。他看看利奥,害怕了。他害怕他的脾气。他知道,利奥只要怀疑谁便会穷追不舍。

“可他们都觉得我很可怕,所以他们宁愿来偷我,也不愿意来找我帮忙。你了解她吗?”

“不,不怎么了解。”

“你觉得她是那种人吗?这样不择手段?”他转过身来听着,久久地盯着他,等他的回答。

“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

“不,不是。”那老人说着,一边用手指敲着扶手。“我看她也不是。”

然后是一段长长的、令人不安的沉默。

“每个人都在对付我,这是我现在想的事。”他最后说道。

“不,利奥——不是这么回事——”

利奥想的只是他那些现在已经死了的朋友,想着已经有多少友情留给他了。他自己从来没欺骗过谁,实际上,他做的恰恰相反。但现在他被人指控,说他在20年前漠视所雇工人的健康。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他也没法与此抗争,他也没法同杰拉德·德夫抗争,他本来是为了这个才雇的他。德夫是他当年一

时冲动从孤儿院领养出来的。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德夫是疯了,你觉得呢?权力饥渴,你说呢?想要毁了把他抚养成人的你,你说呢?”他问道。

“我说,是的。”鲁迪附和道。现在话题转开了,他感到些轻松。

“是啊——受了些教育。你知道,鲁迪,我本可以从孤儿院的一群孩子中选任何一个。‘漠视’,我是一个漠视别人的人吗?”他说道。

“当然不是。”

“我肯定不是的。”他打赌一样地说道,好像要挑起场争论似的。

一想起这些人,这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人,这些他曾信任过的人,他便气得要命。他们曾经使用那些化学药剂来防治虫灾,来清扫公路。60年代人们都在干着同样的事,谁会在别人都这样做时停下来呢?现在,他们却在指控他,说他——利奥·麦克威瑟应该为他们所不知道的,甚至连科学家都不知道的事负责!

“是。”想到这儿,他看着鲁迪说了起来。“很多年轻人都在与我为敌,他们拿着从我这里赚的钱买了房子,用我给的支票支付了他们讨厌的分期付款——”

“我知道。”鲁迪说道。

“他们不算男人。他们都是些吸血鬼。”利奥说道。

6年前,利奥给当地大学捐了8万块钱。有了这笔钱,大河地区的人们留住了这所学校。恰恰就在这个晚上,就在这所大学中麦克威瑟付了账单的侧楼里,德夫正在进行他的地下水环保研究。

现在,利奥在报纸上被人抨击。只上过5年学的他,被说成是个反对劳工阶级的精英分子。抨击他的人是戴维·斯康教





授。他没跟劳工阶级有过什么直接接触，靠的只是读了些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书。这让利奥想不通。

利奥本来想把杰拉德·德夫找回来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可以证明环境保护署对他的指控没有根据；第二，杰拉德可以见见格蕾丝，可以知道他们年少时的感情是多么愚蠢；最后，或早或晚杰拉德·德夫会为他长期工作。

结果，这些目的一个都没达到。那些指控如同以往一样可怕。格蕾丝只记得杰拉德·德夫离开时她心上的伤痛，而杰拉德·德夫眼中的格蕾丝还是他年少时眼中的格蕾丝。德夫非但没能为他工作，两个人现在都见不得对方了。头一次，利奥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利奥还记得，在米拉米希西北地区一座蜿蜒的桥上，他曾抱着德夫走着。他记得那孩子的红发被风吹起的样子。现在看来，在1953年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就应该接受警告了。

“一个分子。”麦克威瑟说道。他看见刚刚送到登有指控他公司内容的报纸。他一把把报纸扔到了一边。

是分子。是无论在严寒的冬日还是炎热的夏日都看不见的分子，是孩子们从高高的青山上飞速滑下时看不见的分子，是我母亲在倒着炉底的石灰废渣时看不到的分子，是在没有鱼的池塘附近的林地上也看不见的分子造成了这一切。有些人不会受它影响，其他人的免疫系统却被破坏了。他们中的有些生下来心脏或肺就很虚弱，有些人的皮肤则没有色素。

“我该怎么跟他们斗？”利奥问道。第一次，在他生命中他觉得没什么把握。“如果我关心杰拉德·德夫，我怎么跟他斗呢？或者埃莉，如果我还关心她？”

“我不知道。”鲁迪说。他都快哭了。

“分子是什么我不知道。”麦克威瑟接着说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听人讲过像分子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去找最小最小

的沙子粒,想找见一个分子,可我始终没能看见。”他摇了摇头。

“我知道。”鲁迪说。

“可现在埃莉偷了我 500 块钱。”利奥说道。

鲁迪问到他可不可以走了。

利奥站起身,点着了烟斗。他的手在口袋里摸了摸埃莉衣服上的标牌,那是他在地板上发现的。这时,他看见鲁迪开着车离开了。

11

12 月 8 号早上 8 点 20 分时,母亲把我和秋儿送到了学校。她虽然遭受了那样卑鄙的性侵犯,却没人可以诉说。

她在散步。她知道自己又怀了两个月的身孕,但她却总也没结果(秋儿之后她生下一对双胞胎,都是死胎,还有一次流产)。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睛。秋天般的天空蓝蓝的,昨晚的积雪在远处地里被风吹成波浪的样子,一小块一小块地泛着白光。河里面的冰是蓝色的,让她想起去年冬天和悉尼走过冰面的时候。那时他正要去架捕胡瓜鱼的网。天空中闪烁的星光,如同星星的指尖一样盘旋而下,直射到他们脚下的大地上。阳光所形成的光柱两边,可以看到冰里困着一串一串的气泡。就在那一天,悉尼跟她说,这些串串的气泡,这些温柔的星光都是为她的。就像今天一样,风也在无情地刮着。她记得,那时天空中的阴云还在集聚,阳光也变得越来越黯淡了。他们的远处,河水从诺森伯兰海峡流入了北大西洋。爱德华王子岛是在更远一些的地方。





她想到这些，突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很满意。正如悉尼告诉她的，没有人可以占有这些冰，可以占有照在冰上盘旋而下的阳光，或是照在其他地方的阳光，没有人可以占有清爽的秋日，也没有人可以有权阻止她去享受这个世界。这一切都是某个特殊的人给她的。他还跟她说，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坚信，不管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要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一文不值。

埃莉离开我们破旧的小房子，沿着几英里外的教堂小路走着。

她有时背对风站一会儿，有时又迎风走一会儿。最后，她的脸都冻麻木的时候，她搭了汉尼·布朗的车到了圣保罗教堂的岔路口。她和汉尼的父母住在一起时，汉尼跟她哥哥一样，现在也一样。时不时他会把张5块钱的钞票放在她口袋里。每年秋天到来时，他都会来我们家给秋儿送新衣服。

埃莉走在通往圣保罗教堂的小路上。树在风中摇摆着。她离海湾走得越近，树显得越小、越弯，吹到她脸上的风也越厉害。她走进了教堂。对我来说，那儿总有股浓烈的橡木与恕罪的气息。她在胸前划个十字，跪了下来，眼睛看着陶瓷做的基督像。如往常一样，他的身体两侧在流血，这让她想起她被吸尘器的线绊倒时，自己也划伤了。可麦克威瑟先生却认为她说的都是假话，真可怕。要是他告诉警察怎么办，或者要是黛德发现了真相怎么办？她曾经拥抱过黛德，还曾经给她送过被称为“蝴蝶之吻”的讯息。她曾经多么喜欢这个长着金发与小嘴的小姑娘，还有她脸上自满的笑容。

她们之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也只是生活改变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的姐妹们都在哪里，她还是在为她们祈祷。她想要是她还能再找到她们——她会经常做这样的白日梦——她们一定会彼此珍惜，她也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人带走了（这是

黛德曾和她说过会发生的事)。

她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她已经结婚 14 年了吗？她和悉尼，曾满怀希望，现在还是两手空空。他们难道不是一直在爱着我，还有秋儿吗？她难道没有一直在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吗？秋儿是个得白化病的孩子，可有什么关系呢？她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孩子。

她又想起来，盗窃案发生几个月前，在麦克威瑟先生家里，悉尼曾经纠正过戴维·斯康博士的错误。

斯康看着窗外树上的鸟儿，夏天多风的下午它们在田野里飞翔着。他背出一句诗，说是拜伦^①的作品。悉尼却说：“很抱歉，我记得那是济慈^②十四行诗中的一首。”

教授急忙争辩，他当然知道拜伦和济慈的区别，他还笑了起来。悉尼点点头，没再多说一个字。埃莉知道教授念这句诗是为了给她听。他肯定会很生气，因为一个傻瓜让他现了眼。

对于悉尼，这些都没关系。晚上，埃莉问起那句诗的出处。他让她去拿出他的《济慈诗集》，翻到 111 页，看第七行——没错，是那行诗。

“为什么你当时不说呢？”她问道。

“噢，因为他看起来那么肯定，我不想让他丢面子，我不想那样做。还有，他一生中都没做过什么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事。他不想困在圣麦克尔大学这里，多少年来他一直都想离开这儿。总之，他相信自己比我知道的要多。”父亲回答道。

埃莉离开教堂，走在旁边的路上。在那儿，她遇见了我父亲。她告诉他，她心里很难过，担心着旅行的事情——不为她自

①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主要作品有《曼弗雷德》(1817)、《查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1818)和《唐璜》(1819~1824)等。

②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希腊古瓮颂》(1819)和《秋颂》(1819)等。





己,是为孩子们。

“我们从来没有旅行过,我们让孩子们盼了这么久。”她说道。

“我发誓会做得更好。我来计划明年夏天的旅行,我发誓。”他答道。

她勇敢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她望着他,她眼睛干干的。

“有事吗?”他问道。

她跟他说她又怀孕了。她在担心还会流产,还有他们的生活。

“我们会把这个也处理好的。”他说道。

她又告诉他,黛德·韦恩曾在一个星期前给她提过个建议。

“她跟我说,我应该去做个治疗,然后就不用担心了,应该多为自己想想。”

“啊——是,很多人现在都这么做——人工流产。”他说道。

“人工流产。”我母亲说道,大笑起来。上帝作证,我觉得在这以前她就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词。

那晚,我母亲睡着很久以后,我父亲还醒着。那晚天气不好。他独自一人踱来踱去地想事情。我在做家庭作业时可以看见他房间还亮着灯。我想溜进去把父亲的老步枪偷出来,第二天就可以去打猎了。我还撕了一张要卖把匕首的广告,有时放在我枕头下面,有时放在我屁股后面的兜里。

当然是因为我母亲(我在把责任推给她),我们每天晚上都得念玫瑰经^①。今天晚上,我们祈祷让她不要因为怀孕而生病,让秋儿能够平安。我们还为父亲祈祷,让他能够保住他的工作,

^①念玫瑰经是罗马天主教中对圣母玛利亚表示虔诚的修炼方式,主要由三套经组成,每套经由万福玛利亚的五篇祈祷文构成,每篇祈祷文以主祷文开头并以荣耀颂结束。

能够找到利奥丢的钱。

我们鞋盒子一样房子的后角上是我的房间。我躺在自己小屋斜墙下的床上,听着我父亲的声音,想像着他在想些什么。

像所有生活中没什么太多开心事的人一样,父亲一直在期待着这个刚来的幸福,他把这种开心带到了工作中,但却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是对的。对他和我母亲来说,情况不妙。就在三个晚上之前,我们的每个梦想看上去还都挺有希望。

他觉得他应该马上辞去工作,但他不能。然后他决定要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他会拼命工作直到累垮为止,这样麦克威瑟最后也许会认识到他误会他了。

他还感到他对我母亲的爱,还有她对于他和孩子们的爱,都经常会受到别人的伤害。这都是他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我那时太小,既不能理解他,也不能帮他减轻痛苦。

他从没跟我母亲说过,他已经听说玻利餐厅的事了。那些人会拿她来取笑他,就像男孩子们会取笑我和秋儿一样。去年夏天,就是我父亲指出斯康教授的错误后不久的一天,辛西娅来找他去新的社区中心跳舞。我当时和他在一起,我还记得她的话。他跟她说不去,而她眨了眨眼睛。

“噢,那你什么时候打算拾掇拾掇出去找点儿乐子?我敢打赌,埃莉可在这么干着。”她叹口气,接着说道:“她每天都跟鲁迪·贝朗格去那个玻利餐厅——我在想,在没人的路上他们坐在车里会干些什么?”

父亲看了我一眼,目光中透着悲伤和勇气。他什么也没说。

“上帝啊,你会让这些事发生吗?”他现在说道。我听见他在我床头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我懂这个。我了解我父亲,我知道他是这样说话的。但他是否从上帝或是其他人那里得来了答案,就从没跟我说过了。我和上帝说话时,我不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或那件事,我觉得他应该为发生的事负责,这是我和我父





亲最大的区别。

风还在外边嚎叫着。他看了看熟睡中的我母亲。她纤细的双臂放在毯子外边。她好像在沉思中,时不时地会翻个身。他觉得他可能会吵醒她,于是停下脚步,坐了下来。

他和埃莉曾在夏天的田野中碰见过很多次。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在给她的养父捆干草,而她在摘草莓。他们还曾在教堂里并排地站在一起,但却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在命里注定他们相见之前,他其实不认识她。这是他从自己的灵魂深处知道的,他也常跟我这样说。

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可能不明智,去阻止也不难。我们周围有些人会非常善意地提供相应的服务,特别是针对有我们这样孩子的家庭。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其中的部分理由,尽管他们永远不会这么说。对于有些人而言,我父母的梦想总是可有可无,无所谓的,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梦想却绝对必要,不可或缺。

过去的一个星期,我父亲面临着另外一个道德问题。对于其他在桥上干活的人来说,他们才不会自找麻烦去想这种事。可对于我父亲,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恰恰该操心的事。

康尼·德夫林因为工作不得力被解雇了。他在上班时喝醉了。他7天前来找悉尼,想让他去跟老板求求情。他说被解雇的话很难拿到失业救济,并且离圣诞节又这么近了。

人们信任悉尼,很多人会来找他替自己说句公道话,德夫林来找他一点儿都不希罕。他们得靠他,也拿他取乐。所有的取笑都是某种形式的畏惧。被取笑最多的人,人们往往也就最怕他。我父亲的一生中人们都在取笑他。

他想了想该怎么做。第二天,他去了办公室为德夫林的事求情。

波里尔是靠麦克威瑟生活的人。他的房子建在麦克威瑟的

土地上，他在麦克威瑟的商店里买东西，靠着麦克威瑟的慷慨拿到笔贷款买了自己的车。波里尔根本不是个大块头，可他的脖子却和牛脖子一样，双臂也很粗壮。在他和他自负的妻子眼中，他们的两个孩子——格里芬和彭妮——也要比别的孩子高出一等。

康尼·德夫林干的是守夜的活。他拿着一只钟，每隔半小时应该按一次。直到他被解雇前的那个晚上，他总共错过7次。因为康尼的醉酒，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没人按那个钟。

悉尼争辩说也许事情还没搞清楚，不要错怪了康尼，也最好不要让利奥知道这件事。

“也许就像他说的那样——那表停了。”悉尼说道。

波里尔不想让利奥知道我父亲是个多么能干的工人。他嫉妒他。他担心悉尼可能会利用这次解雇事件，他也害怕悉尼与那些人在一起的能量。“他们可不会感谢你给他们做的这些事。”波里尔说。

悉尼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并没有关系。

“我可不喜歡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包袱。”波里尔说。他吸了吸鼻子，拿出一张河流地图来，其实是想让我父亲看看他有多忙。他桌子上有他孩子们的照片。其中一张上面格蕾丝·贝朗格怀里抱着彭妮，她是彭妮的教母。

外边很冷。在停卡车的地方，水泥混着泥浆洒得满地都是。天空像是一块蓝色的石头。灰色的田野一片荒芜。水边悬崖上攀附着些小树，和这里的水泥浆是一个颜色。

大桥一寸一寸伸进河里，人们正在往河里沉着支撑桩。波里尔的工作压力很大，他最烦别人打扰他了。

现在，他从地图上抬起头。

“德夫林永远也不会替你做这些。”波里尔边摇头边说道。

“德夫林永远不会，他不会不会不会。”





我父亲又点点头,说这可能没错,又说要是他从德夫林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的话,他也永远不会说出真相。他说这些时笑了笑,他是善意的。

接着我父亲说道:“如果你把工作还给他,我愿意再加个守夜的班。这样大概可以减少你的疑心了吧。”

波里尔没有动,却把截铅笔扔到了远处。最后,他说愿意再给康尼·德夫林一个机会。他脸色铁青,因为生气而显得僵硬。他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的手指又笨又粗。他的怒气总是一下子便控制了他。他挥挥手,让我父亲出去,又说再错过半小时的话,不仅康尼要被解雇,我父亲也得走人。这些话是他后来才加上的。他像个将军一样,正准备让手下人去送死。他还说,如果利奥不喜欢这样的话,他自己就不干了,让他女婿来干修桥的工程吧。

还有,根据波里尔的计划,这时我父亲还不是工头,不用给他加每周40块钱的薪水。

那天早上晚些时,离盗窃案发生还有一个星期,悉尼去了康尼家。他把条件跟康尼讲了以后,康尼盯着他吃惊地问道:“你要替我去做?”

“当然。”悉尼说道。

“为什么?”他问道,一边向四周漫无目标地张望着,好像在找个别人来诉说他的惊讶之情。

“因为你出了一次事就解雇你,我觉得不公平。”悉尼说道。

“公平。”康尼琢磨着这个词,舔着嘴唇说道,“老天,老天。”

一个星期后的这晚,埃莉已经睡着了。悉尼像个孩子一样把他的手搭成了教堂尖顶的样子,他又想起康尼说“老天,老天”时脸上脆弱的表情。他现在得上两个守夜的班,而且没报酬。康尼一次也没谢过他。

埃莉又怀孕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却还是住在这样的破房子

里。他知道埃莉的出身,可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黛德·韦恩当然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心里感到难过的部分原因。要是他们把孩子带走的话,情形会好一点儿。就物质的方面来说,韦恩小姐是对的。可是,埃莉和他当然不会那样做。他们不能。

可他答应过她的汽车该怎么办呢?她也告诉我和秋儿了。在父亲的一生中,他都在目睹着运气比他好的人得到比他多得多的东西,有人靠的是欺诈与诡计。除了对他们的担心,我父亲却什么也没得到。

“该来的会来的。”那晚父亲小声说道,尽管说这样的话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突然,德夫林的笑容一下子重重地压在了我父亲的心头,就跟数年前他被戴维·斯康教授赶出时的感受一样。他探过身子轻抚着埃莉的头发,然后跪倒在地,开始祈祷。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会穿条短裤跪着来干这个?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没能搞清楚。

我一直都清楚,我父亲坚信应该过艰苦些的生活。他也希望靠着吃苦信念的支撑,他的生活可以更有价值一些。

风吹着我们的房子。公路尽头是一片漆黑。时不时地有台拖拉机拉着泥炭沼碾过路面,在便道口或是远方老桥处停下来。车灯会照亮我们家楼上的窗户,让人看见父亲灰白赤裸的身体。不管父亲看起来有多瘦,他确实很强壮,能让人惊异地对付寒冷与冰雪。在零下的气温中,他可以不穿外套只穿件毛衣干一整天的活。冰和雪是他的世界。冰的火;甜蜜的蓝色雪球。





12

鲁迪和我母亲出事后的那天下午,他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地跑去找了马修·皮特。他的故事是这样编的:我母亲撩起裙子露出内裤来勾引他,然后却不愿顺从他,她也肯定会跟利奥说他骚扰了她。马修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惊讶。他一直都觉得她就是这么个女人。她是个从塔布辛泰克农村里来的贱货,小时候只知道挤牛奶,上教堂,往枕头底下放个十字架。现在又嫁了个说话谁也听不懂的书呆子。这些丑事都不算什么。马修说他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他把一瓶朗姆酒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好像在做证明一样。

马修说他曾跟她约会过,他很早以前便知道她。马修说鲁迪善良的天性和得体的举止用错了地方。马修吸着鼻子,双臂抱在胸前,用靴子一下一下轻踏着铺着油毡的地面。马修说现在应该厉害一点。鲁迪浑身颤抖地看着马修·皮特的脸。

“现在我们能怎么厉害一点儿呢?”鲁迪小声问道。

“如果她是那种女人——我们很快就会让她付出代价。”他疲惫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

秋天的风钻过前窗,吹到皮特家老房子落满灰尘的窗台上。屋里是烧木柴的味道,空气不怎么新鲜。

有7年时间马修都把鲁迪·贝朗格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叫他的昵称“班格”,也尽其所能地想在那个老人去世时得到些什么东西。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有几次把情报告诉了他所信任的鲁迪。去年,他跟鲁迪讲了那条公路要从哪块地上通过,鲁

迪告诉他妻子之后，她马上通知了她父亲，这把马修气坏了。利奥买那块宝贝地以后，一下赚了3万块。马修本打算和鲁迪合伙，因为他自己没钱去付定钱。

“你个蠢货——你不该这样做。你应该保密。”他装作开玩笑似地捏着鲁迪的脸颊，但他露出白色尖牙的笑容却是在生气。“他妈的麦克威瑟总是能得到一切。要不是因为你——韦恩一家和麦克威瑟分了这一片地，我们却只是农民。”

现在，这寂寞的妻子暴露了自己的身体，马修不愿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他知道利奥喜欢这个女人，也知道她的美貌。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想找机会贬损她，不仅是为自己的虚荣，同时有现实的考虑。他知道鲁迪在辛西娅处留下了把柄，他感觉到将会有能把鲁迪置于险境的事情发生。他曾在4个不同场合警告过鲁迪，提醒他要离埃莉远一些，可鲁迪最不了解的人便是他自己。

马修对我父亲就更生气了，他觉得我父亲又笨又傻。虽然他听说悉尼读过托尔斯泰^①和康拉德，又有什么用呢？悉尼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马修相信，别人和他看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马修想靠自己设想的一些计划保住鲁迪对他的信任，并因此受益。但他一点儿也没意识到，在过去几年中，他的计划已经走得太远，他自己离不开鲁迪，他也想从这种信任中得到好处。他喝醉的时候，鲁迪经常会说，只要老头一死，他们便是合伙人了。

因为这件事中牵扯进了他自己也还垂涎的女人，马修的计划还没得逞，便要毁了。

那天下午，马修盯着鲁迪。他中指上戴着枚螺栓一样褪色

^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1864～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6）等。他后期主张对邪恶必须进行消极与和平的抗争。





了的戒指，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烟。在他头后阴暗的窗户下面，挂了张画着半裸女人像的日历。日历上脏兮兮的都是手指印。

“别担心，我们会对付那个女人。”马修说。他的大手一下子扯断了截皮鞋带。

马修的眼睛左看看右看看，小声说着。然后，他又去修他的雪地鞋了，他试鞋的认真样子好像个艺术家。

那天下午，鲁迪离开利奥·麦克威瑟家时，就是我父母走了半个小时以后，他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钱是马修偷的。

鲁迪被埃莉的样子吓坏了。他毁了这个年轻女人的生活，但他却找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离开利奥家后，他开车去了马修家。他决心要把钱要回来，要和辛西娅一刀两断。

马修摇着头，冲着特伦顿的狗口齿不清地大叫，又去踢那狗。他想靠这个吓唬住鲁迪。让鲁迪生气的是，他从他的举止中感到，马修既不了解他，又不喜欢他。

“你不能这样对她，再也不可以。她是个可怜女人，他们也是一无所有。我不在乎你除掉他们，像你说的，可我不喜欢你为这个去骗利奥。”

鲁迪所说的话，正是卑鄙的人用来证明自己和其他人是一样时所常说的。当然他很在意我母亲。这可能是惟一一件比去欺骗老利奥更重要的事了。另外，他也觉得利奥曾经也欺骗过他，内心深处他还有点儿开心。

但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因他而起的。他说道：“我得把钱拿回去。”

马修笑了。“去你的。是我把你救了。是你毁了我在河北面买地的计划。我敢打赌，利奥肯定谢了你，因为是你提醒他，河那面有块宝地他还没买到手。”

“我知道是他错了。但你不能留着那500块钱。”鲁迪开始乞求了。

“我得把钱拿到圣诞节，到那个时候什么事都忘了。”马修镇静地说道。他脸上是可以把别人的脚拽到火里的表情。

鲁迪无计可施。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要报警。

“警察——警察，是吗？利奥会想要的——利奥会欢迎他们。”马修盯着鲁迪的眼睛，他的眼睛既无力又无神。他的嘴唇和下巴上有一撮金色胡须。他穿着件牛仔夹克，一双厚重的工作靴上都是泥。他的头发向后梳着，是他常留的鸭尾巴样子，尽管这样的发型早都不时髦了。

马修觉得穿着奇怪的人肯定都是同性恋。看见这些人时，马修都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怒气。因为他们受过教育，那些像女人的男人便可以在他面前摆出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如果说他仇恨知识分子的话（像利奥·麦克威瑟一样），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们都变着法儿地冲他脸上吐唾沫。再加上那些他曾信任的人，只要在大学读了三年以后，他们都可以带着鄙视的表情看着他。可是，他们的汽车或者摩托坏了以后，他们还是来找他。

他们的财富是教育，他不理解。因此，他（还有他妹妹辛西娅）要与鲁迪为伍来做生意。倒不是因为马修知道怎么做生意，而是因为做生意吓不着他，也伤害不了他。在他混乱的头脑中，他把悉尼·亨德森当成了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当成了只要有机会，便会毁了他整个生活的人们中的一个。因此，给悉尼和他妻子安个什么罪名不重要。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曾和她约会，她却看不起他。更糟的是，悉尼在桥上有份工作。修桥可是个大工程，是修路的一部分。路正好从马修让鲁迪去买的那块地上通过，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年内能有不错的收入。

马修曾说过要去搞破坏。他正在谋划这件事。

“我不太了解他们用的水泥。最后一个桥墩有些倾斜，如果我有个炸药包——”马修一周前这样说道。





“康尼·德夫林是警卫。如果你这样干，他会来抓你。”辛西娅说道。

辛西娅很漂亮，但她哥哥更冷酷。马修不顾一切在计划着如何破坏建桥。他想，如果能让大家都不信任工头艾比·波里尔的话，情况就对鲁迪有利了。

现在，他盯着鲁迪·贝朗格的西服和金手链问道：“这个值多少钱？”

鲁迪没有回答。他脸红了，变得有些不安。他想要杯水喝。马修给他倒了一杯。

鲁迪一口气喝光了水，还要再来一些。

马修又冲着鲁迪善意地笑了笑。

鲁迪打算建一个船坞，给河上新添的游艇和帆船提供补给。这个修船坞的计划鲁迪已经打算了10年，头7年时没人知道。一天晚上，跟马修一起喝酒时，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鲁迪找了张餐巾纸，把他的计划画在上面。看着纸上的运动酒吧、楼上休息室和甲板休息室，马修眼睛都瞪大了，这跟他在哈利法克斯见过的一个船坞几乎一模一样。鲁迪说他可以很容易从亚特兰大商务局贷到款子，委员会里面有三个人他都认识。

这次盗窃案之前，鲁迪一直都坚信自己计划中的接管符合道德原则。从他结婚那天算起的13年来，利奥的商店就是他的商店，他的财产。现在，因为埃莉的缘故，每件事都触礁了。他的整个生活像一个纸牌搭起的房子，开始坍塌了。现在，最没资格谈论什么道德标准的人便是他。

尽管鲁迪没有卷入这次盗窃案，他又怎么敢说出他知道是谁干的？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把埃莉和悉尼牵扯进来，这样自己便能得救。

人性格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想和同类聚在一起。

鲁迪觉得他需要像马修·皮特这样的人。像马修·皮特这

样的人没什么背景，也不需要。他们没什么阶级关系，也不需要。从职业上说，马修是个机修工，可他也可以干任何事。他不需要什么商业背景，而像鲁迪这样的商人就得有。他只需要个想法就行，这个想法却要比任何办公室或者董事会的商谈更重要。像马修这样的人可以把15块钱的鞋带以两块钱就给卖了，但他也知道怎么样在一个星期赚上两百万。马修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早晚会拿着一大笔钱（这是他将从鲁迪那儿弄来的）搬到安大略去，在北边买上一所可以钓鱼和打猎的房子。他从没对人说起过这些。

一般人看到马修·皮特时会有错误的想法，会觉得他们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其实，他和他妹妹才是残酷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们会漠然地听着诸如“道德准则”和“道德责任”这样的词，可他们却都知道什么是“忠心耿耿”和“爱憎分明”。有时，就算把他们放在火刑架子上烤，他们也不会出卖朋友。但他们，特别是辛西娅也明白，怎么去利用朋友，怎么在必要时放弃他们。

皮特家的四周墙上贴满了老人和马的图片。站在他家老房子的走廊上，鲁迪可以看见后面的房间。辛西娅刚刚洗完澡从楼梯上下来。在妻子鼻子底下，鲁迪曾因她的进攻而屈从了自己的欲望，但他也发誓说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她很漂亮，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可她却远远没有埃莉那样温柔。

当然在这一刻，他以前的风流韵事都结束了，他也决定要浪子回头。他不想再惹上什么麻烦，不想再让任何人伤心难过。

现在，马修的眼光关切地看着坐在他面前的鲁迪。

“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让我干的我不是都干了？”

鲁迪从没让马修去干任何事，更别说去偷钱。但鲁迪已经让自己相信了，事情原本是会这样发展的，因为换种方式的话就太难以接受了——马修不怎么尊重他，他会随心所欲，为所欲





为。

鲁迪跟马修说这件事太糟糕了。他现在惟一想做的是要告诉马修,他的伙伴,要让他知道这件事太糟糕了。

“听着,我打悉尼还是个孩子时就不得不看着他——因为他总是被人打,但这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这样。他住的那所三个房间的破房子,冬天没有供热,夏天你就不能坐在里面,都是尿味。现在也没好多少——他还欠着我的钱,他骗过我,他跟我们都撒谎。”他小声说道,等着这番宽慰的话起作用。他又接着轻轻说起来。“想想会发生什么事。她是想缠住你——她那种从塔布辛泰克来的贱货,这样不行,得把他们两个都踢到一边去。将来你会有钱,想想吧!别让那个贱货毁了你和你的梦想。我不会动那些钱。等一阵子事情平静下来以后,等明年夏天你和我日子好过点儿以后,我会把钱悄悄放回商店里去。没人会发现,整个事情都会被忘掉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对那两个人和他们的孩子不好。我知道人们是怎么取笑秋儿的——有一次我都因为这个跟别人发火了。”鲁迪说道。

“听着,别再那么想了。悉尼总是在惹麻烦。我曾经把他保出来过几十次,现在我都懒得管了。老天,他把康尼从房顶上推了下去,那孩子现在还受着这事的影响。我也有个傻兄弟跟他住得挺近——想起这事我都难受。”马修小声说道。

说着他站起来,捏了捏鲁迪的肩膀。鲁迪点点头,笑了。

马修说话时想起了自己受的侮辱,悉尼在桥上有份工作,他却没有。至于说鲁迪——鲁迪就像其他人有时候也会做的一样,他觉得维护这个谎言更符合他的利益。这是跟我父母亲命运相关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在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个谎话最终会撒得多大,会变成一个什么可怕的模样,会吞噬掉什么人。他不知道他所不了解的那些人——那些孩子们是怎样在黑暗中与这个怪物相抗争。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勇气是他自己永远也不会有

的。

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父亲比马修·皮特要强得多。现在，他只能这样对自己说：“我是谁，怎么会知道现在这个世道中，谁是好人，谁又不是呢？想想可卡因和其他那些东西的影响吧。”

他想到悉尼。他想到自己。就在侵犯埃莉以前的那个早上，他还觉得自己高他一等，但他却利用自己的优越感侮辱了他妻子。他想起黛德·韦恩。她也觉得自己要高出埃莉一等，还曾有一次说到埃莉应该去做结扎。

难道他没有受到别人对埃莉的偏见的的影响吗？偏见从那些容不下人的修女开始，一直延续到最近给她扣的帽子。难道他没有从她的美貌中，从她柔顺的性格中占到便宜？可那些修女却认为她柔顺的性格是愚蠢的表现。那些自由派人士认为她还没有被启蒙，难道他也没有受到这种偏见的的影响吗？这种想法难道不是“激起了”他对她的想法吗？

鲁迪曾反对那种认为埃莉应该去做结扎的想法，韦恩小姐也尊重他的看法。可实际上，对我母亲来说，韦恩小姐的观点和鲁迪的反对意见隐秘地联系在了一起。对任何愿意想一想这件事的人来说，事情都很清楚。像韦恩小姐这样想帮助我母亲的人和像鲁迪这样想利用我母亲的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人。他们都要高她一等，都觉得他们身上的人性不仅比她的优越，而且也与她那类人的不同。

到现在他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他，鲁迪·贝朗格，实际上把埃莉和悉尼变成了小偷。更糟的是，他们都没有替自己辩解一句就走了。还有，埃莉为保护她丈夫，承认偷了东西。而且，他也看到，马修·皮特并不觉得这个针对他们的谎话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他正坐在暖和的厨房里。他的胳膊红红的，很粗壮，可以看见上面的刺青。





鲁迪了解整个事情之后，已经打算让我父母去承受了。另外，他也不能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不能承认自己干过的事情。他岳父在此之前可能还会原谅他，但现在已经不会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

尽管鲁迪觉得只是我父母亲，最多再加上他们的孩子被人抛弃了，可是，伴随着这样的做法，他自己心中的痛苦也在开始慢慢增长。他想尽办法要逃避开这种痛苦，要不是为他自己，便是为格蕾丝，因为他爱她。是啊，他对她的爱才是真正的悲剧。尽管他一天到晚被格蕾丝和她父亲挥来喝去，尽管不论何时，格蕾丝只要生气就会冲他喊道：“我一分钱都不会留给你的，法国佬！”

他还是爱她。

他看着马修说道：“你不是真要去桥上搞破坏吧？”

“你觉得呢？”马修静静地说道。

“照我的性子，我会去告发你。”鲁迪说道。

“照你的性子——你的性子？你知道外边的人是怎么说你的吗？如果传到你生病的妻子那里——我为什么要保护你？”

“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谈论她。”

“当然不会的。”马修装作尊敬的样子很快答道。“想想要是桥被破坏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有波里尔了。时机一来，会对我们和你的船坞有好处。你会雇我当工头，我也会比任何人干得都好。如果桥上出事了，他们肯定会去抓像悉尼这样的人，我们就永远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了！这事一出，没人再会指控你了！我不是想要吓唬你，可你得知道我们的事还没全完。你来找我之前，昨天我还觉得搞桥这个事不怎么划算。但现在，我觉得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我们得动作快一些把套子下好，因为悉尼早去找过警察了。”

“他有吗？”

“哼！想想吧！老天，如果你的妻子被人告了，你会怎么办？”

“我会去找警察。”

“那么——”马修吸了吸鼻子，说道，“现在我们就得干点儿其他事。搞明白，我所要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现在就要下套，现在！谁成天在桥上干那些他妈的活？是悉尼。好啊，或许他现在对这些都干烦了，或许他想报复一下利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破坏了以后，利奥找不到别人，只会开除波里尔，然后就轮到你了。我们把整个事情拾掇好，人们还能说什么？像我说的，你会请我当工头。悉尼一下子就进了监狱，埃莉也会真正认识你。格蕾丝还是你妻子，她是个好女人。但是想想，你还可以得到更多。”

鲁迪又喝了口水。他明白了，在他生命结束前的任何时候，马修·皮特都会把他当做可以随意支配的人。他所相信和培育起的忠诚都消散在了秋日蓝天里刮过的一阵风中。他也知道，他们的这番话便是绝对的证据。马修正在命令他该如何去做。马修的话总可以因为形势的缘故听起来更可怕，而他也可以让诸如鲁迪和谢泼德兄弟这样截然不同的人都怕他。没人说这是敲诈，可鲁迪却把信任交给了一个对他没有感情的人。这就是鲁迪的生活故事，原因在于他是个软弱的人，他让别人控制了自己的生活。破坏了桥也就等于把他牢牢地拴在了这条线上。到底是给谁下了个套呢？

“我才不管那桥会怎么样呢。可要是桥塌了，就是一大笔钱。”他尽量粗声粗气地说道，希望借此劝马修罢手。

“噢，那样才会有意思。”马修说道。他淡蓝色眼睛中透出了些倦意。

鲁迪站起身来，穿上他白色的厚外套。这件衣服让他看起来像个双颊通红的年轻小伙子。他向门口走去，头上戴着顶黑白相间的帽子。光照到雪堤上，感觉很温暖。在他身后，是杜松





子酒和大麻的气味。杜松子酒是辛西娅的最爱，而马修把准备在圣诞节后才花的 500 块钱已经买了大麻。

因为担心鲁迪出去后也许会乱说，马修跟在他身后，想让他留下来。最后，他把辛西娅给找来了。她来厨房的时间刚刚好。

“鲁迪。”辛西娅叫道。她手里挥舞着一小袋子可卡因。

鲁迪慌忙地又迈步向门外走去，差一点滑倒在黑暗的冰上。他假装很生气，摆出副好像有正事要去干的样子，不打算见她。就像和我母亲在一起时一样，他假装自己是个要人但却很平易的样子。他假装能够抵御住她。在灯光下，她的腿赤裸着。她穿着件粉红色的睡衣，身上是洗浴液的香味。他跟她说他要走时，她好像很伤心的样子。但她刚一转身，他就掀起了她的睡衣。睡衣下面她只穿了条比基尼短裤。

“噢，你总是这样。”她说道，她的舌头很快从她牙齿上扫过，身体也向他靠了过来。

他想要转身离开，但她的话阻止了他。辛西娅的舌头吻着他，她的嘴张着而他的还闭着。她扫了一眼她哥哥，冲他眨了眨眼。

13

鲁迪回家以后，马修也离开了家。他家的老房子很偏僻，离城很远。黑暗中，有两个尖顶的房子透着一丝邪恶。那场人们归罪于我祖父和父亲的大火留给这儿的树木一层黑色的外衣，一些没有拔掉树根的树墩子，还有些围绕它们流着黑水的水沟。

路过这所房子的人是为了去别的地方，见识别人的生活。

从弗雷德里克顿的大学来的语言学教授们不会知道，辛西娅可以在10分钟内做好一个填字游戏。计算机程序师们也不会知道，只要让马修听发动机转上一分钟，他便能知道这台卡车或是轿车里发动机的型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路过这所后院里堆着破车和拼装发动机的房子。世界变得很快。从秋天的天空中，马修和辛西娅看见新的信息时代正把旧的时代逼进角落中。在他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两次有马修这样背景的人会感到被国家意识刺痛了。人们会采访他们，会对他们屈尊，这些人脸上的笑容甚至都不会挂在我们受过些教育的乡下人脸上。总的说来，人们会取笑像马修这样的人，会讽刺他们，也会惧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如果有人反对给与土著人权利，人们会指责是马修这种人头脑顽固，尽管他曾和男男女女的土著人一道干过活，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那些指责他的教授和作家们长得多。如果有人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人们也会指责马修这种人心存偏见，尽管他曾和从阿夫科维尔来的黑人们一道在公路上工作过，还把自己的面包拿出来和他们一起分享。人们指责他们奉行沙文主义，尽管他甚至觉得辛西娅都比他自己强。

世界已经变了，被分隔成了容易管理的小块，而马修和他妹妹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有时，因为她性别的缘故，这世界还对他妹妹网开一面。但他现在知道，在他32岁时，时间已经离他远去了。如果他很快没了钱，他就得去依靠社会救济，但他不喜欢再接受社会救济。就是这次，他想让人们注意他，而鲁迪便是他的钥匙。他去桥上搞破坏不是为了想让利奥对鲁迪有什么好感，而是想控制鲁迪。因为他敢肯定，有天他会很有钱，他要把他放在自己的股掌之中，这是他的本意，鲁迪也一下子看出来了。但是，马修心里隐隐觉得自己在做件错事。

他有目的地转了向，穿过公路，走进秋天寒冷黑暗的树林中。他独自走在一条孩子们踩出来的小路上。小路是现在的孩





子们踩出来的，是他、悉尼和康尼还是孩子时踩出来的，也是他们的父辈们还是孩子时踩出来的。他走到个斜坡处。在其他人会迷路的黑夜里，他却有确定的方向。他脚步有力，目的明确。他有粗粗的胳膊和双腿，他的脊背宽阔而强壮。

他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沿着小路走了过来。是头为冬天积攒了脂肪而摇摇晃晃走着的熊。马修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头熊。他没地方跑，他也不想跑。他等着那熊，熊却没有看见他。熊走过来站住了，鼻子在空气中嗅着。就在这时，马修挥起右臂一拳打在那熊的鼻子上。只听咔嚓一声，那熊鼻子流着血逃进了树林中。马修点了根香烟，接着走他的路了。50年代中期他家里很穷，他父亲每年秋天都会去猎头熊，把熊肉做成绞肉，用熊骨去炖汤，拿脂肪去做肥皂。这便是马修记忆中的童年——老房子里弥漫着熊脂肪做成的肥皂味道，还有晚饭盘子里的熊肉汤。从那时起，他就没害怕过熊。不过，他却一直害怕他父亲。

那天凌晨两点钟时，马修拐上了通往康尼·德夫林家的小路。他从后门进了院子，用把羊角匕首撬开锁，经过收拾得不错的小厨房，走进德夫林的卧室中。他推醒了德夫林。

“你想不想帮我解决个麻烦，然后永远地除掉悉尼·亨德森？”他问道。

康尼慢慢睁开眼睛，没有害怕。他看看手表，很快地揉了揉鼻子。他脸色通红，像是个刚吃了果酱的婴儿一样。他坐起身。

“什么麻烦？”

“我想把桥墩炸了，他们肯定还要重修它。人们肯定会说是悉尼干的。不会炸掉太多，7到8英尺。在你们都头疼的地方，那有个起阻挡作用的墩子。我想开辆公司的半吨卡车冲过去，肯定可以。”

“可他为什么要把桥撞倒呢？我为什么要干呢？我不明白。”

“我发誓，我们会得一大笔钱的——一定要干。”

“谁会为这个给我们钱呢？”

马修想了一下。“鲁迪·贝朗格会给我们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可那是他的公司啊？”

“这会让一切看起来都合法。”

康尼说，他刚刚经过一番争吵才重新得到工作，他不想去冒险。他没跟马修说，是悉尼在严苛的条件下帮他争取回的工作。

“出了这么件事。悉尼从利奥那里偷钱被人抓住了。”

“天，在哪儿？在桥上？”

“不是，在房子里。是埃莉干的。”

“埃莉？”

“我觉得是。可他们想推到你头上——就像平常一样。”

康尼迷惑地看着他：“我？”

“嗯，我也不太确定。但我们得干件大事，这是件我们未来的大事。你得帮我炸了那桥墩。”他拿出已经藏了很长时间的一管炸药，“只要把一截子桥墩炸到河里，鲁迪就会给我们每人4000块钱。”马修说道。

“每人4000块？”

“是，每人4000块。对鲁迪有好处，鲁迪需要我们帮忙，我们都爱鲁迪。你和我。”

“爱鲁迪？”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鲁迪。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

“我也喜欢。”康尼·德夫林说道。他脚趾头在红色的袜子里摇晃着。因为他脚冷，他睡觉时总像个孩子一样喜欢穿着袜子。他打了个喷嚏，咳嗽了几声。他说“是”，因为如果他说“不”的话，他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他不想去冒这个险。他是马修的表弟。这种事情他也经历多了，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只要看看马修的脸，他就知道埃莉不会到那所房子里去偷东西。





是马修干的。

这便看出马修和他两个朋友的不同之处。康尼对马修就像马修对鲁迪·贝朗格一样。康尼所知道的让他忠心耿耿、保守秘密，马修知道了鲁迪的事以后，却变得骄傲自负、充满危险。

康尼·德夫林听着这些计划。马修驾车冲过隔离墩去扔炸药的那晚，他要把照明灯都关上。马修对炸药一无所知，他知道悉尼懂。人们会说是悉尼干的。接下来每件事就好办了。

辛西娅不同意他去偷钱，因为到目前为止马修什么事还都没有干成过。鲁迪来之前的那晚，她跟他说，他最好得尽快干点儿什么来证明他自己，不然她也会像别人一样看他。

“怎么回事？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嗯，大嘴巴爱吹牛，其实是个没胆子的傻瓜。”她说。

他看着她，眼睛微微跳动着。如果她没跟他说过这些话，他也绝不会再想起炸药或是桥上的事。

现在，他离开了康尼家，慢慢地往家走着。

辛西娅从小就嫉妒那些有钱有权的人。那些从不同阶层来的政客和喜欢标新立异的家伙。他们在海湾沿岸有自己的别墅，他们都拖家带口从蒙特利尔、奥沙瓦、渥太华和多伦多来到这里。他们可以老练地把眼睛瞪得溜圆的孩子们赶开，孩子们都是从打渔的小房里跑来看热闹的。她最想的就是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马修是她的独有资源。但她的头脑要聪明得多，她可以想到马修想不到的办法。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去找麦克威瑟。

她不知道自己谈论马修的一番话让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就要抓住机会去桥上撒野了。

这是她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随着偷窃一事消息传开，人们都带着更大的怀疑看我父亲，男人们也都纷纷避开他。康尼·德夫林复职的一个星期后，我好像一个餐厅招待一样去给父亲送晚饭。我很高兴，因为我能给父亲送点儿什么东西。父亲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走过去想和康尼坐在一起吃饭。康尼转过身，大声说道：“我可不是偷人东西的傻瓜。走开，别把你偷人的细胞传染给了我。”

他大声地笑起来，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父亲坐着。很长时间里他的眼睛都看着地下，然后他抬起头看了看我。

“去学校吧，儿子。”他说道。

我和秋儿是在学校里才听说盗窃案的事。我第一个反应是，人们把这件事推到我们头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去学校时我总是系着领结——好像我母亲想让我显得更加孤立一些。一个领结，一件厚实的白衬衣，旧的西服裤子，一双黑鞋。秋儿总是穿着裙子，白袜子，还有一双母亲小时候穿过的黑皮鞋。她眼睛是红色的，睫毛又细又软。一天，在被别人取笑之后，她趴在我耳边轻轻说道：“有一天我会有一双可以去直视这个世界的眼睛。我的眼睛，哥哥，我的眼睛会像秋天一样蓝。”

我们的样子是我母亲心目中孩子们应该打扮成的样子，有些土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挥拳打架保护我们，这让我们处在危险当中。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总是在挑衅，想让我打架。他们





每次两到三个人,冲我大叫着“小地主方特洛伊”^①。

他们取笑秋儿时,她会躲到我身后。我会反击吗?不。我父亲给我灌输的观念是,使用暴力没有作用,而且也是错的。所以,我只能羞耻地转过身,和我妹妹一起去忍受别人无情和刺耳的嘲笑声。我母亲被人叫做小偷,然后是妓女。他们跟我说,她在玻利餐厅里喝杜松子酒,她的内裤被鲁迪·贝朗格给脱去了。

白天渐渐变短了。在河对面,风把雪吹到冻得坚硬的田野上。我回到家里,瞪着我母亲,心里充满了奇怪的痛苦。我不能问她那一切是否是真的。

平常在早饭前我就会起床,因为我得照看炉子。有时,他们也会让我和秋儿去门口小路的尽头接送牛奶的卡车。秋儿的功课不错,我的却不行。我体育方面也不行。但在森林里我却如鱼得水。我早都已经探索过周围的森林了。我知道鲑鱼在它们的旅程中什么时候离我们河岸最近。

我见识过森林中的危险。我知道在森林中兜圈子和迷路的危险。通常,在冷天来到开始下雪时,我会计划设套抓野兔和水貂,它们可以多卖些钱。我赚钱不是为自己,我在攒钱给秋儿买隐形眼镜,她想要双蓝眼睛。我会发现水貂和野兔的足迹。要是山狗到我们这里来,我也会注意到。这里的山狗跟狼差不多大小,它们会和野狗或是家里跑丢的狗交配。

我穿件厚外套,一件狩猎马甲,一双有衬垫的靴子。下午有时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自由自在地跑着,穿着雪地鞋跟踪着猎物。

马修的弟弟特伦顿已经 19 岁了,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人们

^①小地主方特洛伊是英裔美国作家弗朗西丝·伊丽莎·霍奇森(1849~1924)的作品《小地主方特洛伊》(1886)中的人物。他自命不凡,留着炫耀的金色长卷发,经常穿着带皱边领子的黑天鹅绒服装。

让他走开,但他总在大桥的工地上游荡着,捡些钉子、湿水泥、油灰和铁丝。运输卡车得开到便道上来,所以他过马路时,不光是我父亲,波里尔也得去帮他。那年总在不停地下雪,他也总是有危险。

他母亲现在已经没力气成天跟在他后面。她有时把他锁在房子里,但他还是能自己跑出来。马修对我父亲的关心不领情。他说他不想看见我父亲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也许是马修害怕特伦顿把什么事说出去,可悉尼还是护送着特伦顿回家。皮特家的人不喜欢他这样做。有天晚上,马修走出来跟我父亲说,再也不要送那孩子了。我当时和他们在一起。

“我不介意做这些。”悉尼说。

“别找事!离他远一点儿,离他远一点儿。你听着,我不想让他和你在一起!”

“是因为那座桥——”我父亲开始解释。

“那座桥!”马修叫了起来,“我们每天每夜听到的都是那座他妈的桥上的重型设备。它就根本不应该建到那儿,都是政客们搞的。我们一点儿也管不上,一分钱也拿不到。你在那儿有一份,你让我找不到工作。不许你再来耍弄我弟弟!”

第二天,特伦顿又游荡到了工地上。悉尼决定等马修不在时,和他们家的老太太阿尔文娜·马修好好谈一谈。1982年12月18号吃过晚饭后,他穿过艾伦河去了皮特家。他们家的烟囱里冒着白烟,房子后面的老树墩上积着刚下的雪,屋外的圣诞彩灯闪着光,一直照亮了白雪覆盖的道路尽头的天空。

阿尔文娜正在屋外装饰圣诞树。她的鼻子又小又扁,两只眼睛靠得近了一些。她有着柔软的嘴唇。看着她,我父亲似乎看到了30年后的辛西娅。

阿尔文娜用别人教过她的方式盯着我父亲。别人不理解他做人的原则,因此在他们眼中,他就是一个骗子。这也是马修警





告过她的话。她像许多不会思考的妇女一样，对她儿子言听计从。

“我觉得我应该照看特伦顿。因为他一旦没有在你和马修跟前，他就有危险。”悉尼说道。

“他需要的时候我会看着他。”她说得很快。因为她想让他知道，他才是马修和她觉得会伤害她儿子的人。她知道他羞辱过马修。马修告诉她的。

我父亲看着她身上的旧外套和围巾，看着她干活。他们家后院里的雪发出吱吱的声音。天已黑下来。院子的一角，风把被雪浸透的旧锯木架吹黑了。楼上窗户里一盏灯亮了，悉尼抬起头，看见辛西娅正站在走廊上。

“你不用跟在他后面跑——我不介意把他送回来。”悉尼说道。

“非常感谢，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对自己的事好像也没操这么多心！”她看着自己正在往上挂圣诞彩灯的云杉树，没看我父亲。

阿尔文娜虽然这样对待我父亲，但她觉得心安理得——他是整个社区都在讥笑的怪人。“怪”在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尽管她从没说出来过。

她抓住我父亲的外套，好像这样她的话才能被听进去一样。她对我父亲说，特伦顿的生命只在上帝手中。她说特伦顿是她在上了年龄时才有的孩子。上帝很明智，他知道他。他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快乐。

特伦顿缩在件老年人的罩衣里，戴着个围嘴站在阿尔文娜身边。悉尼拿出给他买的甘蔗，递给了他。

阿尔文娜接着说道：“上帝对特伦顿头上有几根头发心里有数。”（她在重复波里尔神父告诉她的话）

悉尼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他有数。可要是他明天在桥上

给撞死了怎么办？”

这句话让她害怕。“如果你再靠近他，我就喊警察！”她穿过满地霜冻的院子蹒跚着走开了。她腿上穿着厚厚的黑色尼龙袜。

特伦顿也转身跑开了。他弓着腰，像只大鸟似地迈着双腿，手里还拿着甘蔗。

父亲回到家，把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们。所以，我可以像对其他听来的二手资料一样，把它记下来告诉你。悉尼跟我母亲说，他说错话了，他只想赶快说服她。

“我不该吓唬她。都是因为马修太固执了。”他说。

“要是有什么安全问题，也应该是波里尔去找她，不是你。”我说。

但父亲说波里尔太自负，让人生气。有人受伤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倒不是波里尔坏，而是他现在在忙于应付桥墩不够结实的情况，他已在前面竖起了一个隔离墩。

悉尼问我母亲，他是否应该给阿尔文娜打个电话道声歉。

我母亲叹了口气，说道：“顺其自然吧。让他们来决定。莱尔说得对，应该是波里尔去找他们谈。希望事情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父亲自言自语般轻声说起来。我在他身边坐着，他说话时双手在颤抖。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从小会被人这样对待，得生长在这样的贫困当中。为什么他得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些因为给报纸写文章便成了议员的人却从没经过这样的日子。

“但要记住，我们仍然坚信着上帝，真相总会大白的。”他大声说道。

“为什么？”我生气地问道，“那老神父甚至连个装圣诞礼物的盒子都不愿给我们。”

“儿子，神父和教堂不是一回事，教堂和信仰也不是一回





事。”父亲回答道。

然后，他跟我们说，为了躲避他曾经的生活，他开始读书。从书里面，他认识到他之所以受苦是有原因的。

“还记得辛西娅生的那个死孩子吗？还记得马修是怎么说你的吗？他还会再那样说你的。”我母亲说道。

“狗改不了吃屎。人人都知道那孩子的父亲是丹尼·谢泼德，可他们一直都在说你！”我说道。

父亲点点头，再没有说话。

15

第二天是他在工地工作的最后一天。我们知道假期过后他便会解雇。他一直在做的事是让德夫林有份工作，但他自己却要被炒鱿鱼了。这样的反讽要让马修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

父亲那天起得特别早，没吃早饭。他们那天要把第三根桥墩用绳子隔离开，因为它向一边倾斜了。那天发生的一切在我脑海里反复上演了许多年。

父亲7点钟起身去上班，工作一整天后大约5点半回家。6点半时电话铃响了，是皮特夫人打来的，问特伦顿在不在这儿。

“不，他不在。”悉尼说。

“他没在你那里？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

“当然没有。”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辛西娅说是你把他从我们这儿带走的。你觉得我们都是坏人，所以把孩子藏起来了。”

“皮特夫人，请告诉辛西娅，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我做不

出那种事。”

天气非常冷。父亲穿件工装，离开家去找孩子。我跟着他到了河湾。他没跟我说一句话。一起走时我可以感到他在担心。

在我们房子后面，一块块的雪从小冷杉树上掉落着。从远处河湾的那一边，我们可以在摇曳的手电筒光柱中看见惊慌失措的人们，有辛西娅和其他的人，听得到那老妇人的叫喊声。直到那天前，悉尼从没和那个老妇人真正交谈过，他也从没真正了解过他们的家庭。

他们在河岸上搜索，但是没敢走到新冻结的冰面上（特伦顿曾两三次走了上去）。我父亲也很害怕，可能是他太担心了，他决定反正得有人上去看看。

我跟他说我的体重轻一些，我可以上去（我总想证明我和他一样勇敢）。

“不行。”他很坚决。

冰面像小鲨鱼背一样，泛着瓶子般的灰色。我父亲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他喊着那孩子的名字向前走，不一会儿，便看见了还没冻住的河水。他感到阵阵的寒风，转过身向回走来，心沉了下去。就在他想起大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闷响，像是雪从高处掉下的声音，他感到脚下的冰都动了起来。

我父亲朝大桥跑去。20分钟后他到了桥那儿。他用手电照着工地上的起重机和河岸。照明灯还没有打开，整个建筑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他想去配电室打开所有的灯，却没能进去。他走到桥墩那里，站在被雪盖起的黄色起重机和拖拉机旁边。

突然，在他要关掉手电时，他看见在最后一根桥墩左边冰面上躺着个什么东西。更糟的是，桥墩有8英尺长左右的一段已经不见了，伸出的钢筋像长矛一样刺向夜空。正是我父亲一直担心的事。摇摇欲坠的桥墩旁停着公司的卡车。

我父亲走到那孩子身边时，皮特夫人也赶到了。她穿着皮





靴,里边是羊毛袜,羊毛外套的领子处钉着颗粉红色的便服扣。风还在呼啸着。在黑夜里也可以看见云正在布满整个天空。

她的念珠在手里垂着。赶到的其他人把孩子的尸体打捞了起来。

“特伦顿。”她小声叫着,好像还怕吵醒他一样。她在他身旁不停地走着,好像是在检查着一朵罕见的玫瑰花,她拿念珠的双手捂着脸。时不时她会伏下身摸一摸他,摸一摸他脖子上的圣克里斯托弗勋章,好像在确定一下他还是实实在在的人。雪花飘落在她没戴帽子的头上,也落在他光着的两条细腿上。

“你跟我说会发生这一切!是你把他推下去的!你跟我说过要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你说过他会死,他现在死了!”阿尔文娜突然向我父亲嚷道。

悉尼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看着她,然后又看着马修和辛西娅。

我父亲抬起头时,埃莉也从黑暗中跑了过来。她的脸冲着他,表情好像人们约会迟到了一样。她迟疑地站在那里,像是根柱子。

地上的尸体静静地躺着,只有风吹动他的头发。正像阿尔文娜前天才说过的,那些头发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他心里有数。辛西娅满怀心事地盯着我父亲。没人知道为什么像她这样漂亮而又自由自在的女人会喜欢我父亲。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她都喜欢着我父亲。

“你——是你把他推下去的!你开的那辆卡车。你为了什么邪恶的目的用卡车把他带到这里来,他没答应你,你就把他推了下去!”阿尔文娜又嚷道。

我父亲不知道,当时阿尔文娜、辛西娅或我母亲是多么希望他能开口说话。他只是看着她们。他尊重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这个老妇人,他不想在这老妇人遭受了打击的一刻,再用自己

的辩解去伤害她的感情。他觉得别人应该知道那是在震惊中说出的话。在寒冷的风中，他静静地站着。从桥的一角处，利奥·麦克威瑟在瞪着他。他的桥，他的最大成就在雪的一声闷响中结束了。

他非常冷静地说了一句：“老天，把卡车开到这里来干什么，悉尼？不应该把这些放在外边。”然后便转身回家了。

后来，救护车开来了。他们把尸体抬上车，走了。

对我们来说，更糟的是那些钱。特伦顿兜里塞着的是利奥那儿丢的钱。

当然，利奥·麦克威瑟相信是我父亲偷了钱，这也是为什么一过完圣诞节他便被解雇了。他也曾想过可能是别人偷了他，但是，现在他再也不会那样想了，因为这一件接一件的事塞满了他的头脑。第二天，他打电话报了警，跟莫里斯巡警说了他的怀疑。他想帮助警察，但他也想把自己的钱找回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钱会出现在特伦顿那里？这是利奥自己跟莫里斯巡警说的。从我父亲被人诬陷偷了胡瓜鱼那时起，莫里斯便对他有偏见。他想报复我父亲，他在用凭空想像而非真凭实据来判断他。但是，这一次整个事情都配合得无可挑剔——威胁阿尔文娜，开卡车把孩子掠走，给孩子钱是为了性交易（为了性交易给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 500 块钱，这本身就够反常的），然后孩子死了。得到的信息越多，莫里斯就越觉得证据合用。

还有，当他记起我母亲在我们小房子的样子时，他对她的同情也被重新点燃了，并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燃烧了起来。这都是我父亲要穿越的巨大迷宫的一部分，尽管他有决心去杀死其中的怪兽，他却没有一个线索可以指引方向。

当我听说他们想像中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时，当我想起母亲是怎样让我去给父亲送午饭时，当我想起那些年中他所承受的一切时，我蔑视这些曾经践踏过我父母亲的人——没有什么感





情可以比我的更强烈了。

“蔑视着，人便可以克服任何厄运。”阿尔贝特·加缪^①在他西西弗斯^②神话的文章中写到。我觉得父亲也许就像西西弗斯。他的厄运体现了某种伟大而又冷酷的愚蠢，空虚中透着滑稽。可是，还有些东西却拖延至今，直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掩饰自己对所谓“规矩”的蔑视。

我真正反对和最终挑战的便是这整件事后面的规矩。这也是让我反叛的原因。

星期二下午，在离我们老路几英里处的加莱顿墓园里，一队人正在排队等着向死者志哀。压路机已经把到坟墓处的路都平过了。他们都是些劳动阶层好心肠的男女们。虽然是些永远都不会听什么解释的人，但在这里都站成一列，在向死去的孩子志哀。那孩子曾是我们中间走着的一个，他的狗斯加普还在隐没在公路后的田野中奔跑着。

特伦顿葬礼的费用是利奥·麦克威瑟支付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来，是因为特伦顿是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他的死又是那么不幸，这不管在哪个社区都会引起同样反响。引起如此多人悲伤的部分原因还在于，这个正在遭受着痛苦的家庭本身早就有段悲惨历史了。为了不幸的皮特家，这些好心人需要来到这里，来证明在这样可怕的事情面前，他们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来证明在同情和爱心面前，过去他们对于马修和辛西娅犯下的错或者抱有的偏见都算不了什么。

有谣言说，去年夏天时，我父亲曾开车带特伦顿去过布什维尔的汽车电影院。

①阿尔贝特·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陌生人》(1942)和《鼠疫》(1947)均探讨了人类自身状况的荒谬性。

②西西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死后堕入地狱,被判以将一块巨石推上海蒂斯的一座小山,而每当接近山顶时,石头又会滚下来。如此周而复始,不得休息。

波里尔神父为了特伦顿·马修的灵魂可以安息，做了两次礼拜和两个弥撒。

一张特伦顿抱着狗的照片不仅登上了我们当地报纸的头条，而且还上了省报。自从他死后，每晚那狗都会出去找他。还有一幅照片，照片上是倒了的桥墩，据说被我父亲开过的公司卡车和在桥边雪中坐着的那条狗。

人们说我父亲开着卡车去桥边是为了不让人看见他。可是上帝知道他，让桥墩倒了下来。当又有谣言说是有人扔炸药炸的桥墩以后，这个说法又很合适地编织到了我父亲的计划当中。因为他马上要被解雇了，所以出于报复扔了炸药。

特伦顿的母亲说起了他们去找他前的那个夜晚。当时，她看着他的冰球卡一张一张整齐地叠放在衣柜里，还有他床头的一段祷文，是波里尔神父为了保护这孩子亲自祝福过的。

队伍越来越长了。

当然，父亲的清白没给他带来任何东西。这是我得忍受的折磨。从13岁开始，我所想的就是报复。我所想的就只是报复。

参加葬礼的有700人，包括一些要人——沿河4个最大城镇的市长，我们区的议员等等。

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报上又登了一篇介绍整个过程的文章。我把它在钱包里放了14年。我想去弄明白。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在河边独自一人钓鱼时便会读它。我看着它一天天地变黄。它记录着我们家人特别的痛苦。我还得花些时间去弄懂它。但我已经从中看出了，出于高尚的道德目的，人们会进行控诉，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想去寻求真相。

这是篇出于便利而写出的文章，是从我们河上来的。它甚至都没有掩饰其中自以为是的义愤。



16

现在我知道，特伦顿发现了那些钱，想把钱还给悉尼，因为他曾听见鲁迪和马修提到过悉尼的名字。钱被藏进沙发后面的一个洞里，也是特伦顿藏他的塑料士兵和糖果的地方。当时，他把悉尼给他的甘蔗往洞里放时，他意识到了那是什么钱，他想把钱取出来还给悉尼。当晚，悉尼跟阿尔文娜说话时，他手里拿着的是根圣诞节甘蔗。现在，甘蔗成了他和特伦顿的毒药瓶。报纸上在讨论死刑和流放。那一刻，我没怎么考虑便把甘蔗递给了父亲，让他到皮特家作为一个善意的表示送给那孩子。

特伦顿拿了钱，却不知道该放到什么地方。他把钱和他的眼镜一起塞在兜里。一整天，因为和我父亲有过的争执，皮特夫人担心她的孩子会出事，没让特伦顿出门。她给波里尔神父打了电话，神父告诉她去把玫瑰经念一念，再用圣水给他洗一洗。她这样做了，还如平常一样祈求了圣母的帮助。后来，下午5点钟时，她坐在厨房旁边小房子上的摇椅上睡着了。她常在那儿睡觉，因为有炉子，很暖和。特伦顿坐在黑暗中，看着圣诞树上的灯泡发着温柔的蓝光和绿光。

特伦顿把门打开时天已经黑了。用来支撑房子的木头和房子的木板冻在了一起。用木头撑房子是我们沿海地区农村住户的传统做法。围场周围的篱笆上落了雪，在树间可以看出一块块的空隙。月亮已经升到了海面上。我们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片寂静。在桥的末端，作为警告的颗颗信号弹射向天空，在天空中带着一团烟雾燃尽了。特伦顿想着在那里可以见到我父亲，

他知道我父亲在桥上工作。他踩上正在翻修的砂石路，向那不祥的桥墩走去。守夜人不在岗，没能挡住他，照明灯也全熄了。更糟的是，马修刚把辆 1000 磅重的卡车停在了不牢固的桥墩上。特伦顿向这辆卡车走去时，被破坏的桥墩坍塌了。最初是轻微的一响，然后是声巨响，在炸药的爆炸声中一段水泥桥墩倒了下来。马修看到有个人从桥上掉了下来，但卡车被钢梁卡在了上面。他自己觉得掉下来的肯定是康尼·德夫林。

他们找到孩子时，马修非常清楚钱是从哪儿来的，可他不能说。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在心底里，他害怕了——这是他独自一人造成的破坏。

葬礼当天，在家里和他母亲坐在一起时，他被他的罪行唤醒了。为了他自己的罪行，表面上他还得装出副要找人报仇的样子。他要杀了悉尼·亨德森。他必须这样做！

他扶在孩子的尸体上痛哭着，不仅仅是他爱他，也是害怕会被抓住。但他没被抓住。人们甚至都没怀疑过他。

又在编造另一个情节了。我父亲破坏桥墩，因为他没得到曾经许诺给他的工头的职位，而且一过圣诞节便要解雇了。那晚的前一天，他曾威胁过要把孩子带走，因为他迷恋那孩子。他甚至曾经吹嘘过，他知道那孩子那一天会出什么事。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他怎能如此无耻地去杀害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无辜孩子呢？这是他杀害的第一个皮特家的孩子吗？不是。他在给辛西娅接生时，不是已经把手伸向皮特家的人了吗？

作为一个可靠的证人，康尼·德夫林被找了出来。康尼说了些什么？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他在等着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他很聪明地在这一刻保持了沉默。如果看上去马修快被抓了，他会站在悉尼一边。但如果是悉尼被怀疑了，只有逼他他才会出来。

韦恩小姐也对我父亲非常生气。她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





事。难道她没有预见过吗？

“关于生孩子的事，对于像可怜的埃莉·亨德森这样的人来说，对她们要选择要积极地加以影响。她现在已经有了那个邪恶男人的又一个孩子。难道我们的世界已经如此落后，已经堕落到看不出应为她采取什么行动了吗？”她说道。

每个人都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我们住的窝棚，它外面难看的锡制管子，看上去就像是凶兆。秋儿，对我来说美丽而又聪明的秋儿，曾是那么与众不同，现在因为她雪白的头发和皮肤，也被当成了我父亲堕落生活的活证明。土壤中有致癌物质的说法早被人遗忘了。葬礼第二天，我们房子的照片便被登到了报纸上。天，它可真让人难受。

那些我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人，帮他们填过表格的人，帮他们申请过失业救济的人，都已经忘了他。他们只记住他读了些古怪的书。我很抱歉说这些话，可他们聚到一起时真让人作呕。

现在是一月。很快会有一次聆讯。警察和检察官们告诉我父亲，如果他认罪，他们便不对我母亲闯入麦克威瑟家偷钱一事提出诉讼了。

“你可不想让你下一个孩子生在监狱里，或者你的孩子都被别人带走吧？”他们说道。

没办法，他们只好找康尼·德夫林。我母亲说服我父亲去的。她相信，他曾帮助过的绝大多数人这时会帮助他的。她情愿去相信普通人会正当地交换彼此的善意。再说了，她也是个人，她不想她的孩子生在监狱里，或者她的孩子，特别是秋儿被别人带走。

那天，所有桥上的活都停了。康尼坐在厨房桌子前，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几缕快掉完了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听着弗雷德里克顿的广播，抽着根香烟，浅褐色的牛仔靴轻轻敲击着地面。我父亲求他帮忙。康尼看了看埃莉，吐了一口烟。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来救你。”康尼最后说道。

“你知道他帮过你。”我母亲说。

很长时间，康尼一句话都没说。然后他耸耸肩，好像这是一个绅士们不该讨论的话题。

“我不知道他原来是那样的人。”他说。

“什么样的人？”埃莉笑着问道。

“我不知道他会对小男孩那样。”康尼说道，大声吸了吸鼻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了那些事。但我自己因为太善良了，所以不会相信。”他补充道，有点惊讶于自己的善良了。

我父亲默默承受了这样的侮辱，声音平和地问道：“康尼，除了孩子以外，那晚你还有没有见过其他人在桥上？谁会那么傻，把辆卡车开到快倒了的桥墩处呢？谁把照明灯给关掉的？”

康尼用他的牛仔靴轻踩着铺了油毡的地面，摇摇头，好像这些问题本身已经侮辱了他，已经威胁到了他的正直一样。冬天里最后的太阳给雪地洒上了金黄的色彩。我母亲穿着橘色厚夹克和靴子站起身时，厨房窗户里射进的阳光与她浅褐色的头发混成了一色。她的头发在32岁时和她还是孩子时没什么变化。他们可以听到远处公路上压路机开过的声音，康尼家明亮的窗户也跟着响了起来。

“我只会跟他们说我知道的事。除了你，我什么都没看见。”康尼说。说了这话，他阴沉沉地笑了。他头前的发卷和他硕大的红脸庞让他看起来像个婴儿床里的婴儿。

屋子里很暖和。起居室一角的暖气管上挂着康尼的工作手套，他补了又补的工作袜搭在厨房的椅子上。他又抬起头看了看，然后便转眼看别处去了。

第二天，我父亲接到了那些信中的第一封：

“以牙还牙——你的长子要死了。”

也许他们选目标时应该再小心一些。





这就是人人都知道但没人会相信的信。是将报纸文章剪下后粘到打字纸上的。信下面还有针对我母亲的一句话：“我会去找你的，婊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下便明白了。父亲本不打算让母亲看到信，可还是被她发现了。当时我13岁，我还记得父母当时的样子。过去的几个月来，因为都有了工作，他们一直在试着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们会谈论音乐和潮流，倒不是他们想去赶时髦，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家门外边的这个大世界当中。

下午三四点钟时，他们拿着信往警察局走去了。路面冻得很光滑，四周寂静无声。停车场上停着几辆等待学生放学的校车。他们头上的电线在风中呜呜作响。我母亲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她问起我父亲读书的事，她知道他想让她去读书。她想知道要是毕业了会是什么样子。说话时她一直牵着我父亲的手。

她的生活曾发生过很大变化，教育也没给她带来什么益处。现在，她却必须去保护她的丈夫和孩子。在这个世界面前，他们和她一样手足无措。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他们。这一天距珀西出生还有6个月。他们手拉手向8英里外的警察局走去，彼此宽慰地说，他们的生活会和其他人一样好。雪花在他们身旁飘飞，一股股寒风打着旋吹过他们的胸膛，吹过他们的脚下，在黑暗来临之前，把他们留在路上的脚印抹掉了。他们这样跋涉是为了我们——你知道，其实是孩子们被吓坏了。

为什么他们得走着去？哦，够讽刺的是，虽然被人指控开着卡车去桥墩那儿搞了破坏，我父亲却从没学过开车。但是，等他们发现了这点时，还有什么用呢？

17

父亲走在母亲身旁，跟她说那些信只是可以让他们卸去负罪感这个包袱的“票据”。我母亲什么都没说。可能是她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也可能是她理解，我父亲不愿意说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总是有针对他的无知的谣言，虽然他自己不在乎，但他也许会觉得他的家人会在意。他们打着冷战走着，离城越近天也就越冷。伴随着咆哮的寒风是从远处砖房子间透出的五色灯光，这是曾在北方生长的孩子会记得的。

他们转过脸躲着雪，只有这样才可以呼吸，阳光也让他们睁不眼睛。一段路他们都是走去的。

我母亲还在说旅行的事，好像去旅行对我们很自然，我们很快便可以去了一样，好像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不可思议，但却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一样。

她觉得只要人们说礼貌的话，做礼貌的事，真相就会大白。在我无数次想起父母亲生活中的这一刻时，我觉得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父亲坚信，只要他不去伤害别人，别人是不会来伤害他的。他没请律师，没写声明去反驳别人，甚至连他不会开车这件事也没有说。最后的时刻，他克制住自己，把那些信庄重地交给了我母亲。我时而开心、时而难过地回想他的整个一生。我意识到，他生命中那么多的好时光都被淹没在了人群当中——而他从来都没登上过这个大舞台。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也没有浪费过时间，没有人能在本质上比他更伟大。

母亲把信放在她包里。她自己做人质朴的原则现在面对着





的是这个世界的行事规则。这个世界有着组织化的法律和规则体系,它可以衡量和给与公正,就好像公正和真相是一回事。而我母亲真心真意地相信仁慈才是真相。

他们坐在警察局办公室里等莫里斯巡警。他曾经询问过我父亲和我。我还记得有一刻,在他用压抑着怒火的眼光看我父亲时,我感到浑身一阵寒意。我在想,这个人是怎样想我们的?

带着一种尊严和责任感,我母亲,埃莉·麦克格兰·亨德森(报纸上是这样叫她的)把信从包里拿出来递给了年轻的警官。她这种气度却和学识没多少关系。

“这是什么?”

“放在我们信箱里面的。”她说。

警官接过信,借着穿过窗户的阳光扬起头看起来。接着,他把信纸来回抖了抖,好像它湿了一样。然后,他把信拿起来,越过信的上方看着我父亲。

“粘上的?”莫里斯面无表情地问道。

“是。”我母亲答道。接着是一段寂静。他又看看我父亲,他好像知道了什么一样笑了。

“悉尼,你粘得不错——想用这个引开我们吗?”莫里斯大笑着说道,好像觉得自己讲了一个挺不错的笑话一样。

“我是在信箱里发现它们的。”

“在信箱里?”

虽然那警官的话中带着讥笑,悉尼还是点了点头。这和他礼貌的笑容一起,让他看起来更不诚实。在这以前,莫里斯已经搜集了大量针对悉尼的证据,全是我们那些乐于和警察合作的邻居们提供的。他是怎样奇怪地对待自己孩子,怎样有一次热心地自愿帮助孩子们露营和青少年活动,现在,全成了针对他的证据。

一阵沉默。窗户玻璃被风刮得吱吱响，可以想像出风雪是怎样扫过原野，怎样在撕扯着晾衣绳。警官身材不高，眼窝深陷，牙齿显得比常人大很多。他看我母亲的眼光与其说是在询问，倒不如说是在看着他的同案犯。

“当然是寄给他的。”我母亲说着。她声音中透着一丝勇气。她看了悉尼一眼，握住了他的手。悉尼只是点点头。

警官戴上眼镜，装作揉鼻子的样子做个鬼脸，说道：“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他自己编造的？他原来可是干过这些事，不是吗，悉尼？大大小小的坏事。从波里尔神父的教堂里偷钱，那次你可是被痛打过一顿，不是吗？在麦克威瑟的锯木场放火，那次让你逃过去了。悉尼，还有那筐子胡瓜鱼？嗯？都是你干的——撒谎、欺诈，这次又作假？”

“我从没听他吹过牛或撒过谎。”我母亲小声说道。

警官的脸沉了下来。黛德·韦恩曾跟他打电话说起过，这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妇女。黛德跟他说，在她的案子中他必须争取主动权。她穿件旧的厚外套，因为午后房子中的寒冷，她的脸红红的（这让她看起来更受人怀疑了）。她的样子告诉他，他不仅犯了个错误，而且也太自大了。

我知道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穷人和富人，我父母便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莫里斯决心让埃莉尊重他。这是个即使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秘密。

另外，这个想法本身也有传染性。我父亲是个住在窝棚里的怪人，还对一个孩子做出了那样邪恶的事。他是一个凶残的人，一个野人。这便是故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重要的不是罪行，而是贯穿其中的邪恶。我肯定我父亲知道这些，可他却没有为自己辩护。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不会再多想一步。

莫里斯巡警换了种方式。他带着种新假设盯着我母亲。也





许是她寄了这些信。她以完全的沉默否定了这样的推测。我一生中见过很多次穷人和被冤屈的人这样地沉默着。当这种沉默变得难以忍受时,那警官笑着摇了摇头,好像我母亲的高尚只是装出来的诡计,已经被他轻易看穿了。

莫里斯不是个坏人。简单说,他只是个笨蛋——尽管人心中的愚蠢与残酷总是手拉着手。实际上,警官莫里斯相信他正在赢得这场竞赛。他对他心中涌起的怜悯还感到很高兴。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他可以和他们较量下去。

但是,他突然停下来去吃午餐了。他坐在桌子边上,喝着咖啡,吃着拌沙拉和用家制面包做的鸡肉三明治。我父母不大习惯警察或是其他人这个样子,他们依然坐在那儿,没有看对方。时不时地莫里斯会拿张餐巾纸擦一擦嘴,然后把它叠起来放在叉子旁边。喝完咖啡以后,看着他的杯子,他又继续工作了。

“我一直在想——我们能拿这些信怎么样?”

他拿着信看着我母亲,打了个饱嗝。开始他夸我母亲忠心,说漂亮女人里边一百个也找不出一个像我母亲这样对悉尼忠心的人来。接着他把信放在桌子上,一边用力拍着,一边问她到底有没有对人性的爱心?然后,他瞪着我父亲大声说道:“这就是人性,悉尼——这就是人类,人类。悉尼,我在问你的女朋友到底懂不懂这些。她会跟你在一起,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好像是个自大狂,正在对比他地位低的人训话。

悉尼点点头,手里抓着他破皮帽子的帽沿。他看看四周,好像在等房子里的其他人。然后,他又回过头看看那警官,扶了扶他的眼镜。

“是,人性。”他说。

“我想你是想让我们保护你?”

又是一阵沉默。我母亲低下头,等着别人对她的再一次侮辱——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替他们感到羞耻。

莫里斯巡警站起身来，看着我母亲，看着她苍白的脸、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她早上7点起的床，因为我们没有热水水罐，所以得自己烧热水洗澡。她在厨房的椅子上熨了孕妇服，为的是要来见他。现在，沉默中可以听见寒风无情而又自负地吹过城镇间荒芜的原野，显现出了那些温柔而又易散的彩虹。我母亲摸着自己的手指，没有说话。

我现在能和你说的就是我多么希望我当时也在场，不管我是不是只有13岁。我会因为他的粗鲁而痛打他一顿。

又一个警官走进屋子。他说如果他们想报案，他可以帮他们记录，但是没有嫌疑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寄出这样的信。我父母也都会有嫌疑，也许悉尼喜欢受人注意。那警官说，他知道有些人做这些事就是想引人注意，在草原上放火啦，乱拉火警啦——也许写这些信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那警官说这些话时，莫里斯一直在盯着我父亲。

“你喜欢这些，是吧，悉尼——”莫里斯说起来，“像这一样，你还没被抓住，可报纸上说的就是你。有人说你是个哲学家，还喜欢诗，给我背上首听听，悉尼，一句也行。我打赌你背不出来，说呀，不管从哪背出一句什么时候写的他妈的诗。来啊，你肯定知道。你能吗？”

“众神面前的我们，正是顽童眼中的苍蝇 / 他们毁了我们，只为消遣。”悉尼用几乎是羞愧的眼光看着那警官。

我母亲听着这些话时嘴唇绷紧了。莫里斯把他的转椅转向了一边，向后靠着，伸了个懒腰。

“你们想提出正式指控吗？”另外一个警官更客气地问道。

我母亲说道：“不，谢谢您，长官。”她的嘴唇抖动着。我父亲又一言不发了。从他还是个孩子起，面对困境时他总是这样。学校课间时的人群中他总是沉默。现在他又是沉默着。

“你是个哑巴，是吗，悉尼？”莫里斯又说道，“你把埃莉这样





一个小姑娘的肚子搞大了。像她这样一个从没见过男人的小姑娘，从没去过聚会，从没约会过，从没旅行过的一个小姑娘。你是第一个摸过她的男人，我知道你，悉尼。然后你把她关了14年，让她流产了三四回，还利用她去偷利奥·麦克威瑟，因为他喜欢她，不会告她。他甚至因为你有孩子，都不愿在圣诞节前解雇你。然后你拿她的钱，威胁一个老太太，拿着你私藏多年的炸药把她智力有缺陷的孩子骗到桥上。你竟然还吹嘘说你比上帝都知道得多。老天，悉尼，这个可怜女人之所以在你的魔掌中，是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真正的男人——”

莫里斯转回来面对他们，接着说道：“我知道有真正的男人会想来认识你，埃莉。你可以回到学校里，去上大学，拿到学生贷款。现在你有机会。我跟戴维·斯康博士谈起过你。想想吧，像他那样的男人，跟悉尼截然不同的男人，他会关心你！呆在这儿，为我们作证吧，埃莉，他不会再打扰你了。会有人照顾你和你的孩子，我会负责的，你也可以去上大学。”他站起来要走开，但突然又停下来转过身，用几乎无所顾忌的愤怒口气补充道：“你喜欢欺负女人，悉尼，还有老头子，是吗？你这个从巴蒂博格的棚子里来的家伙，你吃的是鹿肉，是吗？也许你觉得那老太太会给你钱，是吗？也许可怜的特伦顿想躲开你，你却害死了他。那让你觉得自己挺有力的，是吗？好啊，你想不想出来，我把制服脱了，让你来看看真正的男人，看看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看看你的脸，我要把你打得以后再也笑不出来。你敢出来尝尝我的厉害吗？”

我父亲依然什么话都没说。

另一个警官给莫里斯又倒了杯咖啡。莫里斯警官满脸通红地坐在那儿，一边看看卷宗，一边呷他的咖啡。过了一两分钟后，他又吃惊似地抬起头来，表情像是要让相关的人都知道，他很乐意把你从他的手边撵走。

我母亲站起身，手里拿着她的黑皮包走到父亲身边。父亲只说了句谢谢。

我母亲想把那些信要回来。

“信要放在我这里。”莫里斯说道，又呷了一口咖啡。

我母亲看着外面阴沉的天。如果她的生活可以这样轻易地被人嘲笑，她又能怎样去修补它呢？她感到一阵沉重而巨大的孤独，还有对我父亲已经超越了忠诚的爱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是命里注定的，他们血液中的原子和那些无尽夜空中无数的星星交织在了一起。

“谢谢你，长官。”她接着说道，“可我不想让那些信放错地方。它们可以证明我丈夫是无辜的。”毫无疑问“无辜”便是那个词，但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一刻用这个词。它在她舌尖上滚动着，就像是在个5月的下午，一个在牧场上的小女孩说错话了一样，就像是当她10岁，当她还爱着黛德·韦恩小姐和这个世界时，有一天却突然从她嘴里冒出了“环球航行”这个词一样。

那警官看看她。

“他是无辜的。”我母亲小声说道。她的脸红了。

“得了。”那警官冲她挥了挥手。

我母亲看着他，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来表现他的鄙视。

悉尼看着她，说道：“我们必须走了——没什么好干的了。”

“是。”她说。然后他们离开了警察局。

他们又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次，湿冷的风从后面吹来。悉尼摘下自己破旧的蓝围巾递给我母亲，她围到了脸上。她原本计划晚上这事处理完后，她要请悉尼去餐厅里吃顿饭。

现在，这个想法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纪来的那样模糊和遥远。她又开始担心起她怀孕的身体，她非常害怕会失去另一个孩子。

要是她没接麦克威瑟家里的那份活儿，要是她不对那个老





人感到抱歉该多好。要是她没去玻利餐厅吃那些汉堡包，要是悉尼没去找过阿尔文娜·皮特该多好。从某个角度说，她觉得他们都是错的。更糟的是，在风中，当寒风钻进她的大衣和毛衣时，她感到除她以外，这个世界上再没谁会关心她的丈夫和孩子了。

她问他是否想吃点儿东西。

“不，我很好。”他说。

“悉尼，你得吃点儿东西，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有5块钱。”她走到街边商店，给他买了一袋牛奶和一个三明治。

“你是怎么想的——会有人帮忙吗？”她出来时，悉尼问道。

“没人会帮忙。”

他点点头，向两边看了看。

“我知道。没人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被拖到地狱里去了。”他笑了笑，轻轻地摸摸她的脸。

我母亲看起来脸色苍白——她总是这样脸色苍白，像甜蜜的秋日天空一样。她的嘴唇颤抖着。

“没关系。有时就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事情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候我出去钓鱼，刚才天还是看起来永远不会晴了，它却晴了，冰也开始泛着蓝光，阳光又照到了我们的肩膀上。”

他们又站了一会儿。他打开牛奶袋子，一边看着它，一边看远处小的旋风改变着形状刮过街道。夜色已经降临到那些光秃秃的房子上了。

“我猜你肯定是对我失望了——我不太善于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我一辈子都不大行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我走到人们面前，我觉得他们会懂得我，他们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然后，我会发现我错了，我并不了解他们，我就不说话了。我想这样的话会有一条路走。我不是个聪明人。”

“噢，悉尼。”她笑着说道，眼里满是泪水。

他们一同上了路。

18

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母亲都躺在床上，她害怕会出血，会失去又一个孩子。医生很生气，她怀了孕，还步行去了纽卡斯尔。一次，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时还警告了她。

学校里没人跟我或秋儿说话。可我们的事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焦虑，特别是在秋儿这里。

我们跟其他人一样去教堂祈祷，祈祷母亲能再有个孩子，这也是她让我们去的。第一次，我记得父亲没有进教堂。我发现虽然他站在队伍里，人们却没给他发圣餐。他本可以拿我的，我不想也不需要让这些人来救我。我坐在教堂的长条凳上，一边看着波里尔神父长着白色斑点的手中的圣餐杯，看着他塞在袖子里的亚麻手绢，看着照在石制圣坛上的光，一边为我父亲的缘故恨着他。因为我父亲不愿意去恨别人。

真奇怪，人们最珍惜的东西或迟或早都会失去。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离开了教堂。教堂在他的身后垮掉了，把他一人留在了风中。而他是多么需要，因为聆讯马上就要来了。他在家读书，不是看那些针对他或者我母亲的东西，他在看马可·奥里利乌斯^①的《沉思录》。好几天时间，我都看见他把那本企鹅版的小书放在裤子后面的兜里。我当时在想，在圣麦克尔或者多伦多大学教这本书的教授们却不会这样用上它。

^①马可·奥里利乌斯（121～180）：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161～180在位。





我经常可以在为特伦顿举行的弥撒上见到鲁迪·贝朗格。他穿着他的哥伦布骑士团^①制服，为自己祈祷，然后领圣餐。穿这种制服的人排成队列前进，他和他的岳父利奥·麦克威瑟站在一起。利奥知道有些人在私下里责怪他不该去雇佣悉尼。他要采取行动了。

他在社区中心为孩子们分发礼品——这被叫做“为孩子们疗伤”。那是在一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寒冷的天空成了紫色，我们海湾上的冰有 10 英尺厚。

每个人都得了件玩具。在吃热狗比赛上，鲁迪带顶厨师的高帽子用大锅做热狗。有商店里送来的糖果和饼干，音响在播放着音乐，孩子们可以随着音乐在室外的冰场上溜冰。莫里斯巡警也在那儿，他让孩子们坐到他的巡逻车里。

母亲让我们也去。

“你们也是孩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吗？”她说道。

尽管有些害怕，我们还是在湿冷的下午出发了。我自己一个人不敢去，我和秋儿手拉着手，站在社区中心旁边的高处看他们。我们手拉手是因为我知道，只要别的孩子一看见我们就会来撵我们。还真来了。格里芬·波里尔看见了我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在我们回家路上把我们截住。我吓得拼命跑，可怜的秋儿像个洋娃娃一样拖在我身后。但我们穿过艾伦河避开了他们，回到了自家院子，他们还在后面向我们扔石头。

马修一家通常会在弥撒上负责执守。阿尔文娜坚持要马修带她去，别人便可以看见她接受圣餐，这让人们对马修有了些好感，因为他曾是那样一个世俗和顽固的人。他曾吃过很多苦头，现在却谦卑地侍奉他母亲和耶稣。辛西娅也是一样。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说她总是在勾引年轻男人，现在她却穿着黑裙戴着

①哥伦布骑士团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天主教内一慈善组织。

黑手套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有人还说起她的第一个孩子要是没死,也就是我的年纪了。

阿尔文娜蹒跚着走到前边——她从不站在圣坛前,总是静静地跪在那里,双手合十,紧闭的眼中都是泪水。看着辛西娅扶着她从座位走上前再回来的样子,再联想起刚刚发生的变故,人们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

我是作为家庭代表去的,是个不受欢迎的使者。我在行曲膝礼时人们就已经瞪我了。我如果再去领圣餐的话,会瞪得更狠一些。所以,尽管母亲让我去领圣餐,我是不会领的。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去做个伪君子,可是,我却和自己心中神的信仰在做着斗争。我总觉得自己很滑稽。一天,我在教堂走廊里走着的时候,有个男人把手放在了我肩膀上。他冲我笑着,说如果我是那个死胎,而辛西娅的孩子能活下来就好了。他边走边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褶子的皮手套搭在我肩膀上的感觉。他是丹尼·谢泼德,是传言中那个孩子的父亲,也是河上最危险的男人之一。

在一次波里尔神父主持的弥撒上,鲁迪和马修·皮特都在执守,他们没有互相打招呼。波里尔走向讲坛,说道:“我请求上帝,让那些应对这个可怜孩子之死负责的人今天也到这里来。他们已经伤害了他们自己为人的尊严。我在执守的人当中没看见他们,但上帝不会放弃他们。”

弥撒过后的那天下午,鲁迪去看了他岳父,和他一起喝了茶。他加入哥伦布骑士团,因为他得向利奥证明他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他是在利奥的坚持下加入的。但是,现在整个事情都散了。他的生活已经破碎,老利奥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

那天晚上他去找了马修。其他人已经上床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马修告诉他。

“只有我们才知道那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吧?我的意思是





说,是你计划了发生的一切。这和我跟你开始想得不一样——”鲁迪有些胆怯地笑了笑,“我知道我跟你有一次说过,我想桥上出事后,波里尔就不会总占我的上风了,可我不想出这种事,让埃莉和悉尼来承受这些不合适,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这以前他们都不容易——你知道,她有白化病,一家人又那么穷。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帮他们洗脱一下?比如说你拿了我的钱,而我们找到了,就说是个误会,然后我会说我把这钱放错了地方,这样埃莉就没事了,悉尼的案子也得重新考虑考虑。我想问问,这个主意怎么样?”

“你想把我扔出去——把你自己洗干净!”

“不,不是——我只是——”

“你准备到全城去说这件事!”

“不——我不是——”

但马修的样子就是在完全地维护着自己。突然,鲁迪意识到,如果有必要,这个人会把他也杀了。马修现在已经说服了自己——因为他要说服辛西娅和他母亲——他现在已经与整个事情无关了。他母亲和妹妹已经把他当做了家庭发言人,报纸上也引用他的话。他说在他看见特伦顿尸体的那一刻,他自己的生命已经不重要了。跟报纸说了这个,然后再被发现无罪,那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鲁迪没再说什么,只能悄悄地溜走。他回到家。他妻子说起要把悉尼和埃莉送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不敢看她。她是那种并不理解这个世界的女人,对她来说,把谁送到监狱里是件她所希望的好事。在知道鲁迪迷恋我母亲后,她还忌恨着我母亲。

“你能不能不说了!这是个年轻母亲的生活。”她把烤好的面包圈从烤炉里往外拿,他冲她喊了起来。

“噢。”格蕾丝说着,转过身去。鲁迪不知道,她两天前因头晕曾跌倒过。“我不知道你对埃莉还有这么强烈的感情。”

“别傻了。”他很快地嚼着黑麦威士忌杯中的冰。“她只是嫁了个一事无成的白痴。看在上帝份上,看看他们住的破棚子,他们很快就会被从我们河上撵走的!”

“是。”她说,很快看了他一眼,然后直直地看着前方,鼻息急促起来。

“我真傻。”

19

121

聆讯是在二月,负责的是保尔加治安官和主验尸官。这事不仅在我们省,甚至在缅因州都引起了广泛注意。

每天我读报纸时,都希望看到这样的话:“误会——悉尼·亨德森是个英雄。”可是却没有。这个过程中,有三次报上都登出了一张秋儿沿海边公路走着的照片。

下面是我搜集的报纸信息:

控方意图证明我父亲玩忽职守,傲慢专横,企图通过犯罪来掩盖自己的恶行。对我父亲的指控建立在这样的推理基础上:他故意开着辆半吨卡车到了快倒的桥墩上。他充分了解那个桥墩会倒下来。因为盗窃被抓和节日过后会被解雇,他心存不满。他们想指控我父亲二级谋杀。每个家庭都对此事非常关心,莫里斯、康尼·德夫林和秋儿·亨德森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验尸官下到桥下做了检查,测量了孩子掉下来的距离和时间,那些起警告作用的照明灯离隔离墩的距离,隔离墩离有问题的桥墩的距离,还有炸药造成的破坏程度。还有更重要的是,在

怜
悯





事故发生时那辆卡车停放的位置。

治安官也进行了调查。他想知道康尼·德夫林是不是在当班。康尼说他当然在,但他只会在聆讯时才说。治安官收缴了那只计时钟。

治安官想知道为什么在那时照明灯给关上了,是不是发电机本身出了问题。这些调查当然都不错,却基本上跟我父亲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家吃晚饭。

我们的律师伊莎贝尔·杨瘦瘦的,长着一头黑发。我父亲原来的意思是不用麻烦律师。在法庭的前三天里,他都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是我母亲坐了辆出租车找她来帮忙的。

埃莉把为我们度假攒的钱拿出来,放在那律师的桌上,都是些皱皱巴巴的一块、两块和五块的纸币。

伊莎贝尔笑了,她说她不需要这些。但她对我母亲说,官司可能不会很容易。人们说这是世仇,而辛西娅·皮特下定决心要报复。还有,黛德·韦恩曾和伊莎贝尔在法庭上较量过,她也想把孩子们带到福利院去。用黛德的话说,就是要“一劳永逸”。

对黛德来说,这是个大案子,她想利用孩子们的困境。伊莎贝尔清楚这一点,还说她都和黛德较量过很多年了。我母亲看着她,她也想说自己尽管不愿意,但也和那个女人较量了很多年。

伊莎贝尔告诉我母亲,她会尽力而为。“当然,他是没有罪的。”伊莎贝尔说道。

“他没有?”埃莉很惊讶另外一个人会这样说。

莫里斯巡警是控方的证人。他说在警察到达前,孩子已经死亡一小时以上了,但有可能摔到那儿时还活着。

莫里斯说我父亲在警察局时显得很冷酷,在他背一首诗时,埃莉好像是被催眠了一样。莫里斯说那首诗甚至都不押韵,法庭里的人都被逗笑了,他们傻笑着看着悉尼。

利奥·麦克威瑟到法庭上作了两天证。他告诉法庭他生意的情况，他承接修建大桥工程合同的情况，还有，他是河上最有名也最受尊敬的雇主之一。他还说起锯木场和渗入地下水的有毒物。他说因为这个，他曾想办法雇马修和悉尼去挖新井，因为他是个有良知的慈善家。

他谈起了那次盗窃案。他直直地看着我母亲说道：“我一点都不了解悉尼。我了解他的父亲，他是个很难缠的人。但是埃莉想把她的孩子养育成人，那孩子的衣服有时候连屁股都盖不住。有几次我去了艾比·波里尔家，跟他要了几件他儿子的旧衣服，然后送给了埃莉。很多时候，那个小莱尔都穿的格里芬的衣服。”

他的声音和他的在场很有分量，他也因为这件事而有些激动。可当我知道，自己身上穿的原来是彭妮·波里尔哥哥的旧衣服时，我受到的震动要比他大多了。

我父亲的律师问利奥的产业大概值多少钱。

“300万——400万——5——我不清楚。”

“因此你是既有钱又有名了。”

“也许。”

“因此大家也都知道你每年要外出去打猎？”

“也许。”

“一直都有对你很严厉的批评。很多年前，你一个电话就关闭了锯木场，两百多人失业了。那时就有人在你院子里纵火搞破坏。”

“是很多年前的事。悉尼的父亲——是，他就因为这个被指控了。”

“会不会还有别人想去偷你呢？或者想到桥上去搞破坏？因为觉得你的所作所为伤害了他们，会不会还有别人呢？”

利奥耸了耸肩，说道：“也许。但一下子——嗯，我想不出来





谁比悉尼的可能性更大——还有动机。”

第二天，有个在桥上干活的工人接受了双方的交叉询问。他被问到有关照明灯离隔离墩的距离。这工人说，他对在离桥墩近的地方工作很担心，因为那桥墩已经有些弯曲。不仅仅是他，悉尼和波里尔都对这个很担心，还专门把桥墩隔离了起来。把卡车开到那边去就等于在自杀。

实际上这也没能帮上我父亲，但却被记录在案，用来证明他是少数几个知道把卡车开到桥墩上会有什么后果的人之一。

这样一来，出事晚上守夜人的证词便很重要了。他在哪里，他又看见了什么？所有河上的人都想知道。保尔加治安官知道，那晚6点半时，守夜人应该在隔离墩附近巡查——正是卡车和那孩子掉下去的时间。钢制桥墩的螺栓被人割开了。谁干的？是那个想在桥墩上搞破坏的人，还是人们为了减轻弯曲钢材上所承受的压力自己做的？

还有像炸药这样的东西，会造成桥梁的结构受损。要是悉尼没有受到指控，这就足以让利奥·麦克威瑟面临无数的可怕诉讼。

这就是29岁的伊莎贝尔·杨想要推翻的案子。她的意图是想证明，这是个由于疏忽而导致的过错，远不在我父亲的职责之内。

聆讯进行到第二周时，在来去法庭的路上，我父亲总会受到我们镇上那些义愤人群的质问和威胁。我父亲几乎是在乞求一死了。他从那些想杀他的人们身边走过，他从不怕死，也从不去保护自己。我母亲觉得他之所以还没出事，都是因为她在祈求圣犹大^①的保护。我不相信什么圣犹大，可我也没什么别的答案。

^①圣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天主教徒在处于无望境地时常祈求他的保佑。

我母亲不让父亲一人独自去法庭，她每天早上都会强迫自己在寒冷的清晨起来，然后陪我父亲一起去。不久，杰伊·比尔德开着车接他们来去法庭了。

白天很短，法庭里的灯整个下午都亮着。3点钟时，天便和晚上一样。从法庭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学校砖房上灰暗的窗玻璃，田野上堆着的灰色积雪，还有在学校里聚成一堆四处张望的孩子们。

我父亲的律师曾私下问过我母亲，问她我父亲的事。尽管我母亲觉得自己该知道的事都已经知道了，可是，律师搜集到的证据却都是她听也没听说过的。他在学生时代便受够了别人的折磨。后来，他宁愿躲在水沟里，也不愿去面对那些等着他的男孩子。每次他想保护自己母亲免受侮辱时，都会遭到他父亲的痛打。房子里到处都是酒。他身上长了癣，还患上了痢疾。可这样的遭遇却只能换来其他人的笑声，听众有时是不会管你在说什么的。

我父亲12岁时挨过一枪，是枝点22口径可以装410型铅弹的重迭式双管猎枪。子弹还留在他体内，时不时会引起他的阑尾发炎。律师拿出张照片，上面的悉尼躺在顶氧气帐里面。

他在医院时开始了读书。那是他母亲去世后，他觉得她对她的死也有部分责任。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

埃莉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但她现在知道他腹部的伤疤是从哪儿来的了。

“那么，不要告诉他你知道了这些。”伊莎贝尔说。

2月7号下午4点，杰伊·比尔德开车接我父母离开了法庭。他们走到我家门口小路上时，雪花开始飘落在冻得僵硬的土地上。院子里还有鹿，你有时能看见它们吃着受冻了的枫树苗。秋儿和我被送到了巴里维尔我母亲的姨姨家。

他们两个默默地从小路上一直走到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沥





青油纸在夜色中啪啪作响。一场暴风雪正横扫过海湾。

他们刚走到门口,门开了。房子里走出的是马修·皮特。因为下雪而显得昏黄的门廊灯光下,他站在他们面前。有一刻,他眼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这种表情是你无所顾忌而又狂妄自负的对手经常会有的表情。他们从他们身边一闪就跑掉了,消失在了冰冷而阴郁的夜色中。

马修觉得自己应该采取行动,不是要挽救家族名誉,而是要为自己洗刷罪名。每天,黑暗降临到雪野之后的这个时刻,马修都处于煎熬之中,那孩子就是在这时死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只有他、鲁迪和康尼三个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孩子是怎么掉到那儿的,怎么样仿佛求救般举起了手。所发生的一切,记忆中那孩子从桥上掉落的样子牢牢地刻在马修脑海中,如同烙在小牛身上的印记。每一天,他犯的罪都紧紧地抓着他,抱着他,让他无法逃脱。

现在,他在我们家里发现了一本书。那本书可以让那些没头脑的人去当证据,去当做指控受过教育者堕落的证据。

那天晚上,因为悉尼不愿认罪,马修气得快疯了。他到我们家来堵我父亲,想来威胁他。尽管我父亲是无辜的,但河上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罪,他也应该认罪了。马修想来逼迫我父亲。他来的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房门开着,他在我们家里发现了一本书。

他找到的那本书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在巴黎时曾看过的,那是在新世界一片繁荣的时候。但是,时隔多年以后,在他们眼中,这书惟一教给我们的却是不要去赎罪。这本书洋洋自得地扇着双翅飞过地狱的走廊。马修在我们书架上找到了这本书,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我父亲的行为了。

^①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和《夜色温柔》(1934)等。

在我父母的惊讶与沉默中，马修跑开了。他踩着冻土上的积雪走到了社区中心。

人们在这里听着音乐玩着牌。马修脖子上挂条金链子，他的眼睛被风吹得都睁不开了。他走进去，把我父亲的书放在中间的桌子上。

“看看这个垃圾，是我发现的——看看那小子的脏书。”他说。

“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康尼·德夫林问道。

“在他家里。”

辛西娅看看他，拿起了那本书。辛西娅想翻看一下，马修的一句话让大家静了下来。“我不会在这里看这种脏书的——”

“等一下我得说说。”康尼·德夫林使劲吸了吸鼻子，摇了摇头。最后，他终于决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他屈从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弱点。他想和别人一样，想等等再碰碰自己的运气。现在，他嘴里说的是马修编出来的故事。尽管悉尼·亨德森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他还是决心要讲出真相。这种内疚之情正是这个诡计的高明之处，其他人也相信了。

“没什么能让我觉得更难过了。是他让我又回到桥上，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他是想在干坏事时不让我知道，想在发电机坏了和螺栓绷断时不要我说出来。我是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康尼说道。

“你做得对！做得对！”有人说道。

现在，因为一本可怕的书，人们都过来安慰马修。马修伪善地缩在那里，喝着啤酒看着他们。他似乎已经陶醉在了自己的痛苦当中，而这种痛苦已经成了他无法放手的鸦片。

他意识到，悲剧虽然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作为其中的受害者，他拥有了一种全新但却又难于名状的权力。这在我几乎从没见过的姨婆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她曾惭愧地走到马修身





边,想跟他握握手,还请求他原谅“我们家庭的错”。

埃德娜姨婆 14 年没跟我们来往过。她被某种宗教的责任感激发了起来,她的双颊,还有牙签般瘦小的身体上显现出的是种崇高的热情。她把时间都花在了在法院休庭的间隙中去谈论悉尼的父亲。地方媒体的突然关注更是把她推向了冲动的高峰。她现在最想的就是和马修见上一面。马修阴沉地冲她点点头,说道:“那不是你的错,埃德娜——我和我的家人都不会怪你。”

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其他人也都在点头。

33 岁的马修现在像是位不知疲倦的神一样,但他不是从奥林匹斯山^①上来的,而是来自某个神秘的地下世界。在那里,一个孩子的死和一个男人的巨大痛苦让他可以在虚伪的太阳下浑身发光——那光和从街上照到地下卫生间里的光一样。他直直地站在社区中心那里,比那儿的每个人都要高,这都是因为那个过去常遭他殴打的孩子现在死了。

20

4 天后,他被传去作证了。父亲和母亲坐在法庭上听着。马修·皮特站在那里,盯着那些律师和来旁听的媒体。他被问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他的愿望。还问到了他的弟弟特伦顿。他说起自己是如何在河上驾雪橇拉着那孩子。他被问到他母亲的高血压和这件事对她心脏的影响。有两次他都摇起头,好像无法置信竟会发生这么可怕的罪行一样。

^①奥林匹斯山是希腊北部靠近爱琴海海岸的一列山,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家园。

有那么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一刻，控方问到他，悉尼是怎么对待那孩子的。马修的脸很快变了形，变成像是幅出了框的画一样。

“折磨。”

“你的意思是说悉尼折磨那孩子？”

“严重的折磨。答应他他办不到的事。给我了个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不想让他去折磨孩子。孩子怕他。”

“你跟他说——特伦顿很害怕吗？”

“跟他说——我一跟他说他就跑开了。”

马修的浅蓝色眼睛看着这个世界，那双眼睛中透出的是不加修饰的无耻与虚伪。

“那些晚上他都拿什么来了？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拿什么？”

“11月和12月的那些晚上，他拿什么来找那个孩子了？”

“那本书。”马修说道。起诉人把书递给他，他只看了一眼，不愿意去碰它。“他就是跟特伦顿读这本书，他怎么会知道这些脏东西呢？然后他给他钱，想让他不要说出去。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从利奥·麦克威瑟先生那里偷钱了，而利奥先生却还好心好意地给了他份工作。”马修说道，却不是冲着治安官或验尸官，而是冲着听众们。这些人都在点头。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偷利奥·麦克威瑟先生的钱。”起诉人在重复中确认着这无助的悲剧。

我始终都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我父亲始终没跟我讲过，那时也没机会跟我提起它的名字。可能是伯勒斯^①的《温柔机

^①威廉·伯勒斯(1914~1997):美国作家,40年代时开始吸食海洛因。主要作品有《温柔机器》(1953)和《赤裸午餐》(1959)等,作品尤以对吸毒成瘾者的超现实主义描写而著名。





器》或是《赤裸午餐》，可能是多年来我在他书架上见过的很多书中的一本，可能是在菲茨杰拉德以后哪个美国人写的，但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本。

晚上，母亲静静地给我们做了晚饭。我们那天下午回了家。我和秋儿都觉得自己无法与他们分开，尽管自己帮不上什么忙，但都想去做些什么。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们为敌，但却不知道为什么。秋儿在背诗讲笑话，而我想去和整个世界搏斗。

后来，我母亲问到父亲那是本什么样的书。父亲说那是本在性方面探索的书籍，里面有一些公开的描写。

“别担心，埃莉，只是一本书。我们还有权在这个国家读书，我们还有读书的权利。”接着，他默默吃起了自己的通心粉和奶酪。

我母亲不知道这本书。作为来自农村劳动阶层的女孩，她是在别人的恫吓声中，是在虔诚修女的严苛管教下长大的。现在，她却得为本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或许永远也不会想看的书辩护，这本书也可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个世界好像已经都反了过来，她在为个不道德的人辩护，而讥笑我们的马修和辛西娅却被当成了圣人。

但是，让我也说说这些：像对待我父亲一样，人们之所以谴责那本书，不是因为它淫秽，而是因为它伟大。在一份报纸的社论中，聪明而善于探究的记者先是从书中引用了一段，然后配上了这样一个标题：“亨德森先生就给那孩子读了这个？”

在我们的大学中，那些至少应该出来为我父亲拥有读那本书的权利进行辩护的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吓坏了，他们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这样的无动于衷只对他们自己才有意义。后来我知道，所有我所怀疑的书戴维·斯康博士都教过，而且全都被他赞美过。

埃莉看到，像聪明人经常会的一样，我父亲错过了明显的机

会。他一直想着大学里边的人会替他说话，会告诉每个人那本书的价值。他一直在默默等待。我不大愿意说，可这就像个孩子的虚荣心一样。

那晚，我母亲说道：“悉尼，听我说，我想让你听听我的。你这一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不能与众不同，太奢侈了，你承担不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审讯你，这可能就是惟一的原因了。你想着大学教授们就可以与众不同，就可以躲避惩罚，那是因为他们懂得顺从，他们顺从。是，顺从。没人来替你辩护，他们都躲起来了。上周，伊莎贝尔小姐知道他们要用这本书来控诉你，因为你说过这是本伟大的作品，她就专门去了大学。那儿的教授却没一个人愿意出来说同样的话。尽管她在至少三个教授的书架上都看到了这本书，他们却都不想和你牵扯到一起。你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人，他们不想让你读他们读的书，也不想和你有一样的看法。我现在知道他们的学识到底是什么了。”

“我只在塔布辛泰克住过，可我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看法，学识就一钱不值。权力可以让黛德那样对待我，尽管我爱她。还有，胆怯的人们会立刻来攻击你，我不能忍受那些报纸，它们全都在撒谎。”她说着，眼眶里都是泪水。她坐在厨房尽头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腿上。

“你不明白——没有成就可以抵消得了与众不同带来的耻辱，是伊莎贝尔小姐跟我说的。我尽量不去想这些，可我吃不下。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理解，现在我懂了。你与众不同的那种样子让别人不能接受，差别太大了。如果你是一——比如说像戴维·斯康博士一样，把自己绑在印第安事务部的桌子旁，还去穿土著人的衣服，也许别人会对你另眼相看。可我觉得戴维·斯康博士做这些不是为了圣奥古斯丁^①，而是为他自己。你却不同

^①圣奥古斯丁(354~430)：早期基督教教父及哲学家，著有自传体作品《忏悔录》(397)等。





了。”

“怎么不同？”我父亲问道。

“你不去斗争，你不去抗议，你什么都没说。伊莎贝尔小姐说，那是因为你小时候曾看过太多的暴力，你自己无法想像也去那么做。这也许很值得尊敬——比起我小时候身边那些整日在院子里打斗的男人，比如皮特一家人来说，当然要受人尊敬得多。但正因为这样，你就与众不同了，这正是伊莎贝尔小姐为你辩护的原因。她现在在孤身一人跟他们斗——我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都要为她碎了。她才是英雄——不是你，悉尼——她才是。”

秋儿看着我，她吓坏了。我低头吃着饭。对母亲来说，在这个时候对父亲说些这样的话很自然。我们已经经受得太多了。但他只是点点头。对他来说，无论是被叫成英雄还是胆小鬼都没关系。在他一生中，人们都叫他胆小鬼。

“如果我有一天会离开你，那不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了，而是因为伊莎贝尔小姐承受得太多了。”母亲说着，从桌子那儿站了起来。

我不认为父亲能真正理解母亲做出的牺牲。也许他不会理解任何人做出的牺牲。最后，他吻了她，摸了摸她肚子里正在踢腾的孩子。

“你不明白，我知道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它就像数学定律一样确定无疑——就像微积分那样确定。我知道我肯定会受罚，所以或早或晚都没关系。他们会这样干，因为他们怕我。”他说。

“家里吵，好热闹？”秋儿轻轻说了句俏皮话，可只有我听见了。

当时，为父亲做出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就是伊莎贝尔·杨。她和其他很多女人一样，会为法律或者真相或者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聪明，善良，天性是个不屈不挠的人。

像我生命中的很多人一样，她也已经消失了。她一生都没结婚。很长时间她都奔忙于法庭内外。她从不对媒体说些什么，也从不想让人觉得她很激进。她清楚，真正的解放实际上跟 60、70 和 80 年代那些激进想法没什么关系。

她来了，又走了，总是戴着遮住耳朵的帽子。她总是随身带着纸巾，总是怀疑自己生病了，一辈子也没有约会过。可是，当她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不论怎么看，她都是优秀的。我不知道以后我父亲有没有想到过她。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谢过她。因为你知道，他不怎么相信律师。

我知道她喜欢他，充满感情地喜欢着他。最后的时候，她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然后吻了吻埃莉的脸颊。他们是他们惟一的朋友。

我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我想见她，她不管需要什么，我都会给她。你知道，我父亲和母亲没有钱付给她，可我现在有钱了，只要她不介意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她独自一人在玻利餐厅吃饭，默默忍受着其他客人清教徒似的愤恨，忍受着洋洋自得的侍者的恶意。除了她，每个人都认为悉尼·亨德森有罪。别人早都休息了的时候，她还得工作，去调查弯曲了的钢制桥墩，去查看被割的螺栓。她还搜集到我父亲夏天时用炸药炸石头的情况，然后和大桥被炸的情形做了比较。

21

第二天，马修接受询问时，伊莎贝尔问到他和特伦顿的关





系。在她说不是悉尼,而是他在折磨着那孩子时,他开始咬牙切齿了。

她是马修恨的那种人,也是那种他所惧怕的人。虽然她只有109磅重,看起来又很憔悴,但她却一点儿也不怕他。他也知道,就拿“怕”这个词的本意来说,她也不怕他——倒不是因为她可以把自己藏在法律后面,也不是因为她有能力运用法律。从内心深处她就不害怕他。

“你折磨那孩子很多次了,不是吗?还有他的狗?”

“都是些胡说八道。”他说。

“亨德森先生给特伦顿读的是这本书吗?你听到他读了吗?”她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递给他。

“不,我没有——但辛西娅听到过。”

“辛西娅听到过。好,你是怎么知道这书里有些什么内容的?”

“我曾经看了看这本脏书——我知道。”

“什么时候?”

“我拿了它,我看了看。这就是他给那孩子读的书——我见过的——他想付给他钱,然后把他从桥上推了下去——就好像他不是人一样。”他摇摇头,跺跺脚,冷冷地不愿往她的方向看去。她把那书递给他,他拿着看了一眼,很快又递还给她。

“就是它。”他说。

“你确定吗?”她问道。

“是这本书。”他说。

“不,不是的。”她说道。然后她把书递给了治安官。

“看起来很像。”治安官说道,好像是在提个问题。

“这是我弟弟的书。”伊莎贝尔小姐说道,又拿起了那本书。“他的名字就在书里。他在哈利法克斯教这本书。我不得不从那里把它弄来,是因为圣麦克尔教授都装作没有这本书。

看看——这些他做的笔记——还有这里——这页上——这些关于性的肮脏的内容——这是我在今天早上两点钟划上去的线。”她转过身，拿起那本书让大家都可以看到。“看这里——封底上——埃德蒙·威尔逊^①和艾迪斯·西特韦尔^②等人的评论——‘一部伟大而深刻的著作’——看见了吗？就算这部书曾真给特伦顿读过——虽然我敢确定没有——那对他也没什么坏处。他根本就不会理解这书里讲的是什么。年轻的激进派在查塔姆的大学里就教的是这本书，他们教它，因为这是本伟大的书，是现代经典，还因为他们要报复那些神父，这可能就是他们激进思想的极限了。但这儿的教授们却不敢站出来说这是本了不起的书。”她又补充道：“他们可都是从查塔姆来的。”

她合上书，把它放下来，转过身。突然她又转了回来，说她没有问题要问马修·皮特了。马修被叫了三次，让他离开证人席。辛西娅瞪着他，因为叫到了她的名字。不管怎么说，如果辛西娅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呆在他们一边。

如果我可以说的话，那么真相就是：尽管马修是个恶棍，但在他心中，他还是和其他人一样爱着那个孩子，但伊莎贝尔大胆地质疑了这一点。在那一刻，以那样的方式，在被别人短暂而又堂皇地认可过后，马修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周晚些时候，康尼·德夫林开始作证了。他说他看见悉尼在桥上，还发了誓。感觉上他神志又清醒了。

“你巡查的时候，谁在隔离墩附近？”

“悉尼。”他说着，还用手指指着。“他把卡车开到那里。我跟他说，‘悉尼，别那样干，悉尼，别那样干，’可他听了吗？没有，

^①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品包括评析象征主义运动的《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和美国内战后的文学评论集《爱国的血液》(1962)等。

^②艾迪斯·西特韦尔爵士(1887~1964)：英国诗人，著有诗集《小丑的房子》(1918)和《音乐与仪式》(1963年)等。





他没听。我说,‘悉尼,你要是把螺栓弄断了,那整个部分就会倒下来,’可他只跟我说了一句‘那又怎么样!’”

那天是我第一次到法庭上去。康尼看起来很难过,突然扭了扭头,好像还在想着我父亲的话。然后,他朝我的方向看了看。我想瞪着他,但却看不见。

“为什么你想他当时可能在那里?”伊莎贝尔问道。

“去弄倒那根桥墩——扑通。”

“你很勇敢地呆在那儿,却没报告。”

“我是很勇敢——但我没来得及报告,人人都知道了。”

“老天,老天——为什么悉尼要干这么危险和这么有破坏性的事?”

“有次在我家,他跟我发过牢骚,说他当不了工头了——说人人都在和他作对。我跟他谈,‘听着,悉尼,你哪里都不加入,总是惹麻烦,我们能盼你来干些什么?’他的老婆埃莉曾经来找过我,求我,让我别把这些事说出去,都盖起来——还说巡警莫里斯找过她。我说,‘好啊,埃莉,那可真好,因为他可以把你解救出来,让你摆脱开这个邪恶的男人。’”

听众们鼓起掌来。康尼得意地吸了吸鼻子,冲我这边又看了看。

星期一下午,康尼又来作证了。很多社区的妇女都来了。她们和辛西娅一起坐在离我父母后面三排的地方。她们是她听证会上的坚定同盟。那天,她们中还有一个玻利餐厅的女招待。

伊莎贝尔理了理她的长袍,走到桌子前。

她问到康尼是否因为醉酒被解雇过。他否认自己在喝酒。她问他是谁帮他把工作要回来的。

“悉尼·亨德森。因为他想去毁了那座桥,让我不要管他。”康尼大声地反击道。

“噢,我还以为是马修让你这么做的——因为他没得到工作

——”

这种说法遭到了反对。

“那天以前，你见到他和那个孩子在一起吗？或是后来？”

“我不知道——他曾走着送那个孩子回家。”

“回家？”

“是。”

“他为什么要走着送那个孩子回家呢？你能不能告诉法庭这个？他一直可以用公司的卡车。为什么他要走着送特伦顿回家呢？”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悉尼不知道、也从没学过开车。他自动档的车都不会开，更别说是辆手排档的车了。”

“哈，他真是个蠢货。”康尼吸了吸鼻子。

“那么，是谁把那辆卡车开到桥上去的？”伊莎贝尔从康尼·德夫林那儿转过身，走到桌子前。她拿起笔记本，说了三件事。第一，出事时康尼根本就没在桥上，他没按他的钟，而是还在家吃晚饭，这点杰伊·比尔德可以证明，他当时正好路过他的房子。

“如果他当时在干活，那么在炸药爆炸时，他就有可能被炸伤或炸死。有人事先告诉他，让他呆在家里了。”她拍着一张纸说道。

第二是悉尼不会开车，所以根本不可能把卡车开到那个地方去。卡车的方向盘上也根本没有悉尼的指纹。

第三是时间。康尼说他看见，当晚的那个时间悉尼出现在了桥上。可是，不管他们希望怎么去隐瞒，就连控方的记录里也明白地记录着，那时悉尼正在和阿尔文娜通着电话。

伊莎贝尔转过身，冲着和辛西娅坐在一起的女人们笑了笑。





22

一个星期后，治安官和验尸官说我父亲不用去坐牢了。这是1983年2月26日。他们给出了几个原因。不结实的桥墩是公司的问題，而破坏行为怎么样都联系不到我父亲身上。

然后是书的问题。那本书被认作一本经典读物，任何人都无权去读他想读的书。那个守夜人的话不可靠——不管是计时钟本身有机械问题，还是他自己的过失，他的话都不可采纳。他的说法值得怀疑。他当时到底在不在桥上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应该对此存有疑虑。

然后是炸药的事。悉尼17岁时就知道怎么埋引信。如果真是他干的，破坏的情况怎么样也会比现在要厉害得多。而且，即便是他开着卡车上了那座桥，卡车上又拉着那个孩子，他为什么不害怕桥墩会在他逃离之前就倒下来呢？这都是些难于回答的关键问题。

还有——悉尼不会开车。

最致命的证词是指控他盗窃的。但是，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释为什么钱会到了特伦顿手里。至于说有人会因为性方面的要求给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500块钱，这本身就难以让人相信。如果找到了钱是从哪里来的，就既可以找出该对孩子的死承担责任的人，也可以找出破坏桥墩的人了。

保尔加治安官说，放过了悉尼，他心里也不平静。这是因为控方没能在排除了可能疑点的基础之上去说服别人。也就是说，一切很可能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控方的证据没有说服力。

要是正式审判的话还是一样。

我父亲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一直不想让伊莎贝尔知道自己的想法。但是,那一周晚些时候,他给我母亲看了一张自己画的图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坐在那里听他仔细讲了每一个点。他并不完全理解,但他觉得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开那个偷钱之谜。他说他会去找利奥·麦克威瑟先生,为我母亲找回清白,这是他惟一想做的事。

“这个小罪行后面肯定隐藏了一个大罪行。盗窃案是个套,想把我们套在其中。我现在想,发生在房子里的盗窃案肯定是在掩盖些什么——一次又一次我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盗窃是第二位的,在它之前,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接着才是丢钱,然后把这事推到你头上。桥上的事是另外一起,那些想毁了我的人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停了停。

“你仍然是他们想毁了的人,我不是他们的目标。”他抓住埃莉的手,“是你——他们不是为了保护马修。肯定是个和利奥很接近的人干的——也许是鲁迪·贝朗格。你是不是有没告诉我的事?你有没有看见贝朗格先生在家或在商店里做些不该做的事?”

“当然没有,悉尼。”

“嗯,肯定和他有些关系。他们想把你支走,这样利奥就不会发现了。”他温柔地看着我母亲,接着说道:“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傻,但数学方式会起作用——马修拿了那些钱,然后特伦顿不是想把钱交还给我,而是想给利奥——辛西娅不知道,或者她不想知道马修有罪——她曾爱过我——现在她恨我。”

“恨你。”秋儿说道。(我想,在这一刻,她肯定觉得这些事都很浪漫。)

“不管怎么说,马修清楚,他得让我来永远承担这些罪名——这也是他为什么恨我。现在他们心中都是一片混乱。奇怪的





是为什么有一天这些会一起发生了。”

“悉尼——我想让你做些事情。”我母亲说道。

“什么事？”

“我想让你忘了刚才说过的话。我们马上又有一个孩子了，我再也不想惹什么麻烦了。”

“噢，我不是替自己着想——我是在替你着想。”

“那就什么也别做了——求求你！”

悉尼耸了耸肩。他接着喝起已经凉了的汤。最后，他说道：“噢，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

“别说了！”我母亲喊了起来，她使劲扭着双手。“要不然我会永远离开你！我发誓我会走！”

那天晚上，我们都静静地上床了。风从我们房顶上刮过。我可以看见炉子上的光。我可以看见壁炉架上我母亲的小摆设。我敢打赌我替她祷告了，尽管我并不信上帝。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上学，我父亲拿起鱼网干活去了。

新的看法是（或者说是换汤没换药的看法），我父亲原来不是一个从巴蒂博格沼泽里来的傻瓜，而是个乡村的马基雅弗利^①。他虐待我母亲的事和他的那些书就是证据。

^① 尼克尔·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君主论》(1513)强调意志坚定的统治者不应受制于道德观念的约束，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地玩弄权谋。

怒 火



141

几周后的一个晚上，夜空中一轮满月，周围稀稀疏疏地点缀着几颗星星。积雪冻得坚硬。虽然气温表上温度还很低，但是，从空中这些了无生气而又渺小的天体上，已经可以感到春天的第一股气息。莫里斯巡警来到玻利餐厅，为的是让马修·皮特的情绪安定下来。马修刚刚跟个卡车司机打了一架，他把打架的原因归咎于他家庭的苦难。

马修坐在那儿，手中拿着一瓶啤酒。他牛仔夹克的袖子挽着，露出里面破旧白毛衣的袖口。他冲莫里斯巡警抱怨法律的不公。要是法律可以允许这种事发生，那要法律干什么？法律有什么权力让他家遭受这么多侮辱？难道就因为他和别人打过官司，法律就有权这样来迫害他？

莫里斯附和着他，还为整个案子向他赔了不是。不管怎么说，案子都处理得不够合适。这是从几年前发生的小凯利·史密斯谋杀案以来，出现的最糟情况。

“好人总要因为案子处理不当而遭罪。”莫里斯说。他埋怨控方把原本很简单的案子给搞砸了。

“他要是承认了会怎么样？”马修说道。

“承认就承认了呗。聆讯又不是审判——可要是承认了就不一样了。”

怒
火





莫里斯接着跟马修小声说起了什么，他想让马修振作起来。莫里斯说他从小就是个狠角色，而且又是和些硬汉子在一起，但他确信一件事。“什么？”马修问道。

“谋杀总是有可能的。”莫里斯接着说道，“你想着我放弃了——其实我永远不会放弃。只要那个杂种没被关到牢里，只要他妻子没有摆脱那些折磨，我就不会放弃。她不该让那个狗娘养的搞大了肚子。”

“谋杀总是有可能的。”

这话让马修往后缩了缩。

那天晚些时候他回到了家，他母亲叫他了。她已经听说了他在餐厅打架的事，是位邻居打电话跟她说的。他走到她跟前，吻了吻她的前额。她直直地坐在那里，身后垫着两个枕头。她房间里摆放的鲜花已经凋谢了，但花的样子她还是觉得熟悉。花儿的香气中混杂着老年人用的香水气息，弥漫在粉红色的墙壁间，经久不散。还有沿海省份里仲冬融雪的气息，而融雪到了夜晚又会结成冰。

阿尔文娜的假牙放在她身边的床头柜上，旁边还放着一盒面巾纸。电视机已经搬到楼上来了。她会不停地用遥控器对着电视按，像在打枪一样。这时候，她总是紧闭嘴唇而伸直手臂。她看“为卧床病人做弥撒”和“比利·格雷厄姆的讨伐”等节目，还有重播的“玛丽·泰勒·摩尔秀”。可是，现在她两尺长的两根电视天线已经掉了。她望着她儿子，他跟她开起玩笑来。但是她很难过，她也曾到教堂去祈祷。

前一天，她让她儿子手按圣经发誓，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特伦顿是怎么死的，不知道卡车是怎么开到桥墩上去的，还有螺栓是怎么弄断的。4个月来，她老了很多。今晚，她用失望的眼神看着她儿子。

“有什么不对劲的？”他问道。

“为什么你不愿意为我手按圣经发誓？如果你没有罪，为什么不发誓？看在特伦顿的份上。”

“《圣经》不是我看的书。另外，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他吸了吸鼻子，“晚上跟个警官说了些别的事。”

她看着他，用手拉了拉被子。“要真是你干的，我可受不了。来吻吻圣犹大吧。”她紧张地把手伸到脖子上，抓起一个圆徽章，颤抖着递到他嘴边，心里充满了企盼和希望。他却把头扭到了一边。

“不，我不吻什么圣犹大。过去我倒是吻他，可现在我不喜欢他了。过去去打猎的时候，我会向他祈祷，可我却从来没交过好运。我在打猎下套子时向他祈祷过，可是山狗却叼走了猎物。我觉得，在我和山狗之间，他要更关照山狗些。”

她很清楚，马修曾在12月时说过，他要去干他计划做的事，就是在桥上搞破坏，阻止那个工程。而这位深爱着自己儿子的老母亲，现在却在想方设法说服自己，她儿子并没有做他曾计划去做的事，是悉尼由于什么疯狂的原因，干了这些事，虽然悉尼从来没有打扰过她。

阿尔文娜也知道，她在桥上控诉悉尼的时候，就是孩子尸体躺在她面前的那一刻，她的控诉会有怎样的意味。作为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她这样做会引起别人怎样的仇怨。她在心里就是想去伤害他。可现在，她已经无法罢手了。她已经像鲁迪和康尼·德夫林一样，不自觉地成了她儿子可怕罪行的同谋。

她把圣犹大的徽章放回自己睡衣下。马修吻了吻她的脸颊。

“我爱你，妈妈。我也爱特伦顿。”他说。

马修下了楼，走到后屋。这里曾是特伦顿经常呆的地方。这晚，辛西娅独自一人用毯子围着自己坐在那里，心事重重。

她看了马修一眼，又拿起双筒望远镜看起了我们的房子。





她很清楚,皮特一家已经因为那孩子的死体面了很多,可她和马修还想得到更多。

马修看她时,心里有些担心,因为他可以预见到这种体面不大容易维持。随着时间推移,一旦真相大白,别人会知道埃莉和悉尼曾经忍受过多么大的痛苦。

更糟的是,过去的三个星期,每天康尼都会来他家,跟他要钱。马修曾答应过给他 4000 块钱。他现在得做些什么。

康尼还是很谨慎,他从不谈论真相如何。谁要是不加考虑地对马修说起真相如何如何,就太卑鄙了。毕竟,马修已经承受得太多了。

马修的思维是从荒谬的条件出发得出合逻辑的结论。对于我们社区中每一个相信我父亲有罪的人来说,真相是不合常理的。讲出真相是真正的不合时宜。

两个月以来,河上的每个人都认为马修是个英雄。远远近近的人们都在给他写信,寄卡片和钱。他们在卡片和信上画上绞索,还打电话让电台讨论恢复死刑。

远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的人都会寄钱给他,都是老家在我们沿海省份或是米拉米希的人。很多人都想对我父亲动手。很多人都说,他们会很高兴地回到家里练习打枪。我父亲的死会被当做合法的报复。我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可怕的是我也相信了这个。

但马修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些。他担心在这样的压力下,鲁迪会很快承受不了而垮掉。更糟的是,康尼·德夫林可能会勒索他。

近来,他还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他从 16 岁以来就一直在犯的错误。他没给钱拿了三加仑汽油。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人们听说他在利用自己受同情的现状重蹈覆辙。他想去弥补,但加油站的经理却不肯收他的钱,还带着一脸的失望看着

他。自从这三加仑汽油事件以来，他和辛西娅都感到了别人对他们的冷淡。

2

马修坐在厨房的木背餐椅上，同他妹妹说着话。他告诉她，他准备要控告麦克威瑟的建筑公司。他说有人跟他说了，这是许多人寻求公正的可能办法，而且他还认识一个律师可以办这个事。能得到赔偿是最好不过。但他实际上最想要的不是让律师告诉他该怎么办，而是辛西娅能赞成他这么做。如果她不赞成，就是因为她意识到危险太大了。

“什么样的赔偿能让特伦顿再活过来？”辛西娅很快地答道。她想从他嘴里知道，他想得到多少钱。

“我知道，没什么能让他再活过来，我跟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可官司对我们很有利。”然后，他又接着说道：“别担心，我不会让那些该死的钱贬低了他的死。”他用淡蓝色的眼睛盯着她，然后静静转开向屋角看去。最后，她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把烟吐到一边，说道：“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跟律师讲的？”

“昨天在酒吧里。他让我们去见他。别担心，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干。我要去杀了悉尼，了结一切。他们可以给我戴上铐子，把我抓走。”说这些的时候，他瞥了一眼窗台。他摸摸鼻子，又把视线转开了。

一个月以来，马修一直在和康尼·德夫林商量，他希望康尼





愿意为他把悉尼杀了。马修的如意算盘是，此举会让人觉得是场内讧。作为守夜人，康尼被认为在悉尼的阴谋中也有罪，所以他想把悉尼杀了灭口。这样一来，马修就可以把自己洗刷干净。

辛西娅用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他也瞥了她一眼，又把视线转开了。

“他什么时候想让我们去见他？”她问道。

“谁？”他心不在焉地说道。

“那个他妈的律师。”辛西娅说道。

“明天。”他说，好像“明天”这个词因其意味着无休止的琐碎正在折磨着他一样。他看着左手的指关节，然后在沙发背上蹭了蹭。

辛西娅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他，但却比他更了解他自己。她知道他们的选择不多了。他们必须要么现在就起诉，要么就把整个事情忘掉。杀了悉尼这件事会向别人证明，她哥哥曾经是遭受了多么大的折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完全符合逻辑。辛西娅意识到，她必须按部就班地玩她剩下的牌。要是不去起诉，或者不去报复伤害悉尼的话，就等于是悄悄地承认现实了，那么人们会开始把他们当做骗子的。但是，她认识最深的一点是，康尼·德夫林不再愿意帮他们了。他想要的只是钱，他总觉得那4000块钱是欠他的。她告诉马修，他只有一个办法。

“把他家的门打烂，一枪打死那个该死的家伙——”

“我知道——但人们都会知道是我干的。”他犹豫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怎么成了个没胆子的懦夫，他甚至都不会去叫警察，人们也都会听说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康尼·德夫林会再害怕你——而他现在不怕你。那律师也会听说这件事，他也会更加尊敬你。这一切都会对你有利。”

这计划对辛西娅来说，既聪明又真实得可怕。

“我不是在怀疑这个计划，只是事情有时会变得很难办。”马修说道。

“当然会很难办，会非常难办，可你没有选择，最倒霉的是你没有选择。任何时候只要德夫林说他看见你了，说他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或者利奥那里的盗窃案开始调查了，或者鲁迪挺不住了，一切就都完蛋了。你也不敢跟我说，说你没让人看见。”辛西娅说，“但是，就算我们静下来，事情也会败露。你如果把悉尼打死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可要是你只打伤他的话——”

他意识到她是对的。

她接着说道：“康尼·德夫林对我们来说是个危险，所以我们也得提防他。要是在我们起诉时，他和那公司搅在一起的话，他就会对付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要让他清楚地知道你对他是怎么想的。”

马修再一次坐下来，问道：“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段时间我们有机会，但也可能出意外。那公司也可能以渎职来起诉康尼——他应该报告停在桥墩上的卡车，掀在一旁的隔离墩，还有那些割断了的螺栓！他可能立刻就会反咬我们。”

马修的脸变得苍白了。“那我就不这么干了。”他说。

“你个傻瓜，你现在没有选择。你不是这样干，就得那样干。害怕会让人保守秘密。如果你厉害一些，康尼就会害怕你。”

谎言在逼迫着他们。这个事实对他们两个再明显不过了。

他们又不说话了。夜深人静，能听见汽车开过公路的声音。月亮在屋子上面高悬着，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

辛西娅知道是他偷了利奥·麦克威瑟的钱。她看见他从后门进的房子。但令人担心的是，那晚也可能有别人看见他在那房子周围出现过。

更重要的是，她知道是他拧松了桥墩上的螺栓。尽管她没





看见他把卡车开到隔离墩那里,可她知道他有三捆炸药,现在只剩下两捆了。

但是,要是这个情况泄露出去,会让她母亲非常伤心,而辛西娅也会损失惨重。所以,她列出了所有剩下的选择。其中之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对付康尼·德夫林,这样便会把他和悉尼拴到一起。

另一个担心的人鲁迪·贝朗格。

上周鲁迪来找她时,他曾对他说过,要是他不保持沉默,他便会失去一切,会失去过去10年里曾有过的一切希望和梦想。他笑了笑,说道:“你疯了,我跟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没关系。我可以去警察局,去那儿碰我的运气。”

在那时,她打出了她的王牌。他从她阴郁的脸上意识到,她就是为这一刻留着这张牌。

“为什么我疯了?”她说着,眼光要把他看穿一样。“记得快到圣诞节的那个晚上吗?你来找马修,我穿件睡衣到了楼下——你强奸了我,不是吗?我挣扎过,我也反抗过,记得吗?但我敌不过你。好,现在我怀孕了,我得替这孩子要生活费。”

“那不可能是我的。”鲁迪说道。他的下嘴唇在颤抖着。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不是我的?’那会是谁的?是个什么印度破庙里的和尚的吗?‘不是我的’可以把你送上法庭,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不是我的’,哈!你一下就没事了,‘不是我的’,你试试,你试试看!看看格蕾丝会怎么想!”

现在鲁迪屈服了,他已经陷得太深,而她是不会给他一条出路的。这些都不是在恶意蓄谋之下干出来的。就是那样突然,它便发生了——就像她怀孕一样。她也想找个出口冲出去。也总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还是不要再继续下去。可接下来,她的眼睛会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燃烧起来,她的美丽会突然变得粗俗和放荡,她想让别人害怕她。

她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人，也从不把自己的理想交给命运去安排。她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打出她的牌，并且相信她所做的每件事都应在事前仔细考虑过。

现在，作为一个女人，对于鲁迪患病而伤心的妻子，她感到就像是把一个瞧不起她的对手将了一军一样。她记得她小的时候，格蕾丝是怎样屈尊俯就地对待她。现在，她被格蕾丝的丈夫搞大了肚子，这让她在富人面前有了优势。她感到了自己的力量。男人的诡计和烦恼总可以给她力量。

因为她的身孕，她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每个人都平等了。她和在报纸上发表看法的自大的教授斯康是平等的。而最重要和最具有预示性的是，她和利奥·麦克威瑟也平等了。看起来黛德和斯康博士都不理解，任何人都可能变得自大，而辛西娅想的事比她哥哥想的要大得多，甚至比黛德和戴维·斯康都大得多。那些人都是公众舆论的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道德法规更大的障碍。许多自封的大天使们都是公众舆论的奴隶。辛西娅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去年夏天的一天，利奥正在他后院花圃里种花，她也在无聊地散步。她穿过被围起的大块田野旁的林子，走到他家尘土飞扬的后院小路上。她路过他的压路机和推土机，还有几辆运砂石的卡车。泥土的气息让她有了一种性的冲动。她穿件宽松的三角背心和紧身短裤。他戴顶旧帽子，穿着咔叽布的裤子，冲她笑了笑。她直直地向他走过去，却看见了他女儿格蕾丝。她戴顶草帽，身穿件厚的印花衣服，正坐在门前台沿上的柳条椅子上画画儿。尽管他请她进屋去喝杯柠檬汁，她却没有停下来。

“不，今天不行。”她说，弹了弹舌头。她知道他会记着她，会记着她弹舌头的声音，因为她也想要他。

然而，要是可以打官司得到他的钱，她便不会忠于他。但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而利奥又对她有兴趣，她便不会忠于马修。





虽然她为自己无辜弟弟的死感到难过（她非常难过），可她每天在想的却是，因为他的死，她自己的生活也许会好得多。辛西娅懂得证明义愤的方式之一就是采取行动，于是她在刺激马修采取行动。

“我们现在得对付康尼——你就不该让他知道你自己的任何事情。”她说道，“你不能信任任何人。我跟你不一样——我早都把自己的生活打算好了，我可以像河上的任何人一样，他们做的什么我都做得到。”说着她笑了，像个奴隶一样。

其实辛西娅远非一个自由的人，她总是一成不变地想问题。

辛西娅懂得，她和黛德使用的是一样的语言，一种社会契约式的语言，对真正人的事情没什么作用。只要对她有利，她便可以轻松地用社会工作者的术语谈论起被剥夺、边缘、精神创伤、底层社会、解放、受害者、家庭单元等等话题。当情况对她不利时，她也可以马上把这些都抛到一旁。

辛西娅知道警察系统如何工作，社会服务系统如何工作，因为她就是这两者的产物。她了解社会福利，她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为自己服务。在别人都没办法的时候，她却一直可以为她母亲拿到钱。

今晚，她不愿承认，自己弟弟的死已经成了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她在决定着该如何去玩弄那些一直对她感兴趣的、手握权力的人们，尽管她也无法否认这场游戏的吸引力。她与马修的谈话从来没有提到这点，尽管他们两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会让他们发起来。尽管不愿承认这个在心中刺激着她的真相，她还是被困在了其中。

“我们先去找律师。”马修说道。说这些话时，他没看她。“有机会让我们得一大笔钱。律师说甚至都不用通过法庭的判决——利奥现在理亏，他会愿意和解。不是为我们，而是为了妈

妈。”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给特伦顿的钱。”

“有多少？”辛西娅问道。她卷了根大麻烟看着他。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腿叉开。

“5万到10万之间吧。”

“特伦顿可比那要值得多，这是最重要的。”她说。

但10万块钱对她来说可是一大笔钱。

辛西娅坐起来，掀开毯子，让他把牛仔裤递给她。她又问了他一次，多少钱能抵得上孩子的生命。他说他不知道，他的声音沙哑了。

3

第二天早晨，在他寒冷的卧室里，马修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他最好的衣服也已经过时5年了，一颗扣子也掉了。他穿了一双牛仔靴，这让他裤子小腿处鼓了起来。

辛西娅知道，律师们让马修·皮特昏了头。他们让他走进一个法律的世界，这是个看上去人人平等的地方。还有，对于那些曾对他屈尊俯就的人来说，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让他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合法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堂皇地展示法律给与他的“边缘者”的权利。他本来没有考虑要把辛西娅或他母亲包括在自己要钱的计划中，可现在他意识到，他必须这么做。他们两个都心里清楚，他每天都得依赖辛西娅。

因此，他和辛西娅作为家庭代表，一起去找了律师。他们打算去起诉那个建筑公司和利奥·麦克威瑟本人。这件她可以起诉“利奥·麦克威瑟本人”的事让辛西娅很高兴。





可马修和辛西娅都意识到了,法律就像他们整个生活一样,都是场游戏。在其中,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的“外观”。

甚至他们的律师也都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名誉。实际上,要是别人认为他不道德,会更好一些。听到他的故事越多,他的名声也就越烂,一切也就越热闹。最好还是说他精明。他可以在这个小镇大显身手,他使的手段别的律师难以匹敌。这也就是为什么马修被他吸引住了。

这个律师常给人讲起一个我祖父罗伊·亨德森的故事。说的是他在被判有罪之后,在法庭门前的台阶上,他拿出几张一两块钱的钞票,想付给他的律师。那些钱被风从他手里吹了下来,在雨中打湿了。对他来说,这简直太好笑了。一次有人告诉他,我祖父是个身无分文的文盲,他死在牢里时,身上什么都没有,钱包里只有张记着地址的纸条。他的回答生硬而又合乎道德:“法律就是法律。”

这位律师名叫弗雷德里克·斯努克,他喜欢人叫他弗雷德里克。他亲眼看到纽卡斯尔的发展过程——造纸厂变大了,酒吧随城市的扩展而散布开来,还有电子游戏和电缆,卫星电视天线也把整个世界都搬到了我们家门口——特别是我们南边的那个大帝国。我们开美国车,放美国音乐,穿美国衣服,在闪烁的灯光下跳美国舞。然而,却有一道玻璃墙把我们美国的经验那儿远远地隔开了。他认为皮特一家都是些“局外人”,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无法赶得上这种美国经验。斯努克因为去过夏威夷和亚特兰大,便认为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对于皮特一家人来说,是惟一重要的经验,让他们垂涎三尺,就像十几岁的女孩子贪求化妆品那样。也就是说,这才是可以证明他们真实存在的东西。对于辛西娅来说,我父亲曾经阅读

柏拉图^①和康德^②的经历是没有希望的。真正被接纳到这个五彩的世界就应像他们这样，无论这个五彩的世界是不是在他们身边。现在，在他们去打官司的这一刻，这个世界中的人已经接纳了他们，已经不再侮辱他们了。

马修来到斯努克的办公室。他穿件浅黄色衬衣，领口敞开着，外边套的灰色运动夹克有些紧，下面是条黑色西裤，脚下是双高跟牛仔靴。辛西娅穿件黑色紧身裙，左肩上有点污渍，下面是黑色高跟鞋和鱼网纹丝袜。这身衣服下，她怀孕的肚子像是个小土堆一样。她鼻子上戴着个钻石鼻钉。这位律师曾因马修偷猎为他辩护过两次，也曾因辛西娅在一次婚礼上恐吓一位新娘为她辩护过一次。他们在他眼中，就像是两头进了城的野生动物。

马修的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他仍像上次受审时一样，把头发扎成了个鸭尾巴的样子。他的眼睛还是湛蓝的。辛西娅的眼睛好像能看穿那律师的心思一样，这让他感到很不自在。他请他们喝咖啡，因为他们都住在河下游，他们想喝茶。他给他们倒的茶有种印度茶的味道，有时得用吸管喝，是他为那些寡妇们准备的，他在替她们管理信托基金。辛西娅用手推开茶杯，一脸厌恶地向后靠着坐在那里。

“这不是你们习惯的那种茶。”他抱歉地说道。

“不是。别提他妈的茶了。”接着，她大笑起来，倒不是因为她说出的话，而是因为她说这句后，律师脸上吃惊的表情。

这律师经常跟别的律师说她是个疯子。别的律师会说：“是，可我会让她用她的疯腿夹住我的头。”对于这个，弗雷德里克会说：“那个荡妇会生吃了你。”

①柏拉图(公元前 427? ~ 347?): 古希腊哲学家, 主要著作包括《理想国》等。

②伊曼纽尔·康德(1724 ~ 1804): 德国哲学家, 主要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实践理性批判》(1788)等。





但是，现在他对她表现出的却是极大的尊重。他向他们点着头，让他们知道他已经听说了整个案子。他对发生的事感到非常厌恶，认为那是对勤劳正派的人们的极大不公。马修先前犯下的罪行似乎从他身上引出了更多的同情，也可以让他从皮特家人身上再多赚一些。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尽管你罪行轻微，他们也不放过你。只是可能因为你以前坐过牢，他们便不愿给你一份在桥上的工作，而你原本可以借此来供养特伦顿，但他们却雇了一个过去行为有问题的人，一个公开纠缠你弟弟的人。”

“公开地干什么？”辛西娅很快地问道。她吸了一口烟，咽了下去。

“纠缠——迷恋——我很抱歉，可这是事实。更糟的是，他们对工人的玩忽职守竟然没有训诫。等着瞧吧，那家公司会坐立不安的。”他说道。

“我们不想责怪康尼·德夫林。”马修赶快说。

“你们不想？”

“嗯，他是我们的表弟。”

马修不再说了。他有些害怕地看着辛西娅。

“要是把他扯进来，也就扯进来了。”辛西娅说道。

“是。”马修虽然这么说，但在这干冷的仲冬天里，他的脸变得苍白了。

“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你们都很难过。我虽然不是个神父，但我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不是为了那个世界，而是为了这个世界。”弗雷迪^①·斯努克穿身花哨的三件套格子呢西服，系着条鲜艳的橘色丝绸领带。他眼望他们叹了口气，拿枝铅笔在桌子上敲着。这种举止似乎是要来证明，刚才他对这两个不

^①弗雷德里克的昵称为弗雷迪。

同寻常的人说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

“那悉尼呢？他该怎么赔偿？”辛西娅说着，慢慢叉起腿。她始终没忘记，她虽然漂亮，也非常性感，却一直都比不上我那可怜母亲的温柔与优雅。她也认识到了，她在性方面的自由没能吸引我父亲，却引来了一大堆在罪孽当中游荡的失败者。

“我们会让悉尼承担一切的。”弗雷德里克说道。他高兴地尖叫起来，然后摇摇头。接着，他又道貌岸然地加了一句：“尽管那永远不够。”

辛西娅点点头，马修的心头也感到了一阵义愤。当斯努克搭着他们肩膀，把他们送出来时，他们并不知道，斯努克多年来一直是利奥·麦克威瑟的律师，一直在拿着律师费，而且已经替他打赢过5场官司了。

他不会为了他们去惹利奥，但他会以某种不经意的方式让利奥知道情况，这样便不会有损他的道德名誉了。

4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三月里的大雨又被冻成了雪。我父亲醉醺醺地回家了。我从窗户向外看，看见我父亲正在地上爬着。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着，跌倒时又撞到了黑暗院子里的一棵云杉树，然后他对着树吼叫起来。我从没见他喝过酒，更别说见他喝醉了。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上衣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一起贴到头上。他在我鞋盒一样的小房子前面站着，却好像迷了路一样。他就像是一条浑身湿透了的哆哆嗦嗦的狗。

母亲和我冲出去扶他，他又是唱又是叫。看来他已经不知



道我母亲是谁了。

他最后一天从胡瓜鱼场回来时喝了朗姆酒。有人拿走了他的雪橇，他却想办法把几条鱼装到了外套里，有几条鱼尾巴向上翘着，几个冻僵的鱼头从他口袋里伸了出来。他跌跌撞撞地走上大路，因为醉酒感到羞愧。他走到加油站的酒吧里去找人帮忙。

“没人帮得了你。”酒吧里的人郑重其事地说道，“你现在喝醉了，是因为你浑身发臭的毛孔中都有罪。”

“的确如此。我对特伦顿是有罪的。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希望我从没那样对待过他。我想再喝一些。”（远近都知道，这家酒吧在卖私酒）

“你承认有罪，我就给你酒喝。把你刚才给我说的话，再说给莫里斯巡警听！”

“认罪吧！”一个来加油的女人说道。

“认罪吧！”一个男人说道，然后又是一个。没多久人们便开始羞辱他。“认罪，认罪——就可以给你瓶酒喝。”

父亲环视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想到后面的房子里去拿那瓶酒。那儿的经理跟着他，打开了后门，寒气直逼过来。我父亲从17岁以来便再也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息，这种呼吸中混着酒气的气息。他抓起一瓶酒，没人敢靠近他。

在雨雪交加的冬季黄昏里，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马路，险些被辆过路的汽车给撞到。他听到汽车尖厉的刹车声和喇叭声。然后，在寒冷的夜晚中又过了两个小时，他才找到回家的路。

天还没亮，人们便去找马修，跟他说我父亲喝醉了，他说他很抱歉，他说不应该那样对待特伦顿，这些话证明他有罪。他们站在厨房里，急切地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以前他们对马修所有的怀疑都是错的。

“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呢？”问他的是丹尼·谢泼德，就是

一个月前在教堂里拍我肩膀的那个，也是人们认为的那个死婴的父亲。

“我镇定是因为我问心无愧。”马修说。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人来看他们。他们来来去去一次次地表达他们的敬意。甚至杰伊·比尔德都去了。他想见阿尔文娜。阿尔文娜坐在把摇椅里，两眼看着马路，似乎想要看见又有人沿街走了过来。杰伊·比尔德请她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曾经对她有过意思的男人。他希望她不要听信别人的传言，应该等等再看。但是，阿尔文娜跟他想的恰恰相反。她必须相信人们说的这些，他们说悉尼已经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也说他们不会放过他，这些话让她感到踏实。这次再也不能放过他了！他们要自己处理这件事，警察什么都没做。有六七个人都跟她这么说。尽管在她心中，她也觉得有些不对头，尽管她也不信任自己的孩子，可她怎么能够不去理会悉尼的认罪呢？这可是能够证明她的孩子是清白的啊！她难过地看着他，那种表情是他从没在别人那儿看到过的。他浑身抖了起来。

他走下楼时，马修正和他几个朋友在一起。本尼·谢泼德正站在洗碗池旁。人人都清楚，你要是同谢泼德家的人打交道，你也就是在同河上最堕落的人打交道。但现在，在烩肉和葡萄酒的气味之中，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

马修没有看杰伊·比尔德。他一生都受着不公平的对待，这从他脸上也可以看出来。杰伊·比尔德曾认为是他干的那些坏事，现在也都一笔勾销了。

“你现在还想说什么？全错了，都错了。”本尼·谢泼德说道。

杰伊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门口，他只说从心底里他觉得悉尼·亨德森什么也没干。

“我知道事情看上去很糟糕。”他说道。





“看上去糟糕——看上去糟糕！你曾指控马修·皮特，为只龙虾，为头麋鹿，为一磅大麻叶——可这次是个孩子！”本尼·谢泼德说道。

这个时刻，他们脸上都是一副兴奋的表情，那是对马修的肯定。这个时刻，甚至杰伊·比尔德都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对的。连他也开始失去希望了。

“我为特伦顿感到难过。”他对马修说道。马修一脸悲伤地看了看他。

“你知道，我们只是些普通人，杰伊。”辛西娅插嘴了，“我们没什么钱，从来就没有过钱。我父亲辛苦工作，一直到死。马修有他自己的毛病，那些人却不愿雇他到桥上干活，不愿让他去挣几个臭钱——”

“我知道。”杰伊说。

他们看起来都很难过，都没再说什么。他回到自己的房车上。从我父亲还是个孩子起，他就知道他。但出了这件事后，他还会继续支持他吗？他不怎么喜欢皮特一家人，可他们的确的道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什么他自己的生活会这么艰难？他不知道——但这是他必须承受的最大考验。他已经快65岁了。

到第二天晚上，整个河上的人都知道父亲的事了。悉尼·亨德森喝醉以后承认自己有罪了！悉尼·亨德森捉弄了法庭。发毒誓要把骚扰儿童的人赶走的巡警莫里斯也听说这些了。

有人看见马修开着他的车在街上来回转悠，手里拿杆枪叫喊着。有人看见他曾把车停在平坦的路面上，打开车门，双手托着头。天色阴沉可怕，阵阵的小雪中弥漫着寒冰的气息。后来有人停下来，跟他谈起来。那一男一女是马修偷过油、我父亲拿过酒的那家加油站里酒吧的老板。他们让他振作起来，还说大家都同情他。

“他现在就是一头喝醉的猪。他还会再认罪,你什么也不需要做。”那女人说着,抚摸着他的手。

马修痛苦地呜咽起来,像是该隐^①面对上帝时的痛哭一样。倒不是他不相信这些话,他现在已经对这些话信以为真了。现在,人们得对悉尼·亨德森采取行动了!

这对夫妻一直以来都害怕他。现在,他们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帮上他了。他们守在他身旁,担心他会伤害自己。他喜欢人们求他不要使用暴力时的样子,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快感。有那么一刻,他拿出把匕首,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求求你,马修,我可是一直看着你长大的。孩子,那些混蛋不会逍遥法外。”那个男人说道。

“我觉得我得宰了康尼·德夫林。”马修跟他们说,“康尼——你们知道他应该照看着特伦顿,但他却不在那儿,他竟然不在那里!照明灯也给关掉了,为什么?他肯定是和悉尼一伙的。是康尼和那个狗娘养的一起干的。”他神情恍惚地看了看他们两个。

“我知道,可是你得为你的母亲想想。”那个女人说道,“那会对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像她那样的好女人?大家都很敬佩你。你都是被逼的。这条路上的人已经决定了,他们不会让那个家伙再离开自己的房子。他们会在他家外边看着他——”

“他们还想让我去起诉。有一大堆律师跟在我后面,希望我去起诉利奥·麦克威瑟。但我不想要那些钱,就算我得到100万,我也会在桥上点把火把它都烧了。”接着他从兜里掏出5块钱给点着了。然后,他就认识到,这样做的确可以收到辛西娅曾跟他说过的效果。

^①该隐在旧约全书中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忌妒而谋杀了他弟弟亚伯并作为逃犯而被判罪。





第二天晚些时,康尼·德夫林到了皮特家,他想见马修。他被推到后面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四周糊着的红墙纸已经脏了,里边摆着几张高背皮椅。这里曾被马修当做办公室,还藏过他偷来的赃物。德夫林进屋时还觉得自己一定是稳操胜券,可当他看到马修脸上的表情之后,他一下子就害怕了,他哆嗦起来。

“你为什么说我一定得死?”他坐立不安地问道,“有人在说谢泼德兄弟要收拾我——我做了什么了?”

“为什么你当时不在那里保护特伦顿?我知道悉尼要把他拐走时,我就求过你。你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把灯给关了?”

“但是,是你让我呆在家里的。你答应过我,如果我把灯都关了,你就给我4000块钱。”

“4000块钱!呆在家里!我告诉你的?”马修说着,跳起来扇了康尼一个耳光。“我告诉你的?撒谎!有人已经给我认罪了,如果你不当心些的话,你也得给我认罪。”

康尼惊恐地看看马修,又看了看辛西娅。

“你是对的,是我错了。”他最后说道。

“没有一分钱。你是我们的表弟,我们会照顾你。可要是我们发现你和悉尼勾结在一起,利用孩子的死赚些臭钱的话,你知道后果!让阿尔文娜知道她兄弟的儿子也在这里边的话,会让她难过死。”辛西娅说道。

康尼意识到自己危险的处境,他像个受伤孩子似地笑了起来。“阿尔文娜知道我们是在一起的。”他小声说道,“你也知道,辛西娅也知道。我什么都不要。”他脸色苍白,又笑了起来。他还问他们需要些什么,有什么他可以去跑跑腿的事。最后他离开时,他走路的样子就像在踩着鸡蛋。

5

我父亲被我们抬到床上发汗醒酒，像他年轻时一样。他让我把他的衣服脱掉，把他的手腕绑在床头上，我照做了。我把他所有衣服都藏在我床后面的洞里。

他眼圈是黑的。我开始以为他是喝醉后被人打的。我不知道，是他们先打了他，然后才把他灌醉。但他还没死，那些打他的人也把这当做了他这个人生性邪恶的证据。

父亲喊我到身旁。他想让我知道他不是有意去喝酒，也没有承认曾经伤害过特伦顿。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尽管当时每个人都这么说，可他只是承认了自己的自负，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想去帮那个孩子。但是，对于可以承认这种自负的人，这又能算成他的什么缺点呢？

他的嘴划破了。那是他想去阻止他们时，被那个打烂的酒瓶子划的。他告诉我，那天下午3点他就离开了冰场。他碰见个男人。那人说有份工作的事要跟他谈谈。我父亲不是个容易受骗的人，可我们实在是太需要钱了。

“跟我来。我给你40块钱，你帮我往车上装些货。我们知道你是河上装车的一把好手。”那人说。

父亲就像个孩子一样。40块钱去装辆卡车。他知道可能会有危险，可他需要这些钱给秋儿买新眼镜。

他们沿着小路一起走着。这不是父亲平常走的路，是绕着皮特家地的一条路。父亲又一次对所走的这条路起了疑心，卡车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他放慢脚步向后看去，这时，从他身后





的林子里又钻出两个人。

“有马修吗？”我问道。

“没有。”他很坚定。

他们打倒他，撬开他的嘴，往他喉咙里灌酒。他把玻璃都咬碎吞下去了。他问我会不会因他感到羞耻，我说当然不会的。可有那么几分钟，我都没向他看去。他的大厚眼镜也折断了，镜片丢在了雪地里。没有眼镜，他看不成书。

我们没有告诉母亲发生的事。他跟她说是他自己故态复萌。因为如果对母亲说，是三个人，三个活生生的人对父亲干出这一切，她会被吓坏的。我也只能相信他的话。他在床上养着伤，说想见见杰伊·比尔德。杰伊进了屋，和我父亲呆了一个小时。

杰伊出来时，我正好有机会和他说话。我当时是个瘦骨嶙峋的孩子，穿件脏了的白衬衣，一条过长的西服裤。

“他说真相了吗？”我问道。我抬起头看着他，焦急地抖了起来。

杰伊只是摇摇头。他拿出父亲的破眼镜。他找到了镜片。他要把眼镜拿回去修修。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也许这就是拥有信仰意味着什么了。我不知道，孩子。可是有这么一件事，那些谢泼德家的小子们都不见了，他们在躲什么。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说。

我用绷带和纱布把父亲的手包了起来。隔几个小时，我就用药签给他擦擦嘴。

我已经麻木，无法思考了。几天我都没出门，也没去上学。这是我那时试着列出的一个表。我把它叫做“七宗罪”。我把它藏了起来，可母亲和秋儿都知道。

1. 不去验血，不去澄清他不是辛西娅那个孩子的父亲——孩子死在我父亲怀里。

2. 母亲到麦克威瑟家里去干活儿——父亲和母亲被控盗窃。

3. 在桥上工作——桥塌了。
4. 想去照顾特伦顿——特伦顿死了。
5. 说他不想去影响或伤害那孩子——孩子身上盖着的是偷来的钱。
6. 特伦顿是在晚上死的——正如我父亲所预见。
7. 父亲不喝酒——父亲喝醉了，也承认自己有罪。

6

我们家里一片寂静。那些天里，天空虽然晴朗，却突然变冷了。我们家的小房子被包围在这冰冷的空气与积雪当中。夜晚来临时，我们可以听见木板在吱吱作响。我们还可以听见一两个人偷偷走到我们家近前，冲着我们门上扔东西。他们在我青少年时期留下了阴影。我们不敢出去。我们一声不吭。我们也没找警察。

父亲醉酒回到家的四五天后，秋儿和我被派去加油站的那个酒吧，为的是要一条面包回来，因为我们已经没东西吃了。但是那个女人（就是曾和马修说话的那个）说商店已经关门了。空气里有灰尘和阴云的气息。我使劲敲着门，直到她丈夫出来。他像在尽着义务一样把我们撵跑了。就是因为他的样子，我在那时下定决心，我要不择手段保护我的家庭。我父亲读的是亚里士多德^①，谈论的是文明与平等。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却是亚历

^①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322）：古希腊哲学家，著述论及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和诗学，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大大帝^①。还有别的选择。

在白昼的最后一缕日光中,我们从商店往回走着,没有拿到面包。我们看着太阳在落叶松林的顶上徘徊着。我们两个都饿坏了,空空的肚子里面像有什么在撕咬着一样。我拉起秋儿的手,她抬头看看我,眨眨眼睛,笑了。

从那次聆讯开始,我一直在想,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去报复了。说简单些,在聆讯时秋儿的照片上了报纸,她很高兴,可我们家人却都害怕说起这事。她的照片之所以上了报纸,是因为她是个纤弱的小女孩,有着白色的皮肤和头发。她不明白人们在利用她的照片来对付我们。那张照片让她很高兴。当我们手拉手往回走时,我就在想这些。

我们回到家时,我母亲正躺在炉子旁的一张帆布床上。她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我父亲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问我们拿到面包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屋外有人没有,我说我不觉得会有人。他点点头,看看母亲。他的嘴快好了。他看起来很平静。我觉得他身上的伤也快要好了。然后他坐了下来。

没人说起墙上弹洞的事。有颗子弹打穿了父亲的书房,打坏了挂在墙上画着圣特蕾西^②和小耶稣的画,打伤了他的胳膊,当时血便像水龙头被打开一样流了下来。我想我是对他们感到更愤怒,而不仅是对那个开枪的人。

“你准备怎么办?打电话报警吗?”我对父亲说。

“不。”父亲说道。他的逻辑现在和马修的一样明智得让人奇怪。“找不出是谁开的枪。人人都看见我15年里第一次喝醉

①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古马其顿国王,师从于亚里士多德,曾经依靠武力征服过波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地。

②圣特蕾西(1873~1897):生于法国阿郎松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后进入修道院修行,因创造一套修行方法而于1925年被封圣。

了。莫里斯痛恨着我，还有黛德·韦恩和那个喜欢同情别人的戴维·斯康博士。最糟的是，我害怕自己又要喝上酒了。要是不喝酒的话，我都不能去警察局，不能面对新的调查。我可以对着上帝发誓，要是我再喝起来的话，我肯定会一喝到死的。他们就会赢了。”

“你不知道我和你母亲在莫里斯那里都经受了些什么。那可以毁了你母亲。我得替她着想！河上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因为感到有罪才开始喝酒。每个人都觉得是他们想从我手上把酒瓶夺走，我不让他们这样做，所以我才会挨打。甚至就连我们惟一的朋友杰伊·比尔德都说，现在情况对我很糟。”

他突然笑了起来，秋儿也笑了起来。秋儿的笑声就像个疯子的一样。

“是他们！”我喊起来，“我要杀了他们——他们想杀了你和妈妈。”

父亲看看我，对我的愤怒感到惊讶。接着，他坚定地说道：“这个话我不会跟你再说了。但是你懂吗？他们这样做，肯定会毁了他们自己。他们会走向毁灭。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管我想怎么办，就是这个结果。你想我去做些什么，冲他们开枪？我不会。我不能，也不会这样做。”

“是！把他们的房子打穿——宰了那些婊子养的！”我大叫起来。要是两个月以前，我是绝对无法想像用这几个字的。

“顺其自然吧，等等看。皮特家的人可不是傻子。”秋儿说道。

“可他已经动手了！”我冲她喊起来。

“这个不叫动手，这叫失控。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在外边，为什么会失控就是因为他们没法控制自己。我不想看你卷进去，看你迷失了自己。”

“至少我们还有茶，比什么都没有强。”秋儿说。





秋儿从我身边走过时,脸上是种急切的表情。“我们是孵蛋的鸭子。你是唐老鸭,我是达菲。”她说道。然后她又大笑起来。

母亲(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认为她笨)突然让我到教堂去祈祷。“快7点了,替我去吧!求你了,我今天晚上去不了了。”

“我今天晚上不会去教堂。”我说道。我看着母亲,要比看到我父亲受伤了还吃惊。“上帝,门外边就站着那些人——”

“求求你了。为了你弟弟——如果你去为你弟弟祈祷的话,事情会过去的。求你了。祈祷我们可以从魔鬼的手里被解救出来。”我母亲说道。

“我没有弟弟。”我说。

但秋儿小声跟了一句:“她在说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为了躲开房子里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我沿着父亲去抓胡瓜鱼的小路走向了教堂。空中的月亮照亮了积雪,空气中有灰尘的气味。走到这条小路一半时,在一堆木头旁边,我回头向家里望了望,看见光线从锡铁皮上被那颗子弹打穿的洞里透了出来。就在这时,我低头看了看,发现了一个30/30步枪的弹壳,还有双靴子踩过的痕迹。我捡起那弹壳,用衬衫袖子捧着,把它放进了口袋里,心里想着我有需要的证据了。接着,我又带着毫无意义的信心走上了去教堂的路。

走到那橡木大门时,我犹豫了。我转过身骂起来。我在外边等着。我发誓,不管为了什么人,我都不会再进教堂去祈祷了。

“让我那个他妈的弟弟去死吧!圣母玛利亚并不爱我们——我母亲被她诅咒了。”我大声说道。然后,我就开始吐唾沫。我看看周围,希望能有人看见我。接着我又看看天空,天空好像是在缓缓跳动着。

8点过后,教堂门打开了。一些流浪者和教区居民在弥撒后走出来。我走近鲁迪·贝朗格。我知道他很受人尊敬。我给他看了那个子弹壳。

“皮特家的人就是拿这个打我们的。得马上有人来帮我们——他们就是干这些事的人。我想是他们偷了你岳父的钱，我就这么想的。”我兴奋地说道。我说得太快，唾沫都从我嘴里喷了出来。“不能这样对我妈妈，他们都打伤了我爸爸，是他们干的。”

我浑身都在颤抖着。我不知道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得乞求别人，让他们听你说真相，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你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事，你可以看见卡桑德拉^①那些没有希望的时刻。

鲁迪看着我，喘着粗气，“天，是真的吗？”他好像很痛苦一样地问道。

“枪是冲着我们房子打的。可能把我妈妈打死。我妈妈——你一定还记得她吧？”我说道。

“天！”他说。他闭上眼睛，他的膝盖微微抖起来。

“我要把它拿到警察局去。警察会帮我们。如果你开车送我，他们可能还会有奖励。我会付钱给你。”说着，我胆怯地笑了，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无助。这时，教堂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他拿出些钱递给我。

“在我帮你之前，这事就你知我知。让我先拿着它。请你收下这些钱，回家给你妈妈。”

他把弹壳装到了口袋里。天很黑，所以我到街灯那里才数了数，钱上还有火药的味道，总共是40块。夜色中，我沿着海岸走了三英里，一直到了戈登家船坞的上面。因为那儿的人不认识我，我在商店里买了面包、牛奶、腊肠和奶酪。很奇怪，我非常想喝个烂醉。

^①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国王布莱姆的一个女儿，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她被太阳神阿波罗所诅咒，说她的话将注定不为人所相信。



7

父母亲不大让我和秋儿出门，所以我们只能呆在一起。星期六下午，我们会做些糖吃，或者我们会到房子后面一个结冰的小水塘上去打冰球。秋儿守门，杂志就是守门员用的护垫。对那些合起来对付我们的人，我们会用他们的名字编故事，拿他们开玩笑。这样的人有许多，除谢丽尔·沃特尔以外，几乎包括街上每个孩子。

“我们不会让他们打扰我们。”那些男孩子骂她时，她会这么说。可是，在情人节时，我看见她站在我们家门口小路最高的地方。她在哭。

但这并没有让她消沉下去。她跟我说男朋友是1毛5分钱一打儿。隔一天她会喜欢一个男孩子，然后又是一个，直到她一路选到她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哦，我知道她有个名单的——我在她小房子的窗台上看到过。汤姆啦，泰德啦，拉尔夫啦，比尔啦，上面全都打着叉。我还看见她想和那些笨男孩说话。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你难道不觉得那很像是《卡斯特桥市长》吗？”接着，她就会对他们引用一段很生僻的诗，是马修·阿诺德的“为忆《奥伯曼》的作者所作”一诗：

白雾如海一般缥缈

浪在我耳中咆哮

——是，奥伯曼，都在谈论着你

我感到你又靠近了
书页中有火在燃烧
虽然他们假作镇定
但一个受伤的灵魂又显现了
在这里,在这痛苦中煎熬

听到这个患白化病、对着她粉红色眼镜哈着气的小女孩嘴里冒出这样的诗句,那个年轻的家伙只能一溜烟地跑到学校停车场里去了。

那年春天,有次我到她房间时,她正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涂着胭脂,头上戴着顶假发。她没有说话,没有动,甚至都没有眨一下眼睛。最后,看我没法让她说话,我转身要走了。

“我是个瓷洋娃娃,我值很多钱。我是个匹诺曹^①,可我不说谎。”她小声说道。

“唉,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很快他们就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厌倦的。”她满怀爱意地对我说。可她会在黑暗中沿着水沟偷偷跑回来,为的是躲开那些戏弄她的男孩子。他们想把雪塞到她裤子里。

这个时候,我问她我怎样可以去接近彭妮·波里尔。

“穿件裙子。”

“什么?”

“等到三月底塞迪·霍金斯节^②时,那时女孩子会约男孩子出去。我敢肯定她会来约你的。”

“可我不能穿件裙子。”

①匹诺曹为一童话当中的木偶,每次一说谎鼻子便会变长。

②塞迪·霍金斯原是一个卡通人物,相貌丑陋。她父亲是小镇镇长,因担心无人娶她,所以宣布举行“塞迪·霍金斯节”。这一天,所有未婚姑娘都可以在赛跑比赛上追逐自己的意中人,并向他求婚。该节日后来逐渐在美、加等地的学校中流行开。节日当天,学校会举办舞会,由女孩邀请自己中意的男孩跳舞。





“哈,但你就得穿裙子。你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格里芬的。你可不知道她在看你时,看到的是你,还是她哥哥。等着塞迪·霍金斯节吧。”

秋儿说她也喜欢一个男孩,是达伦·沃特尔。她笑得很不自然,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选了一个学校里最穷的男孩去喜欢,因为这也是她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了。

放学以后,天总是已经黑了。因为彭妮经常感冒,她父亲会开辆小卡车来接她,这样,她便不用走着回去。在学校里,格里芬不让我接近彭妮。

我的怨气要比秋儿大得多。我诅咒我的衣服,我的名字——特别是我的名字。

那晚,我想着彭妮枕着白枕头,穿着白睡衣躺在床上的样子。这时,悲伤像电流一样通过我的身体。我以前从没有、也从不被容许有这样的感觉。

“我要爱着她,直到世界末日。”有一天,放学后我沿河边走着,我这样对自己说。冰面上泛着美丽的蓝色,从冰面上我能看见是谁在跟着我。我已经不走自家门口的小路了,就像秋儿得藏身于水沟里一样。

虽然杰伊·比尔德年纪已经很大,他的双手也被关节炎折磨着,但还是在经常保护着我们。人们说要不是杰伊的话,我父亲早就死了,我们的房子和所有东西也早都成一堆灰烬了。是杰伊拿着他那支点38左轮手枪,让那些人离我们远一些。我等着我父亲,等着看他有没有个朋友能够站出来帮他一次。

但是,当我父亲听说,有些人因为杰伊在帮我们而发誓要杀了他时,他只是回去补了他来年抓胡瓜鱼的网子,给我母亲又修了个小棚子。我跟秋儿说我父亲太容易上当,他什么人都保护不了。我担心的是我母亲、我妹妹和杰伊。不知道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还是出于面子,我希望我父亲死掉,然后杰伊·比尔

德成为我父亲。

秋儿跟我说，他到这儿来保护父亲和母亲的时候，有人把他房车的玻璃打碎了，还砸了他的电视机。

“他可没钱去换新的，所以我们应该出这笔钱——你和我。”秋儿说。

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筹这笔钱，秋儿也不知道。最糟的是，我父亲似乎不理解他欠着他的是什么。

“我长大了以后，要成为你这样的人。”我说。

“孩子，还是要像你父亲。只要你们不离家走得太远，他们是不会骚扰到你和埃莉的。让这一切都平息下去得费些时间，过一阵子人们会恢复理智的。”杰伊说道。

“我父亲会对付他们的。”我说。我看看父亲，又看看秋儿。“他是在计划着——没人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他会去收拾那些家伙的。”我急着说出这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塞迪·霍金斯节到来时，我穿件长裙子，背个女式提包走到了走廊上。我妹妹打扮成了个非常有教养但却得了白化病的哈克贝里·芬^①，她还戴着顶草帽。我们都是些贱民，所以得利用节日让别人接受我们。可在那条灯光昏暗的走廊上，我们感觉到这样做太晚了。

我们孤单地站在走廊上。这时，彭妮的哥哥格里芬走了过

^①哈克贝里·芬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深具叛逆性格与冒险精神的主人公。





来。

我当时在想，哈！她还叫了她哥哥来。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格里芬要比跟他同样年龄的孩子块头大些，有双傲慢与阴郁的眼睛。他的眼睛就像其他十四五岁男孩子的一样，有时自负，有时会有些不那么单纯的想法。那是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坦白告诉别人的。他穿着宽松的牛仔服、拖着条尾巴的衬衫和一双新球鞋。人人都知道他喜欢偷钢笔，也知道他喜欢像他父亲一样说话。

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突然用根圆规在我胳膊上狠狠扎了一下。我疼得大叫起来，他顺着走廊一溜烟跑掉了，边跑边喊着：“渣滓，离我妹妹远一点！”

彭妮身上披了件毛衣，很快走进房子，就好像是为躲开我一样。血从我的衬衫袖口处流了出来，衣服上的血渍也越变越大。秋儿想让我坐下，然后去找校长。

“不要！不要叫校长——再多的校长也不会帮我们！”我喊道。

我从卫生间里拿了些纸。我从来没打过架，从来没用拳头打过任何人。那样对我父亲来说就是“失常”，而他多年来一直在跟我说身体暴力就是“失常”。我把卫生纸垫在衣服下面，压着我现在已经麻木的胳膊。我觉得想吐。

我离开卫生间时，整个学校的人好像都已经聚在那里准备看我的反应了。

我低着头回到教室。我觉得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父亲的错。我没去找校长，因为我觉得他也不会帮什么忙（就像我父亲不愿去找警察一样）。我把那裙子扯下来，下面是我自己的衣服。我记得父母把那些信从莫里斯警官那儿拿回来时的悲伤表情。我现在意识到了，人们也就是这样看待我和秋儿的。格里芬瞪着

我，他看着我身上曾经属于他的衣服。他皱皱眉，然后在隔着我两排的地方坐了下来。

人们在双倍地谴责着我的家庭。我只能保持沉默。

这所老学校的气味告诉我，很清楚我是在个不属于我的地方。虽然这里发生过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事，虽然这里无数的孩子们都受着保护与激励，让他们为平庸而没有意义的生活去努力。我去那里上学之前，那里有位荣获了罗兹奖学金的学生，就是被利奥·麦克威瑟收养的杰拉德·德夫。我离开后，还出过另一位。整个校董会和校长都欣喜若狂。但是，这难道不是我说的那种可悲而又毫无意义的未来吗？

是，对那些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生来说，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会在石油公司或是计算机连锁企业中得到个中层管理职位，会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公德心，会有他们奴隶般的归属感，而我们这些如济慈所称的“不满意的人”会被抛弃掉。德夫林一家，沃特尔一家，皮特一家，波里尔一家，还有亨德森一家，我们会被抛在风暴过后的寂静中，和我们自己可悲的命运在一起。尽管秋儿很有希望，可我们的生活不会变成那些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生活。我们是有自己既定命运的人。在冬日的天空下，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我们的愚蠢和疯狂。

放学以后，我站在学校的院子里等我妹妹。我胳膊底下夹着我母亲的裙子，眼看着黄色的校车向冰冻了的海湾方向开去。秋儿向我走来，身上穿的还是那身哈克的行头。校园里有纸浆厂和硫磺的味道。雪花从尖尖的屋顶飘落下来，楼里一片寂静。楼顶正中的换气扇叶片在啪啪作响，把雪吹到无云的空中。

那个周末我们没有外出。杰伊·比尔德给我们带来些吃的东西。夜晚又干又冷，电视里播放的是多伦多和纽约股市的收盘行情，就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一样。那是第一次我痛切地意识到，人们是生活在不同世纪中的，虽然他们可能都不会觉得





满意。

在我家的小房子里，我们刚刚吃完一顿 19 世纪的晚餐。而在电视上，20 世纪的股市刚刚休市。我觉得，那些义务治安员们会出现在任何世纪、任何地方。

秋儿说，她可不会让她的生活被屋外那些人控制。我告诉她，她没有选择。

“当然我会有选择的，每个人都会有。”她高兴地笑着，把一本《大卫·科波菲尔》^①向我扔了过来。“现在该你选择了。你只要进入它，你就会躲开马修·皮特。”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学时没戴帽子，因为我想证明我可以像父亲那样不怕寒冷。人们在说他要被逐出教堂，可这一点儿也没让他和我母亲摆脱教堂的影响。

我坐在座位上，功课让我心烦意乱。我样样都落在后面，但那时我还相信我会做得好。我相信我可以做个好医生、好律师，或者好工程师，那样我便可以为我听说的城市里无家可归的人盖房子。我会这样做，然后人们便会知道我父亲和我家人都是好人了。这是我在那时惟一的梦想。

我在写一篇作业，是关于 19 世纪 40 年代时工业化中的英格兰。一是要写当时权力的重新调整和崛起的中产阶级，二是要写现在这个刚刚到来的知识与计算机世纪，然后把两个时代

①《大卫·科波菲尔》为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

中的同样问题做个比较。实际上，这篇作业正好可以用来控诉那些掌权者，是他们在折磨着那些容易被人欺辱的人们。这就是信息世纪！莫里斯警官的信息都在计算机上，但是难道这就真实了吗？

在愤怒中，我把作业写了出来。作业写在信纸上，因为我已经没有专门的作业本了。早上，我把信纸按顺序仔细整理好，也在图书馆预约了，下午用那儿的新计算机把作业打印出来。信纸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是这样的：“献给我父亲：为了他被人这样不公平地对待着，为了他从没伤害过或打过我妹妹和我。他属于上帝。”后来我把这句话给划掉了。倒不是因为这句话在撒谎，而是因为父亲跟我说过，人不应该去乞求别人了解真相。

我们中学为很多河上乡村地区的孩子提供顿午饭，都是矿工和渔夫的儿女们。这些孩子的父亲知道艰苦的工作是什么，知道工伤和因公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们缓慢而又坚定地走向我们破碎的新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在等着把它所有的力量向我们喷发出来。

我吃完午饭回来后，发现我所有写着作业的信纸都已经变成了纸飞机，都被扔到窗户外边去了。校园上的天空还是阴沉沉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停着4辆校车。

我没办法在计算机上打我的作业了。放学以后，我还得到停车场上尽量找一找。我在费劲地找寻着印着墨水印的纸，而旁边聚起了些男孩和女孩，他们都在看着我。我回到前门时，在这些麻木的人群中，我看见了秋儿。

格里芬把他粗壮的胳膊压在秋儿的头上，好像秋儿是根柱子一样。我看见秋儿的双膝在这重压之下颤抖着，尽管她也曾拿这个开过玩笑。

尽管我很胆小，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捍卫这样的理念，即我妹妹的生命和格里芬·波里尔的生命一样，都是神圣





的。

我还记得利奥·麦克威瑟曾经跟我说过：“有天你会去打拳的。你和我一样，都没有选择。”为什么那会让利奥开心呢？我现在可是吓坏了。

我举起双手，让两手中间有约两英尺的距离。我一生中从没举起过双手，现在，我盯着它们在我的面前，就像它们是两个敌人一样。在我身后是延伸着的冰墙和寂静海湾。海湾里凸进来的黑色小岛被包围在寒风中，在灰暗的暮色中等待着从西南方来的暖风。

格里芬在我身边绕着圈，不停地用左勾拳打我，直到把我打倒在地。我抬起头看着那些人，只有我妹妹的脸上才有同情。

然后，我翻滚到一旁，手指用力按在雪地上站起来。我的领带在身前飘着，冰冷的空气刺激着我的肺，我嘴里也是血。额头被打肿了，鼻子也被打破了，血就像红丝带一样洒在我的衬衣和裤子上，洒在这偏僻的停车场上。我的作业散落在雪地上，散落在这停车场上很快就会被遗忘的足迹之间，消失在冬日最后一缕阳光当中，而上面还有一页草草地写着“麦克威瑟的公司垄断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四周围了一大圈人，人们的尖叫与悸动驱使着格里芬。

我挨到第四下时，我的头歪到了一边，我看见许多脸正在看着我，但秋儿的脸已经呆滞了——尽管那时挨的拳头造不成什么真正的伤害。秋儿跑过来，想保护我，而格里芬的左拳又向我挥来了。我没能挡住那一下，那一拳打在秋儿的下巴上，把她打倒了。人群静了下来。

格里芬笑起来，又挥着右手向我打来。这一次我迎着他，一把抓住了他的拳头。突然，我很奇怪地意识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很可怕的秘密：我要比他至少强壮两倍。我紧紧抓着他的拳头，他大叫一声，好像在求我放手一样跪在了地上。我把他拽倒在

地,我都不敢看他脸上痛苦的表情。

现在,我有了第一手经验可以证明,我父亲说得对。他说伤害别人的人必然会最后伤害到自己,惟一能减轻这种痛苦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心对其他生命变得冷酷起来。

我扶起秋儿,搀着她转身沿着小路走去。鲜血点点滴滴地洒在覆盖着白雪的路上。

“我会来收拾你的,你这个胆小的杂种。”格里芬在后面喊着。可是人们看他的眼光已经和两分钟前不一样了。

我回到家里。那晚,我听到外边有些骚动,有人扔了个瓶子。我父亲躺在床上听着那些人挑衅的话。他们让他出去面对他们,还让他去喝一杯。时间长得让人难以忍受。

有人喊着“出来喝一杯!”一阵寂静之后又是“出来喝一杯!”

他们向我们的房子走来时,响起了一声枪声。那些醉汉跌跌撞撞地跑开了,都没有哪怕是假装一下自己很勇敢,他们就都跑了。杰伊·比尔德的手枪又响了。我们听见他们大叫起来,接着是卡车远去的声音。

我哭了起来。我想要出去帮他,可我没有。

我的领带在水槽里泡着。我母亲起得很早,给我把领带烤干,还补了我的裤子。早上秋儿会给我把靴子擦亮,靴子曾是我父亲的,有8年的历史了。因为我自己有了些力气,我有些担心了,要是我变成外边那些人该怎么办。

10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雪。雪花把我们的房子和土黄色的院子





都罩在下面。我在想到早上得去看看我的野兔夹子。我父亲不愿去领社会救济,我们又得吃饭,所以我得去捉兔子。如果兔子还活着,我就得去找根木头把它打死。这总是让我感觉不好。

我的脸青一块紫一块,还肿着。我和秋儿坐在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里放着躺椅和一些夏天用的物件。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道:“情况从现在起不一样了。没人可以再骚扰我们。我不会再让你出任何事。你不会再流一滴眼泪了。”

开始她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她可能是被我的话吓住了。这就像是亚当在和夏娃说话一样。我已经离开了我的父母,离开了住着圣人的那些山谷,已经落入了荆棘丛中。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和家里的期望之间有了距离。

“你相信有地狱吗?”我问道。

“相信。”

“你相信有天堂吗?”

“相信,可还是相信地狱多一些。”她笑着说。

“你觉得好人应该上教堂吗?”

“是。”

“那杰伊·比尔德去教堂吗?”

“不去!他恨教堂,他也恨神父。你知道的。”

“神父保护了我们家吗?他来安慰过我们吗?他有没有在弥撒上为我们说过一句好话?我们去教堂参加教义问答时,他跟我们说过话吗?他有没有说说,让他们放过爸爸和妈妈?”

“没有,当然没有。他甚至都不愿意靠近我们!”

“杰伊·比尔德有没有保护我们家?”

“有,用自己的生命。”

“这是件好事吗?”

“嗯,我可能有些自私,但是我会马上说是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她想了想,说道:“我觉得他很明智。”

“他和父亲一样明智、一样勇敢吗?”我几乎是颤抖着问道。

“可能是吧。”

“你愿意我向杰伊学学吗?”

“不,还是向爸爸学。”

“你觉得我会变成杰伊吗?”

“我不清楚。”

我点了一支烟,她一脸迷惑地看着我。我把烟递给她,她吸了一口,咳嗽起来,然后她用双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做出副被人掐住脖子的样子。我又给自己点了根烟,然后慢慢地把烟吐了出来。

我站起来,沉浸在自己的道义感当中。我从自己黑牛仔褲的兜里掏出一把匕首。那是把有7寸长不锈钢刃的猎刀。我用鲁迪·贝朗格给我的钱买的。她看着那刀,我冲她笑了笑。

“噢,这刀可以掏兔子内脏吗?”她说。

“总有一天我会像杰伊·比尔德一样,我一定会!”

秋儿没说话。我想她会觉得有自由的希望了。我拿出一枚上面有颗小石头的小戒指,把它戴在她的手指上。

“我本打算把它给彭妮,给个女朋友。可我又没有女朋友,所以我把这个送给你,这就是我们的婚礼。”

“我终于有男朋友了。”她说道。

我问她以后想干些什么。她说想当个兽医,想拿到麦克威瑟奖学金,还想写本书。说到这儿时她脸红了。麦克威瑟奖学金可是15000块。

“麦克威瑟永远不会给你那个奖学金,但我会为此报复他的。”我说。

秋儿承认,只要她觉得孤独,她就会感到害怕,就会呆到自己的屋子里。

“你再也不用那样做了。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谁要再侮





辱你,我都不会放过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寒冷中起了床。我要去查看野兔夹子,而我父亲正要去教堂做弥撒。

“你去祈祷,而我要去给我们找吃的。”我冲他喊着,呼出团团的白气。

我看见雪把绝大多数的夹子都盖住了,但有一个抓住了只兔子,雪已经埋过它的背了。树木一动不动。即使在树丛中,我也可以闻见从海湾飘来的烧木柴的气味。

我出了树林,把剥了皮的兔子挂在院子后面的晾衣绳上。我叫醒秋儿,跟她说我要去找些土豆和胡萝卜来,我们可以吃兔子肉烩菜了。

然后我去了学校。我进了男洗手间,看见格里芬也在那儿。我站在那里,心跳得快极了,就像我早上刚杀的那只可怜兔子的心跳得一样快。

“你再碰我一下,我就把你的头碾碎。我会宰了你!我不管你伯伯是谁,我不管是否会把赶出教会,不管我会出什么事,你都得死!”

他看着我,虚弱地笑了笑,说道:“好啊。”

但我向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向后退缩了。这是第一次会有人在我面前退缩。

格里芬从洗手间跑掉了。

他逃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以可怕的虚伪装扮了自己,然后再借着道德的名义来指控我父亲。现在我认识到了,我父亲信任的一切,包括教堂、艰苦工作、圣人们、那些波里尔家的人,都是假的。其实,我父亲做没做什么都不要紧。我不应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干而这么快就原谅他。因为从另一方面说,是他的无所作为引起了今天的后果。今天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他选择了忍耐。要是他能早些采取行动呢?如果他在几年前就

去抗争，这一切就不会让我来承担了，也更不会让都半瘸了的杰伊·比尔德来承担了。我闻了闻留在手上那只野兔子的血腥味。今天早上，河上有哪个孩子，有哪个家里有微波炉的孩子，有哪个家里有着我跟秋儿都没玩过的电子游戏机的孩子，会去为了晚饭而把只野兔开膛破肚呢？没有。那些坐在我身旁的孩子，那些跟我分享这白天时光的孩子们，他们都早已经是 20 世纪的一部分，而且很快就会变成 21 世纪的一部分了。

我们晚上吃的是兔肉烩菜。胡萝卜和土豆是我从加油站的酒吧那儿偷来的。

冬日的月光把我们的房子罩了起来，风也很轻。春天快来了，再过一个月到处都会是春天了。快到复活节了，我母亲肚子
181

里面的孩子还在。我可以闻到雪水的味道，可以看到远处灰暗的房子，可以感觉到这些房子里温暖与舒适的生活。这些都是多年来为麦克威瑟干活的人。他们的儿女们有着普通人的梦想，想成为律师或是工程师。从这些屋子里传出了笑声，从开着的窗子里传出了摇滚乐声。

我问我自己，我父亲又给了我母亲些什么？我诅咒他。我想要和他打一架。我记得母亲跟我说过，他是怎样毫无怨言地来回走着去监狱看他父亲。我是不是也干过什么类似的事呢？但是，在所有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身上，反叛就是头对抗着自己的
怒
火

野兽。

11

复活节那天，我们去了教堂。一早上风都很大，长方格的玻





璃闪烁着,海滩上卵石裸露了出来。我们穿着熨过的干净衣服,刚回到家,雪就下了起来。这在春天倒也很常见。天气变冷了,水沟又冻住了。母亲从晾衣绳上把我们的衣服收了进来。父亲砍的木柴快要用完了。

吃晚饭前我出去走了走。灰色的天空中飘着朵朵乌云。水沟是早春无奈的象征。在房子高处,田野里有倒伏的野草、瓶子标签和用过的保险套,还有其他一些冬季快要过去的迹象。棕色的海湾波涛起伏,那是因为冰都融化了的缘故。我向海湾走着,觉得自己有些迷失在了强烈的春天气息中。这时,我发现自己走到了皮特家后面的田野里。突然,我脑子里产生了个幻想。我觉得把它叫做“幻想”要比叫做“强烈的欲望”或者“渴望”更好些。我想着可以去面对马修·皮特,可以勇敢地走上前去扇他的耳光。在那时,以我的个头和力气来说,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杀。但是,我想如果可以把未来掌握在自己这边,如果可以大胆地运用策略,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胆大的人,而且既然我们都试过我父亲的方式了,现在也许该试试我的了。尽管我无法证明,可我知道那桥是马修炸的。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为什么要去证明它呢?他们对我们也没证明出个什么来,他们又凭什么认为我父亲是坏蛋,而马修是好人呢?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天变得更冷了,远处车辆的声音也渐渐静了下来。这是耶稣复活后回到天上的那一天,也是他显现在玛利·麦格迪琳^①面前而她却不知道的那一天。如果我这件事做得好,这也可能成为我的复活节。

我穿过低矮的云杉木架,经过狗房时把门关了,然后走进后院。积雪已经半融了,飘落的雪把地面弄得就像黑铅笔在白纸

^①玛利·麦格迪琳是圣经中记载的从良了的妓女,耶稣复活后曾见过她。

上划过一样。我想起了我再也没能完成的作业，还有今年我差不多肯定会被学校开除了。

我从没到过皮特家的院子。看到他们院子荒芜的样子，我有些吃惊。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的充实与快乐得多。可是，他们的房子却是我所见过的最破旧、最凄凉的，可能只比沃特尔家的强些。

我向走廊的窗户看去。我看见对着起居室的一扇门开着，里面有光，还可以看见木头桌子上台布的一个角。我想那就是特伦顿生活过的地方。他在那儿做的最后一件事可能就是从这扇窗户向外眺望落日了。

就在我身边，我摸到一把双刃斧。斧子埋在雪里，有些旧，有些生锈，但把手还是很结实。我站在那里，拿着斧子，感觉到雪在我没戴手套的手上融化着。这时，马修·皮特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走到我蹲伏着的这扇窗户边。他没系衬衣扣子，我可以看见他胸膛和胳膊上的文身，看见他发达的肌肉。这个毁了我们生活的人站在窗户跟前，向我们的房子眺望着。他打过我父亲，逼他去喝酒（尽管我没能证明这个），取笑过我美丽的妹妹，还垂涎于我母亲。

我可以很容易地杀了他。我的力气足够用这把斧子砍穿他的胸膛。我想，他曾把我父亲叫做胆小鬼，但他永远也不会这么叫我了。我紧握着那把斧子。我憋住气，觉得有些头晕。

天越来越冷，夜色也已经遮住树林。我听见山狗在狂吠，在聚集。我试着带着愤怒回想马修干过的事，他对我母亲和妹妹都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样对待我父亲的。可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拉上了窗帘。我听到他说“辛西娅？家里有人吗？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意识到尽管今天是复活节，而他却是一个人。那复活对他来说不重要，他的家也因为这种冷淡而显得





压抑。我知道,现在是杀他的最好时机。没有人在家,我只要把痕迹都掩盖好,人们就会以为是别人干的。

杀了他,就意味着我背叛了我父亲。不杀他,我却会在将来背叛我父亲。这个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也是我一生都在想的事。我要是在那一刻下了决心,我的生活可能便会从此永远改变了。我的行为可能会把我们都救了——有秋儿,还有我的弟弟珀西。他就快出生在11号公路旁的一所破房子里了。

我拿着斧子,心里默默地数着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后可以看见红色斑点,我就站起来拿着斧子从窗户跳进去。我闭上眼睛,可没什么红色斑点。等了好一会儿,我浑身颤抖着听见马修走开了。我很生气自己错过了机会。这就像是有头危险的熊在我的射程中,而我却没开火。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一摇一晃地走过山丘。我很清楚这头熊很有可能要回来咬伤我妹妹。

我又站了一会儿,后来穿过田野向海湾跑了去,一路上都在嘲笑着自己的多变。如果可以如此轻松地获取权力,那么肯定会有一些根本性因素在起作用。只要斧子一挥,不管它有权力还是没权力,我母亲的日子肯定会好过些,我妹妹以后也不会尿床,我也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开心。甚至就连我父亲的阑尾炎也不会再发作了。

我回到家,父母亲和秋儿正坐在桌子边吃着根粉红色的火腿。屋子里很暖和。窗户在餐桌旁,在这间通透房子另一头的高处。窗户下面有个架子,上面放着母亲的小摆设,还有一张秋儿第一次领圣餐时的照片(我已经把我自己的拿下来了)。火炉旁是我母亲的帆布床,帆布床旁是后门,后门旁就是厕所的门了。屋子里到处都是些架子,上面摆着父亲的书。

餐桌左边有5级低台阶,通向我们“楼上”的三间卧室。说是卧室,其实不比玩具房子大多少,是父亲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为我

们修的。

我父亲正在说着什么是恩惠。他停住了，看了看我。我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了笑。但他的样子告诉我，他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他和蔼而安详的笑容告诉我，他知道我没去干那件事。

在这样的折磨中我又过了三个星期。快到5月时，我很幸运赚了些钱，是我去打扫麦克威瑟商店的院子挣的。或许是他因为什么事感到内疚吧！每次我回家时，都会远远地看着马修，都会有种想去杀了他的奇怪欲望。但是，又出了件事让我没干成。这也说明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一直有针对着我们的阴谋。

在些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下，韦恩小姐要来“救救孩子”了。杰伊·比尔德到我们家来跟我们说了这件事，说可能会是在复活节后的几个星期内。他让我母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还说只要可能，他便会为我父亲的人格作证。

一天晚上，黛德·韦恩和莫里斯警官到了我们家。莫里斯看到我母亲时，他难过的表情总是显得很适宜，就好像我母亲的人品让他很失望一样。公文都已经做好了。另一个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警察举着把枪站在门外，准备应付我父亲的回击。

我们被人带走了。有十几个或更多些的人正站在我们门口小路上的高处。他们看着我们被人带走，看着我们慢慢地被人驱赶着，然后都鼓起了掌。秋儿是一个方向，我是另一个方向。母亲这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

母亲上了法庭，坐在那里听着韦恩小姐陈述。她说我母亲是个半文盲，我们家贫穷不堪，说我父亲涉嫌参与了一系列犯罪活动。还有，喝酒的时候他已经肆无忌惮地承认了。

从这些听证会的记录中，我知道了官僚们是怎样想我们的：“孩子母亲与悉尼·亨德森共同居住在一起，此人有暴力倾向，他的家庭也有虐待史。悉尼·亨德森深受不良环境的影响，并经常有暴力行为。孩子母亲因为有孕在身，所以无法照顾其他





两个子女。孩子母亲虽然性格善良,但智力只相当于孩童,并曾因为她丈夫宗教信仰的缘故而多次怀孕,但均流产,并有大出血的症状。”

“他们家房屋墙上有一个子弹孔。他们的生活自从特伦顿·皮特死后便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该名男童曾深受悉尼·亨德森的影响。莱尔现年14岁,正是孩子需要强有力家庭监护的时候。他妹妹秋儿·亨德森患有白化病,现年13岁,并已经开始了月经,容易受人影响。如果我们现在不救他们的话,就永远也救不了他们了。”

我的天!就连我都要相信了。

我被送到了汉尼·布朗夫妇家,秋儿被送到了韦恩小姐在查塔姆的福利院,是韦恩小姐用政府资金开办的。沃特尔家的女孩们曾在那里呆过,还有些他们家在河下游的亲戚也呆过。对那些遭到过虐待的女孩子们来说,据说那是个安全的地方。虽然秋儿并没被人虐待过,但也不要紧,因为她看起来就容易遭人虐待。

我养父母给我的一切让我有种梦幻般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背叛了我的父母亲。汉尼·布朗带我去看电影,还和秋儿、韦恩小姐一起去了亚特兰大游乐场。在那里,我们坐了过山车和旋转章鱼,吃了糖葫芦和棉花糖。而在这时,我父亲穿条蓝色旧西裤,我母亲穿着她的孕妇装,两个人正默默地忍受着夏季的酷热。他们四周只是黑压压的森林和呱呱叫着的青蛙。

为了糖葫芦的事,我恨我自己,可我又想吃。在汉尼·布朗家,我找到了个钓鱼用的旧背包。我偷了很多自己想拿回家的东西,有发酵粉、盐、番茄酱、糖、咖啡,还有茶。我把背包藏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天,我查看背包里面的东西,发现多了一包面粉。那天晚上,我下楼去吃饭时,我都没法面对他们。

福利院是韦恩小姐和她朋友唐·弗里格合办的,并受到了

政府的资助。这种与政府的关系是政府权力与小镇文明的奇怪结合。黛德正处于她权力的顶端,而我却一无所有。她犯的错误和我的一样,都认为她的权力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错误地认为,那些现在恨我父亲的人,以后不管有什么样的事,也都不会把炮口对准她。

黛德想让我母亲学着自我觉醒。她觉得自己是自我觉醒了,我母亲却还没有。我一想到这些就会觉得很好笑。我母亲还是说了,她愿意每周去鲍威学校一次,去学学有关她自己和孩子营养与卫生方面的知识。我知道这不是黛德的本意,但对我母亲有好处。

9月7日,我钓完鱼后往汉尼·布朗家走了回去。4点钟我走到门廊那儿时,看见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站在门口。我不认识那两个男人。他们都穿着西装,都面带微笑,眼睛里放着光,手上都带着很精致的戒指。他们从省里的社会服务部来,是韦恩小姐的老板,来检查她福利院的运转情况。

韦恩小姐和他们站在一起。她的下巴很长,长得很容易让人记住。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脸上带着的我们社会的那种残酷也更明显了。这些特点总是藏在社会表层之下,就像《道兰·格雷画像》^①中描写的一样,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显现出来。她对我笑了笑,笑容中带着我从没看到过的感情。她让我去收拾一下东西。我下了楼,但没有拿那个装着偷来东西的背包,可汉尼·布朗却上楼给我把它拿了下来。我离开时,我看见他妻子的眼里闪烁着泪光。

我向车子走过去时,韦恩小姐拉着我的手。我没说什么,也拉着她的手。我现在已经部分地成为了社会的奴隶。我会像契

^①《道兰·格雷画像》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作品,其中年轻俊美的主人公有幅画像,画像上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主人公的不断堕落而变老变丑。





诃夫^①说的那样，去把这奴隶从我身体里赶出去，但不是现在。他们让我喜欢饼干和糖果，他们让我想去归属，让我对自己说谎，让我相信他们是比我、比我妹妹或是比我父亲更聪明的人，他们想让我一点也不心存怀疑地接受训斥。这种归属让我背叛了我父亲，秋儿也是。

我母亲也都已经照办了。33岁的她已经精疲力竭。她把屋子清洗打扫了。父亲又重新修了两个房间，还接受了就业部门给他安排的拾垃圾的工作。他们买了辆新的婴儿车。他们忍受了所有的屈辱。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回家了。

四五个月后，黛德·韦恩在另外一个部门又找了份工作。她一直在为我们的事费神，为我们工作了14年。她缩小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回到了山区。我们觉得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我弟弟珀西已经出生了，就是我曾对圣母玛利亚说过，我不在乎死活的那个弟弟。我回到家里，看见婴儿车上有个小婴儿。他身上盖着块蓝色的床单，一缕阳光这时正好照在他没有几根头发的头顶上。他闭着眼睛，一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

我跑着去找秋儿。她正坐在我们家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在离那些冷杉树不远的地方抽着烟。我突然意识到，她的脸变漂亮了。但她的生活，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已经毁了。

12

父亲为艾略特·皮尔森公司当了两年的收垃圾工人。我从

^①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著有《海鸥》等作品。

学校回家时,可以看见他正紧抓着站在5吨垃圾车后面,看见他正把垃圾袋子往车上扔。他干这个活很讲究方法,像个艺术家一样,领带会飘到他的肩膀上。他干活时还穿着西装。我跟你这么说,倒不是觉得像我父亲这样收垃圾的干活时穿身西服不自然,而是因为他那身西服又破又旧的,跟他在收的垃圾差不多。因此,他这样穿还是很合适的。

父亲会用一只手抓着车帮,这样,卡车在小雪中行进时,他另一只手就可以够到人行道上。雪已经下了起来。整个冬天,河里都会有破冰船在疏浚和破冰,也会有从欧洲和美国来拉纸浆的大船靠岸。

可对我们来说,一切如常。即使伊莎贝尔·杨曾跟我母亲说过,悉尼的智商有可能高达170,但我父亲来说,对就业办公室的那些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老天,如果一个智商这么高的人只能在艾略特·皮尔森公司当个收垃圾的工人,那我就有麻烦了。

我每天都打架,都偷东西。我打架的时候,再也没人提我父亲的名字。人人都知道我带着把刀。我从麦克威瑟的商店偷东西。跟我一般年纪的人都尊敬我,也都怕我。我给小珀西偷纸尿片,给我母亲偷尼龙袜。麦克威瑟知道这些,那年晚些时候,他给了我一份整理工作裤和衬衣的工作,每周干两天。

“你可以给你的家人买东西,像是什么尿片了,你母亲的袜子啦——”

我买的東西,我跑去买的東西,我真正高兴去买的东西,是给秋儿的隐形眼镜和假发。

有一天,在离我们房子不远的一块隐秘的地里,我看见秋儿和另外两个大些的男孩在一起。她在笑,还在抽根大麻烟。其中一个在吻她,另一个把手放在了她两腿间。

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我的第一瓶酒是他们给的。在这个被





接纳的时刻，我做了另一种奴隶。我和秋儿被认为是“他们的人”，其他人还为了我父亲去“收钱”。虽然我不大喜欢这样，但我也做了，我被他们接受了。

我拿了他们收来的钱。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一段专门说给我听的话：“他家老头子干的事跟他没关系——他家老头子是个变态——他可是个好小伙——”

这是个重要的一刻。这一刻让我知道，我和秋儿可以不用再去想别人会把我们和我父亲联系到一起了，我也可以摆脱他了，就像掸去他给我买的新衬衣上的一点灰尘一样，那是他用最后一次发的工资给我买的。现在，我想去抗争，我想去找我父亲，请求他的宽恕；我想去找我母亲，请求她的祝福。但是，如果当时我和那几个家伙混在一起，我的日子便会变得容易些，这也是为什么秋儿会脱掉裤子躺在那儿了。

我知道这些。我跟秋儿说了我的想法。

“我爱爸爸。可看看他都对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得在这样的困境中？但我们并不一定要这样。我们可以逃出来。现在，人们都觉得你漂亮，你是很漂亮，但你应该把这掌握在你手中，而不是他们手里。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说这些话时，我不敢看她。

我给她买了些东西，让她看起来漂亮一些。我内心里因为她而觉得羞耻，她也知道这些，这便是为什么她的身体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那个星期，我把东西给了她。我给她买了个黑假发，我还让她在下个星期二去找眼科大夫挑一挑隐形眼镜。都是我出钱，钱部分是我在周末时给麦克威瑟干活挣来的，部分是我下套子抓燕子和水貂换来的。我知道在艾伦河上游处有个捉水貂的好地方。我也可以跟你说，地方是我自己发现的。

到星期三时，秋儿变得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漂亮。这便是这个世界不断让我们去干的事。去背叛我父亲，我母亲，离开他

们,让他们自己去死。

13

那封信是 1986 年 1 月来的。我把它拿到屋子里。我心里觉得来的可能会是个好消息,比如说是父亲的无罪证明信或是其他什么的。

我们都聚在桌前,我装出一副对那信毫无兴趣的样子(尽管我的心在拼命地跳着)。但这却绝不是封证明什么人无罪的信。这封信上说,我父母欠了 17000 块钱的税款以及由此而来的利息,是从他做挖井的生意时算起的。我父亲从没报过税,因为在他一生中,他的收入都少得可怜,他也从没想过这些,这跟他曾读了多少书没关系。因为在三四年里都没申报过个人所得税,他现在面临着处罚。这就像是今天所有的工作一样,都是渥太华的计算机干的。地方税务局甚至无法插手这件事。

父亲不得不为了缴税的事来回进城找人。杰伊·比尔德开车送的他。那儿的职员告诉他,他可以给高级税务员写封信说明情况。他写了。4 星期后收到封回信,信上说他们已经对他的房子实行了扣押,他们希望可以在年内收到付款,不然他们会核查不履行的原因。他们会以此为抵押,监控他的账户来确保履行。他们会跟保尔加治安官或其他相关方面保持联系,他们要维护税法的尊严。

我和我母亲不理解这种语言,我父亲也不理解。他只是跟我说,他根本没什么银行账户,他们怎么监控?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有位地方税务局的哈德维克小姐跟我父母





说,要是由她来处理,她会免了这笔钱。

“我还想着就是由你来处理的。”我父亲说。

“是计算机处理的。钱数是根据我们的新模型由计算机算出的。计算机找出你的收入,算出罚金,用复利算出了总数。得由高级税务员来决定豁免的事。”哈德维克小姐说道。

“嗯,高级税务员能这样做吗?”我母亲问道。

“不行。我有你的档案——已经寄给我了。我只能说你们最好照付。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得由高级税务员本人来决定。明白吗?但她那里有很多积压的案子,而她又是刚到这个部门。”

3月里的一天,父亲从哈德维克小姐那里回来了。他跟我们说,不管他如何去解释我们的贫困,他们还是要执行扣押。他们扣押的不只是我们的房子,还有我们拥有的几英亩树林,那儿有他原来想去砍伐的成材。现在,即使我们去那儿伐了木材,也得被拿走。

“我们得去卖房子吗?”我母亲问道(就好像有人会买我们的房子一样)。

“不,我不会卖我们的任何东西。即使是我砍了那林子里的树去卖变成钱,他们也会席卷而走。”

我们围着桌子坐着。第一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在看我,就好像他们在等我给个答案一样。我也给了他们一个。

“把房子里的东西搬走。拿你的链锯把房子锯倒,把墙锯倒,把树锯倒,点把火一烧,离开这儿,到其他地方去。”

秋儿看着我,咧着嘴笑了。

父亲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眼光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然后,他冲我母亲笑了笑。他有个另外的计划。哦,伙计们,那真是个伟大的计划,让我来跟你说说!

我父亲聪明的计划不是去和任何人抗争,不是把房子锯倒,

而是要遵照税务局的意愿去做。

“我会离开家找活干。他们正在往省的北边铺电缆,我会住在那里,然后用我赚的钱还债。我原来就住过帐篷,我现在也可以。工钱很高的。”

他接着说,用上两到三年我们就可以摆脱这笔债,而他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头脑上都没问题。他跟我说,他会把一半的收入寄给我们,自己留一点儿,然后把剩下的都寄给税务局。

“我一直都喜欢过艰苦的生活。我小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但我什么都不缺。我钓鳟鱼,还养了几只鸡。我父亲找不到份稳定工作的时候,他便去打猎。我把多余的钱都花在了书上。17岁我就在读欧里庇德斯了^①。”

“谁是欧里庇德斯?”秋儿问道。为了当个作家,她在读所有能拿到手的书。

“是个美国人。”我母亲答道。父亲小心地看看我。在我母亲温柔的心里,她总是觉得任何重要的人肯定都是美国人。父亲有一次说道:“嗯,是他们——没什么关系。”

“我会把钱付清。”他说。然后,他跟我说,我得做一家之主了。我早都觉得自己是了。

我跟他说明他的计划太荒唐。可是,我知道这样的话,我可以更自由些,我们的家庭也会免受更多的麻烦。

“都是马修·皮特的错。”我脱口而出,“如果可以一下子解决,我会把他和康尼·德夫林都踩碎!”

秋儿看看我,怀疑地闭上眼睛,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话。还有,她还觉得我只要这样说话,就肯定会给她带来霉运。

我父亲只是叹了口气。“有一件事你是对的。很奇怪我的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奇怪有种力量一直在针对着我。还是很

^①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0?~406):古希腊戏剧家,他与索福克斯和艾希鲁斯并称为最伟大的古典悲剧作家。





奇怪,为什么除了伊莎贝尔·杨和杰伊·比尔德以外,竟然没人帮我们。但是,如果你经历过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些事,你就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也会跟我一样这样做了。”这是他第一次说起他的逻辑后面还有原因。尽管我觉得他只是在用自己的童年做借口,来逃避他对我们的童年应承担的责任;尽管我已经发现,对他的冷漠就是保护我和秋儿最安全的办法,我还是觉得为了报复我得去杀个谁。我告诉他,他没权利提起杰伊·比尔德的名字,因为杰伊·比尔德勇敢,从不退缩。我告诉他,杰伊·比尔德在仲冬时经常来看我们。

“我知道这些,儿子。”悉尼说道。

“那你就该为自己害臊。”我喊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了麦克威瑟先生。他正坐在房子后面的办公室里。让我感到最吃惊的是,他桌子上竟然有两部电话。他旁边有幅我们地区的地形图,上面标着艾伦河,林地,他的土地,他的锯木场,还有所有为他工作的人的房子。我站在他面前,身上是件破厚外套,脚上是双旧矿工靴,帽子顶上还露着一个洞。

“我想要笔贷款。”我说。我的腿在抖着。

他一句话都没说地盯着我。他左边的玻璃箱里有四五杆猎枪。他右边有一幅照片,是他坐在独木舟里在艾伦河河岔处钓鱼——那也是让我们家陷入贫困的地方。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都要快低下头了,但我挺住了。

“我想要笔贷款。”我说道。

“我听见了。”他说。他吸了口烟斗,他的声音是从牙缝里出来的。电话响了,可他没接。他还在看着我。“我一直在想,你到底需要些什么?我每个周末都付给你25块钱,可你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东西。你把秋儿照顾得不错。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想要枝猎枪或是鱼竿什么的。得多少钱?”

“17000 块。”我说道。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看着我，拿起电话。他听了一下，没有提高声音就说了起来。

“我不会去操心你他妈的怎么去开那条路。艾比，犁就在那里。明天你就给我把那条他妈的路开好，明天晚上以前。我得把设备运上去。”

他把电话狠狠地放下，然后又盯着我看起来。

“那可是一大笔钱。”他说。

“是。”

“你怎么还我呢？”

“我会去工作——”

“在哪儿？”

我屏住呼吸，接着说道：“我保证给你把那条路开好。”

最后，他笑了。

“噢，我知道你 10 年后会的，可不是现在。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你先去念完高中，再来找我，那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工作的事了。我可不是什么戴维·斯康教授——他们在教书，可是自己却不懂。我不管什么学习，可我喜欢知识。你上完你的高中，给我你的知识，这就比你爸爸强多了。不怕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喜欢他。第一年你来为我工作时，我会给你 3 万块，也就是说你 18 岁时就会有 3 万块。还有，我会让秋儿去上大学。”

我瞪着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后面的地图上标着我抓水貂的那个小树林，旁边还写着我的名字和数字“15”。是我那一年抓的水貂数。他什么都知道！

“我能为你做的，可以比别人为你做的都好。”他和蔼地说道。



14

第二天,我带着想毕业的渴望往学校走时,心里想的却是去教训一位老师。尼尔先生是从查塔姆来的,他把谢丽尔·沃特尔的课给停了。谢丽尔来找我帮忙。没有其他人会为这事来找我,我的良心告诉我必须去帮她。我打伤了他的脸,他也把我拽到了校长办公室里。我看见他嘴上流着血,我感到很羞愧。可是,当那个校长说到我父亲是这一切的根源时,我却告诉他们我将绝不回头。

那天晚上,父亲想和我谈谈,但我却不愿意听他说什么。

“最少我不是个胆小鬼,最少我还击了,可你——大家还都认为那是你干的。”我的眼睛因为泪水而模糊了。珀西在望着我。

“我觉得特伦顿的死是命里注定的。”我父亲说。

“我的天——为什么?”

“想要开始对我的考验,结果一定是有福的。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虽然我这感觉不是因为那可怜孩子的死而来的。一个人的生活中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我曾经经受过严酷的考验,我知道这就像是我那天站在教堂顶上一样。我知道别人欠我们什么,而我们需要些什么。但我跟你说,莱尔,别人亏欠我们很多,而我们得到的却很少。但是,这要比反过来的情况强多了。要看看你付出了多少,而不是得到了多少!”

那是第一次我觉得我不想让他再呆在这个家了。从海湾那儿来的风正在刮着,气温也已经降了下来。秋儿去学校参加戏

剧排练了。是我跟他把话挑明的时候了。

“拿上这个。”我拿出那把用鲁迪给我的钱买的猎刀。两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我床底下或者衣服下面。“去保护你自己！别老让杰伊·比尔德去干。”

“不！”他笑起来。我无法忍受他竟然在嘲笑我。可是，现在我认识到了，他其实没有在笑我，他是在笑他自己，他是在笑自己没有能照顾好我。

“你真不觉得真相很重要吗？”我问道，“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他们对你毫不关心，他们只想杀了你！”我气得抖了起来。

“就算你到了铺电缆的工地那儿，他们也会知道你是谁，他们也都不会想去帮你。你还是会有麻烦，你会死的！老天！”

“我死没有什么关系。”父亲笑了，“他们也会死的。没有什么我可以干的，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人。让我去找麦克威瑟，去说：‘麦克威瑟先生，你那样对我父亲不道德，因为他从1938年开始就已经在这里为你守林了；你不想付给他清理奥伊特河火场的钱，你没有履行对我父亲承担的责任，你还要和环境研究的结果作对；你曾雇了杰拉德·德夫，利用他，却不想让他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埃莉没偷你的钱，我既没伤害那孩子，也没去毁了那座桥，我对在那儿工作引以为荣。’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可是我却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也去感受这些。”

“因为特伦顿的死，你现在在往一个方向上走，而马修和辛西娅却在往另一个方向。他们越来越厉害，而你却越来越软弱。马修现在成天和谢泼德兄弟混在一起，那些人可跟他一样坏。”

“嗯，那就跟我没关系了。那是马修自己的事。他走上了一条跟我截然不同的路。你想让我做什么呢，儿子？为了安全，让我去和他们混在一起吗？你拿这把刀是想干些什么呢？如果他们毁了我们，他们也就毁了他们自己——伤害我们的每一缕气





息也会伤害到他们自己——要是你读过托尔斯泰的《伪造的息票》，你就会知道。”

“你是个傻瓜！”我喊了起来。

他点点头，看上去就像是个站在绞刑架下的囚犯，正在等着第二天早上沙袋落下时扯断自己的脖子。这就是我觉得我把他叫做“傻瓜”所能给他的伤害。他有权去想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我跟他说，他对母亲太自私了，对我们也什么都不曾给过，人们怀疑他是对的。管他装作什么样的好人，他可能真和辛西娅有一腿，也可能真打过我母亲。我跟他说我可以照顾这个家，让他像自己说的那样，赶快到北边去铺电缆。

“为什么你还不去呢？你只要呆在这儿，就会有麻烦。你只要一走，什么事都好办了。我跟每个人都处得不错。还有你的那些书，它们有什么用？一点儿用都没有！”我又吼了起来。“等着瞧吧！要是谁再敢惹我们，我会给他好看的！”我又把刀子挥起来。他想把我的刀夺过去，我用力一拽，血从他的手掌上喷了出来。

“你知道什么？妈妈会死的！秋儿感到孤独，她想装得勇敢一些，可她已经给吓坏了——她让那些家伙把手伸到她裤子里，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漂亮，没人会真正跟她约会，人们都在取笑她！为什么他们要把她的照片放在报纸上？要告诉大家，我们这都是遗传的，要让每个人都来取笑我们！她知道这个。都是那个麦克威瑟的错，她现在是个斜眼的白化病人！”

父亲摇着头，好像在求我不要再说下去。他在拿块布包着他的手。但我没有停下来，我不能停下来，我觉得我得告诉他真相是什么。

“她是个他妈的白化病人！这就是为什么她的照片上了报纸。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得拉着她，得把那些脏手从她裤子里拿开，你明白这些吗？”

父亲又羞愧地摇了摇头，血从那块布里渗了出来。他眼里闪着泪光，但他不是在看我，而是看着我后面。我转过身，看见了秋儿。我原以为她会在学校里参加演出，但她却听到了我所说的一切。是我爱着的秋儿。秋儿，我愿意为她去死！

她笑了一下，接下来她脸上痛苦的表情是我一生中都没见过的。她转过身，回了自己房间。我看见她化妆品掩饰之下的身体在抽搐着，好像要在绝望中重新找回失去的自尊。

我们过去看了看，母亲也在哭。她不停地跟我说让我不要打架了，要不然他们又得把我们带走。看上去她是为我说了秋儿的那些话在哭。她的脸也在抽搐，可父亲了解秋儿，让她不要再哭了。这倒也不是因为怕我母亲伤心，而是为了秋儿自己，因为他知道她正经受着折磨。作为她父亲，他都没有评判过她。现在是这个世界，是这个遭诅咒的世界把我们都撕成碎片了。

“问问他，问问他在桥上都干了些什么？或许那是真的，或许他们才是对的，或许我的疯狂和秋儿的淫荡都因为他是疯子！”我说道。

我离开了家。那天晚上，我不停地绕着圈子走着。我走的路越长，就越难过。我无法把秋儿的笑容或是母亲的哭声从我脑海中抹去。秋儿做过些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是谁？虽然父亲被重重困难所包围，虽然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可他从不评判别人。

黎明的曙光照在我们家的锡铁皮屋顶上时，当可以闻到空气中浓浓烟味的时候，我回了家。秋儿在她房子里熟睡着，脸上还是戏妆。妈妈也在床上熟睡着。桌子上有一张纸条：

亲爱的莱尔：

当然，你是对的。对于那些看问题看得更清楚的人来说，我一直都是他们的负担。我曾是我父亲的负担，而现在我又成了





你和小秋儿的负担。我想我能找到一份工作，我会呆到那里把债还清。到那时情况可能就会好转了。照顾好你自己、秋儿和珀西。尽量对到我们家的人客气些。

爱你的爸爸

天还没亮，我父亲就离开了家。他先走到渡口公路，然后在那里搭上了布里斯·哈拉汉的卡车，他就是曾和马修打过架的那个司机。布里斯头一次跟我父亲说起了长久以来一直在折磨他的事。他告诉父亲，特伦顿死的那晚，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把照明灯给关上，那个人就是康尼·德夫林。这件事已经折磨了布里斯两年。

我父亲什么都没说。

布里斯说的第二件事是那些写给我父母的信。那是些在玻利餐厅的人当做个玩笑搞出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肯定有罪。“他们那样并没什么意思。你知道他们经常在那儿搞个笑话出来。”布里斯说道。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事我父亲没有责任，所以这个笑话后面的事也可以说出来了。

布里斯是个普通人。他不停地看着我父亲，想给他出个主意，但他也想谨慎一些，不想对我父亲表现太多的同情。他了解康尼和马修，他也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写了信。他曾经没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现在，他终于对我父亲的清白不再视而不见了，内疚感在撕扯着他。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他下了车。在坎贝尔顿北边，我父亲沿着两侧长着树的公路一直走到了天黑。他找到了工地的帐篷和那儿的工头。第二天他就被雇用了。

后来，哈拉汉把这些奇怪的事告诉了碰见的一位警官。这位警官名叫约翰·德兰诺，是从远处一直追踪着这事到这儿来的。他感兴趣是因为觉得有些事不太对头。那天晚上，他打了一

个电话,他所开始的调查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父亲走后的那段时间,我们门口的小路都冻硬了。圣诞节快到了,我们都盼着他回来。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话时,阳光照在他眼镜上的样子。我会被他淡淡的哀伤而感染,那样的哀伤就像是陈年的葡萄酒,其中浸润着见识与智慧。这是我最接近他的时候。我觉得在开心的时候,比如我们在田野里摘蓝莓时,尽管他讲到了轻松的生活,尽管他也说到将他和我母亲包围在其中的那些看法,可他并不曾料到,自己真的会被逼着去过那样的一种生活。就像是在高空走着钢索的人,得去保持着危险的平衡。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难道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找到他为我找出来读的托尔斯泰的《伪造的息票》。我没打开过那本书,把它又放回了书架上。我发誓再也不会读其他的书了。

有那么一刻,在这清晨的空气中,我感到可以自由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了。是的,它们与我父亲的是如此不同,我都快哭了。

15

父亲是在珀西三岁前离开的。我有一张珀西三岁时生日的照片,上面父亲的椅子是空的,所以他肯定已经走了。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做珀西的父亲。我把他抱到他的小车里,带他去散步。我们会在门口小路上停下来给他捉些小虫子。我们门口的小路上长满了青草。在夏日的清风中,四周的大树会在我们头顶上摇曳。

珀西有4个罐子,里面装满了蚱蜢、蟋蟀、毛毛虫和蜗牛。他





会手拿着罐子等我回来带他去钓鱼。他会拉开前门，跑到我跟前来抱我。

“你自己不要乱跑噢！你会掉到河里的。”有一天我跟他说。

我会拉着他的小车绕圈子，他会告诉我他要他的幸运领结，我们就会到屋子里去找。那是个搭钩式的领结。找到领结后他会坐到他的小车里，手里拿着罐子，脚上穿的是他的红胶鞋。

我母亲为生他差点儿送了命。她出血很厉害，产后的恢复也很差。生下他三个月后，辛西娅·皮特的孩子特蕾莎·梅也出生了。她也是个挺不幸的孩子，心脏有些问题。马修和辛西娅去了很多次蒙古顿的医院，为她一次又一次检查身体。她总是戴着有珍珠扣的耳坠，穿得整整齐齐。我觉得除了格蕾丝以外，每个人都知道特蕾莎是鲁迪·贝朗格的女儿。也许她是到了那个孩子过三岁生日时才知道的。

尽管我们的家庭间有这样的历史，可珀西和特蕾莎从开始就像兄妹一样。我和秋儿也像珀西一样地喜欢着那个小姑娘。

我总在担心珀西一个人到处乱走。有一天，因为担心他会淹死，我沿着抓胡瓜鱼的小路去找他。我发现他两手合十地坐在根本桩子上，眼睛盯着头顶上的叶芽，微微张着嘴，像是在自言自语，也像是在唱着歌。

还有一次，我正拉着他的小车走着，他问我是不是要走了。

“当然不会了，珀西。”我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看我，因为怕阳光，他用手遮住了眼睛。他显得很平静。可我的答案却没有让他信服。

“我心里觉得你很快就要走了。”他小声说道。

我又拉着小车走起来。“噢，珀西，不是那样的。爸爸离开是为了工作，但也没那么糟糕，他会回来的。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突然“吱”的一声小车停了下来，一个后轮摇摆起来。我弯

下身，拿块石头把它敲回了原位。

“我觉得我有一天也得走。”珀西叹了口气，“别跟妈妈说，这会让她伤心的。”

他揉揉眼睛，因为阳光还在照着他。午后的影子变长了。路旁两棵大松树间有块地方尘土飞扬，却很暖和。阳光透过树间的缝隙照下来。秋儿拿着她的塑料书包，正站在这片斑驳的树影中等我们。

“嗨！”珀西叫了起来。

“大珀西！”秋儿挥着手喊道。她从树影中走了出来，跟我们一起。那天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她很漂亮，也会变得更漂亮。在那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她和我一起回了家。

我们的房子那时候很舒服。厨房外边有了个小的温室，就算外边的积雪有六七英尺厚，那里也跟夏天一样。那是杰伊·比尔德在父亲走的那个春天为母亲修的。从楼梯的窗户上面，可以看见海湾和艾伦河的下流。墙上有木质镶板，还有母亲在小屋里做的方格帘子。我们的木柴炉子是新的，我们的小油炉子让整个屋子都暖暖和和的。

更重要的是，因为父亲不在家，现在再也没人打扰我们了。

跟父亲一样，我也去艾伦河里钓鱼。这片地很大，遍布着沼泽与森林。我会带着珀西和秋儿和我一起去。但秋儿在森林中总是很害怕，因为她没有方向感。所以只要我们一离开大路，我就有责任得和他们在一起。

有一次，母亲跟我说话的声调很奇怪，是我从没听到过的，就好像是从风里飘来的声音一样。

“莱尔，你得照顾好你的弟弟和妹妹，你知道吗？”

“当然了，妈妈。”

“你爸爸不在家，我们也很孤单，你明白吗？”

“是，妈妈。”





“很好。”她笑了笑，抚平了身上的衣服，然后进屋锁上了门。她的声音就像是我头顶上舞动着的树枝声一样，就像空中飘动的云一样。那一刻，好像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那时是6月。空地上积满了落叶，太阳总在天空中，小路上都是些干了的泥巴。晚上，夜空中群星闪烁，像是个永恒的街区一样。路的高处，麦克威瑟的工人们正在重新铺着路。每天，我都会拉着珀西的小车到我们门口的小路上，和他一起看着那些开压路机的工人，和他一起等我父亲回来（我知道父亲不会回来，但珀西总是不相信）。过一会儿，珀西会叹口气，说道：“我猜他今天不会回来了。”

“今天不会了。”

6月末的一天，我和珀西在后院的一个凹地里玩着弹球。那是珀西的弹球场，离一个叫“丘陵地”的草地不远。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会坐在那里等我们回来。特伦顿的那只老狗斯加普也会躺在他身边。他们会看着天空，他们周围是蒲公英和飞舞的蜜蜂。有一次，他给妈妈做了个雏菊项链，妈妈把它戴在了脖子上。

玩完弹球之后，我拿出了钓鱼竿。我们穿过田野，下了公路，到河边去了。

珀西拿着他的弹球和吃的东西。秋儿从小路下来时，我们碰见了她。她放下书包，跟我们一起来了。我踏过被风吹落的野果和地上的芒刺，一直走到溪流深处。他们在后面跟着我。我到了我经常来钓鱼的地方，停下来等了等他们，给他们找了个可以坐的斜坡。

“回去的路在哪里？”秋儿说道。

“穿过那边高处的洼地。”我说道。

“那边高处？”秋儿问道。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不是。如果你走到那儿的话，就会迷路的。我说的是那

边。”我又向右边指了指。也不知道秋儿明白没有,她再也没说话。

珀西拉着秋儿的手,她的身上都是些牛蒡的刺果,还在不断赶着身边的苍蝇。珀西坐下来,拿出他的三明治。只要他们在一起,又能看见我,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控制住了我,还是为什么事在和母亲生着气,就在那天,我跨过奔腾的溪流,从他们身边走开了。

我跨过溪流,把他们扔在了那儿。

下游远处有个水塘,在溪流的一个支流上,岸边是沙石,有温暖的阳光照在上边。我知道那儿有大鳟鱼。我去年这时有次黄昏回家时,曾经看到过。

地还是很潮湿。鸟儿在树梢上飞来飞去。我把时间忘记了。我知道把弟弟和妹妹扔在那儿是个不负责任的错误,可那就是年轻人会干出来的事,既有些疏忽,也带着些故意。

我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我要是走了,要是把他们扔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这会让他们勇敢些——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我勇敢,他们也得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话,就会很难。”

这种想法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他们的兄长,而像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不知道我的想法。我是他们的哥哥,我爱他们,可现在我却跟他们玩起了这个游戏。他们不知道我在玩着游戏,我正在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评判他们。

那天天气很热,但水很凉。阳光照射在沙石岸边的水面上,在上边还有一段朽木。我知道大鳟鱼就在那儿。鳟鱼象征着我的年轻时代,它们现在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我没有高筒防水胶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只有有钱的美国人才有高筒防水胶靴。那时候,我把有钱的加拿大人也叫做





美国人。

我走到水中,鱼线上串着鱼钩和线轴。我在等着。我的位置不大好。如果我要把鱼捕上岸的话,还得再穿过水池才行。我正想这个的时候,鱼钩动了一下。我年龄再大些的时候,我可以凭着这一动感觉出来那是条鳟鱼,还是鲑鱼。要是鳟鱼,再大的一条咬起钩来也会感到有些轻。那鱼一直在咬着,是条大鳟鱼,不是海里的那种,是只漂亮的褐色大鱼。它不停地翻着身子,我的线也越放越长。我当时太激动了,竟然收起线来。我收啊收啊,最糟的事发生了——线绷断了,那感觉就像是我被人骗了去干活,却没拿到工钱一样。

虽然我没抓住那条鱼,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渔夫了。

我其实并不在意没有抓住那条鱼。其实,抓住条鳟鱼的感觉总是很奇怪,也很复杂。不只是说线上的鱼会让你自己有了种被遗弃的感觉——双膝上都是泥巴,裤子也湿透了。那也是我必须为自己的学徒期付出的代价,这是从没人指导过我的人生学徒期。

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看着我的线轴和鱼线。我把它们调整好,然后投在水里,让我的线轴顺着那根朽木在清澈的深水中漂着。但是,再也没什么了,再也没鱼咬钩了。天渐渐地黑下来。我是站在一根枝繁叶茂的原木一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穿过溪流过来的。

突然,我想起了秋儿和珀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好几个小时了。我让母亲失望了。

在黑暗中,我跑着穿过树林。如果我掀起头发,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一个疤。天已经黑了,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身边只有鱼竿和工具箱。我心里还有些害怕,因为我曾在这林中看见过两头熊,现在天已经全黑了。

夜晚的云杉树林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自己的反应，就是对我自己白天那种想法的反应。他们并不知道是我在欺负他们，我把他们独自扔到那里，还跟自己说这样做会让他们勇敢一些。我就是对这种觉得自己有权力的想法感到痛恨。这就是像马修·皮特那样的人有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我开始明白父亲一生都在为之抗争的到底是什么了。并不是他身上没有那样的权力，那是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可是他却敢去反抗它！

我听到我的左侧有棵树“啪”地响了一下。然后是一片寂静。突然，我前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有一个动物就在我眼前移动着。

我跳到了水里，但跳的地方却很糟，水一下子就没过了我的腰，而那头驼鹿就在我前面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想从它身边逃开，却一下子失去平衡，跌倒在了水中。我想着自己就要淹死了，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和弟妹们了（艾伦河是条死亡之河，其中遍布多变的漩涡和暗流）。

驼鹿没理会我，它没向我这边过来，而是接着穿过了沙洲，一头巨兽消失在了对岸。在这晚春温暖的夜色里，只有树林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我到了那个斜坡处，但他们不在那里。寂静之中我可以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我发现珀西的运动鞋印是跟着秋儿的脚印向那个沼泽方向去了。在那片沼泽与长得很高的杂草当中，他们会很快看不见，也听不到溪流的声音。那是我绝不愿让他们去的地方。

我没理会那些墨蚊。我看着它们在我饱经日晒的胳膊上吸着血，好像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惩罚一样。接着，我跑到了温暖而起伏不平的小山坡顶上，在那儿找我的孩子们（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搜遍了通往我们小房子的路，然后又向右边穿过了





一片空地。那儿的树被火烧光了,只剩下一些可怖的树墩子,看上去就像是从哪个恐怖的内战战场上站起来的鬼魂。我们地区也是从这儿得名的。我大声地喊着他们,每棵树都在漠然地盯着我。

“你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你的孩子们在哪里?”

我已经 16 岁了,我做了一件可耻的事,我父亲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所有的疯狂都是因为没有爱。”这是我在晚春轻柔的风中听到的声音。其实这是父亲想夺下那把刀的晚上所说的话。鲜红的血洒在了地板上。他抬起头,用异常温柔的目光看着我。

“莱尔。”他脸色苍白地说道。

可我却说了些什么?

“你个笨蛋,大笨蛋!把自己的手割了吧,我可没有——”

在那一刻,我父亲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母亲。

“我让每个人都失望了。莫里斯警官说得对——你这样漂亮的人不应该和我在一起。”他说道。

尽管我们始终没去,埃莉的手提箱里还是一直装着去圣约翰旅行时会用到的东西。为什么她要在人人都弃他而去的时候,还要守在他身边呢?是因为自尊吗?是因为固执还是愚蠢?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因为自尊、固执或是愚蠢。之所以她能够一直这样,是因为爱。

直到在我穿过艾伦河上那些坟场般的荒野之前,我还没想起来这些话。我只是想着找到秋儿。现在,这些时刻又出现在了我眼前。

“所有的疯狂都是因为没有爱。”我父亲没说这句话。是我母亲说的。

我把她的珀西给丢了。我坐在那里哭着,诅咒起了上帝。我跟上帝说,要是珀西死了,我就去自杀。如果他不想有人在他面

前自杀的话，他就最好显形把珀西还给我！我知道我跟自己说过，不是，是和圣母玛利亚说过我不在乎有没有这个孩子，现在上帝在报复我说的话了。

我往家里走去，想把这事告诉母亲。我回到家时，门廊的灯亮着，但母亲却不在家。她肯定已经听说了，肯定已经出去找他们了。

我惊慌失措。我都想不起来应该拿把手电再到林中去找一找。我去了父亲的屋子。我的一生中除了伤害别人，还做成过什么事？我把那把刀横到脖子上，闭上了眼睛（你可以知道，这就是我对于荣誉的概念。我想像着人们会为我而哭泣，最终看到因为我的见识而造成的悲剧）。我听到楼上有人咳嗽。我发疯一般地转过身上楼了。

秋儿正睡在她的床上。屋子里面的洋娃娃好像是在保护着她一样。她的白裙子挂在衣橱里，沾满了泥土的鞋子扔在地毯上，床上摊开着本屠格涅夫^①的书。她的睡衣敞开着，可以看见她小小的左边乳房。对我来说，她可能会成为河上最美的女人。她从学校回家要比别人多花40分钟，因为达伦·沃特尔总想要跟着她。她和其他男孩的过分举动并没有让他对她的爱少一些，他也总会在那里等她，除非她穿过公路沿着水沟回来，他才看不见她。这就是贫穷带来的困境。她的贫穷我无法改变，也不是上帝所希望的。达伦也身处于同样的境遇之中，他找不到其他人，但他想着自己也许会拥有她。更糟的是，也许他曾经有一刻拥有过她，但那一刻已经过去了，而他却无法忘记。所以，他总在100码外远远地跟着她，绝望地单恋着她，站在信箱那儿等候着她，直到黑暗和严寒把他赶回家。

有时他也会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坐在厨房里，有时候一坐几

^①伊凡·谢尔戈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其作品包括小说集《猎人笔记》（1852），戏剧《村居一月》（1850）和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等。





个小时。

想到这里，我轻轻地盖住她的乳房，转身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在我们房间里，珀西正脸朝下地躺在他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还紧紧捏着摘来的野花。睡着的时候他又咳嗽起来，然后突然转向了我，冲我笑了笑。

16

接下来的18个月中，我和别人打了三次架。都是和我认为曾在我家外边骚扰过我父亲的那些人。

圣诞节前，我被带到了少年法庭。母亲、秋儿和珀西陪我一起去的。秋儿的脸化妆得就像是个抹了胭脂的瓷娃娃。

我去少年法庭的路上，碰巧还看到了彭妮·波里尔。她和她父母亲一起去城里看医生。她父亲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觉得所有路人的鄙夷都压在了我双肩上。她母亲多看了我几眼。她穿件水貂皮的披肩，水貂的眼睛还嵌在上面。

这样的目光中透出的是邻居们对我的鄙视。秋儿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彭妮的母亲因为不巧和我们走在一起而感到耻辱。在正派的城里人面前，按规矩我们不应该和他们打招呼。

“那我们就不要和他们打招呼了。”秋儿小声说道。秋儿说如果利奥·麦克威瑟发话说让他们对我母亲尊重一些，他们就会马上来巴结我们，用秋儿的话说就是“舔我的屁股”。

在那一刻，我因为秋儿的浓妆艳抹和超短的裙子而觉得羞耻。让我更感到羞耻的是我身上口袋已经烂了的旧运动夹克，

还有在冬日的阳光下我带的套袖。彭妮用她的兔皮手套盖住脸，走开了。

珀西有些搞不明白，为什么控方把我称作是个流氓。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弟妹是怎样看我的，才知道他们是在怎么样支持着我。

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无聊地方，我无权无势的家庭就成了他们爱我的证据。我没办法去和法庭说，说我打架是为了寻找那些曾经殴打过我父亲的凶手，是为了报复那些曾经在晚上骚扰过我们家的人，是为了坐在树墩上照看着我们的杰伊·比尔德。我也没办法去跟法庭说，虽然打了架，但我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法官跟我说，他并没有任何理由看不起我，可是却在担心着我会看不起我自己，还说我已经变成了河上所有正派人眼中的讨厌鬼。

伊莎贝尔·杨告诉法官，她说我去打架的原因是为了去尽保护自己家人的责任。她说法官已经被别人误导了，她也理解那些过去的事对他们的影响。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当中，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夜晚，即使是我的邻居们也都没有经历过。还有，我母亲身体不大好，她得依靠我。

这是人们第一次公开地承认我母亲有病。还有，在公众场合，人们也在谈论着我的智商。他们在说我的智商肯定也高不到哪里去。这就像当年他们在谈论我父亲一样，说我是跟他同类的另一个怪物。

“上帝，家里又有了一个他妈的天才——一个家里应该有多少个？”秋儿小声说道。

法官让我去打扫我们河下游的社区中心，还要去帮忙维护社区的溜冰场。他还告诉我，如果我要是再被送来，他就对我不客气了。





因为我母亲,因为她得扶着秋儿的肩膀才能站起身的样子,因为曾是那么美丽的秋儿现在却打扮成了这副奇怪的模样(秋儿现在越来越想把自己打扮成个女人了),我恨起了我自己。当我们走出法庭,走到众人冰冷的眼光里时,当我们走到一直在漠视着我们的冰雪中时,我恨起了我自己。

那年冬天总在下雪。我在杂志上读到了航天飞机的报道,还有切维卡车和摩托罗拉的事。我梦想着能找到份工作。尽管我想尽办法,但我发现我们家的取暖已经成了问题。一月中旬,我做社区服务的工作时,我意识到,我们家已经没钱买燃油了。每个下午,当天空变成灰色或者紫色的时候,我会走一大段路到树林里去,我会去偷堆在公路旁边还没运走的木头。那些是4英尺长的,我们现在都在用8英尺长的那种了。

我会把偷来的木头用长雪橇沿着冰冻的艾伦河拖回家,把它们放在我的木柴堆里。我希望我母亲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那年冬天,有一次她对我说道:“真像是个奇迹。”

“什么事?”

“我经常在祈祷我们的木柴不要用完了。每天早上我在看柴火堆的时候,都是那么多。我们在烧着木柴,可是却没少。”

我对自己能让她觉得暖和感到很高兴,也对自己的偷窃感到很内疚。

有一件事我可不知道。我在社区中心干活的时候,巡警莫里斯因为知道我会在那儿,就自己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母亲,还假装是他在处理我的问题。他跟秋儿套着近乎,还给珀西买糖吃。有两次他还给我母亲带了礼物。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她觉得我父亲不称职,让她觉得我父亲已经抛弃了她。他说起一些父亲撒下子女的案子。每次他只要听说了这样的事,他就会跑到我家来告诉我母亲。

秋儿想方设法想把他赶走,可她的聪明却敌不过他的决

心。她的想法是不让莫里斯接近我母亲，同时也不让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要知道了，肯定还会再惹麻烦。

我清洗完社区中心的溜冰场后，会呆在外边喝酒。我喝酒是因为我头上的尘土，还有衣服上划的口子。我在溜冰场时碰见了谢丽尔·沃特尔，她也在那里做着社区工作。她从一辆卡车的后面偷了些维康饼干，她把那些饼干带回家给她的弟妹们吃了。

17

213

我不知道我和谢丽尔两家哪一家更穷些，我估计可能是她家。不管怎么说，她家还是与我家大不相同。她家房子旁有一些已经冻住了的红桤木，窗户上用的是厚厚的塑料，房子向着公路的方向有点儿下陷，门口的小路也是坑坑洼洼没有铺过。一过晚上9点，房子里就可以听见老鼠不停地咬东西的声音。后院里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树，树冠已经和破旧的屋顶接到了一起，上面露出一片黄白相间的天空。她弟弟达伦看上去又古怪又可怜，我也知道有人在经常欺负他。还有，他也为我妹妹的事在受着折磨。他原以为我妹妹喜欢他。我曾跟他说起过这件事，他只是耸耸肩，好像无所谓一样。

他常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房间里听重摇滚乐，还留起了长指甲和长头发。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他房间里贴满了麦格戴斯乐队^①的海报。我意识到了，这些

怒
火

^①麦格戴斯乐队是1983年在美国组建的著名摇滚乐队。





音乐其实是在告诉穷人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而他已从中选择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目标。

谢丽尔 14 岁时已经有了个孩子，她把他叫木木。她与那些加利福尼亚、纽约、多伦多的同龄女孩子一样，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她想当个模特，想像麦当娜或是辛迪·劳珀一样。她在耳朵上和鼻子上都穿了洞，也在读些诸如《爱火重燃》、《周末情事》、《高大的陌生人》和《爱之岛》之类的小说。在她家阴冷潮湿的起居室里，歪斜的书架上都堆着这种书。她让我给秋儿也带几本，但她不知道秋儿在读的是马拉默德^①和弗兰纳里·奥康纳^②的作品。我也不觉得知道这些书能让她的生活有何不同。辛西娅·皮特是她的老师。

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现在所坚信的事。辛西娅和谢丽尔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家会让这儿的人失望了。大河向前奔流着，就跟这个世界一样。对于自己该往哪儿去这个大问题，它根本没时间停下来去想。音乐是新的，时代是新的，自由的信念对于谢丽尔来说看起来也是新的。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固执地追求着绝对真理的人，怎么可能与这里的人竞争呢？毫不奇怪，他会被人取笑了。他的智慧既没给他带来钱，也没让他的艰苦生活轻松一些，但却让他变得更穷，也让他的生活更艰辛了。那么有谁还会选这样的生活呢？最糟糕的是，他的智慧从来也没能告诉别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缺乏道德责任感。相反，它告诉他们，说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而且在每个清晨起床的时候都肯定会意识到它。难怪他们会恨他了。

17 岁时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发现了谢丽尔的秘密，她和

①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美国作家。其小说常讲述犹太人与寂寞而不公平的世界作斗争的故事,主要作品包括《魔桶》(1958)和《修配工》(1966)等。

②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美国作家。其小说包括《智血》(1952)和《强暴者得胜》(1960)等。因其作品对信仰的探索和简约的文风而闻名。

我妹妹秋儿一样穷。我脱下她内裤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内裤已经褪色开线了。来月经时，她经常只能用楼上壁橱里的旧布片。她问我为什么要打架。我告诉她说，我想打的是那些曾经侮辱和殴打过我父亲的人，这样就扯平了。

她理解地笑了笑，说道：“是谢泼德兄弟打的你爸爸。”

谢泼德兄弟把毒品藏在她家里，所以得对她跟我说的这话当心一些。参孙现在看上去比我父亲给他送吃的东西时更瘦，也更黑了。他害怕谢泼德兄弟，他也害怕警察会来抓他，倒不全是為了毒品的事，也有谢泼德兄弟在他家后面房子里藏的那些驼鹿皮和鹿肉。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到黑市上去卖钱。

谢丽尔也害怕警察，不仅是为她父亲，她也在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和与他们打交道的人达成某种交易，而这也会时常把自己牵扯进去。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秘密。现在便有鹿皮和鹿肉悬在他们家房后的椽子上。

谢丽尔不想失去那个孩子。我也慢慢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她那儿了。在她吻着我，轻拂我头发（还有其他地方）的时候，我知道她是想让我保护她的家庭。同样的阴影也曾笼罩在我自己家上面。

很奇怪，谢泼德兄弟对我不错。那是因为我之前，他们便知道莫里斯经常去我家。莫里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讨好我母亲的机会。他会来搜查任何地方，也会想把我牵扯到任何一个案子里。

因此，我对谢丽尔的兴趣便帮上了他们。对我好一些便意味着他们觉得我不知道是他们打了我父亲，或者我知道但却没告发他们。后者更接近实际。

谢丽尔告诉我，在我父亲被打以后，有人给了谢泼德兄弟逃跑的钱。他们都像兔子一样跑到安大略去了。

“得有个勇敢的人站出来拦住他们。”她说道。





她的生活跟辛西娅·皮特的生活很相似，都被人踩在脚下。那些让人头昏的数学题，历史题，那些纸上标着叉的多项选择题都是她失败的标志。她曾坚持过，她曾相信如果要是能摆脱开学校里那些痛苦的考试，她的生活就算成功了。在学校里她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突然一下子，她没什么选择了，她只能在黑暗中挣扎。可她的眼光还很温柔，她的心中也有希望。

“我一定会帮你。”我说道。但我心里很清楚，说和做截然不同。

还有，一次我干完了在社区中心的活以后，丹尼·谢泼德搂住我的肩膀，还拥抱了我。当他问我觉得如何时，他嘴里难闻的气味直喷到了我脸上。

“打起精神，伙计。你会成个好小伙子的。”他曾这样跟我说。

难道我想去毁了这种感觉吗？不，决不。没人曾经这样客气地跟我说话。至少没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厉害角色。取得他们的认可让我觉得有些飘飘然，这样的厉害人物终于对我微笑了。人们现在知道，我是个厉害的人，这正是我父亲一直惧怕的，也是他几年前一直在告诫我要去提防的。但是，我已经越过了卢比孔河^①，或者另外一条河，或是艾伦河。

谢丽尔想让我进入到但丁^②的地狱中。我冲她笑了笑，就像是对着比阿特丽斯一样。可是，尽管我在不停地说着报复的事，我其实还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要去堕落了。

有天晚上我离开她家后，我绕了条后面的路往家里走去。我走到谢泼德家那里。那是所不规则的大房子，离河边不远，掩

①卢比孔河发源于意大利中北部。公元前49年朱利斯·凯撒及其军队渡过此河，从此开始了内战。后人以此来比喻越过无可挽回的界线。

②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作者。比阿特丽斯是《神曲》中的人物。

映在些杂乱而光秃秃的云杉树后面。我站在那儿，看着从楼下窗户里透出的橘色灯光。我看见本尼·谢泼德和丹尼·谢泼德在你一口我一口地吸着支大麻烟。两个人都是高个子，样子很憔悴，头发乱糟糟的，但肌肉却很结实。他们就在我眼前。我知道这些人就是从我小时候起就有的那阴影的一部分，就是在言语中污辱我母亲的人。我应该去恨他们。

然后，我看见马修·皮特进了屋子。他手里端着一大盘驼鹿肉排，跟着他们说的事在点着头。

马修·皮特把盘子放在桌子上。突然，他从窗子处向外望过来，目光直直地对着我。他的脸既轻率鲁莽又神秘难测。他用双手扶住脸，盯着外边黑暗的夜色。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也不知道要是他看见我，我该怎么办。在那一刻，我知道和我打架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是打我父亲的人。对于比他们危险得多的谢泼德兄弟我还知之甚少。

也许也不是他们。是啊，很难找到是谁干的。

我回到家时，看见莫里斯警官的车停在我家外边。我出了事，他倒是很会利用机会。我进了屋，秋儿和珀西正在玩跳棋，珀西早都该上床了。

“再给我倒杯茶，亲爱的珀西。”我进屋时秋儿说道。

我开始呆到家里了。

18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跟他说话。我只是听他说。他想来的时候就来，想走的时候就走。





“埃莉，既然他现在走了，你自己想干些什么呢？”有天晚上莫里斯问道。他一边窥看着我父亲的藏书，一边冲我妹妹很不自然地点着头。我们都觉得很别扭。我们既不想冒犯他，又要去保护我母亲的名声。我不想让他到我家来，还有别的原因。

我把教堂的圣餐杯给偷走了。星期天我走过小礼拜室的时候，看见了放在座位上的圣餐杯。那天风雪交加，人们都在帮忙把停车场上的车推出来。我进小礼拜室，拿起圣餐杯，把它揣在了自己的瘦夹克里面。我把它拿回家，藏在自己房间里，藏在父亲书架后面的墙里。我觉得我可以用它换不少钱，可我马上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盗窃案上了新闻，我母亲都开始念玫瑰经，希望早点儿可以找到它。

谢丽尔问我觉得会是谁干的。我知道人们很快就会找到它。他们一旦找到，以往关于我父亲和我们家的种种说法便会被证实了。

莫里斯警官来时，他坐的地方离整个大河区都在寻找的东西只有 15 英尺远。为了这个圣餐杯，浸信会的长老亲自出面进行了呼吁，哥伦布骑士团提供了一笔奖金，连做弥撒的时候也提到了它。人们都在说是谢泼德兄弟干的。本尼·谢泼德很郑重地说，他和他兄弟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的小偷。

听到这些以后，我不敢出去了。已经是深冬，冬日的夜晚又寒冷又寂静，天空中的星星在我们的小房子上闪烁着。我们的小房子就像是个破了的旧鞋盒子一样。

莫里斯来的时候，我母亲正锁着门在洗手间里。我都是陪他下棋把他陪走。我总得调整我的后和象，让他可以容易些吃到我的车和马，这样他才能赢我。

他总会呆上一两个小时，跟我吹吹他打冰球的事。他也会说到我们的案子，会说自己是如何帮助我母亲，是如何把她当做正常人对待。他还说，他理解我和我父亲之间有些问题，他说我

跟他说的任何事他都会保密。所以,那天晚上,我便在我的烦恼中挑了一件跟他说了。

“有件我爸爸的事我得跟你说说。”

“噢?什么事?”

“你还记得他和妈妈曾去警察局里找过你吗?”

“当然了。”

“嗯,是这样的——那是莎士比亚^①说的。”

“什么?”

“我爸爸引的那句诗是《李尔王》里的。他16岁就自己读过《李尔王》了。我爷爷死了以后,他就住在这里。他重新修了墙,又给我妈妈修了个房间。是吗,妈妈?”我们都静静地坐着,听着外边的风声。洗手间的门锁着。

“是。”我母亲从里面说道。秋儿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她浑身上下裹了一条大围巾,只露出一张雪白的脸。她眨眨眼睫毛。她坐在莫里斯身边,这让他有些紧张。

“《李尔王》是一出好戏吧?”他问道。

“是,是部伟大的作品。奥威尔^②曾写过很精彩的评论,可托尔斯泰却猛烈地抨击过它。”

“托尔斯泰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吗?”莫里斯说道。

“不,他知道。”秋儿平静地说,“他什么都懂,是吗,莱尔?托尔斯泰当然懂得了。他那么伟大,当然莎士比亚要更伟大一些。托尔斯泰先生那么伟大,你能想像他能不懂吗?”她冲我笑了笑,没冲着莫里斯。

“是。”我母亲从卫生间里说道。然后是一片寂静。

①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之一,重要作品包括《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等。

②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像力的小说猛烈攻击了极权主义,并体现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作品包括《动物公园》(1945)和《一九八四》(1949)等。





“你父亲为什么不说这些呢？”莫里斯脸红了。他这么问着，看看我，又看看秋儿。

“如果他当时说了这些，情况可能早都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在对他趾高气扬的人面前，他从来不会乞求他们去了解真相。”秋儿回答道。

“他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母亲从门后面说道。

我们都看着卫生间的门。

“我不大懂得戏剧，也不大懂什么托尔斯泰。”莫里斯带着歉意说道。

“那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秋儿体贴地说，但她还是在看着我。

“没关系。除了那些在一起攻击我爸爸的人们，那些会烧书的人才会攻击我爸爸。莫里斯警官，您就是其中一份子。在您的心底里，您是知道的。可我爸爸，您随便把哪本书拿出来都可以，他都会告诉您书里讲了些什么。”我说道。

“莎士比亚的戏剧？你都看过了吗？”莫里斯有些沮丧地看着那些书问道。

“当然。”我说，尽管我只看过《哈姆雷特》和《李尔王》。

“你们家的人好像都受过不少教育。”莫里斯说道，言外之意是：为什么你们会过这样的生活？还有一个隐藏着的意思：我可是那种活法的敌人。

“是，是我们父亲教我们的。不要去要什么东西，就这样过我们的日子。”秋儿平静地答道。她伸过手来拉住我的手——这是那时做戏的一部分。我拉起她的手，就像我们会经常拉手一样，就像这不是我们自学校那次以后的第一次一样。

“你觉得我冤枉你父亲了吗？”

“是的。”母亲又从洗手间里说道。

“一点儿不错，但没关系。”我说道。

“为什么？”

“案子会重审的，因为我们不会让它成为死案。”秋儿说。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别人来玷污我父亲的名字。”我说道。

“嗯，可是那时候，那么多的证据看起来都很一致。我很抱歉，埃莉，难道不是吗？”

卫生间里没有声音。

“问题迟早会解决。”我说道，一边吃着香蕉，一边看着它。
“人们在说有个约翰·德兰诺警官到河上来了。人们都说他很聪明。”

“我想人们会说，出在我们身上的事简直太可怕了，很多人会觉得很难过的。”秋儿说道。

“是。你知道吗，有人拿朗姆酒把我父亲灌醉了，我得把他绑在床上。现在，这事看起来是场恶作剧，但其实是最大的侮辱。”我说道。

“我知道这事。”莫里斯说。他对于我和秋儿能如此自信地讲话感到很诧异。

那是父亲走后一个二月末的夜晚。莫里斯因为这些话而感到心神不宁。他有些惊讶。所有他的行为和动机都被我母亲和父亲轻易地看穿了。听到约翰·德兰诺的名字，他的脸红了。

“你觉得是谁把你父亲灌醉的？”他问道。

“我知道，我不会放过他们。”我说着，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却很难过。

“你应该告诉我。”

“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说道。

莫里斯再没有到我们家来。我记得他是个不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叫成熟的人，可他工作所要求的正是责任和成熟。

稍晚时，在三月的一个晚上，风已经开始变暖了。从沃特尔





家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他正在我们社区自己修的溜冰场上滑着冰，身边是个从莱格斯韦尔来的女人。

莫里斯离开我们家的那个晚上，也许就是我和秋儿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快乐的晚上。她又做了些太妃糖，我们又喊又唱。我在地板上抱着珀西跳着舞，珀西也抱着我们，还编了一首叫做“妈妈和我，我和妈妈”的歌。

秋儿说，她从心里知道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她拥抱了母亲，还吻了我一下。

可是，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想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人，然后我有了个答案。

我不过是个口袋里装着本托尔斯泰小说的恶棍。

19

我偷了圣餐杯后，灵魂有了什么变化呢？它开始退缩了。这倒不是因为圣餐杯的圆孔中寄居着的那些圣人的记忆，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天堂里来的威胁。真正的原因是在我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谢泼德兄弟发现了我干的事。现在，再加上其他事，我非常害怕他们会为了赏金把我给供出去。至于他们说要杀了偷东西的那个人，我倒不是最害怕。我已经被他们从侧翼包抄了。因为他们替我受了怀疑，他们在我面前就有了道德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

更糟的是，我已经在莫里斯面前吹了牛。我怎么再能去求他帮忙，去告诉他是我偷的圣餐杯呢？

但丁的地狱中有些看不清楚、满是洞穴的岔路，里面最深的

罪孽是背叛。但我现在呆着的地狱却不是但丁笔下的地狱，而是弥尔顿^①的。在弥尔顿笔下的地狱中，撒旦面临着的是他的儿子——死亡。

我已经堕落到了个我不相信的地方。我心里在打着仗，在善与恶的战场上，两种力量正在激烈地较量着。这是每个人心中都会发生的战争，但是已经几乎没人相信它的存在了。

下到这地狱的几个星期后，当我正和谢丽尔·沃特尔拥吻在一起时，她告诉我谢泼德兄弟已经知道是我偷的圣餐杯了，他们现在正在找我，而她在冒着危险想要阻止他们。偷圣餐杯的事我只跟她一个人说过。

我觉得我得去求他们原谅。为了圣餐杯的事，我得成天带着那把刃长7英寸的猎刀。它可算是给我带来好处了，不是吗？

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去看我所犯罪行的本质了。不管谢泼德兄弟是什么人，不管他们曾经伤害过谁，问题关键在于我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父亲曾经谈起过的，是部分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本性。更糟的是，谢丽尔已经看到了这点。我也不再是她心中的英雄了。她需要英雄，可她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她现在在尽其所能地保护着我！

这就像是鲁迪对我母亲曾犯的罪一样，我这样鲁莽的偷窃也把自己逼到了角落上。我曾因父亲不去抗争而诅咒过他，但最后我却发现，我自己却没有道德上的力量去做我想让他去做的事。道德上的力量就来自于不去抗争。杰伊·比尔德的做法是个例外，而他走的路也并没有保证。

“把圣餐杯拿到这儿来。我把它偷偷放到他们屋子里去，然后去告这些混蛋。”谢丽尔说道。她正赤着身子坐在我的大腿上。“你去跟莫里斯说你看见他们把它拿回家了。莫里斯来的时

^①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失乐园》(1667)和《复乐园》(1671)等。





候，我会把那个圣餐杯放在个什么地方让他找见。我还要在那玩意儿里面塞些吗啡和可卡因。”她吻着我。

“那可太可怕了。”我胆怯地说道。

“那对他们来说可一点儿都不可怕。他们可是会毫不犹豫对你这样干的。”她生气地说道。

我从没想到过这个世界会这么复杂，人與人之间的相互争斗会这样残酷。我看出来了，谢泼德兄弟可以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得很自在，我却不行。他们和马修·皮特一样都适合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从开始任何事对他们来说便都是可能的。马修·皮特？他和利奥·麦克威瑟一样适合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20

3月初的时候，杰拉德·德夫对麦克威瑟锯木场的指控升级了。我们社区过敏症、癌症和流产的比例要比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数高出8倍。

每周学校的教室里都有集会，我也会参加。公路上很黑，星星在7点钟就出来了。我穿过新桥，从老鲍伊路那儿走到学校去。教室里灯火通明，就算人很多时你也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人们用迪姆·霍登斯^①咖啡杯喝咖啡。屋子里的窗户玻璃上结着冰花。每个人都戴着帽子和手套。

我看见了彭妮·波里尔。自从我在城里见过她以后，这还

^①迪姆·霍登斯是加拿大最大的咖啡和食品经销商之一。

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她知道我还依然爱着她吗？每个夏夜清风吹拂的时候，我都会编故事骗自己，说她马上就会给我打电话了，说她马上就要来找我了，这些她都知道吗？但我的童贞已经给了谢丽尔·沃特尔。彭妮做了些什么呢？别人嘲笑我的时候她只是在看着。

去年9月，她去了哈利法克斯的蒙特·圣·文森特大学。但是，圣诞节前她就因病回来休息了，然后便不断地看医生。我知道她一直就体弱多病。

在寒冷的教室里，她站得离我很近，我可以看见她呼出的气息。她跟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她在哈利法克斯做了很多检查，她觉得她病得很厉害，可是却不知道病因是什么。

“你只有18岁。”我用嘶哑的声音小声说道，“你会没事的。他们会找出原因来！你一定会好的，肯定会。”我眼里都是泪水。我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

我靠近了她，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的手指碰到了她的外套。我看着她转过身，走到了前边。

波里尔先生不想把她的病和麦克威瑟联系在一起。他觉得她的病只是暂时的，只是女人的问题。其他任何说法都只会毁了他的全部生活。

现在，他的亲生女儿跑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他曾经威胁过她。有天早上，她在卫生间马桶上坐着的时候，他破门闯了进去，还在她面前挥舞起皮带。格里芬赶快跑进去，站在他们两个中间。波里尔瞪着眼睛，两只短粗的胳膊拼命挥动着。他把皮带向他儿子砸过去，还使劲踢着卫生间黄色的墙壁。现在，麦克威瑟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打电话过来，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她父亲曾求过她不要参加这些集会。他心烦意乱地到她房间里来，软磨硬缠地想让她呆在家里。





“我不知道利奥会怎么想。”他不停地说着。

最初的时候，没几个人支持彭妮。有些人想利用她来反对麦克威瑟。对这些人来说，如果她死了，她便成了最好的宣传材料。我想彭妮明白这些，但她还是在这浪潮中坚持着。

麦克威瑟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第三次集会时，他们让她和德夫一起站在台子上，照了一张他搂着她的照片。他在保护她不被自己的家庭伤害。她跟我们讲了自己的症状。这么多年来，她都没来过月经，她的体重总是偏轻，而她总是感到很疲倦。她小时候，她家后院后边的锯木场里曾堆积过很多的桶装除草剂和杀虫剂。艾克·皮特曾在那里工作过，然后便死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第二天，麦克威瑟去找了她。他跟她说明，只要她不再参加那些集会，他愿意承担她教育的费用。他跟她说明，德夫会毁了他和她父亲。麦克威瑟拉起她的手轻轻拍着，还一定要倒茶给她喝。他把茶水给她端过来，还给她拿来了自己商店里锡铁盒装的饼干。他还问她是否愿意去多伦多找个真正的专家看看。他看着她，目光里充满的是那种让她父亲害怕的力量。他给她讲自己的战争经历，他是如何在卡昂^①作战，如何在安特卫普^②被德军的机枪打伤。他又说起自己是怎么样给了300个人在林中工作的机会。说这一切的时候，他一直拉着她的手。

她很困难地喝了口水（因为她吞咽困难，所以吃饭都很难），然后告诉他，她无法接受他的善意。“噢，我现在需要什么教育呢？现在需要找什么专家呢？在这以前，你什么时候给我倒过茶呢？有多少次你半夜打电话找我父亲去给你跑腿？他总是对你惟命是从，因为你能够在圣诞节来看他，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他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聊！我们生活在个贫困的家庭当中，没

①卡昂：法国北部城市。

②安特卫普：比利时北部城市。

有书,没有知识,甚至没有多少爱!”

麦克威瑟咯咯笑起来,用阴郁而锐利的目光看了看她父亲。

那晚她上楼睡觉时,她看见她父亲坐在他房间里。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他坐在那里盯着地板发呆。他的脊背宽阔而又结实。在他身后,一只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第二天,他和她母亲到了她房间。她床上铺着粉红色的床单,绿色花瓶里的花已经干枯了。

这次他们带来的伤害是最深的。她还记得,当她还是个7岁小姑娘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去爱德华王子岛度过假。因为麦克威瑟需要艾比回来,他们不得不提前三天就结束了假期。他们再也没回过那个小房子,那里有她捡来的红泥土和贝壳。就是这段记忆让她含着眼泪跟他们吵了起来。格里芬坐在他房子里听着,后来他没法再忍受下去了。他趴到床上,拿个枕头堵住了耳朵。那天是她18岁的生日。

“就是妇女病,女孩子们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波里尔最后说道。他的声音很大,但却磕磕巴巴。“替麦克威瑟先生想一想——现在可不是抛弃他的时候。”

彭妮没说话。她坐在床边上,手里捏弄着床单,眼睛看着那些花。

“你知道你爸爸一直都对你很好,想想吧。”贝蒂一边说,一边捧起她的脸。

“听着,你妈妈说你一直想来次购物旅行,那我们就去一次。就我、你还有你妈妈三个,怎么样?应该很有意思。嗯,购物旅行,去趟波士顿怎么样?”

说出了这个,他也就把他所有的都给她了。可她还是去参加了集会。





21

杰拉德·德夫现在是40岁。他很瘦，眼睛很大，目光中总透着些迷茫。白皙的皮肤让他的红发显得更红了。

我知道利奥原来的诡计。利奥觉得对于那些针对他锯木场的指控，德夫是个恰当的人选来为他开脱，即使他得歪曲事实也没问题。杰拉德刚来时，他也是希望着能在他监护人需要时帮上他一把。

有那么一阵子，研究进展得对利奥很有利。他们把一切都打扫干净，把桶子也都搬走了。可后来杰拉德却离开他监护人的房子，自己在家汽车旅馆里找了个房间。他还跟警察说，他的电话被人窃听了，他的房间曾被人闯入过，而他自己也肯定被人跟踪了。

有人在传，说是他自己闯入了自己的旅馆房间，还把自己的档案材料给毁了，因为那是些对麦克威瑟有利的材料。还说他回来的惟一目的就是想毁了麦克威瑟，因为麦克威瑟不同意他和他女儿格蕾丝的婚事（我敢肯定是麦克威瑟自己传的这些谣言）。

我去了学校，在黑板上看到些PCDD^①和TCDD这样的字，周围画着箭头和圆圈。在旧黑板上还画着些分子，画得都像交通标志一样。杰拉德给我们讲有毒物质对经期妇女的伤害，还有除草剂和杀虫剂对我们南方孩子的呼吸系统所造成的伤害。

^① PCDD和TCDD为多氯代二苯并-对-二恶英与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的缩写，为除草剂中一种含剧毒的致癌物质。

我为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难过。这都是些留着大胡子、有着粗大双手的男人。他们的手上因为经年累月的工作而遍布疤痕。他们只上过7年学,现在却得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们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给拖拉机换机油的世界截然不同,与他们在11月时剥鹿皮的世界也截然不同。

德夫在黑板上画着他的分子,他手上满是粉笔灰,黑板擦不断地擦出团团粉尘来。

这些疲惫不堪、心地善良而又两手粗壮的男人们现在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早都进入另一个世纪中了。的确,在这个黑暗的夜晚,我们跨过了三个世纪。伐木工人和大学生坐在一起,耐心地听着关于有毒废料的讲解,而数据都是在M.I.T^①的计算机上算出来的。

从杰拉德·德夫细细的双手上,我闻到了血的味道。那是双属于21世纪的手,而麦克威瑟的血却还停留在19世纪。我肯定这次麦克威瑟要完了。我们都很肯定。

政府很快就和公众、科学家还有杰拉德·德夫站到了一起,却把它一直以来都在支持着的麦克威瑟独自扔在了一边。那个冬天的很多个夜晚,麦克威瑟的房门都紧锁着。

我想让他遭到惩罚。在星光照耀下的寒风中,我会开心地大笑。可我依然很尊敬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也许没有其他人,也许人人都和我一样。

我被他的孤独所吸引。一个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却得面对这样的境遇。他一生当中,没人帮助过他,没人向他解释过什么,也没人向他道过歉。他睡觉时床边放着把短枪。

我在等着,看着。在集会上,人们说什么我都点头。麦克威瑟声称,他现在成了那个胆怯与冷漠的政府的替罪羊。他用过

① M.I.T. 即麻省理工学院,为美国一著名大学。





的化学毒物并不比别人多。他也曾在三年前，就是盗窃案发生时，在一个政府监督委员会上为自己的无辜辩白过。如果政府可以发表声明，就某些问题进行澄清的话，他也做好了赔偿准备。但政府方面保持着沉默。

他女儿格蕾丝看着大雪覆盖了铺着黑色沥青的船坞，也看到了在远处公路灯光下飞舞着的雪花。格蕾丝相信自己父亲是个好人，也觉得自己太没用。每天，利奥都要责备她。每天，利奥都会跟她说，都是因为她，杰拉德·德夫才会回来给他们造成这么多的痛苦。她服了过量的肌肉松弛剂，想要休息。鲁迪发现后，把她送到了医院。利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这时，鲁迪才知道他的妻子一直在爱着别人。他有些心碎了。

下面的几个星期里，德夫一边的人让彭妮·波里尔相信了这一切都是在为她。他们把她从她父亲身边带走了，让她搬到城里她自己的公寓里，还给她找了个护士。她原来是南方省份里一个如此默默无闻的人，现在却闪耀出了悲剧的光彩。人们在采访她，给她拍照，就连在全国性电视台的节目里，人们也都在谈论她。

我闻到了麦克威瑟身上血的气味。我在等着。我觉得，他人的悲剧引起了自己无法抑制的兴奋。在彭妮·波里尔的访谈节目播出后，尽管麦克威瑟发表了个声明，说他要出钱为教堂换上新的彩色玻璃窗，但在他来去教堂的路上，已经没人理睬他了。

几年来，省政府都在资助着杰拉德·德夫，也为提起诉讼的5个家庭支付了律师费。政府是被迫这样做的。政府下决心要把这个案子揭到底，也想把自己放在起诉方的有利位置上。政府也希望自己不要受到调查。

3月19日，利奥·麦克威瑟召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他说不仅是他使用这些除草剂，整个60年代，政府都在以大量的资金，以信件和电话等方式在鼓励他和其他人的锯木场使用这些药

剂。为什么呢？麦克威瑟说，因为他们与美国这些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生产厂家之间有协议。为什么呢？麦克威瑟说，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为这个省份的木制品找到买家了，便可以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其他的南方省份竞争了。省长知道这些吗？他可是越来越多地谈论他意识到了环境对于我们的神圣意义，还有环境是土著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他知道这些情况吗？麦克威瑟说，他当然知道。可以证明吗？麦克威瑟说，没问题。他有政府关于资助问题的信件可以作证。信在哪里呢？

利奥·麦克威瑟难过地摇摇头，说道：“在我的保险箱里锁着呢。”

22

那个圣餐杯我找不到买主。除了我原来藏过我父亲衣服的墙那儿，我也找不到地方放它。哥伦布骑士团为它在悬赏。有两次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我都躲过了谢泼德兄弟，但我也在小路上吓得吐了。

最后，马修·皮特有了兴趣，他叫我去见他。我战战兢兢地去了。他可以救我，也能毁了我，这全看他觉得我怎么样了。只有他可以去和谢泼德兄弟把这事解决了。到这里，我的那点儿厉害全都不见了。

那年冬天早些时候，我捕猎下套的路线跟他的平行了，但他却没对我说什么。所以我有些烩肉的时候（是谢丽尔·沃特尔给我的），我也给了他一大块。

我下套的路线在他的上边，他容忍了。有一次，我打了一只





吃他海狸夹子上食物的山狗，我把皮剥了后放在了他的熊夹子旁边。

那时，我开始练习举重。隔周早上的6点我会去学校里面的老健身房。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马修也在那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说话。他是自己在练，我是在万能机上练。有天早上，他举得太重了，得有个人监护着。他要举10次300磅的杠铃，虽然我非常不愿意，但我还是突然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看着他。

谢泼德兄弟最先找过他，让他给他们帮忙。可是，有天下午他在公路上碰见秋儿时，却给她说说让我去找他。我去了他家，在后面房子里见了她。

我坐在那里面对着他。如果他愿意帮我，那就是他能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事了，这会把我从谢泼德兄弟手里救出来，而他们会杀了我。我知道我欠他的，我会在以后报答他。

我坐在他面前。他从手里的活计上抬起头看着我，然后平静地跟我说，不要去相信任何人，特别是谢泼德兄弟。

“我不相信他们。”我说。我想接着说“也不相信你”，可我忍住了。

“我们该拿那个圣餐杯怎么办呢？这可不好办，你要是早点儿明白就好了。你妈妈没教过你要尊重这些宗教上的东西吗？”他发愁地说道。

他说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无知和年轻。但是，他不知道几年前圣诞节礼物盒的事情。

“我们不碰这里的教堂。你也得懂些道理，别碰老年人，别去碰孩子，这很重要！”他的眼光让我想起了特伦顿。无论我说什么，我父亲还是有嫌疑。

他拿出些可卡因给我们吸。他粗壮的前臂就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尝过可卡因，我跟他说不。他递给我张20块钱的钞票，点点头，让我卷可卡因，我就尝了一下。

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拿圣餐杯。我还说我很抱歉。

“永远不要说抱歉——那正是谢泼德兄弟想让你做的。如果他们知道你觉得抱歉或是害怕，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了。”他平静地说着，一面低头看看镜子，把粘在鼻子上的粉末擦掉。“我就从不说抱歉，从不说请，我从没跟人说过。你觉得麦克威瑟有罪吗？”

“得看情况。”我说道。

他抬起头得意地笑了。

“他当然有罪了。他们能逮住他吗？”

“我不知道。”

“他们拿他没办法。还有那个小姑娘波里尔，她会死得一分没有。可我的官司会让他掏钱的。”他笑得有些得意，还带着点儿残忍。他又吸了口可卡因，然后仔细地看着我。

他跟我说偷圣餐杯很大胆。我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大胆，而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找个运纸船上信天主教的海员把它给卖了。他伸出手来打了我一巴掌。

“胡说！那样只会进监狱。听我的，因为我关心你。离那些狗娘养的谢泼德兄弟远一些！”他用根手指指着我说着。

我犹豫了。接着我说道：“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欠你的。”尽管脸上很疼，我也没去摸一下。我父亲从没打过我。

他咧嘴笑了。在他蒿草一样的头发里有些小土块，他的眼睛也因为喝酒的缘故泛着血色。

“把它给我。我给你 500 块钱。”

这是哥伦布骑士团悬赏金额的一半。

那天晚上我把圣餐杯拿给了他。包圣餐杯的毯子是珀西的安乐毯^①，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毯子。圣餐杯是金子做的，我把

^①安乐毯是指小孩随身带着用来减少焦躁的毯子或玩具。





它偷出来时里面还有些圣饼。我把圣餐杯给马修时，圣饼还在里面。他看了看，把几块圣饼拿出来嚼了嚼，把剩下的倒在了地上。地面的雪因为春雨已经变得松软了。他往圣餐杯里倒了些拿破仑葡萄酒，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我，我也跟着喝了一口。然后，他用块布把外边擦干净了，把指纹都擦掉了，他的样子就像是个做完弥撒后的神父。

“回家等着。我会给你打电话。”他高兴地说道。

两天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去找他，他给了我500块钱。他把圣餐杯给了鲁迪·贝朗格，鲁迪又去找了哥伦布骑士团。他们没有问任何问题便把支票给了他。马修本可以把这些钱都拿着。就算他都拿了，我也不敢去问他。

很久以前的那个晚上，为了失而复得的金圣餐杯，教堂的钟都敲了起来。神父说盗窃案是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谜，而它的失而复得则是个奇迹。

我母亲来问我是否已经听说了这个消息。

“什么事？”我问道。

“今天有个奇迹发生了。”我母亲小心地说道。

“又是个奇迹——什么奇迹？”

“我们的圣餐杯回到了波里尔神父那儿。”珀西笑着拍着手。我跟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去惹任何麻烦了。我用那500块钱给母亲、珀西和秋儿买了台新的彩色电视机。

我讨厌我自己。我不得不靠着别人来照顾自己。我没有能力保护谢丽尔。我还记得杰伊·比尔德。他在别人骚扰自己家的时候，还在保护着我父亲。

23

那晚，教堂为失而复得的圣餐杯鸣钟时，杰拉德·德夫正和他的律师们坐在一起。那5个家庭的律师想去起诉政府，他们想用麦克威瑟新闻发布会上的磁带去增加胜诉的机会。

德夫自己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那会是个圈套，但律师们却不这样想。但是，他所知道的麦克威瑟的一切都集中在了一点上。他已经把他逼到了绝境，而麦克威瑟却是他怎么也不愿与之争斗的人。这个人曾在多年前到过孤儿院，看到个长着红头发、坐在育婴室中间的孩子。麦克威瑟抱起这个孩子，问起他的父母亲。孩子出生前，他父亲就已经死在了麦克威瑟的一家锯木场上。几个月前，孩子的母亲也死了。麦克威瑟以他惯常的慷慨成了他的监护人。

德夫已经筋疲力尽了。那晚，他们坐在彭妮·波里尔刚刚装修好的小公寓里。在她身边，收音机正播放着轻柔的古典音乐。文静而美丽的彭妮不喜欢听别的音乐，甚至古典音乐都会让她感到心烦。

她转过脸对着律师们。她身上裹了条毯子，在用根吸管吸着苹果汁。

德夫知道自己利用了她。更糟的是，在这以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她多少。他告诉她，麦克威瑟保险箱里的信可以来证明，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都知情。加拿大的公司与政府勾结着，而一个政府居然需要得到美国大公司的许可。他告诉她，不仅是她，还有其他成千上百的人也受到了伤害，可她是他们主要





的客户。他问她，他们是否应该也加入进来。因为苹果汁的缘故，她感到喉咙有点儿痒，然后她脸红了。一个月来，她都在学着去说会让他感到开心的话，因为她喜欢上了德夫。

“当然了。”她说。

其实她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他高兴——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

第二天，她的律师们对资助着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指控，指控政府同谋和玩忽职守。没出三天，他们便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他们的调查经费立刻被取消了。

德夫再也不能代表律师去外地调查其他案子了，他也没办法再从美国的公司得到什么有利的证词。上法庭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麦克威瑟和美国的公司都会采取拖延策略，而这一拖便会是几年。彭妮·波里尔可能活不了几个月了。

3月28日，德夫给麦克威瑟打了个电话，但麦克威瑟一听是德夫的名字，便把根鱼竿在膝盖上折断了。他没接那个电话。

很明显，德夫的律师们将不会替那些家庭打官司，除非他们愿意自己掏腰包。4月1日早上，彭妮的公寓里爆发了场争论，她当时正躺在长沙发上。

“噢，这是巴赫^①的音乐，嗯，我想是的。”彭妮突然抬起头对他们说道。

到了下个周末时，只有杰拉德·德夫和格里芬站在她身边。人们现在觉得她又可笑又贪婪，觉得她满脑子都是出卖别人的阴谋。

德夫想让她继续住在这所公寓里，还想让护士继续照顾她，可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付不起那些账单。他绝望地给格蕾丝·麦克威瑟写了封信，她是彭妮的教母。可格蕾丝非常害怕她父亲，

^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和管风琴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也帮不上什么忙。

最后，还是格里芬把她接回了家，他也是他们家里惟一一个和她说话的人了。

剩下那个支持着德夫的律师想要求法院发传票索取那些信件，可麦克威瑟却说那些信很早以前就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而这法院也如同其他法院一样自负得让人愤怒，因为它觉察出了德夫案件中盲目的弱点，便以缺乏正当理由为借口，拒绝对麦克威瑟发出搜查令。

4月底，他们决定庭外和解。是为了彭妮·波里尔，因为从政府到麦克威瑟自己都在说着他们爱她。政府出于善意，给了彭妮和其他的家庭一样的数额：3000块。

麦克威瑟跟艾比保证，说他还是工头，尽管他都几个星期没给他打电话了。艾比没有退休金，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他都五十几岁了。他整天在商店附近紧张地徘徊着，脸上还挂着希望。他妻子给麦克威瑟做了一盘她最拿手的枣泥方饼干。传言说利奥把那些饼干都扔给了他的马。

人们开始说彭妮的闲话，说她的病是现代人滥交的结果。她要把这一切都推到麦克威瑟头上，因为她不想让人们怀疑自己家教严厉的天主教家庭，她的伯伯可一直都是位谦恭而虔诚的神父。有些人开辆旧敞篷车对着她家大喊大叫，格里芬冲出去，捡块石头扔了过去。石头无力地飞向天空，而那些人还在取笑着他。

闲话越传越广。后来，麦克威瑟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驳斥了那些谣言，还请求大家不要再听信传言了。

4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彭妮·波里尔死了。她当时只有18岁，后面的牙齿上还带着牙箍。我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24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孩子间的仁爱

238

三天后，我走在通向麦克威瑟百货店的旧柏油路上。我很高兴圣餐杯的问题解决了。风轻轻地吹着，夜色也不错。我外套敞开着，手插在兜里。各家的灯都亮着，门口的雪也开始化了。

我知道有人藏在树林中。我不停地走着，然后猛地回过身。我看见有人跑向了路的另一边，然后穿过田野向公路跑去。我从上面追过去，穿过树林，在那人从社区中心后面的地里出来时，我截住了他。是格里芬·波里尔。

“怎么回事？你在跟踪我？你想让我在你头上再来一下？”我说道。

“不是。”他说。他头摇得就像片树叶一样。他拿了一罐汽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我想把他的老商店给烧了。因为他撒谎，他欺骗我们。我父亲为他工作了30年，而现在他得一个人呆在家里，跟个死人一样。还有彭妮——但我害怕了——”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给我。你都没胆子去干你该干的事！”

我生气地把罐子从他那儿抢了过来，还有别在他腰带上的——一截冰球棍，那上边还系了一块破布。

那是个春天的夜晚。月光在田野中渐渐融化的雪上闪烁着，月光下的小路也在温柔地等候着春天和夏天的到来。我从后面走近了商店。从后面看上去，商店显得破败，上下都是些锡

铁、铆钉和防水油布。商店在这里已经有 80 年，我也曾在里面工作过。它好像是属于每个人的一样。

我用棍子砸烂了扇窗玻璃，把点着的木棍扔在一架子的工装裤上，接着把汽油洒在了上边。商店为我来干这个，好像已经等了 80 年。我好像已经和自己身体分开了，我觉得自己正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

两天后，麦克威瑟找了我。我去他家，站在他办公室里，看着他搜集的假蝇饵^①和屋角处的断鱼竿。他坐下来，抬起头看着我。他穿着列维牛仔裤，无论他是否还有活力，这总会让个六十几岁的人看起来有些怪。他对我说，从着火那晚起他就没有睡觉。他看起来很疲乏的样子。他告诉我，保险公司的人觉得是他自己把商店给烧了。因为他自己的公路将从我们社区南边通过去，这样一来商店就没用了，所以他们将暂不付给他赔偿金。他盯着我。

他成了个被抛弃的人。

“难道我每年圣诞节时没给大家送火鸡吗？谁会烧了我的商店呢，我的天，莱尔，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先生。”我说。

“我也从来不是给的最低工资——我总要多发一些。”

他打开装着假蝇饵的玻璃盒子，仔细地看，还问我是否想要几个。我拿了个“皇家马车夫”，为了能有份好运气吧。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道。我照做了。他好奇地看着，又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胸前。他抓着我的手时，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用拇指摸着我的指关节。我都快忍不住要承认了，但他突然说道：“啊，我跟你说过你会去打拳的。”他粗糙的手在微微颤抖着。“我再也没有商店了。”他说道，放了我的手。他伸手把被他折成

①假蝇饵：一种把羽毛、金银丝和彩线粘在鱼钩上制成的伪装成苍蝇的鱼饵。





两段的鱼竿拿在手上。“没了,再也没有商店了。我想让你知道,我没有伤害过你的父母。我喜欢他们。”

他没看我,而是又看了一会儿他的鱼竿。我什么都没说。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他说。这句话应该这样结尾:“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我告诉他那是海明威说的。他不知道。他说这是一次他有麻烦的时候,有个人告诉他的。

我点点头,他让我走了。

25

到1989年夏天,我父亲已经走了三年了。珀西根本不记得他,我也更得意了。

父亲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寄钱。信里说他是如何在为我们祈祷(我把他祈祷的话叫胡扯,我既没给他回信也没保存),信里说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能有保证(撒谎),信里还说我们会全家团聚的(我不在乎)。

我母亲的视力越来越差了,她得把信直直地举在面前才可以读。我母亲仍然爱着他,她的样子也还是很美。虽然在午饭后餐桌旁的阳光下,已经可以看见有一缕白发垂在她的眉眼之间了。

她和珀西有一个小花园,里面种着些豌豆和其他豆子。我们一直想让珀西吃豌豆。每天晚饭时我们会把豌豆放在他的盘子里,可他从来都不愿意吃,他总是会绕着豌豆吃。

每天早上,母亲会和珀西到花园里看看他们的胡萝卜、豆子

和白萝卜,秋儿告诉我们那实际上叫“甘蓝”。夏日午后,母亲会坐在门廊上剥豌豆,珀西会带着斯加普躺在草地上。秋儿有份暑期辅导员的工作,她会在两点回家。

春天的时候,我母亲从麦克塔维什家那里找了份做饭的活儿,她原来也曾在她家里寄宿过。我母亲要给那些修路的工人们送去 25 份三明治,每周要送两次。所有要送饭工人的名字都写在了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上,在餐桌上放着,笔迹歪歪扭扭,是她自己写的。经常在我还没起床时,她都已经出去买做三明治的调料了。

这是我母亲小小的三明治王国。她会一个人走去送饭。她个子不高,长着柔软的褐色头发,脸上经常挂着略带愁容的微笑。有时候在晚上,她会跟珀西和秋儿说,要是父亲回到家,她就再也不会去做三明治了,她可能会去上大学。

“那样会有多好。”母亲会一边说,一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然后她会叹口气,伤心地再说一遍:“那样会有多好。”

父亲写信说他圣诞节前便会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其他人面前为他辩护,而我自己却在恨着他。一次,杰伊·比尔德要给我们家照张照片寄给他,秋儿叫我去和大家一起照,我却没去。

几年来,我拿着父亲给我们的钱付水电费、买燃油和吃的东西。我跟秋儿说我从没给自己买过什么,但我却一直没告诉她,父亲到底寄了多少钱。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自己去花一点儿,然后稍微多一些,最后,我每次进城都会去挥霍他的钱——我把钱都花在喝酒上。后来,我听说在那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地上,父亲因为干活脚受伤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乱花一分钱,我想要把钱还回去。我曾在以往的冬天里下套子捉过麝鼠和水貂,曾用匹可怜的疯马当饵,用父亲的点 22/410 重迭式双管猎枪打死过 10 只山狗,然后把它们剥了皮,每只卖了 30 块钱。我曾





觉得自己很厉害,也算是小有名气。但是,现在钱在我的手里进进出出,我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地狱。

秋儿知道我自己正在用着父亲的钱,所以我不敢去面对她。我都不敢面对自己。每次我取10块钱的时候,我使用刀子在自己左臂上划一个口子,这样每次脱掉衬衫,我就会提醒自己已经用了多少父亲的血汗钱了。后来,我开始在右臂上划。再后来,刀口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长。直到有一天,在艾伦河上游远处一个刮着大风的悬崖上,我意识到我已经花掉了1200块钱,这1200块钱理应是属于我们整个家庭的。我双臂上的伤疤什么用都没有,它们只能用来嘲笑我的软弱。

“你会带我和珀西游到戈登的船坞那儿吗?”有天秋儿问我,她想要跟我讲和。我说会的。

但我却没时间陪他们。甚至我那年都没带珀西去游乐场玩。尽管我答应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答应过他们,他也一直在等着。每天早上他起床时,他都会摸着斯加普说道:“就是今天了——莱尔会带我去游乐场玩的。”

有段时间,我在艾伦河那儿呆了几天。

即便在那里,有时我也会听说父亲的事。在黄昏的微光中,在巴蒂沼泽泛着红褐色的池塘边上,我会从正钓鱼的陌生人那里听说父亲的事。我屁股后面别着把刀,靴子里还有一把。

一次,有个人问我他是否还活着。那个人告诉我说他认识他,还说他一直都觉得对他的那些指控都是在撒谎。

“你知道,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那家伙说道。

“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不想认识他。”我说着,想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可眼泪却到了眼眶里。那人点点头,沿着池塘走了,消失在了暗淡的暮色中。

为什么他还不能让我安宁一点儿呢?我跟自己说,我不会

再花他一分钱。如果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也将会是。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妒嫉他，但我的确是在妒嫉他。尽管他出身贫寒，尽管他遭人耻笑，尽管别人在歧视他，他还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就像马可·奥里利乌斯^①曾经说过的一样。全世界的人都在说着的人应该过的生活，他已经拥有了。可为了在他面前证明我自己，我却变成什么样子了？

26

有时钓完鱼后，我会走到本特山上，那里能看到我们家的小房子。它坐落在树丛中的一块平地上。再远些有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黑点，是珀西。他拉着他的小车，站在凉爽却尘土飞扬的小路上等我回去，他后边一瘸一拐跑着的是特伦顿的老狗斯加普。

在另一个方向，皮特家的房子冷冷地立在那里，头顶上是淡粉色的云朵。越过泛着绿色的海湾，似隐似现的是杜文海湾那边的房子。在我身后森然矗立着的是利奥·麦克威瑟家的老宅子。

皮特家人因为小特蕾莎有心脏病，总是不开心。他们家的院子不平整，房子的侧墙都已经褪色泛黄，10多年没打扫了。地基是辛西娅搞到手的，但上面盖的这所房子却显得不协调。院子里有架新秋千，是鲁迪·贝朗格花钱买的，这让房子看起来显

^①马可·奥里利乌斯(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





得更孤单了。特蕾莎经常会住到蒙古顿或是哈利法克斯医院中的重症监护室里。我还记得,辛西娅在医院里的时候,她会因为自己的穿着而感到浑身不自在。

鲁迪收入的一半都花在保护他自己、也让辛西娅保持沉默上。辛西娅害怕孩子会死了,害怕后面的原因很微妙,她自己都不能对自己说。如果孩子死掉的话,她还怎样去敲诈鲁迪?现在那个商店没了,鲁迪也没有固定工作了。那年年初的时候,他准备了8000块钱,因为他想去上大学。他是受了杰拉德·德夫的影响,他也知道格蕾丝曾经爱过他。有天晚上,他跟我谈起了大学,他觉得他能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作家,叫——嗯——詹姆斯·乔伊斯^①的?”他斜着他那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我。

我说我知道,还跟他说乔伊斯都写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

“我知道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难过地说道。

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把那笔上大学的钱都慢慢给了辛西娅。他还是住在那所大房子中,利奥也还会给他找些事做。每次寒风从海湾刮起时,他都会想到生活正在从他身边走过,而他却一事无成。10岁时他看到的浮标,到了40岁时他还在看着。

一天晚上,我手里拎着个酒瓶子,醉醺醺地回了家。我把每个人都吵醒了。我还喊着我母亲,让她下楼来给我做晚饭。

“嘘——”秋儿说道。

“别冲着我嘘。”我一边说,一边抬起手要打她。可我停住了。

“你会把珀西吵醒的,他要——”

^①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他创新的文学手法对现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主要作品包括《尤利西斯》(1922)和《为芬尼根守灵》(1939)等。

“他要干什么？”

“他明天就要上一年级了。妈妈和我给他报了个秋季学期，他很兴奋。他一直都在等着你，想让你看看他的铅笔——”

我走到珀西床边，他假装睡着了。他收集的毛毛虫放在旁边的小桌子上。他的小运动鞋放在床边，里面塞着他的袜子，床边上还挂着他的领结。他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根铅笔。在我摇摇晃晃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会睁开眼睛看看我，然后又赶快闭起来。他看见我手臂上的刀疤，还有我左臂上的文身，那是我从游乐场那儿得来的。

我脱衣服时在珀西的衣柜上看见了个信封。信封里有4块钱，上面还写着奇怪的字：几他。

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沉着脸坐在桌旁，我不敢去面对他们。我跑到了外边的雨中。

整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做着两件事，一是钓鱼，二是伐木。我伐木是为冬天做准备，因为我砍的木柴越多，冬天时烧的油就会用得越少，我们也就会越省钱。这些我都差不多找到了买家。

27

每个月我母亲会收到两封标着“紧急”字样的来信，是从税务部门寄来的，要告诉我父母欠了多少税款，累计起来利息有多少，还有便是让他们赶紧付款。有一天，我在厨房抽屉里找磨链锯的锉刀时，在抹布后面藏着一个塑料袋里，我发现了这些信。我把它拿出来，读了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给我母亲带来的





灾祸，是他那回做的生意引来的。对于这场灾祸，她既无力抗争，也无法承受，所以只好瞒着她的孩子们，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的男人了。

我把怒气发在了我母亲身上。我向她吼叫，她颤抖着。她一直以来都依靠着我，我都已经不只是她的儿子。我还记得听说过马修·皮特是怎么折磨特伦顿的，我也跟他一样了。我把母亲和父亲咒骂了一个小时，唾沫都流到了嘴边。后来我停下来，坐在她旁边，我的脑子已经昏沉沉了。她低着头坐在那里，身上发着抖，鼻涕流了出来。她的左脚斜靠在右脚上。她在看着她的鞋子。

秋儿想要来拉我，我把她推倒了，还把她的眼睛都打青了。珀西坐在长沙发上，一直在看着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想跟她们和解，便问道：“他们怎么能想把我们这点儿东西都拿走？”

但母亲没说话。她知道我自己在花着钱，而我把钱都花在了喝酒上。她就像往常一样地坐着，手放在围裙上，眼睛看着我身后。

“好，我们得去找他们！妈，我会把这事给你解决了——我会的。”我说道。

秋儿再不愿跟我说话了。但是我母亲照我说的去做了。尽管她还有病，得经常坐在门廊那儿，她还是跟我一起去了在查塔姆的税务局办公室。税务局办公室在邮局上边，我们坐在那儿的接待室里，等着哈德维克小姐来见我们。

那天下午，我们发现哈德维克小姐已经不负责我们的事了，我们的档案已经交给了另外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是作为督察员在这里工作的。她的名字叫韦恩。

黛德·韦恩坐在她桌子后面，时不时地冲我母亲那儿瞅一眼，但却不看我。她清了清喉咙。

她告诉我们，税务部门已经制定了项计划。只要把那块地上的树林卖掉，我们就可以部分地摆脱掉这个包袱。她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可以得到1万块钱。她有我们那儿的一幅地图，标号987—988和990的是我们的地。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标号988的那块土地上。

我跟她说，她把那块地的价值高估了6000块。她问我有没有从上面砍过树，我没有回答她。我跟她说税的问题是我父亲的。但这也不是实情，我母亲也有一份。只有那块地能拿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是我父母共有的土地。

“我需要去砍树。”我说。

“你可以砍下来去卖钱——”韦恩小姐说道。

“我需要拿它当冬天的木柴。”

“但你们要是搬出来的话——如果你们搬到城里一所便宜公寓，把房子卖了，债就可以还清了。我绝对不想伤害你们。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帮着你们。我一直都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办法，想帮埃莉从那儿出来。就为这个，我甚至都睡不着觉。我觉得对她有责任——”

“我们不会从自己家里搬出来。我们在等我丈夫——那样他就找不到我们了。”我母亲说道。

韦恩小姐叹了口气。“有多少次我都预见到了这一天？男人从家里跑了，撇下个女人和一屋子孩子。”

我母亲不安起来，还扫了我一眼，好像是在警告我什么都不要说一样。

“好吧，可你只要在自己的林地里伐木，我们就会要求你把木柴卖掉。你知道，我们有权这样。我把这里的每个可能性都研究过了，也实在帮不了你们什么。但是，我给你们在玛格丽特街预订好了个便宜公寓，有两个卧室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自己的地里砍树？”我问道。





“你现在是在自己的地里砍树吗？”

“为了冬天的木柴。”

“我很抱歉。”她转向我母亲，“你得把它卖了，你不能用。”

我们回了家。韦恩的位置让她有了毫无意义而且目光短浅的权力。我在数年以后才知道，任何在这里或是圣约翰的官员都可以发布一个“赦免令”，而这个“赦免令”可以把我们从这样的重压下彻底解脱出来。哈德维克小姐知道这些，这也就是为何她会被调开，不能再负责我们的案子了。

黑暗中，我坐在厨房里，想要想个办法出来。

“他们不能把东西拿走。”我告诉母亲。但她只是把手放在膝盖上，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拿了父亲的旧链锯，这是父亲在抓胡瓜鱼的季节里用来破冰的。早上，我砍倒些白桦树，把它们锯成了4英尺一段的木柴，藏在灌木丛和胡瓜鱼网的底下，这是我能找到的最保险的地方。然后我拿起鱼竿，带了一些虫饵，到河上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看见躺椅还在前院的草地上放着。屋子里没有亮灯，有一两只鸟儿还在叫着。桌子上放着块珀西的生日蛋糕，是专门为我留的。我上了楼。在房间里我看到了珀西的那个信封，就是上面写着“几他”的那个信封，里面还有几张皱皱巴巴的钞票。我想从兜里找出一块钱来给他，可我的口袋却和我的心一样，都是空荡荡的。

第二天，我去拉我砍的木柴。那是一个大早，珍珠般的露珠还在草叶上挂着。我沿艾伦河走着，一路上闻着掉在地上的野果发出的腐味，看着在树顶上游走着的阳光。一只乌鸦冲我嘎嘎叫了起来。我开始找我的木柴，心里在担心是不是自己走得太远了。

但是我没有找到。有辆卡车曾经从公路那儿下到这边的小路上，把我的木柴全拉走了。我藏起的4堆木柴一根都没剩下。

有只松鼠在我头顶高高的树枝上叫着,我抬起头诅咒起来。

我去了税务办公室,在那儿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几乎把话都说尽了,韦恩小姐才答应见我。已经是下午4点15分,他们在夏季是4点半下班。

有人领着我通过走廊向她的办公室走去。走廊上挂着的都是些画着溪流和杉树的画。天气已经热起来,办公室里开着空调。昏暗中,她的小办公室和其他的办公室依次排列。远处的阳光透过狭窄的百叶窗射了进来。

她身穿件绘着花卉图案的上衣,一件浅蓝色的裙子,戴着副很大的耳环。她脸上的皮肤白皙湿润,眼睛睁得很大。她的脸是那种夏季办公室里常见的面孔。

“我的木柴被人拿走了。”我说。

“是,我们把卡车开去了。”她说道。

“那是我冬天用的木柴。我们得用它取暖。”我说。

“它属于加拿大税务部。”她说道。她清清喉咙,拿起了一杯水。她一边整理些文件,一边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却没有神。她抿了口水,好像是对自己微微笑了笑。

“我会让你偿还的。”我小声说道。

“什么?”

“我会让你偿还的。我父亲已经毁了,但他什么都没做。可我不是我父亲。我不会像他一样。”我小声说道。

“噢,威胁。从没人威胁过我。”她说道。

我没有武器。我没有现在人们用的那些武器。所以我转过身,一拳打在了窗户玻璃上。

我被送到了医院,需要缝11针。在吃饭的时候,警察来问了我些问题。我正坐在盖尼式床^①上时,莫里斯警官进来了。

^①盖尼式床是一种装有轮子的金属担架,用于搬运病人。





“莱尔，替埃莉想想。”他说道。

他问我有没有威胁过韦恩小姐，我说我没有威胁过她，更没打算去威胁她，我打破玻璃也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知道是这样：我父亲跟他讲了真相，理应被人信任，但他为了我母亲的缘故，却不打算去相信我父亲；我跟他撒了个谎，他为了我母亲的缘故，却极力想把我说的话都当成真的。

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那儿，也不知道是和谁在一起。但他想告诉我件事。

“什么事？”我问道。

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去抓谢泼德兄弟，让我离他家或者沃特尔家远一些。

我告诉他，不要去伤害谢丽尔和她的家人，他们什么都没干。

“如果你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就会把你也抓进去。我做这些是为你母亲。离那些房子远一些。我干这些是为了悉尼，不是为你。我不想看着你有麻烦。”他说道。

8点的时候把我放了，但还有条件。我不可以再接近韦恩小姐或是税务局办公室。要不然的话，便会指控我“骚扰”，我就得去坐牢。

刮过来的东风提醒我快到秋天了，我的木柴应该整整齐齐地堆起来了。我的手很疼。我想起了父亲是怎样夺我的刀——我曾认为他的行为是多么无用。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又给我带来了什么？跟父亲的一样。现在我知道了，父亲做的一切才是真正可以自豪的，才是崇高的，是无私的行为。我的行为却幼稚而愚蠢。另外，父亲是清清白白的。白天的时候，我都不敢从镜子前走过。

三天后，丹尼·谢泼德在他家里被捕了。他知道自己有可能坐牢，便向一个警察开了枪，但没打中。那个警察就是莫里

斯。

后来,丹尼接受了审讯。很巧,鲁迪·贝朗格恰好在陪审团里。控方有很多证据指控他,其中包括与保留地的孩子非法交易。这是丹尼第四次上法庭,每个人都觉得他会逃过惩罚的。他把头发理短了,还换上件新衬衣,有个警察都没在法庭上把他指认出来。

鲁迪是陪审团团长。他在宣布陪审团的裁决意见时显得很开心。鲁迪不理解马修为什么不敢说话,为什么显得惊慌。可我知道。

11年徒刑的判决刚刚一下来,法庭刚刚一清场,丹尼就跟约翰·德兰诺警官说,他和本尼都知道桥上的事,也知道很久以前麦克威瑟家盗窃案的情况。鲁迪吹嘘自己在他们的覆没中所起作用时,我开始意识到,当他在帮着审判丹尼·谢泼德的时候,他也已经审判了马修和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马修去了两次多切斯特看他的朋友,每次回来都会变得更阴郁一些。甚至康尼·德夫林现在都不和他说话了。

就像我父亲说的一样,不用我动手,他们的世界会毁灭的。抬起手打你的人也会打到他们自己。如果我那时能稍微听他一些的话,我或许还会是个自由的人。





爱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孩子间的仁爱

252

马修和辛西娅一直坚信，只要打赢官司，他们便可以不用工作而安享清福了。可是，6年过去了，他们还在等着。像其他没什么文化的人一样，他们觉得律师肯定会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律师不仅仅是律师，还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一直对斯努克言听计从，彻底相信了他所谓的“法律上的拖延”。最后，整个社区都不愿意再听他们打官司的事儿了。斯努克几乎根本没想过他们的官司，却从他们那里拿了3000块钱。

在丹尼·谢泼德被宣判的一个星期后，弗雷德里克·斯努克从城里来了。我看见他的车停在他们院子里。昏暗的阳光下，他下了车，还穿着在法庭上穿过的花哨外套。他掸掸皮鞋上的土，不大高兴地看了一眼他们又大又旧的房子，进了屋。他拉起特蕾莎·梅的小手，冲她做个鬼脸，变戏法似地从她耳朵后拿出个两角五分的硬币，给了她。尽管她已经五岁，看起来却只有三岁。

他问了她的情况，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她可能得去做心脏移植手术。问完情况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尽到了出于礼貌的责任。他转向他的客户，跟他们说起他要来说的话。

“有人跟我提了个解决办法——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的办法。”

辛西娅看看马修,眨眨眼。马修吸了吸鼻子。

办法是一次性赔偿 2000 块钱。

没摆什么东西的金属桌子那儿是一阵沉默。他们说不出话来。这钱比他们为打官司花掉的钱还少 1000 块。

弗雷德里克面无表情地听他们咒骂着每个人,就好像他的失败是他们的错一样。他们为了他们曾有的计划,还有他让他们相信的那些话冲他大声地叫嚷。他离开时是一脸沉重,还有种自己荣誉受损的神情,那是像斯努克这样的法律界人士,这样深具商业才干的人士,在这种时刻所惯有的神情。

两天后,他们开车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没想到他们还会再来,所以他们进门时他还有些惊讶。辛西娅带着小特蕾莎·梅,她头上扎根绣花的发带,胸口上一道长长的伤疤清晰可见。律师觉得现在再去拉孩子的手指就不合适了。她现在只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在律师眼中,她母亲也一直只是“白垃圾”而已。

斯努克拿出两个文件夹走到桌子前。他伸手指了指两把椅子。

他告诉他们,麦克威瑟的律师们提出了这个解决办法,他们认为合情合理。

“我不会想在这个教区发财的。”斯努克说道,好像他觉得辛西娅和马修应该去同情同情他们的对手一样。

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也可以理解,这要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但正是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几个字深深刺痛了他们。

马修身上是几年来他一直穿着的运动夹克和牛仔靴,而辛西娅也是她陪特蕾莎去医院时的一身装扮。斯努克一边不停地从卷宗里抬起头跟他们说话,一边难过地摇着头。

“专家们的意见是,要不是有人破坏,那个桥墩是不会倒的。在法庭上,这一点对他们公司很有利,对你们或康尼·德夫





林却很不利。你们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现在打官司,代价会很大。麦克威瑟是个混蛋,可是有很聪明的人在给他干活。”

他们两个人都叹了口气,说他们已经决定接受那笔钱了。他合上文件夹,站起身走到档案柜旁。

“你们要早这么想就好了。”他说道。

“为什么?”

“嗯,他们已经撤回了——那是个一次性办法——”

“撤回了?”辛西娅说道。

他再一次漠然地看着他们。这一次,他让自己显得像是个疲惫的中年人。

“他们不能撤回。那是他们跟我们提出的,是他们跟我们提出来的。”马修说道,他的脸全白了。

辛西娅说这不公平。这对她母亲不公平。

“我知道这不公平。麦克威瑟就没干过什么公平的事——你看他是怎么对付彭妮·波里尔的。他在贫民窟里长大,他会像只抢块肉的狗那样去跟人争斗。”律师说道。

接着,律师请马修稍微离开办公室一会儿。马修不大愿意,但辛西娅让他出去。他把门一摔,走了出去。斯努克告诉辛西娅,他们的官司没法打下去了。

“为什么不行?”辛西娅恬着脸问道。她这种人的信心就来自于从不去想事实到底是什么。

“有个叫约翰·德兰诺的警官现在正负责调查这个案子,他可跟莫里斯不一样。他从丹尼·谢泼德那儿听到了些事情,这个正在多切斯特的人渣把所有的事都供出去。就我所知——我还不能确认——他说有人给了康尼·德夫林 4000 块钱,他说在特伦顿死的那晚是马修开的卡车,他还说是马修从麦克威瑟家里偷了 500 块钱。你看,德夫林这个胆小鬼,他害怕进监狱,这就是因为你们要打的官司。如果你们不提起诉讼,那也就不会

有这些新的调查了。如果康尼把你哥哥和鲁迪·贝朗格供出去的话，他可以免于处罚。如果他那样做，你哥哥就会被指控谋杀。这就是为什么和解费会这么少，为什么昨天又给撤回了。还有，这个整个社区，这条河上曾经对悉尼有看法的人，他们都会想要你哥哥好看的。”

辛西娅盯着他。

“我个人觉得他们没什么有力的证据——像丹尼·谢泼德这种人传的谣言是没什么作用的。可要是康尼·德夫林乱说的话，你母亲就会很难过了。”

“我知道。”辛西娅说道。

她并不理解所有的一切，但她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

辛西娅站起身，觉得自己的穿着有些可笑。她从自己皮包里拿出根烟。她点着了烟，左手抱起孩子。她从嘴边把烟吐出来，好像在警告什么人一样。她收拾着要离开办公室。

“我跟你一样感到气愤。”斯努克说道。他一边拿起电话，一边问道：“你觉得德夫林会在家吗？”

“妈的，可能不在。”她说，关上了门。

2

那晚，他们沿着空旷的道路开车往回走。星星显现在海湾上空，海湾里有只浮标闪着光，就好像上帝还在他心中照顾着每个人的利益一样。马修目光茫然，他的脸消瘦而又显得疲倦。他盯着那些从不属于他的土地，还有从没请他进去过的房屋。有那么一会儿，他大声抱怨自己才是受害者。在他的吵嚷中，车掠





过了一座座的房屋。现在，他曾经云中漫步般的希望已经化为乌有了。

辛西娅把律师说的康尼的事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他。她跟他说，新来的约翰·德兰诺警官知道他跟康尼都有问题。她跟他说，他们还想去逮另外一条鱼——鲁迪·贝朗格。

她告诉他，这些都是麦克威瑟几个月来一直在偷偷干的事。从他解决了地下水和除草剂的诉讼后，对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他一直在收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她跟他说，麦克威瑟很早便感觉到鲁迪和马修卷入了这些事，他从马修在法庭上作证时起就有觉察。她没有让他做交易把鲁迪说出去。她想让事情对她有利。

辛西娅叹了口气。“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呢？”孩子已经睡着，引擎在嗡嗡地响，收音机里播放着黑色安息日的乐曲。

“康尼·德夫林。开始他把一切都推到悉尼·亨德森头上，现在又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马修说道。他眼睛左右看着，好像是在找条出路一样。他知道他需要钱，越快越好。

“康尼——还记得是康尼偷了我的胡瓜鱼吗？他竟有脸说是悉尼干的！”

辛西娅看着他，被他的突然转向，被他的虚伪惊住了。她惊讶于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而她自己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但这让她有些为自己所处的险境担心了。

“我早就知道康尼这个狗娘养的。可怜的悉尼，很多人无缘无故地恨他。我从没恨过他。我跟他们说我从没恨过他。我喜欢他的孩子，莱尔，那个又壮又好心的孩子，我也喜欢埃莉。我就从没像其他人那样，拿秋儿的粉红眼睛开过玩笑。”她说道。她吐出一口烟。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和我都知道不是他干的。是康尼——康尼和鲁迪杀的人。他才是个危险的家伙。你知道我担心

的是他们。”马修说道。

“嗯，问题是你那时不愿意这么做——”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两个都竭力想找条路把自己开脱出来。

“是该把汤里的水倒出来了。”马修紧紧握着方向盘说道。他心跳得很快。他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安大略，他在想着安大略。我要去安大略。

他们到家时天已经快黑了。家里一片寂静。

马修上楼到了自己房间。他坐在床边上，床已经有些下陷。他抽着烟，看着窗外。他的一生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度过的。他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不同阶段。还在他十几岁时，他曾在这里眺望过奥伊特河沙丘上面的那场火灾，看见过浓浓升起的黑烟遮住太阳，看见过地狱般可怕的红色烟尘沿着公路在弥漫。在那时，麦克威瑟和其他人正挥舞着斧头和铲子阻止着火势的发展。那场火是马修的父亲艾克让他去放的。

这时，黄昏紫色的斜阳中，一只猫头鹰从树林中飞过，消失了。远处被火烧毁的树墩子还立在那里，旁边是已经长起的新树。

要是马修心情烦躁抽烟太多，他会觉得胃疼。但是，他没法不去想康尼可能会背叛他。更麻烦的是，他曾想到过这一天终究会来。

但是，就算他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他也不会罢手。他也还是会和斯努克在一起谈笑，他还会给斯努克买酒喝。他的律师是个骗子的想法曾经吸引过他，因为别的什么人也不可能吸引住马修了。

莫里斯警官因为工作差受到了批评，他现在在吃些减轻精神抑郁的药。对马修来说，像他那样粗脖子的大块头还会去吃抗抑郁剂，这真不可思议，可这的确是真的。





我真希望我也能有些抗抑郁剂,马修突然想到。

报纸的调子也变了。几个月来一直在变。他们呼吁警察重新调查此案,呼吁还我父亲清白,还要给他赔偿。他们说要把他的案子送到人权委员会去,戴维·斯康现在正好在那里。

像马修和他妹妹这样无法未卜先知的人,或者应该说是不会看风转向的人,现在成了人们羞辱的目标。他从柜子里拿出瓶朗姆酒,喝了一大杯。

他觉得自己迟早会进监狱。突然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鲁迪·贝朗格的错。要是鲁迪没侵犯过我母亲,那就不会有盗窃案,钱也就不会丢,特伦顿也就不会死了。他把他自己干过的那些事全忘了。

马修站起身,脱了西服夹克,然后摸索出件牛仔夹克穿到身上。他到了他母亲屋子里,吻了吻她,但心里却在生她的气。那天晚上,悉尼来提醒他们看好特伦顿的时候,她不应该那样对待他(他已经忘了,她可是全是照他说的做的)。

他既生气又同情地看着她。她刚做完弥撒回来,穿着衣服睡着了。壁炉架上是幅圣母玛利亚的像,马修一看见它便会想起特伦顿。有一次特伦顿搞乱了马修的工具,他就抓着圣母玛利亚的像,他以为这样马修就不会打他了。可马修还是打了他,还踢了他。马修总在打他,就像原来他们父亲常常打马修一样。为保护他妈妈和妹妹,他曾经挨了那些打。但又怎么样呢?他已经和他父亲变成了一类人。

这天晚上,老太太的电视机还开着,正在播放的节目是“幸运轮”。他关上门出去时,轮子还在转着。

他走到壁橱前,拿出那只点 12 口径短枪。他下了楼,出家门穿过了公路。

空气中已经有秋天的气息,还有股麝香的味道。他左边是那座新桥。新桥上的灯光如同城市里的一样炫目,在水面上也

投下了淡淡的影子。在我们黑暗泥泞的小路对面，停着杰伊·比尔德破旧的房车。杰伊房车的灯照在页岩铺就的路基上，石块反射出的光就像吉他上奏响的乐曲一样和谐。他的那块地周围长满了高大的云杉和多瘤的灌木。

马修走过他家门口的小路，走到后面的田野上，从那儿上了老拉塞尔公路。一会儿，他便到了康尼·德夫林家。康尼家的侧墙上留有阳光的余温，草坪上的小装饰物在风里打着转。马修上了子弹，走到门口。他右手拿枪，左手推开了房门。

壁橱已经清空了，满地扔的都是衣服。桌上留了个纸条，是让德夫林的妹妹记得把水关掉，以免冬天时管子会被冻住，还说让她记得往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加防冻剂。

马修出了屋子，穿过草坪。他转过身冲房子开了几枪，走了。

回到他母亲黑乎乎的老房子里，他拿起他的黑梳子，在厨房的小镜子前仔细地把他的金发梳成了鸭尾巴的样子。他梳头时的样子就像电影里一样，可他哪儿也没去过。

3

辛西娅知道，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变了。这场诉讼把他们隐藏的贪婪和自私都暴露了出来。

她能看出来，现在她需要种更重要的东西来确保自己的未来。只要仔细看看她的脸，或是听听她的笑声，就可以知道她现在已经不在乎其他人了。但那些知道她不在乎自己的人，却还深深地喜欢着她。她富于野性的美曾诱惑过很多男人，其中最





年轻的只有 18 岁。

辛西娅曾是马修最忠诚的帮手和朋友。但是，现在她想从中解脱出来。她既不信任马修，也不喜欢他。她只是觉得对他有义务。如果他要坐牢，那么现在她就必须和他拉开距离。她必须放弃马修，这是最佳的选择。为了使自己不被指控，她也可以把鲁迪·贝朗格交给他们。她想给警察打个电话探探口风。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是鲁迪打来的，说想见她。

“不行。”她说。

“是急事。”他说着就挂了电话。

那是个安静而晴朗的一天。鲁迪在 10 点钟到了她家。她正坐在她卧室里的一张绿椅子上。她卧室里的家具与这套房子很不协调，就好像是为了衬托出这里的主人是个乡下来的女主角一样。很多农村的房子里都有这么一间屋子，都是些永远离不了家的女儿们布置出来的。

他还没开口说话，她就说她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她的天性也不是一个那样的人，但他已经拖欠给孩子的钱了，而她从来也没打算过要靠他过日子。

“我再也没钱了。对上帝发誓，我已经没钱了。我给你钱，给马修钱。你们两个在过去 5 年里可一直在找我——”鲁迪说道。

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从特蕾莎出生到现在，她已经从他那里拿了 19000 块钱。就算这些钱都花完了又能够怎么样呢？

“你是什么意思，你再也没钱了？”

“我妻子有笔信托基金，还有笔租金，是利奥几年前把他的纸浆厂租出去时拿到的。但也不多了，只剩下大约 4 万块。她需要照顾，她现在越来越离不开轮椅。有人在她那儿撒谎，说我们和孩子的事。有好几个月她都没和我说话，利奥也没有。”

“特蕾莎该怎么办？她就得去承受这些吗？”

鲁迪沮丧地点点头。他在耐心地等着告诉她自己来的目的。

“为了你，我受了多少苦。上帝啊！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该爱上个结了婚的男人。”她说道。她挤出了一滴眼泪，这就和她做其他事一样容易。

他盯着她的脸、她深色的头发和她紧绷着的裤子，心里在想她的话是不是真的。他的虚荣心让他相信了她的话。他像个孩子一样轻轻笑了。

辛西娅的目光闪烁着。“你知道我从没想去伤害你，鲁迪。我一直都在尽力不让他们伤害你。都是马修，是他干的。康尼、马修和你是在一条线上。我得去找警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了多切斯特，我可不想去。可我一直包庇着罪犯——马修和你。就算我爱你，这也是很严重的事。我的爱都让我昏了头。”

“你昏了头——”

“是。我一直在向圣母祈祷，看！”她煞有介事地指了指一张旧的圣母像，“我向她祈祷，希望她能来帮助我们。圣母曾经小声告诉我，她说我是被对你的爱蒙住了双眼。我觉得圣母是想让我把你说出去，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是吗？”

“噢，上帝——不。我一直什么都没说，你现在也不能说。”鲁迪说道。

“为什么？嗯？”辛西娅天真地问道。

“我——我会受到伤害的。如果我进了监狱——我是说——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么爱我，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常常向圣母祈祷——可是，但是，她说的话你也不要全都当真了！”

辛西娅茫然地看着他。

“我会有很大的麻烦，我会坐上10年牢。我可不能面对这个结果。”鲁迪小声说道。

“我又能干什么？我只是个普通人，只是个喜欢德维特·约





克姆^①和史蒂夫·厄尔的农村姑娘,但我也不同意进监狱。我要是个大人物就好了,就可以有人给我写点儿文章。格蕾丝现在怎么样了?”她一边说,一边点了根烟。

鲁迪没说话。

“鲁迪,你现在在干什么?我一直没看见你,你肯定在干点儿什么。”

“我在就业办公室那儿等着工作。我在城里给人擦玻璃。”

辛西娅笑起来,她的笑声沙哑但却放纵,还透着些挑衅的味道。鲁迪在25年前就开始在麦克威瑟的商店里擦玻璃了。

“笑也没用。”鲁迪小声说。他觉得自己好像给针扎了一下。他想起他给埃莉看金制领带夹时自己嘲笑她的样子。“现在利奥的商店给烧了,我也没事可干——擦窗户也是份工作——我不知道我将来还能再做些什么。”

“要是利奥的钱都没了怎么办?”辛西娅问道。

鲁迪没说话。他从后窗那儿眺望着下面一排排的小房子。

“要是康尼改了口,可怜的马修就有麻烦了。还有你,你知道,他们会像起诉个罪人那样来告个无辜的人。我主要是在担心我母亲——”辛西娅说道。她吸了一口剩下的香烟,然后盯着他看起来。

“还有你妻子——如果你也进了监狱。”

鲁迪觉得身上有些凉。他意识到,多年来他一直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了。在这一刻,他所信任的人要把他踢开了。

“但这都是你干的。可以说是你雇马修干的这些事!利奥会怎么想?”辛西娅说道。

长长的停顿。鲁迪又看了看她。

“求你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你件别的事。”

^①德维特·约克姆和史蒂夫·厄尔均为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

“什么事？”辛西娅警觉地问道。

“你原来让我把你介绍给利奥·麦克威瑟。”

“我从没让你那样做。我希望你没跟他说，是我让你做的。”辛西娅脸红了。

“我来告诉你，他想见你。他让我跟你说，让你去他家里。我只是给你带个信。求求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我也只求你这件事，求你了。”

“他想见我——这可真奇怪。”鲁迪求她时，辛西娅自言自语着。

两人之间是一阵突然的沉默。她脸色沉重地看着他，就好像是看着个跑腿的孩子一样。她已经跟他没什么说的了。

4

那天，我母亲病了，我陪着她。空气中有烟尘和早秋的气息。我能听见远处一头小驼鹿急促的喘息声。我会模仿驼鹿的叫声，然后猎到它。我看见辛西娅离开了家。看到她在蜿蜒的路上走着，我不知道她会去哪里。我觉得她就像夏末时的花香一样，就像秋天时熟过了的苹果一样。

我看见她穿身普通的夏装，但裙子却短得没盖过膝盖。她走了以后，我看见了马修·皮特。马修看起来不大正常。他进了院子，向小河边走去。他坐在河边的一把躺椅上，两眼盯着水面发呆。他在拒绝了别人拉他去喝酒胡闹以后，也常常这样。辛西娅是从另一个方向走的。

我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我也知道那些日子里都发生过什





么事。我真希望我可以去改变曾发生的事,哪怕是一件也好。若是可以改变的话,我的生活也会大不相同了。

他们家院子后面的小路从沙堆和一片云杉树丛中穿过,一直延伸到麦克威瑟家后面一块看不到了的田野里,那块田野已经被踩坏了,但树林还是一片绿色。我在看着她,我知道她是怎么样走过去的。这次出行可不同寻常。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它让权力和忠诚的天平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走到一棵树下,在那儿停了停。那是怎样的一种孤独,像她这样一个与世界一样骄傲的人,却独自生活着。她走到麦克威瑟家的篱笆那儿,想翻过去。她的腿挂在铁丝上,蹭破了皮。

她走到房子前面时,麦克威瑟正坐在门廊上。他手里挥根桤木枝,正看着远处的海湾。度假的人们回到了他们舒适的城镇,他们回到了像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水面上又重新恢复了在9月时会有的冷清。

现在,我们的海湾又被人遗弃了。在海上出现大漩涡之前,水面也会平静上一阵子。现在,好像利奥的衰老也延缓了。因为自己的几个胜利,他最近正处于兴奋之中。他知道马修、康尼和鲁迪会跪在他面前,而他会手持桂冠,决定他想去拯救他们中的哪一个。这是他曾给与过杰拉德·德夫的,也曾在过去这些年里给与过其他一些人。他拥有挑选与决定的权力。他看见她从后门进来,敲了敲门,面带微笑进了屋。

“天,你受伤了。”利奥说道。他站起身,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他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可比一般女人的手要大。“啊——让我给你找些东西——姑娘——”

他的手扶着她的腰,领她走进了起居室。

“真的,我没事。”她说。

“没事——胡说。”他走开了。她独自一人环顾着那房子。他拿着棉球和碘酒回来了。他跪在她面前,她让他捧起她的腿,给

她擦洗伤口。她看着他满是白发的头顶和脖子后面皮肤上红色的褶皱。他的头发不长,却乱糟糟的,这可不像是他这样有钱人的样子。他站起身时,她突然觉得他假牙装得很不合适,很难看。他是属于森林的,可能已经非常有钱,但他还是看不起数学,还把受过教育的人叫做“书呆子”。

他在她身边坐下来。他身上是云杉树胶和泥土的气味,是在冰雪当中劳作时身上会有有的气味,这样的气味应该永远受人尊敬。但是,现在的孩子却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老头子。他们根本不会去想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会想起他曾在战争中展示的英勇与无畏。

“皮特小姐,你妈妈还好吗?”

“请叫我辛西娅——她很好——但特伦顿的死对她打击很大。”她的声音变了。

她说到这儿时,他微微笑了笑。然后,他的笑容消失了,是从离她最近的这边脸上逐渐消失的。

“那太糟了。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惹出这些事的家伙,他们跑不了。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能跑个两三年,但会有新的证据,会给孩子报仇的——圣诞节前后,就会再控告他们!”他说道。

这些话让她既惊又怕。他举起根手指指了指天花板,好像这些都是上帝只告诉了他一个人的事。他低头看看,然后又突然抬起头来。

他跟她谈,想听听她的意见,问问她谁能来帮忙照看照看他女儿。

“天,出什么事啦?”辛西娅装作关心的样子问道,但她伪装得并不高明。他一下子就看了出来,但还要假扮出并不知晓的样子。

“她现在越来越虚弱。她很抑郁,也没什么朋友。她小时候曾养过只猴子,可已经死了。鲁迪也再不让她了。”他顿了一下,





皱皱眉。

“养只猴子？”

“不，是朋友。不让她交朋友。”

“噢，是吗？”

“她有把轮椅，可走廊上铺的地毯让她不大方便。我给她找了张医院里用的床，但也是在车库里放着。鲁迪一点儿用都没有。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鲁迪？认识。”辛西娅脸上闪过一丝不屑的微笑，正是利奥想看见的，这也让利奥更可以去接受她对格蕾丝的虚情假意了。

“那你的小姑娘怎么样了？”他用眼睛扫了她一下。

“特蕾莎——她很好——其实，我本来今天想把她带来，但后来一想，算了。等哪天我会把她带来让你看看。”

“我猜，她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特蕾莎妈妈^①的缘故。”利奥说道。

“噢，是的。”辛西娅说道，尽管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人。

他点点头，接着两个人都是一阵沉默。他被她吸引住了，她也顺水推舟。突然，她又起双腿去看自己的伤口，这会让他可以一眼看到她的内裤。她抬起头，用棕色的大眼睛看着他。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她说，还是那个姿势。

“什么？”

“可以来帮你的女儿——”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轻抚着自己的伤处。她的指甲涂成了紫色。“因为特伦顿，我曾学过家庭护理，是很早以前的事，我现在没证书——但我可以帮她洗澡，带她散步，给她做饭——你知道，就是那种事情。”

^①特蕾莎妈妈是1910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印度修女。她终生致力于救助贫困和濒临死亡的人们，于197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种事情”几个字说得又轻又软，像是个暗号，又像是个温柔的陷阱。她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处。

接着，她把腿放下来，羞怯地把双腿并在了一起。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利奥仔细地打量着她，然后他笑了，又露出自己装得并不合适的假牙。

“当然——那就太好了——”

她起身向外走时，他跟在她身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一天。那时他正在锯木场里处理纠纷，一个家伙说要把他的头打烂，而他一下子就把那人手里的钩棍^①给夺了下来。

辛西娅也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她已经不是今天早上和鲁迪说话时的那个辛西娅，她已经变得关心和容忍别人了。她已经不再嫉妒格蕾丝的钱，她已经变成了她的自家人，她还要去帮助和保护她。在门口，辛西娅转身时，利奥离她很近，她的乳房紧紧贴到了他身上。

“噢！”她叫道。

他暧昧地笑笑，抓住了她的肩膀，让她保持平衡。

“你明天下午来，我们可以说说钱的事——还有——”

“当然，我3点来。”

她沿着小路走了，消失在他视线之中。他到院子里，整理起了套在新种下梨树上的麻袋。那里本没有梨树，但是，他多年前有次突发奇想，以后他每隔几年就会在院子里种上一些梨树。他看着她走远的样子，看着她轻快地扭动身躯的样子，他胸中曾有的火焰又燃烧了起来，他的心兴奋地跳动着。

这时利奥65岁，他正反思着自己的生活。辛西娅走后，利奥换了衣服，跟他女婿一起去参加哥伦布骑士团的一次聚会。

^①钩棍为林业工人翻动木材用的器具，木柄上有一金属尖，末端附近有一折钩。





鲁迪口袋里装的是修建船坞的计划，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跟他岳父去要修船坞的钱。要是他得不到船坞，他就全完了。鲁迪心里总是很害怕，他担心他拿不到想要的钱。他心里还在想，要是他有了这个船坞，也许辛西娅还会再对他有兴趣，她至少不会去出卖他了。

他们的车沿保留地行驶着。路两旁是些低矮破旧的房子。天快黑了，孩子们坐在门廊外边。落日的余光洒在倾斜的屋顶上，洒在修补屋顶用的一块块木板上，木板反着光，然后便慢慢暗下来。阳光也落在狗屋上，落在屋后的绿草上。在黄昏凉爽的空气中，鲁迪等着自己的机会。

这一切鲁迪都看在眼里，他脑子里也一直在想该怎么跟利奥说，什么时候跟利奥说。

他跟自己说，等我们到了卡尔·弗朗西斯家时，我就开口。但弗朗西斯家还是从身边错过了。他看见卡尔家的门廊，还有二楼黑漆漆的窗户和快艇上鲜艳的红旗。

鲁迪知道，尽管利奥已经65岁，而且差不多已经退休了，可还是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总是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最终决定。车还在向前行驶，两个人还是谁都没说话。利奥突然挪挪身子，看了看鲁迪。

“狗娘养的，那个他妈的船坞！”

“什么？”鲁迪说道。

“就是城里那些人快修完的那个——你会不知道？现在的趋势是融合，他们也想把我们这里变成一座城市，所以我们也得像一座城市。现在我们没有驳船，没有小船，当年和我一起干活长大的人都死了，和你一起干活长大的人也都没了——现在只剩些小帆船了——”

“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

“都是别人说的。”利奥吸了吸鼻子。

他可没对鲁迪说，他三年前就知道他的计划，他也一直在和城里他所信任的几个人合伙暗自地修着一座船坞。他也已经让自己相信了，是鲁迪窃取了他的想法。这座他拥有 37% 股份的船坞，也就是他在假装咒骂的船坞，明年 6 月 1 号便要正式启用了。

他们的车驶过了教堂的入口。这儿原本是鲁迪打算开口的最后地点。

5

只有几个骑士团成员参加了聚会，留下来等弥撒的人更少。

利奥没在想教堂的事。男人们在教堂时，脑子里总在想别的事。利奥脑海中一连串闪过的是运动，是自己曾经的拳击生涯，是年轻时因为是酒鬼的儿子而不得不忍受的耻笑，是母亲的死，是因商业上的失误而和手下工人人们的争执，还有衰落的锯木场。

圣奥古斯丁曾写到，人们总觉得自己可以欺骗上帝来为自己服务。如果他们为上帝做了些事，他们也不是求上帝指点生活的方向，而是向他索取回报。他引用了该隐和上帝的讨论来证明他的话。尽管我和我父亲都读过圣奥古斯丁，尽管利奥可能没读过，在这个秋日昏暗的黄昏中，利奥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的恰恰正是人们所信奉的这条歪理。

他想和辛西娅发生关系。他也想让上帝知道他一直关心着他女儿，而上帝也应该看在他为女儿利益着想的份上宽恕他。





他还盼着能拿到商店的保险赔偿金。为这，他许愿要给教堂装上新的彩色玻璃窗。

他想让他的罪过得到宽恕，可他却不愿承认自己的罪。对自己不愿承认的罪行，他也想让人们都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他曾有过情妇，还有另外三个孩子。他的罪包括他的锯木场，还包括最早渗漏在艾伦河上游的那些有毒物质。

人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老人到底有多聪明。他很早以前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只有康尼才可能把照明灯关掉，而能恐吓康尼干这事的人只有马修。他知道鲁迪也卷入其中了。为什么呢？那天，埃莉裙子上的标签掉到了地上，吸尘的活儿也没干完，所以地毯上的皱褶跟平时不大一样。本来是不会有人注意到路上鲁迪的脚印。可是那天，傻乎乎的孩子达西·保罗帮利奥抬着死鹿，他注意到了地上这行穿反了牛仔靴的奇怪脚印。这一切，再加上地毯后面瓷砖上的血点，让利奥怀疑起来。他肯定有伤害人的事发生了。至于鲁迪是不是为掩饰侵犯我母亲的事实而牵扯进了盗窃案，还有他是不是为掩饰盗窃案而牵扯进了桥上的事，这些都让利奥花了些时间去判断。直到几个月以前，利奥还是不能确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利奥不愿把船坞交给鲁迪。

这个星期或是下个星期，他会把他知道的告诉格蕾丝，然后让她决定该怎么办。其实，他会告诉她该怎么办的。鲁迪将会永远从他们生活中消失。

他跪在那儿祈祷。他祈求宽恕，也祈求心灵的安宁与平静。他还希望能收拾那些在他桥上搞破坏的人。他没领圣餐。

6

弥撒过后，他到小礼拜室和波里尔神父谈起了维卡的事。维卡是个南斯拉夫小姑娘，她和其他5个孩子说她们看见了圣母玛利亚。

上一周，利奥曾答应过，他会负担维卡到这里来的旅行费用。现在，他想问一问波里尔神父，维卡到底是个骗子还是说的真话。

“我觉得她是真的。她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她想让大家知道她看见的一切。”波里尔神父说道。

利奥看看正往外走的一个侍奉祭坛的男孩，又看看波里尔。他说他会出这笔旅费，但是要真有奇迹的话，他会觉得很惊奇。波里尔问他相信不相信有奇迹。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让维卡来捎他的信，而不是让电视上的什么明星主持。你懂我的意思。”

波里尔看着利奥点着烟斗，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利奥，你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件事——”

利奥总是一副怀疑的样子，可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受着惩罚一样。

“我在想那个得了白化病的小姑娘，那个小诗人。她叫什么来着？”

“秋儿·亨德森？”

“啊，亨德森。她和她弟弟昨天来过了。她弟弟叫什么来着？”





“那个孩子叫——珀西。”

“对了，珀西。还有特伦顿·皮特的那条老狗，那条细眼睛平脸的狗。那狗叫什么来着？”

“斯加普·皮特。”利奥说。

“啊，是，斯加普·皮特。”波里尔神父说道。他笑笑，沉思了一阵，然后看着利奥。

“他们想干什么？”利奥问道。

“谁？”

“那些孩子，不是斯加普。我知道它除了跟在孩子们后面，不会想要别的。那些孩子想干什么？”

“嗯，那些孩子，秋儿还带着个小姑娘。那个皮特家的小姑娘叫什么来着？”

“特蕾莎·皮特。”

“啊，对，特蕾莎·皮特。因为她的心脏，秋儿想为她求神的祝福。珀西想让我替斯加普·皮特求福，所以我就为斯加普祈祷了。珀西想在我们的圣人骨前面为特蕾莎·皮特和他妈妈祈祷，他妈妈生病了。”

“他妈妈病了？埃莉？”

“病得很厉害。她流产过很多次——因为——因为除草剂等原因吧——”波里尔说道。

波里尔难过地低下头。他知道麦克威瑟的三个孩子是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也知道是谁为这三个孩子施洗后收养了他们。他所知道的让他在利奥面前有了某种力量。

“珀西是个好孩子，他把特蕾莎抱起来，让我祝福她。我跟他说，我们教堂里没有圣人骨，那孩子跟我说‘应该有的。’”

“‘哦，’我说，‘我的教堂里有圣人骨吗？’”（他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利奥，你知道珀西说了些什么吗？”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珀西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会知道

珀西说些什么呢？他可以说的话太多了。”

“珀西说，‘如果没有圣人骨，这里就不是教堂——你有一样就得有另一样。’”

利奥有些生气。他生气是因为不知道那孩子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不知道这种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还有些嫉妒，一个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尤其是在他为维卡的到来支付了费用以后。珀西能办到这些吗？不，他不能。只有他麦克威瑟自己才可以做到这一切。

“孩子是什么话都说的。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自己也说过？”波里尔问道。

“当然了。这样的话我原来也说过。还有，我知道那次盗窃是马修干的。”利奥说道。

“什么？怎么回事？”

“你记得那 500 块钱的事吧？我敢拿我兜里的钱打赌，埃莉在你的告解室里肯定没为这个忏悔过。为什么？因为根本不是她干的。”

“噢？”

“马修·皮特把我骗了那么一两天。不，没那么长！”

屋子里已经暗下来，只有几盏电子蜡烛在闪着光。侍奉祭坛的孩子们已经走了。

“你看，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总会知道真相。”

“你是对的。所有被掩盖的终究会显现。”波里尔说道。

利奥离开了，这句话让他感到不怎么自在。

秋天的夜晚很温暖，从橡木门上可以闻出雨的味道来。在秋夜中，波里尔关上灯，锁上了教堂的后门，从那儿可以看见白色大理石的圣坛在微微闪光。他不敢面对自己在 35 年前犯下的罪行。他曾对受他监护的两个最穷的孩子进行过性侵害，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犯罪。那两个孩子就是悉尼·亨德森和康





尼·德夫林。

从某种意义上说，悉尼生存了下来，但德夫林的生活却毁了。他成了个骗子、酒鬼，成了个满嘴谎话的人。从德夫林喜好欺骗的眼睛和嘴上，波里尔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痛苦的灵魂。他希望上帝可以原谅他，他不想再忍受更多的折磨了。

他知道麦克威瑟其他的几个孩子在哪里。

他知道。他知道是谁烧了商店，也知道是谁让谁干的。他可能知道我父亲是无辜的，种种罪名都是强加给他的。

利奥回到了家。他坐着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土著人说是他偷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要让他赔偿。还有那个曾是他座上客的戴维·斯康博士，现在也跑到他们一边去了。还有那个黛德·韦恩。或许他会输，可要是他够聪明，也不一定。他脱掉制服，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现在，他所有的朋友都死了。那些穿开裆裤时就吃他、穿他的人却在跟他作对。他曾经帮助过那个省长竞选获胜，可他竟然在上个圣诞节时对他不屑一顾。戴维·斯康正在出本有关针对土著居民种种不公现象的书，书的内容正在当地报纸上连载。光是在前3章里，利奥公司的名字就被点了7次，批评他砍树和修公路的事。斯康坐在办公楼里写报告反对他，那座楼却是用他的木材修建的。斯康用的纸，也是因为有他的软木林才能造出来。

韦恩死了，艾克·皮特也死了。那些曾答应给他在渥太华弄个参议员当当的人也都死了，只有他们的照片还呆板地在议会墙上挂着。很幸运，他还没死，但他已经老了，他的好时光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同每晚一样，他给手枪装上了子弹。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他心里想着，觉得有了些安慰，就像是个在雪中快冻僵的人找到了一缕阳光。

可他又想到了珀西，想着珀西帮着把特蕾莎·皮特抱到波里尔神父面前，让神父来保佑那孩子，他觉得很难过。他祈祷如果上帝能让他感到宁静，他就会去重修教堂的屋顶。但他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看到珀西·亨德森，便会看到他用小车拉着斯加普·皮特去教堂的样子，看到他为可爱而温柔的埃莉·麦克格兰祈祷的样子。

7

275

晚上，母亲躺在沙发上时，珀西会坐在她身边玩牌或下棋。她会给他讲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我和秋儿也还只是孩子。

我经常不在家，要么去偷猎，要么去喝酒。如果那些可怜的兔子知道我在拿它们的尸体换酒喝，它们一定会心碎的。

很多个夜晚，我会站在舞场外面气得发抖，因为我付不起三块钱的服务费。我浑身都是烟火的味道，褐色的眼睛深陷下去，皮肤上也刻着贫穷的印记。我总是不断地感冒，日夜不停地咳嗽。我经常穿件薄薄的衬衣坐在桌旁，从杯子里喝着走私来的酒，兜里会揣着一包香烟。姑娘们从我桌边走过时都不会向我这里看上一眼，她们害怕我会招呼她们坐下。很多时候，我都可以闻到自己身上有树脂的香味，那是我在往车上装木头时留下的。我意识到自己和罗伊·亨德森有多像了，连我们的衣服都一样。我已经漂流回了19世纪。

就算我会引用柏拉图，就算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读过他的书，又有什么用的呢？我对音乐也一无所知。一次，有人问我知不

爱





知道甲壳虫^①是谁，我跟他说甲壳虫就是长着硬壳和上颚的小虫子。我曾反抗过，我也曾像秋儿一样，学过关于这无聊世界的几门课程，可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我在唱着这些雅皮^②时代的歌曲时，唱着“闪烁的灯光，喧嚣的都市”时显得滑稽而可笑。

感恩节星期六有个舞会，我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埃莉说我父亲打电话来了，他想和我说几句，他们拿着电话等了半个多小时。她跟我说他会回来过圣诞，但她从没跟他说自己病了，也从没说我现在在喝酒。母亲问我，愿不愿意第二天早上替她去教堂。她自己从没喝过酒，而我却已经变成了邻居们心中的那种人。那是因为，只要我变成了他们很高兴谈论起的人，他们实际上就在怕着我。

我们的破房子可以作证，其实我并不是个胡作非为的人。在心里，我不愿去偷东西。我不是在寻找黑暗，而是光明。所以，我这种反抗让人难过，秋儿明白这点。

每次，我只要在棕榈星期日^③的画上看到凋谢了的棕榈叶，只要我看到圣伯纳黛特^④的画像时，我都会颤抖起来。从我孩童般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记得当圣母和圣伯纳黛特说话时，地狱里的声音大了起来。可是，圣母只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那些声音便嚎叫着屈服了，便最终安静下来。我记得圣伯纳黛特的尸体在玻璃棺里始终没有腐烂。我意识到，我已经可鄙地背叛了这些故事。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没

①甲壳虫为英国的一个流行歌曲乐队。该乐队于1962年首次赢得国际声誉，于1970年解散。

②雅皮或称雅皮士，一般为年轻的城市居民，拥有待遇优厚的工作和富裕的生活方式。

③棕榈星期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为纪念耶稣胜利进入耶路撒冷，当天人们在他前面撒满了棕榈枝。又称“棕枝主日”或“主进城节”。

④圣伯纳黛特（1844~1879）：法国一名农家女子，生于法国西南部小镇卢尔德。其家乡因为她1858年时说自己看到了圣母玛利亚而成为圣地。她后来做了修女，并于1933年被封圣。

有放弃它们,我也始终相信着这些故事。

我竟然愚蠢地去做了我不该做的事。为此,我每天都在责备自己。但是,成千上万讥笑我的信仰的人,他们却从没为此自责过。

我母亲坚守着她的信仰。她相信奇迹,她相信她捐了钱,就可以支持那些“拯救鲸鱼”、“拯救海豹”和“拯救孩子”的活动了。她就是这样理解她生活中的奇迹。由她去吧。她相信小耶稣和圣特蕾西的故事,相信小圣女弗罗拉^①为她的信仰被砍了头。她总可以在秋日连绵的雨中、在晚春丁香花的芬芳中找到静默的奇迹,体会到心灵的安静。

我母亲心中的平静是我永远也不曾经历过的。她有一幅鲸鱼的照片,有人跟她说那是因为她的钱才救活的。上帝啊,他们难道不知道我母亲穷得一贫如洗吗?

我刚从舞会上回来。我们的社区中心曾是间教室,后来用滑木搬到了公路旁,又在里面修了酒吧和舞池。我去了那儿,那时人们都知道我是个失败者了。

那晚我又做了些什么来证明自己呢?我打了一个叫汉尼·布朗的渔夫。为什么?他身高6英尺3英寸,像头熊一样健壮。难道我没有证明自己打起架来可以像头骡子一样倔吗?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他,而我也需要个理由。我大叫着说他曾骂我母亲是个婊子,我想让每个人都听见。

“没有那回事,孩子。我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没说过那样的话。”

我转过身却看见了辛西娅·皮特,她正在酒吧那边看着我。我打出一记右直拳,我感到在我的拳击之下,他的腿打弯。他抬起手捂住了嘴。然后,我又打出记左勾拳。汉尼摔倒了,他

^①圣女弗罗拉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后改信基督教,被其兄出卖后于851(一说856)年斩首。





妻子哭起来。他脸上都是血，他衬衣和领带上也都是血点。他一翻身，站了起来。

“孩子，我什么也没干。”他说道。

“好，你什么也没干，我就是打你了！”我大笑着说道。我从人群中向外走去，每个人都在看着我，可我一看他们，他们的目光都移开了。

马修跟着我走了出来。我跟你讲，我受他的影响太大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马修拿出张纸巾，让我擦手上汉尼的血迹。他看着我手上的血笑起来，递了一支烟给我。他说我干得不错。他还告诉我，他知道有很多的木头可以去偷。

“我想让你跟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

“去个地方——你去吗？”

我耸耸肩，说去哪儿都没关系。然后我回了家。我一个人的时候，刚才那种得意的感觉消失了，我眼前只剩下汉尼的脸。他脸上充满了迷惑和羞耻，因为我当着他妻子的面打了他。

那天晚上，我想让我母亲来恨我，所以我一进门就冲她们大叫了起来。母亲浑身抖了起来，秋儿瞪了我一眼，站起来离开了家。我又冲她喊起来，骂她是个婊子。

“求你了。”我母亲说道。她向我伸过手来。“我很高兴你可以照顾自己了，可是明天你一定要去教堂，去念圣弗朗西斯^①的祷文。”

那夜的空气中有股药的味道。她的睡衣是白色的，上边有蓝色的小花。她脖子露在外边，咳嗽时可以看见绷紧的肌肉。萨瓦德医生只来过一次，他告诉她是神经的问题，说她的更年期可

^①圣弗朗西斯(1181~1226)：意大利修道士，因其笃信、慷慨、谦恭和博爱而闻名。

能会提前。他把药放在桌子上。我无法形容,他所表现出的富裕和现代知识与我们的破房子太不相称了。我曾经喜爱的墙板已经褪了色,我也曾经喜欢过屋里的小房间。现在,我母亲颤抖着把手伸了过来。

那是第一次我没有去拉她的手。在我的怨恨中——那其中有我的羞耻,我的愤恨,我所忍受的贫穷,有多年来一直在折磨着我的恐惧,还有我给别人带去的恐惧——在种种的情绪之下,我猛地说道:“那教堂多少年来给你带来有什么好处!教堂就是神父找来的自私又便宜的妓女!”

我跌跌撞撞地碰到了珀西。他给母亲端过来的茶杯掉在了地上。他蹲在地上去捡杯子的碎片。

“我会给妈妈再倒一杯茶。”他说。

“别管他妈的茶了!”我冲他吼起来。他没看我,还在那儿捡着碎玻璃。

“哦,珀西,让我来。”母亲说着想站起身来。近来的那种怨恨充满了我的胸中,我觉得羞耻,他们的亲情让我觉得恶心。我逃开了。我坐到了屋子后面的旧沙发上。

我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我觉得天旋地转,醉酒之后的头脑里一片混沌。马修跟我说的事情就和法则一样,我现在想解开其中的意义。

法则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要去做他想做的事。对于那些可以从社会中得利的人来说,社会是好的,但它却把两个人抛在了身后,便是马修和我。所以为什么要惧怕一个污辱我的社会呢?要直直地瞪着它,看它还敢不敢这样了。这法则还说,要照顾弱者,永远不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马修告诉我的,我也坚信他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我如果懂得了这法则,我便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了。对于我们社区和整条河上的人来说,是他们





没有接受信奉这法则的人，是他们在惧怕运用这法则的人。那些在运用这法则的人难道不是更伟大、更值得尊敬的人吗？我自己不也是认同了他们吗？不也在暗地里嫉妒着这些人吗？如果我都在嫉妒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无理，那么别人肯定也是一样的。

“我父亲信任他们，可现在他却欠了他们的税款，还要受他们侮辱。”我对马修说道。

“要是他们像对待你父亲那样来对待你，你会怎么办？”有一天，马修这样问我。

我想了想，说道：“他们不敢。”

马修笑了。

我感到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我说出了正确答案，就为证明这个，我打了汉尼·布朗。

这是个10月份凉爽的夜晚，我坐在后院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脑子里想着如果我以光速行进的话，多久能到一颗星星上。我把双手放在额头上看着天空。这时，我听见了母亲和珀西在屋里的说话声。

母亲问珀西，他是不是觉得我在生他们的气，因为我常常把他们扔在家里。

“哦，不会的。莱尔给我找来小虫子，还带我去钓鱼。”珀西说。

“有一年多莱尔都没帮你做这些了。他现在几乎都不和我说话。他看上去总是很生气的样子——我从没看见过谁对这个世界这么生气。我知道他觉得生活很难，可爸爸的生活要比他难得多，爸爸却从没显出生气的样子。还有秋儿——从小她就受了很多苦。她没有钱，男孩子们取笑她，还欺负她，这些我都知道。她从舞会上静静地回来，一个人偷偷地哭。但她敢于面对这些，她还在努力帮着我们——她还发表了一首诗呢，你知道

——”

“莱尔给我们砍木柴,我看见他——”

“秋儿,可怜的秋儿。我觉得我和你爸爸对不起你们,你们应该得到更多,你明白吗,珀西?我在教堂的餐会上见过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我看看自己的包,我却没什么可以给你们们的。我觉得很难过。”

“斯加普·皮特有一只脚很疼,它得坐在我的小车里。”

“我很难过。要是爸爸回来了,他会帮你弄好的。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看看那些书,你和我都不懂,可爸爸懂。我一看到书,哦,还有钱就糊涂了,我还觉得自己有钱可以去救那些鲸鱼呢,可我没有。但爸爸不是这样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可能只除了比尔德先生以外。有天晚上爸爸坐在这里,我站在靠近书房的过道那儿。我当时正怀着你——就是说你正在妈妈的肚子里——我转过身,爸爸跟我说,‘你得过来躺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可他就是这样说的。他站起身,给我腾地方让我躺到那里。他自己走到书房的门口。他站在那儿什么都没说,只是等着,好像在面对着上帝对他的考验一样。然后,在很大很尖的一声过后,他捂住了胳膊。有人用枪打穿了我们的房子——你和我可能都已经死了。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的?他是个勇敢的人,而且善良。你会见到他的。”

“莱尔是个勇敢的人。”珀西说道。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我的手还是放在额头上,眼睛还是在看着星星。我想听到我母亲说“是,他很勇敢。”我想让她承认我的勇敢,因为我曾打破过一扇玻璃,殴打过一个大块头的渔夫,还总是带着一把刀。没人敢欺负我。即便是远在塔卡迪的人都听说过我的名字。现在,我每次照镜子时,都会看到自己那双冰冷而又自我陶醉着的眼睛,那双年轻而又从痛苦中觉醒了的眼睛。这是从我10岁时看见马修·皮特的目光后就一直在寻找的





样子。

可我母亲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很失望。也许她说过我很勇敢,而我所想要的就是这个。

我母亲对珀西说他的茶很好喝,她曾经在一个餐会上给800个人倒过茶。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房子裡的灯关了。风在树林间吹过。珀西轻轻地说道:“妈妈,我许了个愿,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就算我嘴里都是醉酒后的苦味,这个夜晚还是那么甜蜜。



第二天早上,杰伊·比尔德想要见我,我去了他家。他出来坐在面旧鼓上看着我。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留着灰色的胡子。他问我昨天晚上舞会上出了什么事。

“哪个狗娘养的想惹我,我都会收拾他。”

“我们河上这种混蛋太多了,可就是没几个真正勇敢的人。你成天跟马修混在一起对你没什么好处——你都忘了吗?”杰伊平静地说道。

这句话刺伤了我。我尊敬比尔德,所以这句话所说出的真相让我难受。也是因为我尊敬他,我又不可以去反驳他。我还记得在深冬的时候,他是怎样拿着把上了膛的手枪站在我们房子外边保护我们。我欠他的太多了,而他从没索取过什么回报。我原来还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他了,可他却告诉我,我错了。

再一个星期五的时候,我在为我们房子后面的老棚子砍些支撑用的木头,珀西坐在根树桩上看着我。海湾那里一直刮着

大风，我可以闻到远处海面上的咸味。我抬起头时，珀西不见了。

在屋子里找过以后，我穿过树林和艾伦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爬上了那座小山——从这里我可以看见皮特家和我们家的地。我看见珀西远远地走在公路旁。然后，他小心地过了公路，往杰伊·比尔德的房车那儿跑去了。我穿过地上满是掉下野果的树林和艾伦河，越过拉塞尔公路，走到了比尔德的院子里。这已经是下午挺晚的时候。在秋日的蓝天下，老公路上什么地方弥散着股鱼腥味。

我弟弟正在比尔德的房车里听他弹吉他。他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穿的双红色胶鞋离厨房地板还有差不多6英寸，他的领结也还是那样歪歪地系在脖子上。突然，他抬起头来从窗户那儿看到了我。在傍晚的阳光下，他冲我高兴地笑了起来。然后，他又接着去看比尔德的演奏了。斯加普静静地卧在他脚边。

我原来以为，那些天里他走到小路的高处是为了等我，现在我才知道他是想去找比尔德，去听他弹老的乡村与西部的曲子。我也意识到那信封上的“几他”是什么意思了。珀西想攒钱买把吉他。

我转身回了家。我觉得很沮丧，还有一点妒嫉，我却不知道为什么。马修在我们家门前碰到了我，他一直在等我。

“你能来吗？”他问道。

“去哪？”

“我想去个地方。”

“得多长时间？”

“个把小时吧。”

我进了屋，跟母亲说我要出去。她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秋儿在给她做汤。

“你要去哪里，亲爱的？”





“嗯——我有点儿事——得去见个人。”

“我在想我小时候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我认识的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可真奇怪。”

我从没料到，在我此后生活中的每个时刻，她的话、她的动作和她的微笑都会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走了 15 英里，然后把车开上了通向海湾的一条蜿蜒崎岖的路。树叶已经被霜打过，变了颜色。太阳快要看不见了。车里有股秋天的气息。

我们去的那块地在光秃秃的海湾对面，在一条满是野草的公路下边。那块地曾属于利奥·麦克威瑟。我看见条驼鹿踩出的小路通向了黑色的云杉林中。一只鹰在天空中盘旋着，像是在预示严酷的冬天又快要到了一样。野草丛中我看见大概 10 或是 12 个墓碑，歪歪扭扭地长满了苔藓。

我的心停住了。

“这些都是麦克威瑟从没提起过的人，都是些为他工作到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些自己过日子的单身汉。什么都没有，只能彼此呆在一起。”马修一边沿着那条驼鹿踩出的小路走着，一边说道。“我在这里埋过 90 到 100 个桶。就在 10 年前他还在用着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他不想让德夫知道的。”他看了看墓碑。“这些人在二战后的 40 和 50 年代跟他在一起工作，这儿就是他们的坟地。但周围的居民区逐渐荒废了。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什么的，但大部分都没有。他们都是死于有毒污染的。这是我祖父，还有我父亲，凯尔·艾克·皮特。还有这里，莱尔，你的祖父罗伊·亨德森。你母亲就是因为这些人喷洒的东西所以快死了——”

我们离海湾已经很近了。一圈苦味果树种在破败的墓园周围。我听见冷冷风中有一只鸟还在叫着，还在枝头跳跃着。

“我帮我老爷子埋过很多桶。我知道政府要是可以，就会把

责任推到麦克威瑟头上,要是不行,他们就会站到他那边去。现在是让他偿还的时候了!”马修说着,把手轻轻地放在我肩膀上。“想想他对你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我喝了一口酒,抬起头来看着在齐腰高的草丛远处的一匹老马,看着远处一所衰败的房屋,看着院子前面晾衣架上的一块破布。

马修的蓝眼睛透着寒意,但他的声音却很柔和。

“人们都说过,也都做过了。”我回答道。

“可要是我们能找到那些信呢?就可以有证据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还可能有一大笔钱呢。先想想政府的信。那些信会证明我知道的这些事。这样一来,包括省长,他从查塔姆请来的律师,他们都得掏钱。”

“你怎么知道他有个保险箱?”

“他当然有个保险箱。我们得在土著人前面拿到钱。我们接下来要——”

“我们可以起诉,再次起诉他。”我颤抖着说道。

夕阳照在马修脸上,他看起来很平静。下午快要过去了。海湾沿岸的公路边上停的房车在等着去拉那些快艇。他声音很轻,在冷冷地说着。

“起诉会把我们拖住。我不知道你母亲还有多长时间,可我知道特蕾莎·梅可能活不了一年了。在法庭上我们耗不起这样的时间——我知道那样更合法一些,但那种方法我已经试过了。”

这一刻我才认识到,是我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是我的贫困和我想要改变现状的努力,是我在学校中感到的孤独,是我在它到来后才会喜爱的圣诞节,是我对彭妮·波里尔刻骨的思念,是我们厨房里难看而又肮脏的桌布,是我每次在小路上看到珀西和他的小车时感到的悲伤,是我母亲被人欺辱时的微笑,是我们不





能去的游乐场，是我们不得不去的养父母家，或者说，是我母亲的每一声咳嗽，是我父亲因那个从不保佑他的耶稣而承受的痛苦促成了这一刻的到来。我可以说不行，也可以说不行，可我什么也没说。

我意识到马修现在满脑子里就剩下钱了。他知道，很快他就会因为特伦顿的死而去坐牢。他要么得去面对这样的惩罚，要么得给自己打气，先去偷保险箱然后再逃之夭夭。他知道我喜欢他，也会帮助他。因为他曾为圣餐杯帮过我的忙，我欠他的。

我脑子里还闪过一个想法，马修会不会想过要和我分偷来的钱。然后我笑了。我想要报复就像他想要钱一样。我需要用报复行为作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来证明我父亲的原则是错误的。我虽然还没意识到我的理论已经把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可我父亲早都预料到了。

我盯着罗伊·亨德森矮小的墓碑，那上面的日期早已经污损得看不清了。

我早都变成了遭别人痛恨的那种人，而我都没试着去抗争一下。马修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们都没说话。我走在门口小路上的时候，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我不想和这次盗窃案有什么牵连。我看到在黑暗中独自坐在厨房里的珀西。他跟我说妈妈住院了。珀西一个人坐在他自己的小椅子上。他已经静静地等了三个小时。

我得给他找衣服穿上。我找了件白衬衣，可白色都已经褪成黄色了。我给他找了条深色的西裤和一双旧鞋。我帮他把鞋擦了擦。我洗了洗，换了衣服，然后我们上路了。

一路在小路上，珀西都在看着，都在等着秋儿，可没等到她。他摘了些树叶，想为母亲扎上一束花。然后，他好像出神似地说道：“我去教堂替妈妈祈祷过了，她过生日的时候就会好

些。”

“这不是你的错，珀西。”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莱尔——这也不是你的错。”他小声说道。

9

9点钟，我们到了医院。我母亲住在二楼的一间病房里，同屋的还有两个女人。她虽然只有39岁，但头发几乎已经全白了。她的脸颊也深陷了下去。珀西把他用桦树和枫树枝扎的花束送给了她。她轻轻地吻吻他，然后问起了秋儿。

“她不在家。我会找到她——她明天会来看你的。”我说。她什么话都没说。

“我会给爸爸打电话的。”我说。

“别，别打。”她无力地摆摆手，“不要打扰他——等他回来吧。到那时，我和爸爸会带着珀西去倒流瀑布玩。”

她开始埋怨起珀西白衬衣的黄领子来，还拍了拍他的胸脯。然后，她把他的领结扶正了。

珀西冲我咧嘴笑了笑，就好像这次旅行已经是确定无疑了一样。我走到外边的走廊上。护士们正在一个病房接一个病房地进行夜间查房。我问一个护士我母亲出什么事了。她让我等一会儿，接着就不见了。

我在走廊里坐着等了二十多分钟。我正要去找那个护士，我看见莫里斯警官和另外一个警官冲我走了过来。萨瓦德医生也和他们在一起。医生告诉我，我母亲受了内伤，还问我她有没有被人打过。





“当然没有。”我说道。

“嗯，她出血很厉害。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替她止血。”萨瓦德医生说。

莫里斯警官把我介绍给了约翰·德兰诺警官。德兰诺警官一直想找我谈谈调查的事。

“调查什么？”我问道。

他让我进了候诊室，然后我们坐了下来。莫里斯站在门边上。我知道莫里斯需要证明我父亲是有罪的，这样他便可以救自己。他的上级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考虑到麦克威瑟的身份，决定找个别人来隐蔽地查一查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证据都指向了其他人。德兰诺也知道他们都是谁，但还没能找到康尼·德夫林来证实这些。

“你相信那些都不是我父亲干的？”我问德兰诺。

“我相信有人在桥上犯了罪，但我觉得不是你父亲干的。我觉得是有人在陷害你父亲。我相信麦克威瑟是被人偷了，但那不是你母亲干的。”

德兰诺说他曾见过我父亲两次。

“什么时候？”我问他。

“在工地上。你想让我把你母亲的事给他带个信吗？”他问。

“不，不是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了。

“诉讼的麻烦之处在于太花时间。”德兰诺随口说，“诉讼会让人变得警觉，然后他们会输掉官司，什么也得不到。就像几年前那5个家庭一样，他们最后只得到了几百块钱。你父亲什么也不想要。他总是一个人。他的生活可不容易。你得替珀西想想。”

德兰诺站起身和我握了握手，还祝我好运。很明显，他是在警告我不要去干我正计划做的事。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看见珀西坐在母亲身边，她已经睡着了。我们走出了医院。街道上一片寂静，整个世界也都静了下来。飞蛾在城里的路

灯下聚集着，有的掉进了雨后的池塘中，它们身上的粉末在水中给洗掉了。珀西捡起一只飞蛾，用手指擦干它，把它又放回了黑夜中。

“这儿有无数只飞蛾，珀西。”看着那蛾子在几英尺外挣扎着，我不屑地说道。

“它可不知道那么多，莱尔。”珀西拉着我的手穿过了公路。

我背着我的弟弟走在回家的长路上。他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头枕在我肩膀上。我轻轻地说道：“我爱你，珀西——我爱你，我爱妈妈和秋儿，我也爱爸爸。”

他已经睡着了，没听见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去了河边，坐在那里。我们伟大的河流会让我们都消失的——在黄昏的微光中，我们都成了河水中气泡交响曲里的鬼魂。随着河面渐渐变暗，随着阴影渐渐被黑夜所吞没，我们记起了孩子们的鬼魂，记起了我们五六岁时在巴蒂沼泽或是艾伦河上的时候。那时，看到一只上了钩的鳟鱼我们都会笑起来。我记起了我母亲在15年前那段轻松的日子。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而河水还在向前流着。那些男孩和女孩离开了游着鳟鱼的小溪，奔向了生活无法把握的大河，他们会变成我现在的样子，又坐回到河边来。

有时，当你走进未来的时候，在种神秘的转瞬之间，你会想起许久前小镇上的那群孩子们，你的心中会充满了甜蜜的痛苦。我想回到那里，想回到那时。在那时，我相信父亲是个英雄，我会拉起他伸过来的手。





10

我母亲计划着要带珀西去参加他的第一次圣餐仪式，还和秋儿谈论着他。但是，她知道死神已经在这间房子中等着她了。

在家里没人的那些下午，母亲曾让达伦·沃特尔在珀西下午放学后照看过他。达伦是那时惟一的人选。因为秋儿和我们都认识他，所以让他每天来几个小时我们都觉得放心。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

“你能干些什么？”有天下午达伦问道。那一周里每天都是风雨交加。“你能为你妈妈做些什么？她就快死了，你会哭吗？”

珀西叹了口气。“秋儿带我去教堂的时候，我会祈祷。”

“祈祷没什么用——”达伦说。

“妈妈喜欢吃焦糖^①。我会给她买焦糖吃。”

“焦糖没什么用，珀西。她身体里有个大瘤子每天在吃她。每天你看见她的时候，她都会变小一些。”达伦说道。

那是个灰暗而干冷的下午。空气中有冻了冰的树叶味。

“你只能给你妈妈买焦糖。”

“我知道，达伦。焦糖没有什么用。”珀西小声说道。

“我为什么和你在一起？莱尔在哪里？你知道吗，珀西，你哥哥和姐姐都不要你了。你最好给我拿些钱来，要不然我就走了。”达伦用手抹着嘴，侧着头说道。

“莱尔回来以后会给你4块钱的。”珀西说道。

^①焦糖是一种光滑宜咀嚼的糖块，用砂糖、黄油、奶油和调味香料制成。

“要不是有我的话，你妈妈现在已经死了。秋儿和莱尔都不关心你妈妈。你觉得你妈妈喜欢焦糖，是吗？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她会很开心去死的，很开心离开你——”

珀西抬起头，看着达伦笑了笑。达伦嘴唇很薄，牙也很白。他留着一撮小胡子，脸上有两颗小黑痣，一边耳朵上戴着一个耳环。他带着随身听，穿着牛仔靴。他有个很大的钱包，也喜欢听麦格戴斯乐队的歌曲。他说他曾去过多伦多，在那里给自己舌头上穿了个洞。

“我听我妈说，你妈去年跟她说她不喜欢你。”

珀西看看达伦，没有说话。

“你知道秋儿喜欢什么吗？”

珀西笑了。“她喜欢胳肢我。”

“她喜欢我摸她的白屁股，这是我想的。她想和我一起出去，但是她长得跟鬼一样。”达伦说道，“你见过秋儿的白屁股吗？我打赌应该是挺好看的。你见过吗？我知道其他男孩子见过的，他们都见过。我跟她说我不想和她出去，我亲口告诉她的。”他急促地喘着气，激动地说着。

珀西低着头，达伦说的话让他感到害羞。他走了一步棋。珀西衬衣右手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那里。秋天黯淡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可以听到海滩那里举重机在装卸着木材和石料。

“我走了一步。现在该你走了。”珀西说道。

“你走了一步。”达伦边说，边把棋子从棋盘上都扫落了。“我把所有的棋子都走了。”珀西弯下身去捡棋子。他拿着棋子站起身时，达伦打了他一个嘴巴。

棋盘飞到了一边，珀西也摔倒了。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流了出来。他站起来，坐到了沙发上。我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就常常坐在那里。他想站起身，走到卫生间去，可是又摔倒了。他的领结歪了，他想把它弄正，领结上也沾上了血。他的鞋子前边是弯





的，还有些大，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小丑。去年夏天，他一直在等我带他去游乐场。可我从没带他去过。

“我觉得头晕。”珀西说道。

“你最好不要惹我再打你，珀西。”达伦一边说着，一边叉着胳膊在屋子里走着。“你把这些都收拾干净——去，拿个桶来——”

珀西看着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你最好不要惹我再打你。”达伦说着，又举起了手。

突然，他被人揪住脖领子给扔出了门外。达伦爬起身走回来。是快要 70 岁的杰伊·比尔德。他把达伦又扔了出去，还踢了他的屁股，达伦顺着小路跑掉了。杰伊回来给珀西洗了脸，卷了一支烟抽起来。他把珀西抱起来，跟他说那孩子并不想伤害他，他只是脑子有些问题。

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微风轻轻地吹着小路边的树叶。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去开灯。

11

几天后，我走到家门口小路上的时候，看见珀西在豚草丛中睡着了，身边是他的小车。天已经晚了，小溪里都是掉落下来的树叶。风很轻，大地一片静寂，秋日的斜阳洒落在豚草丛上。杰伊·比尔德开会去了，秋儿在学校里排戏，所以 3 点钟回家以后他就得一个人呆着。斯加普·皮特蹲在他身边。我抱起珀西回到了屋里，斯加普摇摇晃晃地跟在我们身后。

珀西跟我说，他在等着父亲的时候睡着了。

“爸爸长得什么样子啊，珀西？”我问道。

“他很好，他的脸发着光，他从来不说谎。我在地里见到他的。”

“什么时候你在地里看见他的？”

“我和斯加普去找比尔德先生的时候，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枝头上的太阳红红的，他就站在那儿。他说他还会来找我。他还跟斯加普说话，斯加普也对着他摇尾巴。然后他跟我说，下次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和他一起走了。”

“这是谁和你说的？”

“地里的那个人！”

“他说要带你去哪儿？”

“他没说。”

“别跟他说话了。如果你下次再见到他，就来找我。让我来对付他。”我说道。

他迷惑地皱起眉头，接着又冲我笑了笑。

“别难过，莱尔。”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一边还摸着我的脸。“每个人都很难过。我跟达伦说他不用再来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不能让他再高兴起来。”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的鞋带没系好，粉红色的袜子也皱皱巴巴的。他流着鼻涕，衬衣上还挂着牛蒡的刺果。他的衬衣兜里还装着块狗食饼干，那是比尔德给斯加普拿的。

“我没有难过。”我说着，突然浑身抖了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可以看到你的心。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心。你的心里很难过，就像达伦和马修·皮特一样。但是地里那个人的心是不跳的——它在发着光。”珀西小声说道。

他和斯加普·皮特躺在长沙发上，一会儿就睡熟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他身边。





第二天早上,黛德·韦恩来找我了。她两只手拿着包,很客气地看着我。她穿着一件有垫肩的外衣,头上还有一支发夹,这让她看起来比我母亲生病之前要年轻。她对我说她是来找秋儿的。我告诉她秋儿跟珀西去学校了。

“我们把你的账销了。”她说。

“什么账?”我说。

“那些税。你真应该感谢哈德维克小姐,是她一直在不懈地帮着你。我们刚接到从渥太华来的信。”

她从包里拿出信,递给我。我没有接,她把信放在了桌子上。

“我知道了。嗯,我很高兴。”我说。

“我过去是太严厉了些,因为我太操心了。过去人们是想来改变你的生活,我也知道你是为这个在生气。但你要是知道你爸爸和妈妈成长时的环境就好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时候跟现在大不一样。你想像不到你父亲经历过的贫穷。你可能觉得我们总是在干涉,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在那时,我有责任保护她。从你母亲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她是那么漂亮——我不想让她毁了自己的生活。我那时是反对过他们结婚,也许我没有帮上她什么,也许我做了些不应该做的事,可那时我还年轻啊!那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我也跟其他人一样。你觉得我错了吗?”

“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们都已经付出了代价。”我又加了一句,“因为你的年轻。”

她有点吃惊的样子,然后清了清嗓子。她想喝水,我给她倒了一杯。她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她跟我解释说,有三个女孩跟别人说了些对她不利的话,她们其中一个的叔叔本尼·谢泼德找到她,想跟她要钱。她对我说,她从没对她们做过任何像她们所说的那种事,但是人们有可

能会相信她们。她问我认不认识那些女孩，她们是沃特尔家和谢泼德家的。

我跟她说，我知道她们都在福利院呆过。她说她那么辛苦才创建起来的福利院已经不归她管了。那些女孩才投诉过她，就跳出来一个刚被提升起来的年轻女人。那是个反复无常却又自命不凡的女人。

“她刚从蒙特·圣·文森特大学毕业，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那些女孩都找她去投诉。以前从没人这样做过。她们说的都是假话，可要是人们相信了的话，谁知道会出什么事？现在报纸还不知道这些——我的家人想了办法不让他们登出来，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因为只要人们脑子里有了些想法，要是没人帮忙的话，你就不可能把它从他们脑子里清除掉。”她吸了口气，就好像空气比原来变得宝贵了一样。她又喝了一口水。

“我的处境很微妙。20年来，我一直在帮助着无家可归或是受过性侵害的女孩，我也是——”她停了一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离开社会服务部而去了税务部——我去那儿不是像你觉得那样，是要难为你——只是一个巧合。”

我什么都没说。

“正好有一个空缺。我曾受过训练，我父亲也有些关系。对那些木柴我很抱歉。其实，那也是税务部门不得不做的事。我只是按照法律行事。我原来想着我可以帮上你的忙。”

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可以按着圣经发誓，我是无辜的。”她说道。

“发誓有个屁用！我母亲在法庭上按着圣经发过誓，我父亲也发过，可整条河上的人都不相信他们。你那时为什么不相信圣经呢？我父母也没得到应有的信任。你还给了他们一张秋儿的照片，让他们把我们往最坏的地方去想。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从来不愿报上登个小孩的照片！”

“可她就是上报了。”

“但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想吗？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会怎么想？那时候我觉得你是在受虐待，我怎么会不去想——”

但是，她自己的话加强了这种反讽。我总是对这种陷于自己偏见而无法自拔的人感到悲哀，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会感到更难过。在她自己的世界中，在她自己半夜时分梦想的世界中，她梦想着姐妹之间的温柔情谊。而现在，她却快要淹死在这种情谊之中了。现在黛德·韦恩需要我们的帮助了。最糟的是，我会去帮她吗？

黛德摸着斯加普的毛，然后抬起手紧握着拳头看着我，好像是她刚刚想起什么痛苦的事一样。

“我这个人没什么偏见，也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但那个听取她们申诉的女人——因为谢丽尔的母亲是个密克马克印第安人——她们说我把她们当成了方便的靶子——你也知道人们会怎么想。”她说道。

“我当然知道！”我喊了起来，眼眶中都是泪水。“我当然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什么他妈的关系呢？看看我的肌肉——为什么我要花5年时间去练？为什么？为什么我打起架来可以像头骡子一样，但我心里却在害怕？为什么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就把一个比我壮两倍的大块头打翻在地，但我心里却在害怕？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害怕？为什么我睡觉时身边得放把刀子？为什么？”我停了停，耸了耸肩。

“我可以承受这些，但是这不公平——对妈妈不公平。”我就像个孩子那样地说道，“对秋儿不公平，对珀西也不公平。”

她微微笑了笑，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了她的悲哀，我也想去帮助她。秋儿也会这样

做。秋儿是这样一个生活于冰雪严寒中的穷孩子，她曾对世界抱着些微的希望，而世界却什么都没有给她。但现在，在秋儿快要读完高中的时候，这世界已经无法对她置之不理了，因为她已经昂首站在了它上边。

“拿上这个。”我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张伊莎贝尔·杨的名片，放在了桌子上。“她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律师，也是对我们最友善的人——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韦恩小姐，我们想要的不是解放，不是教导，而是善意。”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些得意了，但我也就是这样说了。

她拿起那张名片，放到了包里。

看着她离去的样子，我觉得一个旧的世界正在我们脚下消失，而在敌人的尸体之上，一个新世界在熔化的岩浆中慢慢诞生了。突然间，我也从没料到过，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没有亏欠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年轻人的生活中总有那么一刻，那一刻里怒火会从心中爆发，他们的自我意识也会把其他一切都抛在一边。他们会像大天使一样巡游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在夜晚的阁楼之上，他们会从闪着光的客栈窗户里彼此叫嚷着隽言妙语。但是，就算在我笑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报复终究会一无所获，它对我的灵魂也不会有所裨益。

第二天早上，我看着秋儿喝着她的麦片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身上具有的、在逆境中的智慧与善意。她身上真正具备了那种我父亲曾为我祈祷过的品质——她才是一个勇敢的人，她才是一个可以支撑起一个家的人，她才是生活中风趣幽默而且不可战胜的佼佼者。

两天后，德兰诺警官到了我们家。他来查看了我们家墙上的子弹洞，我觉得人们可能早都把这事给忘记了。他在院子里用脚步丈量着，然后进到屋里走到书架旁。他拿起一两本书翻





了翻，然后说道：“像马修这样的人能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现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完全彻底地开始你的新生活了。再没有什么马修、康尼·德夫林、莫里斯警官或是其他什么人了。需要些性格的力量来摆脱这一切。你觉得要是没处理好过去，你就没法开始未来。可是，孩子，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秋儿懂得这一切，我也是跟她这么说的。”

接着，他做了些奇怪的事。他走到他的车前，拿起一小截冰球棍，上面还绑着块布。他把那布往汽油里蘸了蘸，递给了我。

“就像这个一样？”他问道。

我没说话。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父亲在莫里斯面前一样，可他却的清白的。

“你知道现在的行情吗？”他说着，把那根棍放了下来。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生活中那些突然而又意想不到的转变。你再也不是个贱民的儿子了。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父亲就决不会再变成个贱民。那些恨你的人？他们那些人，包括黛德·韦恩，都有麻烦了。真相终会起作用。有一段时间我还没想到这些，可是突然一下，虚假的东西都消失了。”

德兰诺拿着书看了看，然后把书放回了书架。

“如果你卷进去，那你什么也不会得到，你只会引火烧身。到了关键时候，只会是他咬你，或是你咬他，会引火烧身的。到出事的时候，你会想起我曾让你要小心的。”

说完这些话，他走了。

12

299

那天晚上,我去了教堂,因为我曾答应过母亲要替珀西登记他的第一次圣餐。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走进教堂。教堂里空荡荡的,圣母像下面有些蜡烛在闪着微光。我走进教区长的房间。我看见我几年前偷走的那个圣餐杯还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波里尔正坐在那里看报纸。教堂里还是有种熟悉的橡木和蜡烛的味道。外边有风。

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波里尔摘下他的老花镜看了看我。他现在是个老人了。

“你是亨德森家的孩子?”他问道,眼睛从散落在额前的白发缝隙间看着我。

“是,我是。”

我拉把椅子坐了下来。

“你是来问弥撒时间的?下个星期一晚上6点钟。”他说道。

“什么弥撒?”

“是秋儿和珀西想为你母亲举行的弥撒——瞧!”他取出个信封。那是珀西的信封,我不会搞错。那里面有珀西为买吉他攒的15块钱。他已经把钱捐出去了。秋儿和珀西都没有把这事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们想做个弥撒。”我小声说道。

他坐在我面前就像个老土地爷一样。他肚子很大,裤子吊在脚踝上面,这让他腿显得很细弱。我告诉他,我来是为给珀西登记他的第一次圣餐。然后,我说道:“我必须知道锯木场那

爱





儿的事。只有知道真相，我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你必须告诉我。”

说完这些话以后，我突然觉得心里很平静。那老人拿出一支烟，点着了。

“那不是你爷爷干的。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这些——”他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爷爷的事的？”我问道。

“在忏悔时跟我说的话也只能在忏悔时说。但是，你家人没有任何责任。报纸现在也这么说了。我想我是知道一段时间了。但是谁又能确定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害死孩子的人要去坐大牢了。”

他还没有弹过烟灰。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教堂四角也都黑漆漆的。

“你是被爱着的，你们全家都是。”他说道。

“被谁爱着？”我说道。

“上帝。”他说道。

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泄气。我原以为他会说是被人权委员会的戴维·斯康博士呢。戴维·斯康现在是那儿的头头，他会听取你的案情，还会代表你去调查一项诉讼。我也想让什么地方的委员会来听听我的情况。为了种可怕的自尊，我想让戴维·斯康博士知道我父亲的清白，也想让他知道我父亲所承受的苦难。

但他却只是跟我说上帝爱我。我看看珀西揉皱了的小信封，那上边用铅笔写的“几他”还能看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被爱着的。

“被谁？”我说。

“嗯，每个人。首先是你，当然还有秋儿和珀西，还有你父亲，还有汉尼·布朗，还有杰伊·比尔德，还有其他很多人，特别

是她的几个姐妹。我知道人们爱她——从她还是个小姑娘，从她让人收养的时候。她们姐妹几个都是叫人收养的。她们都曾被送到过姊妹慈善会的孤儿院里。我还抱过她们呢。我们不能把她们放在那里，那她们的生活就没出路了。我跟埃莉的母亲商量过。也许我还得向你道歉，因为她们都是在你母亲前边让人收养的，因为她们还都是婴儿，会容易些。但你母亲也很快就被别人领养了，是我亲眼所见。她让汉尼·布朗的父母亲领养了。尽管他们都有8个孩子，还是又养了一个。我现在都记不清你母亲和她的姐妹们谁大谁小了，我的记忆力不太好。”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道。但我觉得脊背上起了阵寒意。我僵硬地坐在那儿，就像个被绑在椅子上等着挨枪子儿的人一样。

波里尔神父用通红而疲惫的眼睛看了看我。

“我想着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河上每个人现在都知道了。都是最近几天的事，是伊莎贝尔·杨发现的。从6年前她见到你母亲时，她就想替你母亲把事情搞清楚。开始是想替你母亲调查一下她的身世，因为她想着能为你母亲做点什么。后来她发现，你母亲是让一个穷人收养的，他家里只有一条小渔船。可是，她的两个姐妹却生长在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富裕得多的环境当中。她们都上的是私立学校。她们在大学里碰过面，却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她们都曾参加过和平游行，都曾想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也都和你母亲碰到了一起，但却不知道她是谁。是伊莎贝尔发现的，她在三个星期前把这些讲了出来。你不知道吗？黛德·韦恩和伊莎贝尔·杨是你母亲的姐妹。你必须知道这些。她们都是麦克威瑟的孩子。”

我大笑起来。我笑得太厉害了，眼泪从我他妈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13

我离开了教堂，我双手插在兜里，借着黑暗中的微光，我看见有个人在走着。我开始以为那人是在背对我走着，接着我就意识到她是冲着我走过来的。

秋儿穿着白外套和白皮靴。她没化妆，也没戴隐形眼镜。她的样子还像是那个只有六七岁、得了白化病的小姑娘。那时，我们曾一起去过教堂，她还在钓鱼比赛上给爸爸赢了一束花。“我一直在找你。我让珀西留在家等你。你得赶快来。”她小声说道，泪水在她眼睛里闪着光。“要跟妈妈说再见了。”

她抓着我的胳膊想让我快一点儿，像是要赶火车一样。我们开始跑起来。好像命里注定一样，波里尔神父开着他的庞迪亚克车从我们身旁开了过去，在我们门口的小路上停了下来。我们走到车前时，珀西已经系着安全带坐在了车后座上。他系着安全带的样子看起来真可爱，但又让人觉得很悲伤。

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能记起那晚秋儿身上淡淡的圣水味。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圣水，也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这种味道会告诉别人我们就是处于最底层的乡村天主教家庭。可我还是像拥抱她一样接受了这种气味。我又一次辨别出了这种气味，就像比尔德开车把我们从餐会上送回来时一样。对我来说，那是一种稀释了的醋味，它会让衣服变黄。

珀西看着我没说话，就好像他早知道我要坐到车里来一样。他的衣服扣子都扣着，可领结却不见了，衣领子上有一块棕色的污渍。他鞋子穿反了，但鞋带却系得很整齐。他手里拿着一

条丝带和一只银纽扣。他没和我说话,也没有哭。他的眼睛只是看着前方。系在他身上的安全带就像审问犯人时用的绳子一样,好像在阻挡着他的灵魂不要跑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又好像是要把这个孩子再多折磨那么一阵子。

这三个星期里,他有时坐在母亲身边,有时呆在家里,有时还会用小车拉着斯加普·皮特走到小路高处去等他父亲。他每天都会一直坐到天黑,等着母亲或是父亲回来,而我却没有在照看他。母亲的情况在恶化,他却一直在想着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他一直都相信医生们会用新的办法来帮助她,她会康复的。他也会拉着斯加普·皮特去教堂。有时候,那些急匆匆的人们从教堂出来时会跟他擦身而过,他们要在风雪中跑到停车场上去取车。一次,他被一群玩球的毛孩子们撞倒在了地上,斯加普在他身边叫了起来。

他不明白,不管那些医生多么尽力,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医疗条件、送诊时间和治疗水平等原因,还因为他们依然停留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千年中。

车停下了。珀西等着安全带给松开,好像这是个仪式的一部分一样。秋儿和我拉着他的手,可在上楼梯时他还是绊倒了,他难过地说了声“对不起”。在昏暗的医院大厅,他的声音听起来更让人觉得难受。我们走过医院大厅时,有个不幸的醉汉正在那儿痛哭着。那醉汉转过身,恶狠狠地看着珀西。

珀西好像认出了那个家伙一样,他停了下来。他把他的丝带递给那个人,那人接过丝带,拿在手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珀西把我们的手拉得更紧了,他看着我们。我们沿着点着灯的走廊绕过拐角,那醉汉在身后用虚弱的声音叫着他。医院的墙壁上有悲伤,有爱意,也有尿骚味。

“她会等着爸爸的。”珀西说。

但母亲已经昏迷了,她已经昏迷将近一个星期了。我们进





去时,珀西希望她可以醒过来。他看看我们,好像是他让我们失望了,好像他所有孩童时的乐观都被证明是错了一样。

我母亲一生中都没盼到的事在她临死的时候发生了。她的姐妹们终于相聚在了一起。我们进去时,伊莎贝尔正在那里。她站起身吻了我,接着弯下腰吻了秋儿雪白的脸庞,又抱了抱珀西。过了一会儿,黛德也来了。病房的门半开着,而病房本身就透着种黄昏暗淡的暮色。她急急忙忙地冲进来,愣在了那里。她看看我们,又看看母亲,然后犹豫着走上前来。她弯下腰,吻了一下我母亲苍白的额头,接着又吻了一下,然后直起身冲我们难过地笑了笑。

“她受了那么多苦。”她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伊莎贝尔拥抱了她。

波里尔神父主持了最后的仪式。他给了秋儿圣餐,也给了珀西他的第一份圣餐,这比原定的时间要早6个月。我没有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跟普通人一样,这儿也有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小东西。有母亲为珀西上一年级曾写过的纸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是提醒秋儿她已经为珀西攒了些午饭钱,还提醒她记得给珀西买个作业本(她不知道杰伊·比尔德已经把午饭和作业本的钱付过了,因为她的钱总是差得太远)。还有达伦·沃特尔家的电话号码,母亲曾安排他来照看珀西。

有一个折起来的纸条,外边潦草地写着悉尼的名字。还有一张从姊妹慈善会的孤儿院里寄来的卡片。另外还有两封从女修道院院长办公室里寄来的信,信还没拆开。

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有我为母亲买的卧室里穿的拖鞋,汉尼·布朗给她带来的水果篮子还没打开过,而秋儿给她从查塔姆买来的新香皂也还没打开。香皂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张卡片。她死于1989年11月17日9点17分,年仅39岁。她的

身后，留下了三个从5岁到18岁年龄不等的孩子，还有一个几乎三年没见过面的丈夫。她把她的两件衣服留给了秋儿，把她的5块钱留给了珀西。她留给我的是一颗小白石子儿，就是我父亲向她倾诉爱意的那个晚上扔到她房子里那颗石子儿。

下边的几个小时里，黛德一直在和我们讲着我们曾有过的麻烦，说一切都过去了。她还说，现在我们的事已经广为人知，我们是河上最受尊敬的家庭了（多荒谬）。她拥抱我的时候，她的身体就像母亲的一样。我的眼泪，我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秋儿在沉思着什么。她摘下手上的戒指，就是我告诉她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她时给她的那枚戒指。她递给了我。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尽量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请拿着它——”

“为什么？”

她看着那枚戒指。“我记得埃莉有次想给我讲个故事，是文森特·梵高^①的。是爸爸曾经给她讲过的，但她却不知道梵高到底是谁。那时我在学校里排演一出画家的戏，爸爸又不在家，所以她觉得她有责任给我讲这个。她想像爸爸一样讲故事，可是却越讲越糊涂。让我来给你学学她是怎么样给我讲这个故事的。”

“她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还不停地想抚平她的衣服。”我说。

“就是那样——她想把那画家和他的画说得复杂些，可她自己却越说越糊涂。她看着四周，想找爸爸来帮她，但是他却不在家。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知道我伤害了她的感情。她竭尽全力想像爸爸一样给我讲个故事，但她却记不住那些情节，而我又

^①文森特·梵高(1853~1890):荷兰画家,著名作品有《向日葵》等。





取笑了她。她停下来,想记起些他的其他什么事,但她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伤了她的心,莱尔——我伤了她那颗温柔的心。你知道这告诉了我什么吗?”

“什么?”

“这让我明白了她无法衡量的美——梵高对她的爱会超过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品商人,但是我却笑话了她,我无法原谅自己。你知道,她在她一生中从没想过要去笑话我。”秋儿说道。

有人开车送我们回了家。房子已经不是往日的样子了。看到长沙发上我母亲经常会用到的靠垫,看到我母亲为了我能在第二天上学而给我缝补过的旧西服,我又哽咽了起来。我赶紧走到后面的屋子里,因为我不想让珀西看见我哭的样子。

北方一直在下雪,现在这里也开始了。雪花飘在我们狭窄的门廊上。珀西静静地坐在长沙发上,他脸色煞白,一句话都不说。河两岸来了些人来看我们。有人提到葬礼,还说秋儿和我应该去找人办理丧事。人们送来一篮子一篮子吃的东西。他们坐在那儿和秋儿谈论着父亲和母亲,而我几乎都站不住了。还有些人进来好奇地四处打量着,他们在想这种地方怎么能过冬,更别提要在里面抚养孩子了。

第二天,雪下得很大。杰伊·比尔德带我们去了殡仪馆。我们要花1500块钱挑副棺材,但那个卖棺材的年轻人沉着脸告诉我们,麦克威瑟曾挑了副9000块钱的。

“不,她不会介意这一副,但她肯定不会喜欢贵的那个——她会说:‘不,这也太贵了!’”秋儿说道。

几天后,有个从纽卡斯尔来的大主教主持了葬礼弥撒。他穿着华丽的教士服,谈起了我母亲温柔的心灵和对基督的渴望。这些都是真的,但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葬礼弥撒结束后,他把珀西抱到他的腿上,这让他们两个都觉得很不自在。

每个人都跟珀西说,他很勇敢。

我母亲下葬那天,天气很冷,大地一片白色。墓地上还飘着雪,一排排的墓碑在雪中矗立着。很奇怪,知道她名字的人那么多,但真正了解她的人却没几个,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不管是她在教堂的餐会上作侍应还是她去给人做三明治,她整个一生就没有在我们生活的水面上激起过一丝涟漪。

所以我想让人们知道,她死的时候是39岁,体重是103磅。她一共读过三本书,从塔布辛泰克到纽卡斯尔去过六次,还刚刚为她的丈夫过圣诞节织了件新毛衣。她最喜欢的一次生日是27岁时的那次。她最好的朋友是黛德·韦恩。除了我父亲,她最喜欢的人就是杰伊·比尔德。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也是她总和珀西一起看的节目是“少女”。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而蓝色也是珀西眼睛的颜色。在她读过的三本书里,她最喜欢的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我想让人们知道,我爱她。

我跪在地上吻了吻她长眠的那块土地。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儿了。



偿 还



母亲去世前两个星期，父亲听到了她生病的消息。他请了假，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夜晚已经变得很冷了。4 点半的时候天就黑了，大地也变得一片寂静。泥浆都冻住了，地上的拖拉机印也冻得如钢铁一样坚硬。在他们黎明时分开始干活时，锯齿和推土机都会冻得对人发出抗议声。

他在帮着铺电缆。电缆从绿色的森林中穿过，从沼泽和雪杉林中穿过，从一个又一个的电杆上越过河流和水坝。电缆让成千上万户的家庭有了光明，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些用电脑的年轻女士会鄙夷地看待他的生活。还有坐在办公室电脑后面的戴维·斯康博士，他现在已经成了维护人权的斗士。他计算机里深藏着我父亲的档案，我父亲自己却从没看到过他的这些东西。

那些对新世界充满信心的人，那些深知自己拥有各种各样权利的人不会知道我父亲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怎样去搬动成吨重的巨石。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一年多没看过一张报纸，他不知道外边又发生了些什么事。他头发是灰白色的，体重也一直是 185 磅。在那些曾因他

与众不同而折磨他的人心中，他有了自己的位置。

“你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东西，看那么多书呢？”在他要回家的三周前，有个叫阿尔塞德·多伦的年轻人问了他。这个年轻人总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这有什么好的呢？”

“好处自在其中，道理也在其中。”我父亲回答道。

“我应该从书里得到些什么呢？”阿尔塞德用法语问道。

“即使是在这条拖拉机走的破路上，你也不会觉得孤独。你不需要再知道其他东西了。”我父亲用法语答道。

这儿有几个人不喜欢他，也从不会来帮他什么忙。他们从事着艰苦的劳作，却没什么前途。他们喜欢对人冷嘲热讽，对悉尼也一直怀有恶意，因为他脑子里总有新颖又高尚的思想。

这些人中有个叫“恐怖乔恩”的家伙。有一次，他把悉尼的肉馅糕扔到了火里。他还曾多次嘲笑过他的坚忍和刚毅。如同每个地方无知的人一样，乔恩也是个自以为是、心胸狭窄的家伙。在悉尼离开工地前的两个星期，他为阿尔塞德问了我父亲问题而打了他。

“你问那些废话有什么用？”他说道。他双手交叉坐在自己的铺上。

悉尼从自己的铺上跳起来，把阿尔塞德拉到了他这边。乔恩轻蔑地看着他，他脸上的自信是在这寒冷而荒凉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才会有有的。

第二天早上，没几个人跟我父亲说话。阿尔塞德的父亲死了，家里又有年幼的弟妹，所以会到这里来工作。我父亲的保护让他觉得有些困窘，他也不愿走近我父亲了。对乔恩这样的人来说，赢得战争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运用弱者对强者总是具有的那种貌似高傲的蔑视。

在昏暗的房子里，悉尼坐在他的铺位上，他浑身的肌肉已经





僵硬了。秋天黑暗的日子快要过去，快到冬天了。在他帆布背包内的皮包里，他已经攒了 25000 块钱。他准备回家。他会走上 9 英里到公路那儿，然后搭车去米拉米希，明天晚上就可以和埃莉在一起了。他会把珀西抱在怀里吻他。他想着要走的路，那些路好像是对他的威胁一样，他想让它们赶快离开他。三年已经过去了，他已经打碎了戴在他脖子上自我流放的镣铐。他渴望像其他人一样，但他会按自己的原则生活。

母亲住院后，我们收到了他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信里，他用淡淡的蓝墨水描绘了自己光明的未来。他会努力在 43 岁前拿到教育学学士学位，然后去教像珀西一样的小孩子。他在信里写到，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

“莱尔，我知道你承受的最多，甚至比秋儿都多。你妈妈和我都记得在别的孩子玩耍时，你却穿着破旧褪色的衣服一个人呆着。我也知道你比我抗争得激烈，但你要想想你的潜力，想想我们未来日子里的彩虹。”

他还不知道，我早从他心中的彩虹上掉下来了。

他最后的考验也快到了。他一直都知道有这么一天。当他还是个在教堂顶上铲雪的孩子时，他便跟上帝有个约定。从那时起，他就在等着这一天。他知道这一天会随着雪而到来。

杰拉德·德夫的考验和分子有关，而父亲需要经受考验的是他的心。这都是旧约中的那种考验，而现在的人们不是假装着这些考验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世界中把这些考验忘记了。但在箴言篇中，错误都会被纠正过来，正义也会得到伸张，善良总会取得胜利——我们也希望这些都是真的。

我父亲的考验来自于圣经中的另外一篇，这一篇要更强大、更辉煌、更敏锐，也更让人感到痛苦。因为他是那么心满意足，有一阵子他都把它给忘了。他一直在攒钱，他会把债还清，他可以欠任何人的钱了。在几个月前，约翰·德兰诺到工地上找

过他。他告诉悉尼,他不仅没罪,甚至他还应该得到一笔价值百万的奖金。

但我父亲熟知圣经中的约伯书^①一篇。约伯书中的世界不是一个确定的所在,人所有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失去,而他只能呆坐在那里等着去接受可怕的命运。只有年轻人才会觉得他们可以摆脱了这一篇,但智者和王者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真实的一篇——我父亲是和他们一样的人。

康尼·德夫林也到了工地上。他惊慌失措地从我们那儿溜走了,他知道现在要为过去干过的坏事付出代价。他是很偶然地跑到这里,受雇在厨房里做帮工。

很快,我父亲又生活在他少年时的噩运之下了。又一次,他曾许下的诺言像蟒蛇一般缠住了他的脖子。又一次,他悲惨的少年时代,他对马的过敏,他暴虐的父亲,他躲在屋子里喝得酩酊大醉忘了自己是谁的少年时代,都回到了他身边。他觉得自己回到了11岁。又一次,康尼躲藏在了他身后,等待着折磨他。

在工地上,康尼被怀疑偷了几盘磁带,他跑到悉尼这里,想让悉尼保护他。有两个人跟着他,其中一个手里拿把扳手要打康尼,我父亲拦在了他们中间。我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站在那里,他裸露着胸膛,他胳膊上也都是强健的肌肉。那人举起扳手时,他没有动,就像是个被打了无数次的老奴隶一样,他已经不会躲闪了。

那人想引着悉尼转过身去,这样,悉尼就安全了,悉尼也知道这个。康尼逃到这里来是有原因的,但悉尼自己却不明白。

悉尼笨拙地想劝那两个人对康尼好一点,因为他的生活也很不容易。那两个人本来就对悉尼心存很多疑问,现在更觉得他是个懦夫,是个灵魂上满是裂缝的疯子。因为他保护了康尼,

^①约伯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篇。其中约伯曾经历过种种艰苦的考验,但始终坚守着对上帝的信仰。





他们开始怨恨他,也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了。

父亲跟阿尔塞德说了再见,阿尔塞德却没看他。他听说了些我父亲在米拉米希河上的事,是康尼跟他偷偷说的。又一次,我父亲成了个贱民,那小伙子也只是在保护他自己而已。

父亲收拾了他的行李袋,穿上外衣和皮靴,戴上了帽子。他打算走到大路那儿去。他给阿尔塞德留了个纸条,上边用英语和法语写着他认为应该一读的作家名字。

那天非常冷。黎明时分,他踩着吱嘎作响的积雪出发了。这时候,只有从拖拉机便道对面工棚的锡皮屋顶上才能看到一线阳光。

康尼急急忙忙地冲他跑过来,他也收拾了东西要走。他看上去就像个被抛弃的小鬼一样,身上穿着满是补丁的破衣服,脚下是双矿工穿的铅灰色胶鞋。

“你不在这儿,我也得走。我不能——你得带我走。求你了,你得带我走。”他乞求着。

“我的一辈子你都在伤害我。我真不应该去发那个誓。谢泼德兄弟逼我喝的酒,而我什么也没说。这个誓可真不容易。”我父亲平静地说道。

“我不管你发的什么誓——可能只是句蠢话,可我没对你做过什么,我没有。是马修干的,是他偷了麦克威瑟的钱。我们一到家,我就替你去和警察说清楚。马修是替鲁迪干的,因为鲁迪想强奸埃莉,我发誓,是他干的。他是想替鲁迪开脱。后来,是他在桥上搞的破坏。我害怕,让我告诉你,那天是特伦顿碰巧走到那里想去找你。每个人都觉得是你干的,我吓坏了,没敢说出来——你难道就没害怕过吗?我当时吓坏了。”

我父亲看了看康尼红色的小眼睛和前额上的一缕头发。他的生活怎么会掺杂进了这么多的诡计呢?

“求求你,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就一次!一回到家我就

把真相告诉大家。”

我父亲只是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

康尼跟在我父亲后面上路了，与他一起消失在了在寒风中摇摆的树林里。像往常一样，他不停地说着话，他很高兴自己终究还是有一个朋友。

那时是1989年11月17日早晨，是埃莉去世的日子。过了一会儿，雪下了起来。雪下得很大，寒风彻骨。

2

313

母亲葬礼过后的几天里，还没人知道父亲失踪了。我去坎贝尔顿找他，但没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一个人呢还是和其他人在一起。乔恩利用所有的工余时间找了电缆线北边的峡谷。我一直找到了奥伊特河的东南边，我双脚全都磨出了血。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每天，我都在看着地图。每天，我都等着父亲从树林里向我走过来。我知道，随着搜寻工作的逐渐停止，随着人员的逐步撤离，我看上去真像是疯了。最后，只有乔恩和我还在寻找，乔恩不会把我一个人扔下。

有太多的暴风雪，也有太多的岔路。在坎贝尔顿我碰到了布里斯·哈拉汉，我父亲曾经搭过他的车。他在街上叫住我，和我说起父亲的事。他不知道我母亲死了，还问起她。

“你现在在哪儿睡呢？”他问道。

“街上。”

他说可以帮我找个地方，我告诉他我不需要。

“为什么？”他拍着我的肩膀问道。

偿
还





“你那个时候在哪里？”我晃了一下肩膀，把他的手甩掉。
“你他妈的那个时候又在哪里？”

在林业部和救援部门之间的协调人想要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在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全是在半夜里从电话亭打的。我骂他，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够，因为他让直升飞机停飞了。我告诉他，秋儿和珀西刚刚失去了他们的母亲，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父亲。

“那我可帮不上，孩子——我很抱歉。”

有一次，他对我说：“孩子，你在犯罪，你在毁了自己——是你现在抛弃了他们，不是你的父母亲——”

“我？我怎么抛弃了他们？”

“在你的心里，孩子。在你的心里。”他哽咽地说道。

1990年1月，我回了家。中午时分我下了火车，然后沿着河边往回走。我在学校的小房子那儿等着。

秋儿拉着珀西的手出现在台阶上。在他深蓝色的厚外套下面，是件小小的西服夹克。就像母亲曾希望的那样，他还系了个旧领结。他往下看着，然后高兴地跑过来让我抱在了怀里。

阳光下的积雪泛着红色，落叶松坚硬得如钢铁一般，天气还是很冷。珀西在我们中间走着，我们牵着他的手。

“你知道母亲和父亲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吗？”

我告诉他们，父母亲都是伟大的人。我告诉他们，麦克威瑟算不了什么，戴维·斯康博士算不了什么，那些写文章讲土著人权利，却从没在谢丽尔·沃特尔家中住过一晚的人也算不了什么。我告诉秋儿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世界里的每件东西都是落后的。我告诉她我伤了父母的心。

“珀西，等你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去圣约翰。”秋儿说。她跟珀西说了他可以在那儿玩的东西。“会多么好啊！”秋儿说道。

3

平静了？在康尼·德夫林回来的那个星期，一切都被打破了。有天晚上9点，我看见他从我们家门口的信箱前走了过去。他身上穿件漂亮的新大衣，脚下是双羊皮靴。警察询问了他，他说他对我父亲的失踪一无所知。很快警察便把他监视了起来。不到三天，就有人说，他把一切都跟警察说了。有谣言说我现在在找他，说我想杀他。我自己都相信这些话了，这让我有种想在绝望中拼死一搏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马修又来找我了。他的脸颊深陷，我觉得他像是个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害怕白昼，害怕别人。现在，在所有他曾伤害过或影响过的人当中，只有我和鲁迪·贝朗格还在听他的。早在圣诞节前，鲁迪便被赶出了家，他岳父一直在调查他，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他还有他的计划，但已没人愿听了。格蕾丝回到了她父亲家，住在厨房后面一间放玩具的小屋里。她那所牧场风格的大房子现在要卖掉。那房子就像普通的空砖房一样凄凉。

马修一个人来找我。他建立自己帝国的幻想，他想把自己变成利奥的那种寄生虫似的希望，像被捻灭的蜡烛一样，早都粉碎了。他的怨恨像是挤破的脓疱一样到处流淌着脓。下面都是他愤恨地跟我说的话，都是用恶毒的语言说出的。辛西娅？他恨辛西娅。她现在不想和他有任何牵连，她躲进了海湾旁的大房子。我知不知道她和麦克威瑟订婚了？我点点头。她怎么敢去订婚呢，他大声叫嚷着。我知不知道她有枚两千块钱的订婚戒指？我又点点头。她怎么敢！



他告诉我，在她眼里，他早都不存在了。她的手一挥，沙石的车道、她生长的老房子、坑洼不平的院子、昏暗的窗户，还有那些曾和她混在一起的流氓恶棍，都不见了。对利奥来说，她是一个一直遭受着恶魔般兄长折磨的姑娘，是他现在把这受害者从可怕的恐怖中救了出来。对于辛西娅，利奥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利奥现在穿的是辛西娅给他挑选的衣服，他也理了个新发型。马修说，很明显他是老得不中用了。我点点头。有谣言说他打了自己的女儿，因为她说他正在干蠢事。

“啊，这正是辛西娅喜欢的。我不敢去想我的妹妹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有什么办法呢？”马修说道。

我也许该感到高兴，但我却没有。对于在这个新时代中受着磨难的乡村男人来说，这没什么特别的。他的夹克已经很旧，靴子也快磨破了。他的手冻起了泡。他生着病但还在找工作，但他最需要的却是逃避惩罚。

“你怎么能这样就把康尼·德夫林放过去了呢？”他问我。我们喝了些酒，又吸了两卷可卡因。“为了你父亲的荣誉，你得去收拾他！还记得我们经常说到的荣誉吗？”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每小时警察都会在他家外边巡逻，他也求他们保护他——他可是够风光的。”我答道。我现在对什么事都感到厌烦，马修看出来了，他也变得绝望了。

“嗯，很容易，等到暴风雪的时候。当巡逻车离开公路时，等周围没人时，我可不是在为自己着想。我知道你用不着相信我，可有人说是康尼把悉尼从悬崖上给推下去的。想想他是我的表弟我都害臊。是他把照明灯关了，是他害死了特伦顿，现在我知道，可太晚了。如果我能把你爸爸找回来，我愿意去受他所受的那些罪。都是我那个亲表弟康尼干的！是他跟我说你爸爸害了特伦顿。我那时真是伤心得快发疯了，我脑子都不清楚了。来场

暴风雪便是你最好的机会，他会一个人在家。我说这些都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要走是因为我什么罪都没有，但人们要冤枉我——没人应该去忍受这些！没人应该为他们没犯的罪而受惩罚。”马修说道。

每次他提到我父亲名字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会一阵湿润。马修看到了，他会伤心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走了。我觉得，在他有生以来，这也许是他头一回怕起了我。

4

鲁迪好像被突然扔到了地狱里。现在，辛西娅搬到了利奥家，他自己的妻子也回去了，他的房子也快要卖了。如果谁不相信有地狱，看看鲁迪就可以。看看他的眼睛，看看他破旧的风衣，在他的兜里还揣着张票根，是他在基督教青年会住宿的房间凭据。

他无法承受这一切，他不想活了。可他还是在等着格蕾丝帮他。他在他岳父家的后院外边转悠，看着辛西娅吃着小肉桂圆面包，看着她坐着卡迪拉克进进出出。

他为一时的冲动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现在想的就是这个。有时他会到马修家里，等着和马修说说话。他会爬到马修家后面的小山上，看着他曾和辛西娅发生过关系的那间房子上的玻璃，那是个决定了他命运的夜晚。那扇窗户现在开着，里面黑漆漆的。

他小时候很怕失败，也很怕见人。他对生活的恐惧让他失败了，可他明白得太晚。他原本可以做成些什么事，或许还





能成为什么人物,但他却一事无成。小时候他曾祈祷过,他想要安全,他想要幸福,他还想要人们爱他。他现在意识到了,他曾经拥有过这些安全、幸福和爱。可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21岁时,他曾拥有过这些安全、幸福和爱,但他还觉得不满足。他有回报过他们吗?没有。因为自己的自负和欲望,他曾伤害过埃莉。因为贪婪,他没好好对待格蕾丝。因为心中的恐惧,他没有爱过别人。

利奥没对他做什么,只是说了句“不,这样不行!不要以为你娶了我女儿,你就可以利用我。我不会受人愚弄的!”虽然利奥这样对他,他却恨不起来。

他能开始自己的生活吗?这个想法倒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着。不,他不能了。为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终有一天人们会知道他干的那些事。可他还得生存,他想想办法搞些钱,然后跑掉,去他一直想去的地方——澳大利亚。

鲁迪知道,在审讯面前他是撑不住的。除了讲出真相,他实际上无路可逃。真相就是他曾侮辱过我母亲,还和辛西娅保持了7年的婚外情。因为这些,他成了个懦夫,没有其他原因了。这种软弱可以让个男人腹背受敌,也可以让个女人变得自私而卑鄙。

真相就是,因为他的怯懦,他不得不依靠着马修·皮特——一个给他出谋划策的朋友。马修偷了钱,还在桥上搞了破坏,破坏把悉尼·亨德森推进了地狱。可是现在,多年以后的现在,悉尼要恢复名誉了,鲁迪自己却掉进了地狱。如果谁不相信有地狱,看看鲁迪就可以。

他和德兰诺警官只见过一次面。在一次夏天的聚会上,他的眼睛一直低垂着。约翰·德兰诺很轻松、很和气地跟他说话,鲁迪却放松不了。德兰诺小声说道:“孩子的死让一个无辜的人承受了很大压力,你知道,贝朗格先生。”

鲁迪觉得鼻子酸酸的，眼泪也快掉出来了。他差一点儿就说出“是我干的”，可德兰诺却改变了话题，问起了他格蕾丝的身体状况。

还有一个办法。他还有个孩子特蕾莎。他可以去找利奥，然后在辛西娅面前说出这个孩子是他的。这样，他也许可以救了自己。

鲁迪偷偷溜进了他岳父家，走的还是他侮辱我母亲时的那扇门。他是马修来找我的星期三溜进去的。

他知道不会再有船坞了。哥伦布骑士团聚会过后的一天，他的生活便停了下来。那一天，利奥给格蕾丝打了电话，告诉了她他所怀疑的事。利奥没让鲁迪解释，甚至都没让他说句话，就把他赶了出来，鲁迪的婚姻也结束了。

对于辛西娅·皮特来说，这一切是个很自然的过程。她十几岁时是和丹尼·谢泼德在一起，他只会吹牛。她是个女人的时候，又和鲁迪在一起，他是他妻子商店的经理，他还有个修建一座大船坞的计划。现在，她在照看着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钱的父亲深深迷恋着她，而且还向她求婚了。对此，她什么也没做，好像命里注定一样，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但她却从没想过，为了得到今天这个地位，她几乎背叛了身边所有的人。

鲁迪站在很久以前我母亲被审问的屋子里，他在等着她。他手里拿着帽子，眼睛盯着地毯。最后，辛西娅出来见他了。她还像以前一样充满了野性的美。他说他想和利奥谈谈，她告诉他那不可能。他结结巴巴地想要理个头绪出来。然后他告诉她，他还有个计划，他会开个酒吧，里面再装上彩票机，酒吧主要用来招待年轻人。

“这个计划怎么样？”他的嘴唇发抖。他伸手去摸她的脸时，手也在抖。





“听着跟你一样傻。别人早都办起来了。还有,我不喜欢这种赌博的机器,它们会害了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辛西娅冷冷地说。

“我替利奥照看了多年生意,我要他补偿。我想见他,我想告诉他我们的事。”鲁迪说道。“噢,好啊!我一直在和你岳父谈论你,鲁迪。嗯,老实说,我对你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她带着大失所望的语气说道。

“但是,是他偷了我的计划——利奥偷了我修船坞的计划。”鲁迪大声说道。他拿帽子在腿上拍着。

他说,他要把格蕾丝从她父亲家接出去,但辛西娅不让他这样。他又说要见利奥,她还是说不行。她还告诉他,如果他不走,她便会叫莫里斯警官。莫里斯警官可是她的好朋友。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儿出了什么事吗?”他说。

“鲁迪,你在说些什么?”辛西娅笑了。

“我知道你们已经联合起来对付我了,你们想把我该得到的东西吞掉。”

她怜悯地看看他,然后拿起了电话。

“我得打电话叫警察了!”

“求求你——”他说道。

她停下来,看了看他。

“你未受邀请进了这所房子,我也几乎不认识你——”她说道。

“你什么意思,未受邀请进这所房子——你是谁,你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我们都有了孩子,你还说你不认识我!要是利奥知道这件事,他会说些什么?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会——人们会知道真相的!”他喊了起来。

但辛西娅却非常平静,她早跟利奥和格蕾丝说过了,鲁迪会去说这些事情来败坏她的名声。“我是在为我们考虑。”停了一

下他又说道。

“那你为什么要偷利奥的计划呢？”

“什么？”

“利奥修船坞的计划啊！他帮着在纽卡斯尔修的那个船坞。他可是个正派又善良的好人。”她看着他，脸上是善于说谎的人所惯有的狡黠。他不敢去面对她虚伪的样子，这种样子让她在那一刻显得真是丑陋。

鲁迪目光转过来，看到了他妻子的腿。她正坐在自己房间的门口，拿着拐杖在听着他们之间激烈的争吵。

“出去！不要吵了格蕾丝。”辛西娅一边说，一边指着她，“我现在在照顾她。”“我——不走——我，格蕾丝，你得知道真相！”利奥这时走进了房里，鲁迪开始向后退了。

“格蕾丝！”他又叫了一遍。他看见她的脚悬在空中，看见了她的拐杖，他记起没他在身边，她是多么无助。“格蕾丝，你必须知道真相！”

“我跟你说过吧？他几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辛西娅难过地冲利奥笑了笑，小声说道。

听到她说的这些话，鲁迪装腔作势地吼了几句威胁的话，赶紧穿上靴子离开了那所房子。他转过头来看着那条冰冷的小路，看着在狂风中摇曳的树林，他害怕了。为什么人们对他这么无情？为什么辛西娅会编造谎言来对付他？还会发生些什么事？他会去坐牢的——监狱又会是什么样子？其实他也没干什么坏事——

还没走出 100 码，他看到马修·皮特在一棵树下等着他。就是他在侮辱了我母亲之后曾靠过的那棵树。

“你觉得那个混蛋家里会有多少钱？10 万，还是 100 万？”马修问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





“好,但你知道他的保险箱密码。你比我那个混账妹妹知道得多。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逃出去。”

马修转过身,宽阔的脊背对着鲁迪,沿着冰冻的小路在前面走着。他的胃疼得厉害。鲁迪哭着跟在他身后。两个人很快便消失在白雪与树影之间。

5

那天晚上,风在对着我们的小屋咆哮。秋儿跟我说,警察要逮捕康尼、马修和鲁迪,也许是星期五,最晚不超过星期一。然后,警察会告他们过失杀人。整条公路上的人都在高兴地谈论这件事,好像加在我们家头上邪恶的咒语已经被解除了一样。可能还会有针对马修的一系列其他指控。

“可能得坐好多年牢。为了妈妈和爸爸,让我们别卷到里面,好吗?”秋儿说道。

“爸爸怎么样了?”我说道。

“康尼·德夫林知道。他现在在等着时机,看他能得到什么条件作交换——他想交待一项罪行来换取对其他问题的从轻发落。他现在呆在家里,点着匹萨饼,警察在周围巡逻,但一切都会结束。为了珀西,你千万不要卷进去。他们逃不掉的,除了去多切斯特的监狱,他们无路可走。记得你曾说过,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求你了。”秋儿说。秋儿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那天晚上,我整夜都没睡觉。星期四,我又喝了一整天的酒。珀西没去学校,他呆在家里想帮斯加普。它躺在我们烧木柴的火炉边虚弱地摇着尾巴,它快死了。

母亲临死前，珀西被达伦打过。我觉得那次挨打肯定让他出了什么问题。他不停地做着自己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就好像有人在看着他一样。每天，他要想法送给我一件礼物，有时这礼物不过是父亲的一双袜子。

“莱尔，看！我给你找来了什么！”他会说着从壁橱里钻出来。

有时，他会给皮特家打电话问候特蕾莎·梅。她现在住在哈利法克斯的医院里。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给她写封信，因为他有两个笑话要告诉她。我帮他写了信。但是，尽管我答应会帮他信寄出去，我却没做到。信在桌子上边的罐子里，还在放着。

有一次，听收音机上的猜谜节目时，他打了电话想去赢100块钱的奖金。我还记得他站在电话机旁，等着轮到自己的样子。他小声地说，却说错了。他挂了电话，转过身冲我笑了笑。

“噢，莱尔，我差点儿就答对了——”他说。

因为斯加普的缘故，我会睡一阵就醒来一阵。斯加普躺在火炉边的一张毯子上，开始低声哀叫了。

我告诉他，星期五我会带斯加普到兽医那儿去。秋儿要去排演一出她和她的戏剧老师合写的戏。但我越想康尼的事，自己就变得越疯狂。我觉得要是我不做些什么的话，我父亲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我一直在被这样的念头驱使着。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默默地想着。看到镜子里自己的样子，我都被吓住了。星期四晚上，秋儿开门进来时，我正从浴盆里出来。她看到我胳膊和胸膛上的刀疤，是我花了三年时间用自己的刀刻出来的。她吓了一跳，然后微微笑了笑。

“啊，莱尔，是——千条伤痕之死。我知道。”

星期五早上，秋儿走后，我起了床。风变冷了，有场大风暴快来了。雪水从后墙上渗了进来，我们得重修后墙，可甚至连秋





儿现在也不太关心。

我总觉得康尼会再一次逃脱。秋儿告诉我，他们要逮捕这三个人，可说这话当天的这场大雪就像是上帝开的玩笑一样，是上帝在惩罚我们家。上帝对康尼·德夫林的爱要比对我的爱更多。我想马修也会跑掉的。马修总是能跑掉。

我心里好像都已经看见康尼在收拾着衣服。警察多么愚蠢啊！

我会杀了康尼。对我来说，他有没有杀害我父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采取行动。我会去坐牢。在牢里，我有一天也会杀了马修、鲁迪和丹尼·谢泼德。

“你想听个笑话吗？”我正想这事时珀西问我。我把一瓶葡萄酒上的标签撕了下来。

“什么？”我说道。

“你对一只害羞的乌龟会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珀西，我不知道。”

“你对一只害羞的乌龟说，‘从你的壳里出来！’”珀西说。然后，他咯咯咯地笑起来。我没说话。

“我是上个星期听的这个笑话。”珀西说道。

他又咳嗽起来，胸脯起伏着。他的肺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木柴炉子给熏的。他冲我眨眨眼睛，想要讲另外一个笑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有些着急，急着想说些什么。我往门口走的时候，他想把第一个笑话再给我讲一遍。然后，他跑回到那条狗的身边。

我离开房子时，雪已经下了很久了。

6

马修是对的。辛西娅和利奥在两周前已经订了婚。那天，鲁迪虽然看见了他，却错失了机会，没能把真相告诉屋里的人，辛西娅则想着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秘密。利奥患了中风，辛西娅现在又成了护士。这事发生在他们订婚的当天晚上。当时，利奥正在开一瓶香槟。他站起身想去取些冰块，还在说笑着。突然，他感到一阵虚弱，然后就倒在了她面前。

他坐在把椅子里，抖得很厉害。他不愿去医院，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房间里。他变得很多疑。只要她弄出点声响来或是想帮他，他便会发脾气。他不停地要看文件和账目，她也不停地给他找来。他的脾气让她怕得要死。

一个星期前，她给弗雷德里克·斯努克打了电话，想让他过来帮忙。他拿来一份未经签署的遗嘱，上面没有明确的受益人。他告诉她，老人没写下授权书，他的财产由谁继承也还没有明确。利奥身上的爱尔兰传统让他不信任遗嘱。

“你是什么意思？授权书？”辛西娅问道。她点了一根烟，停了一下把火柴吹灭了。

“没人处理他的账务，也没人照看他的财产。所以，到遗嘱验证时，所有的财产都会收归政府。我跟他说过，但他说——”

“可怜的利奥，他说什么？”她问道。

“他说在你们结婚后，他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除了另外几个可能的女儿以外，他也没什么人了，格蕾丝又病得那么厉害。”斯努克这样说着，显出一副他根本不相信有那几个女儿的





样子。

“他那些东西值多少钱？”辛西娅吸着鼻子问道。她的样子就像是脾气暴躁但又充满好奇心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损失了一大笔钱。他的锯木场没了，他得负责清理有毒物，还得支付赔偿金。他的商店也让他损失不少，他还没拿到保险赔偿。另外，因为一些无法控制的因素，他修桥的项目也没了。”

辛西娅点点头。“嗯，有多少钱？”她又吸了吸鼻子。

“好吧，他在银行里有差不多 25 万的现金，加上他的地产，他的建筑设备，他在纽卡斯尔船坞中的股份，总共有 250 万到 300 万吧。”

斯努克告诉她，她继承财产的要求可能会送到法庭去审理，所以如果她能拿到授权书的话，她至少可以控制那 25 万的现金，同时也可以防止珀西、莱尔和秋儿来碰这些钱。他们可都是他的“假”外孙，只要没有“真”外孙出现，他会站在她一边。他只是有些担心伊莎贝尔，因为她曾替他们打过官司。他说他们必须让利奥在遗嘱上签字，因为利奥可能还会有一份遗嘱，那一份遗嘱很可能就锁在楼上的保险箱里。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她说。

他们是通过在精神上折磨利奥做到这些的，而利奥并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利奥害怕辛西娅会离开，会扔下格蕾丝，他也害怕去医院。辛西娅觉察出了这一点，便说起了她的女儿特蕾莎·梅。特蕾莎正在哈利法克斯的医院里。

“我想呆到这里，我想和你在一起，但我可能得走了——”

利奥看着她，想跟她说些什么。

辛西娅看见利奥想跟她说话，她却转身离开了房间。她跑到二楼的一角，看着海湾哭了起来。她的膝盖抖得很厉害，她自己都听不见双膝碰到一起的声音。在房间里，斯努克正在给利

奥讲着亨德森家的贪婪，给他说悉尼是如何在埃莉快要死的时候离开了她。他说，现在是该签遗嘱了。

“她可能会离开的。”斯努克说道，一边看着门口。“上帝啊，你总不想失去她吧？在我们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得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说授权书——嗯？”

斯努克的脊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他的动作也变得很僵硬。屋子里的空气中是疾病与衰老的气息。利奥的假牙放在个小瓶子里，他的双颊深陷。他无助地看着他的未婚妻，而他直到最近才第一次拥有她。

斯努克跪在利奥身边，手里拿着钢笔把纸铺好了。这时正是一月，天空晴朗明净。

“上帝！”斯努克跳了起来。因为辛西娅想走，利奥尿湿了裤子。利奥·麦克威瑟这个曾经是河上最可怕的人，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

斯努克走到门口叫了她。然后，他走到书架那里拿了一本很厚的历史书。那本书的衬页上写着“格蕾丝·麦克威瑟，8年级，内瑟伍德女子学校，1961。”他把书垫到纸的下面。辛西娅走过来，她站在门口处看着。她记得很久以前自己也在学校里学过这本书，她还很喜欢上面画的山峦和清澈的蓝色湖泊。

斯努克在想着自己可能都干不下去了。但在这时，利奥挥了挥手，让辛西娅走过来。像是虚弱的人在面临危机时那样，他的眼睛突然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把自己的名字清清楚楚地签在了文件上，副本上也签了。

辛西娅的腿都软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对她这么慷慨，这么慈爱，但她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些的。她做这些都是为了利奥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就像利奥在想到她会走时尿了裤子，辛西娅看见他签字的时候，也激动得尿了裤子。

一旦辛西娅掌握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麦克威瑟





的财产授权书,她便不再需要斯努克先生了。她不接他的电话。她也不再需要她的家人或是朋友了。

她相信要是能找到另一份遗嘱,然后毁了它,自己便安全了。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她得赶紧行动。人们在传说利奥患了中风,而她嫁给他也仅仅是贪图他的家产。这样的传言像是池塘中的涟漪一样,越传越广,没办法停下来。只有更大的涟漪才可以把这个取而代之。斯努克会利用这种传言来对付她。

星期四,我在家喝酒的时候,辛西娅到了利奥的房间里。她关上门,给他穿起了衣服。她腿上穿条黑色紧身裤,身上套件宽松的外套,脚下是双芭蕾舞鞋一样的拖鞋。她双臂交叉在胸前,告诉人们想让她离开他,想来杀了她。

“他们办不到。”利奥费力地说道。

“可他们不想让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得离开——”

“为什么?”

“因为——嫉妒。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嫉妒而贪婪的人。”

她有些担心,利奥死了以后,不知道遗嘱验证时会发生些什么事。她问他有没有另外的遗嘱。她告诉利奥,他只能信任她,因为格蕾丝可能会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

“别人想干什么?”他吃力地问道。

“他们想控制你的钱和地产,这样你自己就管不了了。斯努克在跟他们说你目前没有行为能力,他还想冻结你的账户。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他给赶了出去,他还想拉我跟他一起干。想想吧!我在这儿什么都管不了,不是吗?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我不想让人们再怀疑我!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医院去,我也只能这样做。除了哭以外,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利奥的眼睛亮了,他不停地指着床头的记事本,她把本子递给他。利奥的字潦草得几乎都认不出来。他写了“把钱取出来”几个字,然后把纸撕下来,递给了她。

她叹了口气,她的手中一下子多了很多权力。

还没到中午,辛西娅就揣着移动电话,开着格蕾丝的凯迪拉克克拉利奥去了查塔姆市。她说服他,在紫禁城餐厅门口停了车。他们在餐厅里吃了酸甜鸡肉丸。其他的桌子上空荡荡的,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银制的餐具。一个中国侍者穿着油渍斑斑的夹克站在他们身边。

空气中是人行道上沙石的气味。冬日的天空中飘着白色的云朵,很难看到太阳。

那天中午,她扶他穿过了城里的主要大街。街两旁的人行道像长雪橇一样延伸着。她挥着他带橡胶头的粗拐杖挡住车流,拉他走过一家又一家的商店。那些都是用深色的木材修葺的商店,商店之间的空地上点缀着已经用过的圣诞树。微风穿过屋檐下的冰棱。一个是放荡而又疯狂的辛西娅·皮特,另一个是我们河上最后一个木材业巨头。

他们进了一家又一家银行。每家银行里,他们都能感觉出冬天的贫瘠,都能感觉出商业的运作正在迅速进入计算机时代。从他小的时候,从他母亲因为肺炎而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不相信银行。只要利奥走进银行,他便会想起这些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跟他一样的是辛西娅这样的人,而不是像戴维·斯康博士或是黛德·韦恩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人背负着乡村的生活,他们要么是从山里来,要么是从印第安人的镇子来。跟他一样的人会遭人耻笑、鄙夷与背叛,就像印第安人的遭遇一样。他们也会被人说成是头脑有偏见的家伙。跟他一样的人还有埃莉·麦克格兰(麦克格兰是利奥给我母亲起的名字,因为这是他母亲没有出嫁前的名字。正如你所知,这一切一直被老谋深算的波里尔神父隐瞒着)。

他的目光从一个又一个银行出纳身上扫过。他想知道他们在想着什么,他也知道他们是不一样的人。这些人不知道、也不





理解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权力,什么又是善良。不,他们不是那些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可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他恨他们,他握着辛西娅的手。

“马修都比他们好得多。”他小声说道。他把他的拐杖高高举起,又赶快放了下来。

“我们到这儿有事要办。”辛西娅·皮特大声说着。

她认真地照他的话办着事。她把建筑公司的账户还保留着,把其他账户上的钱都提空了。那些账户是在4个不同的分行开的,有的已经很多年没动过了。有一个账户是在1954年开的,里面存的是在拉塞尔路上修隧道的钱。当时在那里工作过的人现在都死了。

每个分行他们都会开会。他们得核实他的身份(有两个分行几年来都没见过他了)。他们也得核查她的身份和签名,但一旦核查完毕,人们马上对她毕恭毕敬起来,就是有钱人会得到的那种尊敬。不管是真是假,她受到了尊敬。

她用一个大的购物纸袋子把钱带回了家。她没有数那些钱,也不知道该把钱放到哪里。但她很自信,只要她保持冷静,又计划周详,钱就是她的了。

那天下午,利奥睡着以后,她拎着袋子去了楼上的洗澡间。洗澡间里铺的是黑白两色的瓷砖,还有干净的陶瓷水槽和马桶。白色的灯光照在塑料隔帘上,她坐在浴盆的边上开始数钱。她一张一张地数着。她的嘴唇激动地颤抖着,眼睛里也都是泪水。她想冲回家告诉马修她得到了些什么,但她极力压抑住了这种冲动。她手里有了24万7千块。

现在每个人都会来阻挠她,他们也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份遗嘱。斯努克肯定会觉得受骗了。也许亨德森家的人会雇他。她太恨他们了。或许他们会来偷她。是啊,迟早他们会来把她的钱偷走的!

但在这以前,她得先找到另外一份遗嘱,然后毁了它。像珀西救过的飞蛾一样,她得先想想自己的事。

她去找了格蕾丝。

“我想见杰拉德。我还有一点钱,在他拿到他的拨款以前,我们可以靠这个生活。带我去见他吧!你在这里也不需要我了。我知道他曾给我打过电话,我听见你和他说话了,我知道他想见我!我知道他在申请一笔拨款,都在报纸上呢。”格蕾丝说道。她拿起一份最近的报纸,上面登着有德夫最近申请拨款的消息。

“‘欲调查在使用落叶剂以后的再生问题,地点在新布伦瑞克省艾伦河的上游地区,主要是在麦克威瑟锯木场,还需调查所申请的重建问题。’”读完这个,她笑了。这正是杰拉德·德夫的风格。

但辛西娅却对德夫不放心。他会让格蕾丝改变,会让她来要钱,会让她变得贪婪。而像她这样没用的人要是来要钱的话,肯定会引起别人的同情。所以辛西娅告诉她,她觉得杰拉德·德夫已经走了。

“走了?不,不会。”格蕾丝笑了笑,“他还在这里,他还在申请资助,他还希望能做些勇敢的事。”

辛西娅看了看窗外的天空。风小多了,已经下起雪来。格蕾丝去睡觉了。辛西娅到了楼上,把钱拿到她自己只有一张小床的房间里,但她怎么也睡不着。她看着下面的院子,有一次她都觉得自已看到了马修的影子。对马修来说,杀她易如反掌。如果他真要是来抢了这里,他一定会杀她灭口。

她不停地盯着那只袋子,想要不去想这些事。她得拿到另一份遗嘱。最后,她爬了起来。

她叫醒了利奥。他醒来时吓了一跳。她小声说道:“我得扶你上楼去——”她吻着他,还用她温暖的手握住了他的手。“我们





得把这些钱放到保险箱里。”她小声说道。

他点点头。她把拐杖给他递了过来。

“我不用它。”他试着站了起来。

她扶他穿过走廊。他好的右手牢牢地抓着栏杆，而她抓着他的左手。他们上了楼。走到楼梯转弯处时他停下来，等了等。他肯定他听到了什么声音。厚颜却胆怯的辛西娅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跳着。如果现在马修来了，她绝对阻挡不了他。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辛西娅说。

过了一会儿，利奥摆摆手，说那是后院榆树上冻的冰掉下来的声音。他们又接着上楼了。

三楼的楼梯弯弯曲曲，在潮湿的墙边变得越来越窄。楼梯的尽头是一扇门，门上贴的是罗宾汉牌面粉的广告画，时间太长都已经褪色了。门锁着，但辛西娅从两边的砖旁找到了钥匙。

二楼房间挂的是秋天里鹿在小溪旁、或是野鸡在桦树林中的画。在三楼上，辛西娅感到，虽然风还在吹，但时间已经停住了。三楼还有一部分没装修。在每个角落，虽然过了这么多年，露出来的砖制烟囱还是明亮的橘红色，而它们在屋外的部分早都被烟灰染黑，而且也都摇摇欲坠了。三楼的三间房子里有些摆设，有衣柜，有旧地毯，有墙上挂的装饰品，还有孩子们玩的玩具。这里还有些照片，旧得已经没有意义了。有一张锯木场建成前艾伦河的照片，是在晨曦中照的，上面的河水清澈透明。一张更老些的照片是在特拉卡迪的传染病院照的。上面，穿着工作服的修女们正照看着三个老太太，三个人很明显都是麻风病人。这张大概是在1924年照的。

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五个几乎赤裸的伐木工人，他们在洗着袜子。这是大约40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在间配料房里照的。其中一个如火般冷酷的男人就是麦克威瑟，在他身后的是罗伊·亨德森。用懒散而无神的眼睛盯着她的正是她自己的父亲

凯尔·艾克·皮特，他的眼神总是那个样子。像她小时候一样，她现在看见他还会浑身发抖。过去，在他打她的时候，马修总会站出来替她挨打。她现在想起了，她还想起了自己是多么爱他。有一天，他给她买回来了麦克威瑟商店里最大的棒棒糖。

她想要另一份遗嘱。只要一毁掉那份遗嘱，她便能摆脱掉麦克威瑟，她便能摆脱掉我们所有人。

辛西娅把钱袋子递给他。他往袋子里面看了一眼，上下掂掂，两个人朝保险箱走过去。

他往自己右手上吹了口气，像是要祈祷好运一样，接着开始拨保险箱的密码。左12，右3，左20，然后回到中间。保险箱的门晃了一下，开了。

他抓起钱袋子扔了进去，锁上了箱子。

她不停地默念着保险箱的密码。是他的生日，1920年3月12日。

她坐在厨房里喝着杯杜松子酒。她没什么选择，她得采取行动。她可以打电话报警，把马修供出去，说她知道桥上的破坏是谁干的，还可以说马修正在策划着一起抢劫案。可要是她这样做，她就没法再随意接触这笔钱了。第二，如果她把这老人和他女儿扔下不管，马修要是真来了，他们肯定会出事。

她决定带上钱走，顺便把这老人和他女儿捎上。他们会把他们扔到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她会去哈利法克斯接她女儿。如果她被抓住，她可以说自己是个受人虐待的女人，因为鲁迪曾威胁过她，她得带女儿躲起来。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然就是了。没人会因为这个责怪她。她还知道一条秘密路线，受了虐待的妇女可以走这条路躲起来。没人会找到她。

她又喝了一杯杜松子酒，接着又想起来。她像个男人一样身体前倾着坐在那里，胳膊放在膝盖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是，这是惟一的办法。可她应该把利奥和格蕾丝扔到哪儿呢？她





想到了一些地方,都不行。如果她把他們扔到谁的家里,他们肯定会怀疑,也肯定会报警。是扔到个公共场所呢,还是个私人场所呢?到底扔到哪里去呢?她想到了那家中餐馆,那儿的侍者,可那样也会引起别人怀疑。

最后,她把烟掐了。在她脑海里,马修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他知道她已经背叛了他。他盼着她死。但是,如果那老人挡在马修和钱之间的话,他也得死。

她听见格蕾丝在叫她,便去了她房间。她正穿件便服侧卧在床上。她需要她帮她翻个身。辛西娅想让她躺得舒服些,还给她拿条毛巾擦了擦脸。

格蕾丝突然说起了麦德珠格里。

“什么?”辛西娅问道。

“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地名。那儿有6个孩子看到了圣母,是几年前的事了。”她伸手拿过一沓报纸,找到了最近的一期《天主教通讯》。

“那儿不是在打仗吗?”辛西娅问道。

“我们又不用去那儿,有一个年轻姑娘要来这儿了。可能是星期五,也许利奥和我都会去。她的路费是利奥赞助的。如果他去看看她,可能对他会有些好处。我自己倒无所谓,但可能对他有好处。我们可以开车到城里去看她,她叫维卡。还会有个特别弥撒,都是城里来的神父。”

“在哪儿?”辛西娅漠然地问道。

“在社区中心。都广播了一周了。”

辛西娅不相信圣母会出现,起码也不会在我们这样的人面前出现。她一边挖着鼻孔,一边看着《天主教通讯》。

辛西娅想,可以把他们带到维卡那儿去,他们便不会有危险,还可以听圣母的故事,她也可以拿着钱跑掉。如果利奥真替她付了旅费,人们就会想看到他。她会推着生病的格蕾丝·贝

朗格，还有年迈的麦克威瑟出现在前排。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吗？

“我得去。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得去。我会替可怜的鲁迪祈求宽恕，我还要替杰拉德·德夫祈祷，因为我背叛了他。我也会替我的姊妹们祈求宽恕。”格蕾丝说道。

“是，当然。”辛西娅说。她为自己持续不断的好运感到高兴，她笑了。她离开格蕾丝，回屋睡觉了。

在自己房里，她断断续续睡了一觉。她看见很多人进了她房间，想偷她的钱。然后她看见自己赤裸着，有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给她洗了脸和乳房，这让她很兴奋。然后她看见有人拿着钱袋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她看见马修和一头熊冲下小山，向康尼·德夫林跑过去。那头熊告诉马修，她已经偷到了钱。那头熊还说，除了这次，她已经背叛过马修好多次了。辛西娅跟那头熊搏斗起来，一起滚到了山下。到了山脚下，熊变成了我父亲，开始吻她。刚才那个年轻女人给她擦洗过，她还赤裸着身子。她等着我父亲和她做爱，他却没有。

“照顾好你的小女儿，她可比麦克威瑟的钱重要。”我父亲小声说道。

辛西娅满身大汗地惊醒了。她盯着天花板。她站起身，上了三楼。那儿阴暗的地板让她想起了鬼的故事。

她打开保险箱，把钱取了出来。她在保险箱里找到一个崭新的淡黄褐色信封。信封里装的是第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日期，还有利奥·麦克威瑟、黛德·韦恩和伊莎贝尔·杨的签名。他绝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了埃莉·麦克格兰的孩子。

她把它藏在罩衫里。她拿走了秋儿和珀西的未来，她竟然都没犹豫一下。她把第二个遗嘱放了进去，就是斯努克给她拿来的那个。她为她的小女儿把钱取了出来，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了楼下。





她准备离开这所房子。她走到门口，打开了门。从海湾吹来的风已经很冷了。整个公路上都冻了一层又黑又滑的冰。雪又开始下了起来。

“辛西娅！我的腿很疼！”格蕾丝喊了起来。

她犹豫了。她骂了一声，关上门，去了格蕾丝的屋子。

辛西娅并不知道，在她打开保险箱时，利奥床头旁的一只警铃也响了起来。他们一起上楼时，他便把铃调好了。他睁开眼睛，听着风吹过柳树丛的声音。他听到她偷偷溜下楼来的脚步声，也听到了格蕾丝打喷嚏的声音。他脑子里闪过的是辛西娅给他擦洗胸膛的样子，他们做爱的情形，还有后来他们就回房睡觉了。

辛西娅睡得很熟，一直睡到了星期五早上。

7

下雪了。冰冷、单调但又让人感到惊奇的雪。

利奥·麦克威瑟醒了。他回想起自己那些无知的岁月，而彭妮·波里尔的尸体似乎从棺材里站到了他面前。他还想起在多年以前，自己曾在风暴当中孤身一人划着平底船穿过了海湾。他的情妇要生孩子了。那晚他去迟了。他还记得，自己是多么讨厌怀里抱着那个孩子时的感觉。他爱那孩子爱得太晚了，孩子已经死了。

他坐在床沿上发呆。辛西娅走了进来。

“下雪了。”她说道。

“很好。愿意吻我一下吗？”他问道。

“当然。”她答道。

她走过来吻了他一下。这时，他意识到她有着健康的身体，他自己已经很虚弱了。他尽量让自己不要害怕。

“今天你要守在我身边——我想计划一下我们婚礼的事。”他说。

“我们的婚礼？”她笑得很勉强。

“我想给斯努克打个电话，跟他谈谈。”

“别给斯努克——不要今天——你和格蕾丝要和我进城去。”她说道。

“干什么？”

“去看维卡。她曾和圣母说过话——”她的声音里有着从未有过的迫切。

“你相信那个？”他问道。他在说“你”时好像是在问“你们这种人会相信那个吗？”

“你女儿信。”辛西娅羞怯地笑了，“我在替她着想，也是有你的帮助，维卡才能到这里来。我觉得去看看她也是很应该的，她也许会对你的病有好处。”她又笑了笑，转身想走。

“嘿！”他说道。

“什么，亲爱的？”

“有次我被偷了500块钱，我花了6年时间去查，我现在知道是谁干的了。我知道那天发生的一切，起居室里的事，还有晚上的事。真相会大白的。”

她点点头，赶快走出了房间。

莱尔，他想着。这个年轻人是我的孙子，我要让他为我管理麦克威瑟公司！

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我祖父心里想的。我必须去帮助他，他身边再没其他人了。但这太晚了。

风刮得更急了。路上很滑，电线都是沉甸甸的样子。海湾已





经冻住了。

“天很快就要黑了。我们得早点儿出发。我们还想找个好座位看她。”利奥听见辛西娅一边烙薄饼，一边认真地说着。“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主教们，神学院的学生们，还有那些他妈的教士！”

利奥花了 20 分钟才慢慢下了楼。他穿过起居室，推开了他女儿的房门。

“噢，爸爸！你不应该自己走路。”格蕾丝叫道，一边想从床上坐起身来。

风在咆哮着，雪也在拍打着房屋的外墙。他们两个坐在厨房后面格蕾丝的小房子里。两个病弱的人，两个孤独的人。

辛西娅仔细地摆好餐桌。勺子，叉子，餐刀，盘子，咖啡杯。她要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马修去把鲁迪叫了起来。那个星期四晚上，鲁迪睡在了马修家。那晚以前，他曾说下了大话，而现在，他不想再去他岳父家里了。他说他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但他以前说的谎太多了，马修不相信他。

“我们是一伙的——我曾为你干过那么多事，这次是你欠我的。是你拿了我的钱，你欠我的！我们没有选择，鲁迪，你明白吗？就像你昨天晚上说的一样，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两个月以前便应该动手了，我一直还觉得辛西娅会帮我们，可我们现在没选择了！康尼都说出去了，你明白吗？”马修说道。

鲁迪开始一阵阵儿地抽搐，他的胃疼了起来。马修拿着毛巾和卫生纸站在他旁边，眼睛盯着远处的公路。大雪笼罩了冰冻的大地，盖住了雪松和云杉林，也盖住了地上山狗的足迹。窗户和屋子上都结着霜。

公路上没有几辆车，有车也都离得远远的。人们都呆在家里。学校都已关了门，还上了锁。雪在学校小屋子的顶上，在破

损的台阶上静静堆积着。

鲁迪穿件粉红色的衬衣和双牛仔靴站到了镜子前。突然，“啪哒”一声，马修拿起那把点 12 口径的短枪对准了他的脸。

“我们不会有问题。”马修说道。

“但那是格蕾丝和利奥。我们不能伤害他们！还有你妹妹——我是说——”鲁迪惊慌地说道。

“是，辛西娅。她想拿着我的钱偷偷溜走，他们也都对你不错。但他们对你撒谎，他们还偷了你的计划。格蕾丝还和杰拉德·德夫通奸。”马修吐了口唾沫。

鲁迪觉得浑身被火红的针刺了一样。

“我们会干——然后去——去澳大利亚。”鲁迪说道，脸上有了丝悔恨的笑意。他双臂垂了下来，双腿还在不停地抖着。



我也一直在等雪下得大一些。尽管我答应过秋儿，我要和珀西在一起，我还是把他一个人扔在了家里。我跟他说，我很快便会回来，我会把斯加普带到兽医那儿去。他摇着右手的三个手指。现在我懂了，他是在说再见。

“我走以后，你要锁上门。”我说道。

我出了门，等了等，然后敲了敲门。珀西开了门。他抬头看着我，对我笑了笑。在那以前，在那以后，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笑容。

“锁上门。”我生气地对他说。

我关上门，等在那里听门锁上的声音，然后转身走进了风雪



之中。我顺着秋儿都快看不见的足迹走到路上。转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到了那所房子。

德夫林家的门关着,窗帘也拉了下来。在雪中,房子显得宁静,也让人有些睡意。我知道警察会时不时地到他家来,可他们今天不会来了。10辆巡逻车中有9辆今天不会上路,惟一会接的电话也只可能是非常紧急的案件。我拔出刀,偷偷溜进了后门。

屋子里很黑。雪花有种金属的气息,风在门廊上轻轻吹过。我跟父亲说过我会杀了他吗?我应该这么做吗?

我在房子里搜寻着。我听到些动静,我走到地下室里。里面很黑,窗户很小,绿色的。地下室里有只篮子,装满了要洗的衣服。我等待着,四处找寻着。我听到楼上地板那儿“咯吱”响了一声。

在楼上,我想。现在我要抓到他了。我看看表,是下午1点15分,到2点15分时他就是个死人了。

我曾跟父亲争论过多次,争论什么是善的天性。谈到和平主义的时候,我会引用乔治·奥威尔来反驳他。奥威尔曾写过评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他说只有蠢人才会相信邪恶会不经抵抗而自行灭亡。邪恶从来都不会。我很骄傲地告诉父亲,最好的办法是去斗争。

我给他和我母亲讲起卡舍尔山上的基督教兄弟会,讲起被神父鸡奸的男孩,讲起愚蠢与固执的修女,讲起她们在修道院里种种残忍的行径,讲起四处钻营的主教,还有残忍而又追逐世俗权力的教皇保罗十二世。可这些还是不能说服他们。更糟的是,在我母亲临死前,她曾这样对我说:“就算那是真的,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会减损我的真,不会减损你父亲的善,也不会让他的勇敢失色。那也不会损害小耶稣面前的圣特蕾西。”

现在,我拿着我的刀子,我的真是否就少了一分呢?我又上

了楼梯，静静地走向我的宿命。在一头的门厅里又“吱嘎”响了一声。

“我来找你了。”我说道。还是一片寂静。我推开门，向左边走去。我顺着铺着橘色地毯的走道向前走着。一月的阳光从一扇小窗户照了进来。我用戴手套的手把电话拿了起来，电话线掉在了地上。我听到屋后房檐下冰柱掉落的单调声响。在放着张新皮椅的小起居室里，我闻到了我所知道的康尼·德夫林的气味。屋子里残留的烟草味，还有炉子上热的方便食品的味道。康尼总在看电视时吃饭。

也许他肚子东西还没消化呢，但我现在就要杀了他，这对他来说太不幸了。可他在杀害我父亲，把他抛尸荒野的时候，他可从没想过什么后果。

外边下的雪让拉塞尔公路安静了下来，变成条小巷子一般蜿蜒着伸向前方。我慢慢转过身，看见了他卧室的门。我感到自己在移动，感到了脚下地毯的每条纹理。一下子我到了卧室里。我看着他的床，床边上有电话，还有只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

地板的一角放着我父亲的黑包。我从三岁起便认识那只黑包。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包是我父亲临走的前一天，他把包放在了厨房的桌子旁。

窗户是深蓝色的，屋里又暗又冷。我听到从壁橱那儿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有只猫一样。我握着刀，慢慢打开了门。

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康尼是在跳着什么舞。他直直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很大，颧骨高耸，头发像独角兽的角一样向前直立着。他的身体前后摇摆着，就像是星期六晚上他在社区中心里跳的舞一样。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他看着我的眼神也逐渐凝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上吊了。绳子绑在橱柜正上方的一根椽子上。我刚才听到的响声是他在为上吊做准备。





他现在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他的眼光沉思般地看着我，他的双脚空悬在离地面一英尺的地方，而我的手里还握着刀。

我把绳子割断了。

他掉下来，平躺在我面前。他不停地喘着气，吐着口水。我把他抱到床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赶快去给他倒了一杯水。

“茶可能会更好些。”他客气地说。

我烧了开水，沏上茶，给他倒了一杯。他喝了一口。

“水太热了，茶叶都没泡透。”他说道。他虚弱的声音特别强调了一下“泡透”这几个字。他难过地看看我，摇了摇头。他对茶叶很了解。他又呷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在旁边的矮桌上。

“小饼干，在碗柜上。”他说道。

我给他拿来了饼干。他看看盒子，小心地摸进去，拿出了一块。他拿起茶杯，把饼干蘸了蘸，然后仔细嚼了起来。他开始踮起脚，绳子还在他脖子上。

我捡起我父亲的包，拿到自己面前闻了闻。

“我恐怕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了。”他说道。

“有多少？”我小声地问道。

“25000 块。”

“我的上帝！”

“太吸引我了。”他说道。

“你用钱干了些什么？”

“订了辆车。”他从矮桌上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全自动的——机动煞车，电动玻璃，自动气囊，自动座椅，真皮内饰。我知道现在自己得不到了，可是——”

然后他拉开窗帘，向窗外看去。

雪下得很大，什么都看不清。

“暖气停了吗？”他问道。

“可能吧。”

“去看看。”

我走到调温器那里，把炉子烧了起来。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命里注定就得到这里来。我看看那把刀。我觉得那刀就和马修、鲁迪、辛西娅一样，现在让我觉得很陌生。

“正在下雪。”我走回卧室时康尼说道。我没法走近他，就斜靠在墙上听他说。

“你父亲停下来等了我很多次。他让我们走错了两次，我还骂了他。但两次他都带我走回到了奥伊特河的上游，向公路走着。天哪，风真冷，我的手套都冻住了。我跟他说他不在乎我，我让他等等我。你知道你父亲，他就站在那里，等着我。我跟他说不不要走得那么快，因为我的步子小。后来我坐到个云杉树的树墩上，我开始骂他，我冲他叫喊着，我告诉他我的脚趾头都流血了。我跟他说明，‘要是你的脚趾头流血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康尼清清喉咙，嚼了块饼干，接着说起来。

“悉尼跟我说，天很快就会黑，也只会越来越冷。但我跟他说，除非他给我生堆火，要不然我就不走了。悉尼看了看电缆工地那个方向，叹口气，放下他的背包，开始给我生火了。那火生得不错，我很喜欢。我的脚对着火，水气都从我的靴子上冒了起来。我点了根烟，看着悉尼给我跑来跑去的样子。我跟他说明‘找些树枝来’，他就会去找来。我跟他说明‘来点儿点心怎么样？’他会打开背包，给我拿些面包圈出来。他打开包的时候，我看见了里面的黑包。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他没说明。他去找木柴的时候，我打开包，看到了里面的钱。我把钱藏到了我的夹克里。我会跟他说，他的钱从包里掉了。我光想着会有多少钱，结果靴子着火了。

“我跳起来在雪里跑着，想把靴子上的火弄灭。我跑着跑





着,结果掉到了个悬崖下面。我们离公路还远着呢,也没人来帮我们。我被卡在了一块石头上,我躺在那里,没法站起来。你父亲一直想拉住我,但他也没什么办法。后来他栽倒在了树林里的树墩子上。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很疼。天越来越冷了,而他还在冒着汗。我知道他很疼,他的阑尾炎犯了。

“当然,他跟着我下到了悬崖下面。他得下来,就像多少年前我们在教堂屋顶上一样。你知道吗,莱尔,我每次去教堂参加餐会的时候,我都会想埃莉是我妻子。因为在所有的女人里面,只有她对我好。

“你父亲想带我们走出树林。他是那么顽强,莱尔,他就像头野兽一样挣扎着想忘掉疼痛,想带我们回家。雪下得很大,10英尺外什么也看不见。那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教堂顶上铲雪时的样子。从那一刻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又好像所有的事都发生过了。他倒在我面前时,我知道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我脱了他的靴子。我跟他说,让他把靴子给我,我会走到公路那里,然后找人来帮我们。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你父亲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又摔倒了。我把他的袜子和靴子都穿在了脚上,他只能光着脚。兜里的钱都在我的夹克里。我跟他说我会回来的,可他或许并不相信我。我把他扔在了那里,留了绳子让他能抓着站起来。

“我不会等你父亲。我知道他很疼,可我要是呆到那儿的话,我肯定熬不过两个小时,肯定活不到晚上。下午的时候,你父亲曾背着我走了一英里。我不是医生,可我看出来他身体出了问题。莱尔,我真希望我能帮上他。是他的阑尾。他从11岁起阑尾就会时不时地出问题。请你从我的角度想一想,我也真希望人们能从我的角度想想,那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我的日子一直也都不容易,你知道,你父亲也知道。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让我拿走他的靴子。

“我爬上来的时候，我听到他在呼喊着，他好像在叫什么人的名字。我听出来他好像在和埃莉说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一个人掉下的悬崖，为什么不能让你父亲安宁一会儿？你父亲要是没带着我的话，他会走出来的。而我自己的问题也会自己解决。可这次是我爬了上来！

“让我跟你讲讲，我的处境很糟糕。他还在讲着些奇怪的事。他在和你们家里的人说话，但他也疼得越来越厉害了。他还说起了他的诗，他让我把他的诗从背包里拿出来，让我给你们带回来，还让我把钱给埃莉带回来。我猜他不知道我已经把他的钱拿了。但我觉得埃莉可能不会想那些钱，埃莉不会去想她没有过的东西。还有，谁能说我什么？想想那辆车吧，可是全自动的！

“他躺在那里。他侧卧在那里和我说话。我求他再试试站起来，可他说他办不到了。我不停地看着表，表针在黑暗中发着绿光。我冲他喊着，我骂他，想让他再站起来。但我知道他的黑包在我的夹克里，里面有 25000 块钱。

“我知道人们不会一下子找到他。莱尔，我问他还疼吗，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觉得疼了。过了 5 分钟，他说：‘我知道了——埃莉——是——一直在那儿——是——你，我，还有孩子们——’

“我等着。一会儿雪变得更深了。他不再说话了。我走到他的背包那儿，找到了那些诗。但我觉得有谁会看他的蠢诗呢？我就把诗扔在了那儿。

“我走了 30 个小时后，一群到蒙古顿的年轻学生在路边看见了我。我不敢回去找他。我知道我答应过他，但他们会知道是我拿走了他的靴子，或许他们还会认为是我把他推下去的。最终我也没能帮上他。像帮助别人这样的事情，我一辈子都没干过。”康尼·德夫林说道。“但你的爸爸是个好人，你觉得呢？”





大概在同时，辛西娅也把车发动起来了。她没法说服那老人跟她一起走，因为他觉得她会把他带到马修那儿，马修会把他的头打扁。

“我什么都看不见。”辛西娅回屋接他们时说道（她前前后后已经忙了45分钟）。“为什么加拿大会有他妈的暴风雪？”

已经快两点了。他们坐在格蕾丝的小房里。格蕾丝想让她父亲跟她们一起去。

“我哪儿都不去。”利奥说道。

辛西娅还在想着那包里成千上万的钱。她把包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

她觉得要是自己打扮成个男人，逃起来会更容易些。她还要再带一个包，里面要装上利奥的灯芯绒裤子，工作衬衣，靴子，再来顶旧帽子。如同其他真正漂亮的女人一样，如果她需要，她会装得很像个男人。

他们会去找一个开车的女人。她会把车扔了，然后装成个男人去坐火车。她会去哈利法克斯，在那儿等她女儿的手术，然后把她偷偷带走。

“上车！你个拄拐棍的老混蛋——但我爱你。”辛西娅说道。

她想拉他站起来，那老人还是坐着。尽管他换了个新发型，头发还是有些乱。

“求你了，爸爸，我们走吧。”格蕾丝说道。

辛西娅上了楼。楼上还有很多房间她还没进去过。接着，她

坐下来换上了利奥的衬衣、裤子和毛衣。她会一个人跑掉。但是，正在拉裤子拉链的时候，她看见远处有两个人向房子走来了。

没人可以拿走她的钱！她跑遍整个房子，把门都锁上了。然后，她去了格蕾丝的小屋，想躲到那里。但是，她忘了拿放在厨房餐桌上装钱的纸袋子。

在雪中，马修正朝利奥的房子走来。鲁迪慢腾腾地走在他前边，时不时地回头看看马修恶狠狠的样子。鲁迪边走边想如何从这件可怕的事里脱身，可已经不行了。每次他回头看时，马修都是一副绝不回头的表情。鲁迪的裤子被铁丝网挂破了，他膝盖很冷，还在发着抖。他们走到房子后面的树林时，马修给枪上了子弹。

“那儿有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都是麦克威瑟偷我的钱。”（这是马修最近的说法）

“有吗？”鲁迪问道。

“有3万或4万块。”马修说着，吸了吸鼻子。短枪掉在了雪地上，他捡起来，擦了擦枪管。他说，比起步枪来，他还是更喜欢短枪。

“一把短枪可以把人打成两半。”他说道。

“噢，我知道。”鲁迪说道。

鲁迪想让他自己在这时看起来放松一些，但却又吐了起来。

“为什么你会吐？吃什么不对了？”马修很惊讶地问道。

“是。”鲁迪说道。鲁迪说他得在雪地上坐一会儿。他脸上乞求的样子就像个小男孩一样。但马修还是拿枪推着他，他只能钻过篱笆进了院子。他走在马修的前面就像个犯人。

“这事干完后，我得给自己买个匹萨饼尝尝。”马修说道。一阵狂风正刮过冰封的树林，风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10

虽然那天学校关了门，秋儿写的戏还是在排练。那是出讲述埃斯屈米纳克海难^①的戏。她主要写那个渔夫的生活。在危急时刻，面对 90 英尺高的海浪，渔夫在海浪把他吞没之前，奋力把自己的儿子绑到了主桅杆上。

她所写的一幕其实在真实生活中也发生过，时间是 1959 年 6 月 22 日。要是她不知道，要是她没有把这一幕铭刻在脑海中的话，她是写不出这个场景的。

从 10 点开始，他们已经排完了主要的一幕。她给几个演员改了改词。她想成为作家，她的戏剧老师正好是个作家。随着时间推移，那 22 岁的年轻男老师不怎么说话了，他越来越尊重秋儿的意见。

他们一直排练到下午两点。后台的其他学生在收拾道具。秋儿看着外面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大地，但她却觉得很惬意。她因为工作兴奋得脸都红了。在心里，她悄悄地恋爱了。

她的戏剧老师走到她身边，拉起她的手小声说道：“你这么有才华，将来准备去做些什么呢？”

“我准备回家，给小珀西做饭。”她踮起脚，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后来她告诉我，这话说完以后，那戏剧老师奇怪的目光让她全身都凉透了。

^①埃斯屈米纳克海难发生在 1959 年 6 月，风暴袭击了加拿大米拉米希海湾，造成了 35 名渔夫的死亡。

马修打碎了后门上的玻璃——鲁迪觉得他爱我母亲的时候，也曾走过那扇门。他伸手进来扭开门锁，然后推着鲁迪进了门。现在，他已经不用再假装了，他和马修·皮特已经是同伙。从16岁开始，马修·皮特便在与这个世界抗争。

辛西娅和她的两个病人一道躲在小房子里。供暖停了，电灯也灭了，电已经被切断了。马修和鲁迪走过厨房，却没有看一眼那个装钱的纸袋。他们从小屋旁走了过去。

利奥最终明白为什么辛西娅要带他们出去，可已经晚了。他们听到头顶上的脚步声，时不时还能听到他们搬动家具的声音。那两个人是在找保险箱。鲁迪以前从没上过三楼，就连辛西娅也只是第四个见过保险箱的人。

“嘘——我们只要不动，他们就找不到我们。”辛西娅说道。

格蕾丝坐在那儿，眼泪从脸上滚了下来。她哭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帮不上什么忙。

“我有移动电话，在我包里，我们可以给杰拉德打电话。”她小声说道。

“在哪儿？”辛西娅低声问道。

“我的包在起居室里。”

“我可不能到那儿去。”停了一下，辛西娅说道。

“为什么不行？”那老人问道。

“我害怕。”她承认了。

风还在刮着。他们都不说话了。利奥站了起来。





“好吧，我可不怕。”他说道。

楼上没有声音。马修和鲁迪在他们头上两层楼的地方。房门已经被踢开。面对他父亲的那幅照片，马修都有些发抖。要是鲁迪能打开保险箱，即使他们只能找到过去政府来的那些信，他们也会离开。

可是，鲁迪却打不开保险箱。马修开始骂他，还打了他。他的耳朵被打烂了，就跟我母亲几年前在这所房子中曾承受过的一样。

“你个混蛋！你跟我说有钱的——都15年了！”马修说道。

鲁迪从来就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自小他也从没挨过打。他只是撒了谎。他曾跟大家说，是他在掌管成千上万的钞票，是他用现金买下了他的那辆蒙特·卡罗。其实，他的汽车和房子都是他家族的财产，从来都没归在他名下。马修一生中只愿相信自己想去相信的话，所以便一次又一次被这些谎话欺骗了，这是因为鲁迪拥有他从来不曾拥有过的东西——有钱的亲戚。

鲁迪蜷起身子，听着狂风吹过的声音。他感到自己的耳朵在流血。

“过来，把它打开！”马修说道。

鲁迪一次又一次地试着。“别打我！我正在试呢。”他乞求道。

“试，好好试！如果你觉得我打了你，那你就真应该去见见丹尼·谢泼德，还有其他在多切斯特监狱里的小子们。”马修说道。

鲁迪回过头看看他，像个小孩子似地点了点头。

“让开！”马修说道。鲁迪爬到了一边。马修冲着保险箱直直地开了一枪，有些铅弹却反弹回来打到了他腿上。马修气得大叫起来。

马修走到窗户边上，看了看外边的院子。他用短枪的枪柄

把窗户砸开，回过头把保险箱往窗户那里搬。保险箱很重，他大吼着想给自己添些力量。他想要是能把保险箱从窗户扔下去，就可以把保险箱摔开，所有的钱都会撒在雪上。

“如果你不帮我把保险箱搬到窗台上，我就一分钱都不给你。”马修说道。马修的裤子破了，两条腿上都在流血。更奇怪的是，他身上在往外冒着烟。

利奥听到了枪声。屋外的狂风告诉他，他可能还有机会，他还可以跟他们搏斗。可他虽然脚上穿的是双新球鞋，却得拖着自己的左腿走路。这副样子让他清楚了，他一出手可能就会送命。但是，他从小到大的经历，他对自己母亲曾遭受痛苦的记忆，都告诉他死算不了什么。他曾尽自己的全力奋斗过。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有勇有谋。现在，他也得这样。

他等着楼上的人下来，可他们没有。他拿到了手提包，向小屋子走回来。

突然，他看到他的保险箱从空中掉了下来，砸在了靠海滩边窗户下的梨树上。箱子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却毫发无损。接下来，又是一片寂静，只有从屋顶上掉落下的雪盖在它上面。利奥笑了笑，回到了小房子里。

不幸的是，手提包是朝下拿着的。在他身后，一些一块钱的硬币一个接一个掉了出来，一直掉到了门口。硬币是格蕾丝在新修好的船坞里玩纸牌时用的，总共有10个。它们掉到了地毯上，我母亲就曾站在这地毯上被训斥过。

“等我干完以后，我的钱你一点儿也拿不到。”马修对鲁迪说。

他转过身向楼下走去。他摇摇晃晃走向一楼，一点儿都没看自己留血的双腿。在厨房后面的小房子里，利奥正准备着最后一搏。他像个斗士般在等待时机。他会打出一记右勾拳，他知道应该如何有力地打出这样一拳。然后，他便可以看看马修到





底有多厉害了。

尽管格蕾丝在不停地找，电话却没在手提包里。辛西娅想起来，她把电话拿到凯迪拉克车里了。但她现在却不承认。利奥用怜悯而不是生气的目光在看着她。他想起了她迷人的身体，但他心里涌起的却不是欲望，而是悲伤。他为他自己犯下的错摇了摇头。

鲁迪不敢再走了。因为他知道，呆到现在的地方最安全。他一生中都像别人一样地祈祷着，祈祷着自己可以平安。可是，他自己的生活会被置于了这么危险的境地。他想要是马修发现了他们，他一定会杀了他们。

马修迷失在了自己的本性中。他的邪恶在自我膨胀，而他的咆哮中却透着恐惧。

房子里很黑，他本来就要走了。可不知为什么，他又转身回到了起居室，又从厨房桌子上的那只纸袋旁走了过去。他看见那些引向小房子门口的硬币。他想或许这些都是从保险箱里掉出来的。他把硬币一个个捡了起来，心想可能会有一笔大钱。他跟着这些硬币走到了门口。

要是利奥没去拿手提包，这儿发生的就只是起拙劣的抢劫案了。鲁迪现在下了几节楼梯。

马修拉住门把手了。

辛西娅看到马修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滚开——我们不会报警的”。他们三个想把门插上。我觉得他们就跟孩子一样。到最后，我觉得人人都像孩子一样。

鲁迪颤抖着下了楼梯。他站的地方恰好是我母亲曾站过的，她当时在为自己的清白辩解。那所大房子现在又冷又静。

“钱在哪里？出来给我把保险箱打开，你们都会没事的。”马修还在不停地吼叫着。

“你最好离开——我不会给你开保险箱。”利奥说道。

马修用枪托不停地打那个老人，但他还是站在那儿。

“给我把保险箱打开，不然我把你的脸打烂。都是你的错，利奥，都是你他妈的错！”马修说道。

“别碰我们。”

开始，鲁迪还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然后，他意识到了，这是个虚弱老人的声音。鲁迪走近了些，站在门外听着里面。

在这时，就在马修痛骂辛西娅“欺骗了他”而狠狠地打了她一下时，利奥的右拳也挥了出去。马修向后摔倒了。利奥这一拳是他45年来最狠的一下。但是，他挥出拳后，自己也跌倒了。看到他摔倒在地上，鲁迪本能地跑上来想把他扶起来。可是，他看到那枝枪后又害怕了。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枝枪。利奥和马修在夺着枪，利奥的脸上被踢了一脚，血从老人鼻子里喷了出来。

“帮帮他！鲁迪。”辛西娅在求他。她又被马修背朝后摔在了墙上。她的鼻子在流血。

“上帝！”鲁迪浑身颤抖着说道。

马修又踢了利奥一脚。

“鲁迪，亲爱的，快点儿帮忙啊！”格蕾丝在求他。

马修从老人那里夺过了枪。

利奥的右拳又一次打中了马修。马修打了个趔趄，碰倒了身后一架子的玩具，玩具娃娃砸到了马修头上。玩具可能会值几千块钱，它们身上的衣服无可挑剔。

马修转过身，用枪瞄准利奥。

他犹豫了。对他们来说，在那一秒钟，整个世界好像已经停了下来。在那一秒钟，好像还有机会让这一切都不要发生。

马修转过枪口的时候，鲁迪双手举过头，像跳进一个冰冷的水池一样，跳到了马修和利奥之间。马修是在扣动扳机的一霎那才看见他的。他本打算向利奥的头上方开一枪，让他别再反





抗。鲁迪跳过来的那一刻，他的笑容既在乞求着，又充满了希望，正如他平时的笑容一样。

直到鲁迪后仰着倒在地上，他们才听见枪响。又一架子的玩具倒了下来。鲁迪看着自己的手垂了下去，好像要去拥抱搂着他脖子的特蕾莎·梅。他记得有一次是在夏天，他还穿着大花短裤，他抱起小特蕾莎的时候，她很开心地笑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有人在房子里跟他说话，让他赶快起来，他们得走了。他倒在地上，死了。他兜里装的修船坞的计划掉了出来，他的眼睛还睁着。

马修抓着辛西娅的头发，把她往车那儿拽。

“你个臭婊子，你得给我把保险箱打开。”从厨房桌子上放的纸袋旁经过时，他还在说着。“你们这种人还敢骗我！”

在下午昏暗的阳光中，他把保险箱抱到了汽车后座上。他推着他妹妹坐在前边，然后把车从厚厚的积雪上开了出去。在恍惚中，他的方向盘左右摇晃。

辛西娅脸上还有鲁迪的血。血从她眼睛那儿流下来，像眼泪一样。她穿得就像珀西见过的那个男人一样。那男人曾和珀西说过，他有一天也要走。

12

珀西在等我回家。他上好闹钟，把闹钟放在厨房桌子上。他给自己冲了一杯果汁，还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三明治一半给他自己，一半给斯加普。

像以往一样，我这次也没回家，我也从没带他去游乐场玩

过。后来，他给杰伊·比尔德打了电话。他等着，但却没声音，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坐回到斯加普身边。

“斯加普·皮特，奶牛在星期六晚上都干些什么？”他一边咬着花生酱三明治，一边问道。他等着。

“它们去看电影！这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笑话。”他笑了。

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三明治，又咬了一口。他把三明治小心地放回盘子里，打量着屋子的四周。每件他知道的东西都在那里放着，都在房子里 40 码的范围之内，有他喂的鸟，有他在夏天时给母亲用雏菊做成的项链。

他叹了口气，双手合在一起。他在等着。时钟在嘀嗒地响。然后，他又静静地走到电话机旁，拨了杰伊·比尔德家的号码。他等着，可根本就没有任何声音。他不知道电话线已经断了。他走回去，坐到椅子上。他只能听见时钟嘀嗒的声音。

“对不起，斯加普。”他最后说道。斯加普已经 15 岁了，它走不了路。这个星期，它也吃不进去东西了。它没办法走到外边去小便。珀西每天得清洗它毛上沾的尿。珀西相信，兽医会让一切都好起来。

他向窗外望去。三明治还放在盘子里，他的果汁也只喝了一半。他穿了靴子和外套。然后，他又坐回到了椅子上等我。

“等莱尔回来，斯加普。”他说道。外边的风还在刮着，远处天上的云在移动。好像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一样，他觉得自己已经没劲了，他没再说我会回家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回家来都不是为了他。

他把斯加普放到他的旧安乐毯里，然后抱起它。

他不该带上那条狗，他也不知道自己只会让那条狗更难过。他打开屋门，走到了茫茫白雪中。他想到 500 码外的公路上去。他跌倒了三次，那狗也跟他一起跌倒了。每次，珀西都挣扎





着,在迎面而来的寒风中喘着气。

每次他跌倒后,他都会把狗抱起来。他从我们门口小路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蹒跚着走过我曾帮他捉过虫子的地方。我猜这就是他能记得我的地方。

他和斯加普说着话,跟它说了他从没对别人说过的事。他们会过得开心,还会一起去野餐。莱尔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秋儿会教他跳舞,我们还会穿着袜子给地板打蜡。有天下午,妈妈还曾教过他怎么做松饼。他在小路中间停了下来,雪落在他橘色的帽子上。他想起了埃莉,想起他给她做雏菊项链时,她的手放在裙子上不停地抚平着衣服。这是他记得的惟一一件她的事了。他回过头望去,好像能看见她坐在门廊前,双手在抚着衣服,对他说道:“噢,亲爱的珀西,你还好吗?”

但那儿已经什么人都没有了。她也永远不会再回到那儿了。突然,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些。

他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站在小路上。积雪堆得太厚了,雪的反光又让人睁不开眼睛。因为暴风雪的缘故,他不知道公路到底在哪里。他几乎都喘不上气,可还是和斯加普一起挣扎着。大地一片白茫茫,树林在微光中突兀着。我们的信箱被雪盖住了,而这是他惟一的指示标记,可以告诉他我们的小路尽头在哪里,11号公路又是从哪里开始的。11号公路现在也都被雪覆盖了起来。

他朝杰伊·比尔德的房车走着。在房车里,比尔德经常给他饼干吃,还给他弹吉他。

“斯加普,我希望莱尔不知道我的心都碎了。”他一边说,一边避着风。

他又差点摔倒了,雪已经没到了他大腿上。他坐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坐在了公路中间。

“我累了,斯加普。”他小声说道。

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了汽车的灯光,可是太晚了。他也看见了那个曾告诉过他,说他有一天也要走的那个男人。

杰伊·比尔德从他房车里看到了这一切,他光着脚冲了出来。秋儿从桥的一角跑了过来。有人喊着让杰伊赶快叫救护车。斯加普还在它主人旁边躺着,它舔着他的脸。我听说珀西的鼻子里流着血,说他的金发在风中摇摆着。我听说他的眼睛还睁着,眼睛里都是泪水。我曾跟上帝说过,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活着。所以,为了向我证明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向我证明我在愤怒中所诅咒的话语,上帝把他给了我,让他活了6年。

马修没停车。辛西娅想把车停在路边,可没能做到。马修看了一眼后视镜,接着往前走了。

“这是我的机会。”马修说着,吸了吸鼻子。马修又打了她。

“闭嘴!要不然我把你送到地狱里去——我会把你送到地狱里去!”他喊道。

尽管她没说一句话,他还是不停地喊着让她闭嘴,还在不停地打她。

她斜靠在前门上,她的脚蜷在一起,让自己尽可能缩紧一些。雨刮器不停地扫过冰冻的玻璃。15分钟了,他一直在打她,而她没说一句话。

最后,车开到了镇中心。镇中心右边是堵老的水泥墙,旁边是座1920年修的三层木制房屋。车开到这座房前时,辛西娅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她在雪地中翻滚着,凯迪拉克向前开走了。

她站起身来。风雪吹打在她裸露的脊背上。她的胸部、肋骨和脸上都有瘀伤。不管是昨天晚上,还是以前任何一个晚上,她都没想到一切会结束在社区中心门口。她无法把那小男孩的脸从脑海中抹去。她茫然地向前走着。

时间已经3点多了。社区中心的门开着,她被别人拥了进去。她的手指擦伤了,她的手弯曲得像爪子一样。她打扮得像个





男人。

社区中心里都是人。有 9000 人在里面等了快一天。在里面，她和其他人一样微不足道。钱扔在了厨房的餐桌上，合法的那份遗嘱在她换衣服时掉到了楼上一间偏僻的房间里。那份遗嘱躺在地板上，上面写着我、秋儿和珀西是利奥四分之三财产的受益人。

她站在那儿看着临时搭起的圣坛。圣坛边上有摇曳的蜡烛。人们手拿念珠在忏悔室门口排着队。有些人坐轮椅，有些人拄拐杖，还有些手拿照相机。记者们到这里来是想写写评论文章，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在后面喝酒、说笑，婴儿们也在哭喊。几千个男男女女身穿他们冬季里最好的衣服，都在伸长脖子等待着。

辛西娅身后的前厅那儿传来了声音，有一个警察想让她把路让开。她看见了莫里斯警官。现在，他主要执行这种维持秩序的任务。她点点头，想站到一边去，但却正好站到了维卡面前。她就是那个从麦德珠格里来的圣母见证人。

辛西娅看了看这个年轻姑娘，她呆住了。维卡长着一张乡村姑娘朴实的脸庞，并不是不漂亮，但却绝不世故。她穿得非常朴素，也没化妆。辛西娅从没见过这样一张脸庞，那上面充满了欢乐。

维卡在离她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走着，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辛西娅。可见到她以后，辛西娅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她开始颤抖起来。她低下了头。

突然，维卡停下来，朝她笑笑，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肩膀，在她耳边用南斯拉夫语小声说了些什么，还在她的额前划了个十字。辛西娅抬起头时，女孩已经从她身边永远地走了过去。辛西娅觉得自己的灵魂听到了这么句话，也是她一直所牢记的。

“此时此地，圣母向你——她的女儿问好，她希望你能改变你的生活。”

可辛西娅在想,圣母(如果有圣母的话)怎么会知道,像她这样一个自由而倔强的女人会在此时此刻来到这里?她又怎么会知道,穿得像个男人一样的辛西娅会是她的女儿?

13

我没有参加珀西的葬礼。没人能找到我。他在我们起居室里躺了几天,然后葬在了我们房子旁边。地方是秋儿决定的,因为珀西经常在那里玩。他的坟墓在他的“丘陵地”旁边,我们还在那儿玩过弹球。我觉得我不配参加他的葬礼。我也没有参加我父亲的葬礼——那年春天乔恩找到了他,把他的尸体送来和母亲葬在了一起。我一直在找马修·皮特。

过了一阵子,我回了家。那是个漫长而干燥的春季,溪水变浅了,海湾也很宁静。上面地里干枯的草丛中扔着些保险套。秋儿的戏在省戏剧节上得了亚军。到6月时人们便会来游泳了。

我常常走到海边。可怜的鲁迪·贝朗格死了,马修也失踪了。贝朗格家的房子空荡荡的,等着有人来买。我会时不时走进去,看看院子里堆积的落叶。如果我想要,我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买下来。其实,格蕾丝跟我和秋儿说过,我们不用花钱都可以去住。但我们不想这样做。辛西娅坐了几个月的牢就出来了。她回了家,照顾着她的母亲。

利奥又活了4年。他的情况没有好转,也没再恶化。他学会了玩十五子棋^①,他会找些人到家里,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他出

^①十五子棋是供两个人用棋盘玩的一种游戏,通过掷骰子来决定棋子移动的步数。





席了格蕾丝和杰拉德·德夫的婚礼,后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阵子,德夫开始在高中里教书,格蕾丝的身体也好了一些,可以拄着拐杖到处走走。多发性硬化症^①可以好转,格蕾丝便恢复得可以。

德夫花费了数百万在我们省重建了麦克威瑟的锯木场。现在,那些钱中有一部分属于我。

我有时会想起彭妮·波里尔。在晚上,我会和她说话,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计划。有一次,我去了她的墓地,坐在那里哭了起来。就像加缪曾跟我说过的,我在为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而哭泣——她已经死了,已经腐烂了。

有天我醒来的时候,秋儿走了。倒不是她不肯原谅我,而是我无法原谅自己。她不得不走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坐在楼上的卧室里,是我曾和珀西一起住过的。又到了复活节,珀西的领结和鞋子还在他床边放着,他第一次圣餐的教堂通告也还在壁炉架上。

“秋儿。”我说道。

但她去的地方是不会欢迎我去的。

我有了自己想要的钱,有成千上百万,现在我可以去任何自己想去的的地方,而我选择了去找马修。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为了替这样的生活做好准备,我每天都在拼命咒骂他。我用尽了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所有恶毒言语,我用尽了所有表示愤怒与痛苦的词汇,可还是不够。

我把珀西的服装进了一只箱子里。我找到了母亲给他的5块钱,我把那钱放到了他的衣服里。我还在他的一条裤子兜里找到些狗食饼干。在他西服马甲的里面,我看见张母亲坐在走廊上的照片,我把照片放回了原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伟大。

^①多发性硬化症为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慢性退化性疾病,主要出现在成年人中,由遗传或病毒所引起的免疫系统缺陷所导致。

我关上房门,离开了我们小小的家,离开了新布伦瑞克浑浊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到了哈利法克斯。一天晚上,独自一人走着时,我看见了他。我一下子振作起来。他看到我转身就跑,我在后边紧追不舍,一直把他追到条巷子里。他向我扑来,我的拳头打在他头上,手都打断了,他也打断了我的鼻子。但他最后还是跑掉了。我追他到了多伦多。

这里,没人知道我曾毁过多少人的生活。如果我觉得有人在靠近我,我会马上离开。这样看起来,我和马修是一样的人。我们都生长在一块被诅咒了的土地上,同样的一块贫穷而辽阔的土地上。我睡在街上,他肯定也是。我脑子里会经常想起各种声音,他肯定也是。倒不是因为我住不起旅馆——有一个专门为我开的信托基金账户——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你只是个没胆子的蠢货!我倒想把你扔到街上去,要不然我把制服脱了,咱们到外边去试试?”一天晚上,我喝醉以后,有个警察这么跟我说道。

“就在这里吧?”我说道。我把毛衣脱掉了。他盯着我身上和胳膊上的伤疤,再没说起要和我比试的事。

我没带什么照片,记性也不好。我也没去找工作。除了马修·皮特以外,我想要忘了我曾知道的一切。但是,喝再多的酒我也不能摆脱痛苦,甚至酒都无法压抑住我的痛苦。打他头时断了的那只手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我也没去找医生。没有一个医生在我母亲流产时来善意地看过她。在冬天潮湿的天气中,我的手会隐隐作痛。





14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孩子间的仁爱

到了一月，我离家已经三年了。我抬起头，看见杰拉德·德夫站在我面前。我坐在枫叶公园门口，他刚往我手里放了一块钱。

“莱尔？”他开始时还不太肯定，然后高兴地笑了。他告诉我，他是带些中学生到多伦多参加比赛的，对手是蒙特利尔的学生。他让我答应他，第二天跟他一起吃早饭，一是因为我有一大块地产要管，虽然我决定让他代我管理，但他还是希望我能回去。更重要的事是省政府要和我来商谈赔偿金的问题。戴维·斯康和黛德·韦恩都希望看到我在这件事上有所进展。

德夫和他的学生围住了我。每个人都想和我握手。我有些动情，也感到些困窘。

“你现在知道，你的家人是多么受人尊敬了吧？因为你父亲和妹妹的缘故。”德夫说道。

“秋儿？”我问道。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那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我。

“这些孩子都读过她。因为他们通过了期中考试，这次竞赛就是为鼓励他们。”

“什么意思？”

“她的小说，还有你父亲的诗，你不知道吗？我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家书店里，你都可以找到秋儿的小说，是吗，孩子们？”

我浑身剧烈地抖起来。让我在他们面前代表我的家庭，我感到羞愧。我紧握着双手，转身走掉了，走进了多伦多冬季黑暗

的街市中。

在黑暗中,我向湖边走去。我想去跳湖自杀,可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离开加拿大去了欧洲。在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我游荡在奥斯陆^①街头。在火车上和酒吧里,我和那些有正常生活的人交谈。他们喜欢挑剔,却心地善良。他们都是些守时而举止得体的人。

我问到一个和我一起喝酒的年轻人,附近有没有一所天主教教堂,我想去点一根蜡烛。那天是我母亲的生日。他惊讶地看看我,然后小声告诉我附近有一座天主教教堂,但他不太清楚到底在哪里。他还告诉我,天主教在这里被当做异教,天主教的信徒们都被人看做是些低能儿。

“让我们为我母亲喝一杯。”

“干杯!”他说道。

那天晚上,我去了奥斯陆机场。奥斯陆机场是个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巨大而空旷的场所,中间放了些用来安全检查的桌子。冰冷的灯光照射着丑陋的大厅,外边是一片漆黑。他们的国家和我的一样,都在北半球的黑暗之中。他们的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些顽强而又孤独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短暂,和我的生活也一样,也有很多无法达到的目标。走过一家新书报亭时,我停了下来。我走过去,看到一本《千年新声》的书刊广告。

她正在那里看着我。她带着隐形眼镜,但她的头发还是白色的,只在每一边露出了一小缕金色的头发。书的封套上说她住在多伦多,已经结婚了。她有个儿子叫悉尼。

她已经让自己摆脱了我们少年时曾受过的那些折磨。她不像我,她已经到达了另外一种境界。在其中,她曾有的苦难已经

①奥斯陆为挪威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国东南部。



不再重要了。我可以看出，磨难已经成了她高贵性格的一部分，磨难已经成了她艺术创作时勇气的来源。

她身上有种朦胧的美，还长着一张亨德森家族任性的脸。她从苦难中得到永生不是偶然的。那些曾折磨过她的男孩子们在哪里？那些为了赢糖果而脱下她裤子的孩子们在哪里？还有那些不愿和她一起玩耍的女孩子们又在哪里？我记得她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总是浸泡在圣水当中。还有她粉红色的眼镜。晚上，她的眼镜总是折叠着放在窗台上。

现在，她白色的头发展示着神谕的力量，她眼睛里则显露出怜悯之情。我曾因为她而觉得羞耻，也没能保护她在少年时免受恶意的侵扰。

我还记得她在我们省报纸上的那幅照片，是为揭露我们家拍的，但它却没能毁了我们家。我买了她的小说，可我却没办法让自己真正读它。小说是献给珀西的。

通常情况下，我会在起飞前几个小时到达机场。我会坐在那儿看着，我会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我在等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知道，在这些衣着整齐、拉着自己宝贵的行李箱的人们中间，没有几个见过驼鹿和山狗的血，没有几个为了在暴风雪来临时不被冻死而去偷过木柴，没有几个曾带着刀到所陌生的屋子里去杀人，也没有几个见过别人把自己的父亲打个半死。我知道，只要我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只要我不停地与这些更新潮、更现代、更加有组织的人们在一起旅行，我便可以不去理会自己的过去。这是我从没办法加入进去的人群。无论何时，我的眼神都会让他们离我远一些。

在刚过去的这个春天，我到了巴黎。我参观了拿破仑的墓，

走过了协和广场,然后去了蒙帕尔纳斯^①的公墓。那里埋葬着科莱特^②、萨拉·贝纳尔^③、奥斯卡·王尔德^④和吉姆·莫里森^⑤。站在这个宽阔的城市墓地中心,我忍不住哭起来。

我在圣丹尼斯街上找了个房间。在那个阴沉沉的下午,我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哭了起来。

你知道,这些伟人的坟墓要比珀西曾住过的房子还要大,还要修得好。珀西曾在那房子里等着他妈妈回家,等着我带他去游乐场玩。我想起了他在“丘陵地”旁的坟墓。

所以,我结束了旅行。两个月前我回了家。但是,房子里的每件东西都不一样了。那已经不是我和秋儿用袜子在地板上跑来跑去打蜡时的房子了,也不是我曾拉着坐在小车里的珀西去散步时的房子了。尽管房子很小,我却迷失在了里面。我会在一把椅子上坐着,突然想起些痛苦的往事,然后就跳起来坐到另外一把椅子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直到我没地方呆了为止。我甚至都没法做饭,因为母亲曾和珀西在那里沏过茶。

谢泼德兄弟来找我。他们对我撒谎,说他们曾找到马修,还为我把他打了一顿。他们每个人想要 500 块钱。我给了他们钱,他们也都很喜欢我。

但他们第三次来的时候,当他们咯咯笑着,说他们把事情处理得多么好时,我锁上房门扑向了他们。我把他们的牙都打掉了。我把丹尼的鼻梁骨打断了,我用我戴戒指的手打烂了本尼

①蒙帕尔纳斯为法国巴黎中南部的一个区,位于左岸地区。该区的咖啡馆长久以来因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汇集而闻名。

②西顿尼亚·加布里埃列·克劳丁·科莱特(1873~1954):法国小说家。以其对女性和自然的观察力而闻名。著有《彻底》(1920)和《吉吉》(1945)等作品。

③萨拉·贝纳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因其在《菲德拉》(1874)中的表现而闻名。

④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剧作家,主要作品有《道兰·格雷画像》(1895)、《认真的重要性》(1895)和《雷丁狱之歌》(1898)等。

⑤吉姆·莫里森(1943~1971):美国摇滚乐歌手。





的舌头。我敢肯定,他们没料到我能打得了他们。在黄昏时分的小雨中,在香树胶的气味中,他们跑掉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去看了谢丽尔·沃特尔。我给她买了枚钻戒,我向她求婚。她笑了笑,拉着我的手说,她就要和格里芬·波里尔结婚了。他现在在为杰拉德·德夫工作。

那以后我就呆在家里。我翻着父亲书架上的书,翻开又合上。我可以站在那儿几个小时干这个。

我找出了托尔斯泰的《伪造的息票》。我打开书,看着里面划的线和写的字,不仅仅有父亲的,也有秋儿的。那朵秋儿在圣诞节钓鱼比赛上赢的粉色康乃馨也夹在里面。她把那花送给父亲,父亲在出门之前把它夹在了书里。时间把它变成了桃红色。我小心地把书放回去,走到了外边。

在外边的每一刻,我都能看到珀西在面对着我,在对我笑。他的手会遮在嘴上不让自己咳出声来,他的衬衣会跑出来,他的领结总是歪歪地系着。我会和所有在这里徘徊的魂灵交谈。我会和他们同醒同眠。为什么不和他们同去呢?

三周前,我把我妹妹的小说和我父亲的诗放在了厨房餐桌上,还把珀西第一次圣餐的通告也放在了上面。我从床下找出枪,上了子弹,然后坐到椅子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

我在想他们得多久才会发现我的尸体。现在连老杰伊·比尔德都不到这边来了。他不愿踏上珀西曾走过的小路,他也不再弹吉他了。

电视开着,我懒得走过去把它关掉。就在这时,节目被一条插播新闻打断了。

圣约翰的南区着了一场大火。7座楼房的居民被迫在寒风中离开住所。消防队员和水罐车正在扑火。就在新闻的背景中,就在这座帝国饭店门口处,有个人正坐在把椅子上。正是马修·皮特。他身上裹条毯子,浑身打颤在发抖。

他转了一个大圈子到你这儿来了，到你住的这个楼里来了。特瑞克斯先生，我看到了他的脸。我放下了枪。

第二天，我便来了圣约翰。当晚，我在旅馆里找了个房间，一个晚上都没睡。第二天，在冷风和薄雾中我走了过来。

马修好像知道我要来一样。他很穷，也住在这所拥挤的楼房里，比你低三层。他躺在张床垫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他转过头对着我，用手指了指，但我没看他在指什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他床上留下了块块红斑。屋里还有股浓浓的花香。我走到他床对面，打开了电灯，也许这是他想指给我做的事。我把灯拿近了些，仔细地看了看他。他看上去快60了，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他脸上的雀斑已经变成疙瘩，嘴也陷下去了。他穿着长内衣裤躺在床罩上，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这就是曾经能够仰卧举起300磅重物的马修·皮特，曾经在我们那里让人人都害怕的马修·皮特。

他床边上放着些药瓶，几根吸管，还有瓶橙汁饮料。我想起来了，他很喜欢喝橙汁。

他是麦克威瑟锯木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也在痛苦之中。他在哈利法克斯的那次搏斗中奋力挣扎。但他从不愿意承认这些，也从没投降。

我知道我不能杀他，特瑞克斯先生，就像你不能看着一个孩子淹死一样。我谁也杀不了，那是我的悲剧。我曾让大家都失望过。

“他想跟你说些事情。”我听见有人在说话，“但他现在说不了话了，他想问你些事情。”

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

我转过身。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坐在屋子一角，在看护着这个垂死的人。她长着一头卷曲的黑发，戴着枚鼻钉。她身穿蓝色的皮夹克和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运动鞋。她在看着我。





“你认识他吗？”她问道。

“认识。”我说道。

“他是我伯伯——”

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她坐在阴影中。

“你是特蕾莎吗？”我问道。

“是。我们到这里是想送他去医院，可他死活也不愿意去。他想警察会来抓他，但他们不会的。一切都过去了。”她的声音是成长中的女孩所特有的，听起来很聪明，而且有穿透力。“你妈妈也在这里吗？”

“在。她刚出去买咖啡了。你认识我妈妈吗？”

“认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道。

我低下头看马修的时候，辛西娅开门进来了。在辛西娅关上门前，一道光照在了那小女孩身上。辛西娅认出了我，她惊叫了一声。

辛西娅也老了。她已经有了短短的白发，身体也发胖了，她也开始有双下巴了。说实在的，她看上去更像阿尔文娜。她脖子上戴了根银项链，没有化妆。

“你好，莱尔。”她说道。她的声音比以前更沙哑了。

“你就是莱尔·亨德森？”特蕾莎说道。

我点点头。

“我看过你妹妹的书。书里有你，有她，还有珀西。妈妈，那是本给大人们看的书，可我已经读过了。看到给地板打蜡的时候我都笑了，还有给珀西抓虫子的那些事。”

每件事都在慢慢变化着。我真想去死。

我看着特蕾莎·梅站起来，她的手放在床边的桌子上。看到这个小姑娘的手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想对你说他很抱歉——为所有发生过的事。”特蕾莎说道。接着是一阵停顿。

她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对我微笑着。秋日的阳光轻柔地抚摸着她圆圆的脸庞。

“你是小特蕾莎·梅。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知道为了你，珀西曾经好几次到教堂里点过蜡烛。我还记得。”我几乎已经高兴起来了。

她的目光温柔而又体贴。

特蕾莎看我时，我意识到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特瑞克斯先生，我一直在寻找的不是马修·皮特。从在哈利法克斯打过他以后，我在找的人就不是马修了。

我一直想要找到他。

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去过一个又一个机场，我觉得在那里可以找到他。可是，他既不在餐厅里，又不在机场上，也不在公园里喂鸽子的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跟着孩子们，跟到他们的父母变得警觉起来。我在找的人是他。去年，我到了游乐场那里。我有些不正常了。我觉得自己能在那里找到他，然后带他把所有能玩的都玩一遍。

辛西娅坐在了我身边。她告诉我，马修患了骨癌。她还跟我说，她在两周前告诉了约翰·德兰诺警官他在哪里。德兰诺跟她说，就让他这样吧，因为一切的惩罚都太晚了。所以他会进医院，让他们帮他止痛。

“但不是真正的痛。”她补充道。

特蕾莎站在床边。最后，她说道：“妈妈，告诉他。”

辛西娅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泪水从她眼中涌了出来。那一刻，我们又聚到了一起。我不大会表露自己的感情，我什么也没说。我看着她，她脸上都是泪水。我看着她脖子上的十字架，好像对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事感到了羞愧。我只有这样才不会站起来跑掉。辛西娅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特蕾莎·梅有着珀西的心脏。要是她那时没能得到的话，





她就活不到今天了。她和小珀西都不可能知道，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是吧？”她小声说道。

特蕾莎拉住我的手，把它放在她的外套下面。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跳。我把手放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我感到一阵透彻全身的痛苦。我感到了珀西心中深深的爱，我感到了珀西心中静静的悲伤。

我离开他们回了家。约翰·德兰诺给我说起你，特瑞克斯先生，说你是因为差点淹死那个孩子所以离开了警队。我觉得自己必须来见你。两个晚上以前，我还不知道你和马修·皮特住的是同一幢楼。

但我想让你知道，你做的是对的。就算你从河边走过时得把那个男人救起一千次、一万次，你也会那样做。你干的是人人都应该履行的责任。我想让你知道，那是真正快乐的生活，是无尽的快乐，是属于秋儿、珀西和埃莉的。我又是谁，怎能让它完结呢？

局 记

莱尔穿件蓝色运动夹克，一条挺正式的蓝裤子。他坐在他面前已经说了快 10 个小时。就像前面说过的，他看起来像个酒吧里的保安。他右手食指上戴了枚戒指，可以在街头打架时派上用场。在特瑞克斯一生中，他遇见过很多看上去像莱尔这样的年轻人，可却没一个真正像他。没一个有他的神采，有他的怜悯之心。

在几个小时中，特瑞克斯曾打断过他几次。一次是澄清了一下奥伊特河火灾时的某个细节，还有便是倒在河中除草剂的数量，因为当时逮捕莱尔祖父的正是特瑞克斯。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罗伊·亨德森就是爬到特瑞克斯的巡逻车里呼呼大睡的。

事情说完以后，莱尔脸上显出了一丝柔和的表情。温柔像是勇敢的人拥有的商品，只有话说多了



才能展示出。

莱尔是中午来的。现在已经半夜了。雪落在灰色的街道上，白色覆盖了屋顶和四周。

莱尔在桌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走了，再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特瑞克斯几乎睡了一整天。他起了床，10年来头一次没去酒馆。他一个星期都没喝酒。一个星期后，他开车到北边的亨德森家去了。

亨德森家门口的小路崎岖不平，长满了野草。他们家的小房子比他想像中的还要小。屋里没人，门却没有锁。雪花落在岩石与树林间的水沟和空地上。他忍不住进去看了看。他看到了莱尔说起的那些书，还有埃莉曾躺过的帆布床。

谁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冬呢？

过了一会儿，他上了楼，进了秋儿的卧室。屋里有把椅子，上面放着件褪了色的白裙子。衣柜下面有一双穿旧了的黑皮鞋。屋角的窗台上，油漆已经起了皮，上面还放着一副粉红色的眼镜，眼镜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纪来的一样。

他走过短短的走廊，推开了男孩房间的门。珀西的床是自己做的。在壁炉架上有一幅斯加普·皮特的照片。在莱尔那边有张最近的报纸，上边刊登着麦克威瑟的锯木场正在支付赔偿金的消息，还说那锯木场现在值1900万。特瑞克斯在房子里呆了十几分钟，他感到自己好像是坐在个神圣的地方。他静静地离开那所房子。

艾伦河汨汨地在突兀而出的岩石下流淌着。低沉而阴郁的天空中有股雪的气息。听不见一声鸟叫。珀西的坟墓在房子后面，在一片矮小而破旧的篱笆中间。他为他带来了一束花。起身的时候，他有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莱尔好像在盯着他。

他离开了那所小房子，离开了曾是埃莉花园的院子。他开车去了教堂。那天下午，教堂正在为马修·皮特举行葬礼。他走进

教堂，坐在长凳上。他盯着那具橡木棺材。他注意到前面有个背对着他的女人，他意识到那是辛西娅·皮特。他看着教堂的彩色玻璃，看着上面绘着的一位天使飞上天空的样子。

仪式还没完，他便离开了。他在自己车里坐了一会儿，抽着烟，看着雪花飘落在墓碑上。

然后，他开车去了塔布辛泰克。他的前妻和她丈夫住在那里。他感到自己一定得去再看看她，要不然就太晚了。尽管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他还是想和她讲讲珀西和秋儿的事，就算是种补偿吧。他顺从地微笑着吻了吻她的脸。但他的妻子却很孤独。她住在一所可以看到海湾的大房子里，而她丈夫因为公司的事得常常去蒙特利尔。有人在传他和秘书的事。她说起了她的关节炎，还抱怨说为什么上帝对她这么残忍。

“是你毁了我的生活——我不会原谅你。”她恨恨地说道。

他再没说什么。他开车回圣约翰时天已经很晚了。他还是住在帝国饭店里，还会在对面的小酒馆里喝得大醉。

6月的时候，有人看到莱尔在小山上走，在看着远处的公路。7月的时候，孩子们看到他胳膊和胸膛上的刀疤，都吓得跑开了。有几个晚上，格里芬看到他在路边喝酒，便开车把他送到他家门口小路的高处。莱尔不会让他把车开下去。

过了一阵，他像隐士一样消失了。只有一两次，有人在河上游见过他。他拿着鱼竿和诱饵，在寻找着那条儿时记忆中的鳟鱼。

10月初，他用木板把房子钉起来，然后就拿着几件东西消失了。尽管大家都很有趣，可是没人能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所有的疯狂都是因为没有爱”

大卫·亚当斯·理查兹 (David Adams Richards 1950 —) 曾两获总督文学奖，有“当代加拿大的斯坦贝克”之称。他的一系列小说多以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米拉米希河沿岸村庄为背景，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上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真实的乡村生活。无可否认，作家的创作题材与斯坦贝克有着相似之处，都关注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理查兹的笔下也不乏斯坦贝克式的关怀与愤怒。但与斯坦贝克显然不同的是，理查兹冷峻与凝重的文字之中，透出得更多的是对现世伦理道德的质疑与诘难，而作家为笔下人物寻找救赎之路时，“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则更多地可以看出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介绍给国内读者的这部作品英文原名为 *Mercy Among The Children*，为

2000 年度吉勒文学奖^①的获奖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对于边缘人物的命运,对于现世的西方伦理道德,以及宗教对人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独具个性的探索。

—

《孩子间的仁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了加拿大沿海省份边远地区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与作家的多部其他米拉米希系列小说一样,该作品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但是,真正能够引发思索的却不仅仅是曲折的情节和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与其说是不可捉摸的命运造成了主人公悉尼·亨德森家族祖孙三代的悲剧,倒不如说是穿着理性外衣的道德伦理最终将他们推上了绝路。命运偶然性的身后,有一张现实世界中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的道德之网把他们紧紧地束缚着。正是在这张有铄金销骨之力的网中,主人公悉尼·亨德森必然地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也正是肯在这样的网中束手待毙,主人公和他儿子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反抗。作家试图以鲜血来洗刷人们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用一个家庭祖孙三代的悲剧来探寻似乎无可置疑的观念与行为之后隐藏着的秘密。在为被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矫治过的生命追寻着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途中,作家为他的主人公,也为在痛苦与绝望中挣扎着的人们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

悉尼家族的厄运肇始于其祖父罗伊一次醉酒之后的经历。罗伊忠心耿耿地想要去劝说其他工人停止针对自己老板的罢工,却因在“没有完全烧毁的粗笨设备残骸之间”露出了他“一张半疯半罪的笑脸”而成了纵火犯,被送上了法庭,并最终死在牢

^①吉勒文学奖为加拿大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为纪念文学评论家多丽丝·吉勒而设立,用于奖励每年该国文坛最佳英语小说或短篇故事集。





里。那场火灾为亨德森父子留下了“老子坏，儿子怪”的口碑，此评价也为亨德森父子此后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深深的一笔。从此，厄运并不偶然地缠绕住了这个处于加拿大社会最底层的家庭。颇具讽刺与象征意义的是，毁了他们生活的人却是口口声声说着关心与爱护他们的人，是教会、高校和社会慈善机构中执掌大权的人。

悉尼少时在教堂的遭遇决定了他的一生。他因家境贫寒去教堂侍奉波里尔神父，却遭受了波里尔神父的性侵害。虽然遭受如此心灵与肉体的伤痛，悉尼却无处可以逃避，也无人可以为他主持正义，甚至他的亲生父亲都根本没有保护他。更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父亲竟然站在了神父一边，“在星期天早上，当着所有来参加礼拜的人，他父亲在教堂的台阶上打了他。”于是，作家借叙述者莱尔之口说：“这件事成了父亲反叛的根源，他反叛的是整个制度。我渐渐明白了，这可绝对不是什么一般的逆反。”另外一次经历是他十二岁在教堂顶上干活的时候，因为被伙伴康尼夺去了午饭，悉尼一怒之下把康尼从教堂顶上推了下去。康尼摔在了雪堆上，一动不动。悉尼吓坏了，他对上帝发誓说，如果康尼可以不死的话，那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与人争斗了。发完这个誓后，康尼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他也没有受伤。从此，这个与上帝的契约就伴随在了他的身边，成了他对生活磨难逆来顺受的原始动因。这两次在教堂的亲身经历，在反抗与皈依之间，悉尼远离了教会却认识了上帝，并使他最终走上了一条心灵的自我救赎之路。

年少的悉尼曾一度酗酒，想借酒精来麻醉自己，摆脱精神与肉体的苦闷。偶然一次接触到书本之后，他开始改变了。他用辛苦劳作挣来的钱买了大量的书籍，沉浸在了前人伟大思想的海洋之中。因为读书的缘故，悉尼戒了酒，满怀希望地找到了戴维·斯康博士，憧憬着自己也可以上大学。但是，傲慢的斯康博

士却讥笑了他。这次拒绝让他非常失望，也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他一直都天真地以为，受过教育的人心里不会有偏见，不会以伤害别人取乐。也就是说，他以为他们都已经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正在追求的东西。可他却不知道，虽然那是他认为的人都应该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别人却常常不这么想，不管是受过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这一次被拒绝还可以命运的偶然性作解，其后悉尼在法庭上的遭遇就不仅是个别人的好恶所可以解释的了。悉尼被无知的邻人控告，说他家藏有一本“伤风败俗”的书，并且这本书和邻居弱智弟弟的死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那书被欧美著名的评论家赞誉为“一部伟大而深刻的著作”，虽然他的辩护律师曾在至少三个教授的书架上看到过这本书，虽然戴维·斯康博士也曾热情地赞颂过这部作品，就是在这个考验良知的时刻，“而在我们的大学中，那些至少应该出来为我父亲拥有读那本书的权利进行辩护的人，却选择了沉默。”悉尼曾经以为，教育可以将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因此他选择了书本。但，他却被教授们一次次地抛弃了。

与悉尼不同，女主人公埃莉从小便是孤女。她曾在福利院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埃莉智商不高，但温柔善良。在她眼中，这世上满都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她一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可以与自己同样被人收养的姊妹们重新团聚。她的单纯与质朴没有为她换来幸福的生活，而她的美貌和柔顺却引来了无数觊觎与嫉妒的目光。在福利院时，她曾多次因为拼写不出正确的单词被修女们用教鞭打烂了手指关节。她与悉尼真心相爱后，又三番五次地被自己信赖的好友黛德·韦恩所阻挠。她与悉尼成婚后，黛德又借助自己社会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地位，千方百计想要拆散他们的家庭。甚至在她明知悉尼家没有拖欠税款时，也不愿施以援手去说明真相，而她提出的解决方案竟是要埃莉卖掉她和悉尼的房子。她的冷酷部分地促成了悉尼一家的悲剧。直到





埃莉即将不久于人世时，黛德才知道自己原来就是埃莉的姊妹之一，但这迟到的悔悟已经无法挽回酿成的大错了。

悉尼家族悲剧后面潜藏着的是命运的必然。与处在社会边缘而又不守“规矩”的悉尼相比，戴维·斯康教授、波里尔神父和黛德·韦恩等人无疑处于强势地位。他们在他面前都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感，这种莫名的优越感使他们尽可以去侮辱、去讥笑、去贬损、去鄙视像悉尼这样的人。因此，戴维·斯康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想要进入大学的梦想，黛德·韦恩也可以公开地谈论应该给埃莉做结扎手术，连一个垂涎于埃莉美貌的警官也可以在法庭上取笑悉尼，说他曾引用过的诗歌“竟然都不押韵”而引起了哄堂大笑，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悉尼背诵的正是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名句。真正可怕的是，斯康和黛德等人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都是合乎于道德规范的。指导他们行事的准则正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就不断膨胀着的理性道德观。

二

西方世界的伦理道德观自15世纪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以来逐步趋于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逐步动摇了传统的基督教式的社会生活秩序。卸掉了在上帝面前沉重的负罪感，西方人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乃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上帝从人的日常生活中放逐以后，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观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理性大旗的指引下，西方人完成了自身一场生存价值与生存样式的彻底转换。这种变化了的价值秩序深刻地奠定了现代人生活的基本样式和心态结构。在现

代世界的价值序列中,人本身已经丧失了特殊的生命价值,道德也失去了表现生命价值的特性。^①在这样的价值位移过后,基督教义所宣扬的“爱的律令”尽管仍在道德的天空中漂浮着,但是人们的脚却实实在在地踏在了世俗的地上。

在作家看来,理性生活的伦理道德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之间是难于契合的。在世俗理性的生活中,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与普遍的伦理责任相连,人人都生活在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中。在这种普遍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和指引下,个人获得了普遍性伦理所提供的精神慰藉。因此,普遍化过后的人生存在和他人一致的道德成就当中,并以此获取生存的安全感。^②与此不同的是,悉尼和埃莉等人仍然身处在基督教信仰的生活当中。在他们心中,自己的个体是与绝对的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虽然无法脱离人群而独立存在,但他们虔诚的信仰却无疑决定了他们永远都将只是孤独的个体。之所以他们将注定与孤独相守,是因为在真正属于信仰的生活中,面对着生命中终极抉择的人只能自己去做出决定,只能独自去面对上帝和在上帝面前自己负罪的灵魂。他们的信仰无法把他们的命运交给外在的世俗理性去摆布,他们个体孤独的生存状态无法由世俗理性的普遍道德观来排遣,他们对生命、对家庭、对感情、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只能包容于超验的上帝那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悉尼在被人诬陷犯罪之后,即使在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刻,他也不愿为自己去解释,为自己去辩护。他坚信着“真相自然会大白”,而他无权要求别人去“了解自己的感受”。他不愿也无法屈从于世俗的理性。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他始终坚守着自己曾经与上帝的约定,最

①金生著:《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②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52页。)





终以生命见证了自己的信仰。

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这场西方人伦理道德观的深刻转换中,搭上了历史前进列车的正是像斯康、黛德和律师斯努克等人。他们作为这场宏大历史工程中的受益者,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位于社会的主流位置,并且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道德伦理的代言人。理性道德伦理在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普遍性的伦理规范从此凌驾在了个人孤独的信仰之上。虽然在面对着内心的痛苦而寻求拯救时,个体对于生命、对于自我的把握要超出普遍性的伦理道德。^①但是,在普遍性的道德重压之下,任何个体生命的希望与绝望、欢笑与痛苦都可以变得无关紧要,都可以在普遍道德的旗帜之下被忽略不计。普遍的道德原则所关注的仅仅是所谓具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它要人们为自己也为他人去忘掉活生生的生活,去把人类丰富的感性与生活样态标准化、单一化、均质化和固态化。^②这种抽象的概念与范畴所演绎出的种种道德实践,无疑具有两面性。借助着强大而又无孔不入的社会舆论,它维护着某一时期的社会稳定,维护着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心理的平衡。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以诱导和说服、宣传与强制否定个人与生命、与自然、与上帝直接的对话,放纵理性的规约去扼杀他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普遍性道德最容易到手的猎物正是像悉尼这样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对此,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埃莉有着异乎寻常的清晰认识。在悉尼被人诬陷而送上法庭时,埃莉说道:“你这一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却不能与众不同。那是个奢侈品,你承担不起,那也是为什么人们在审讯着你。”

①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②金生著:《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三

在对现世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之后，作者通过父子两代人在荒谬的命运面前不同的心路历程，表达了自己对于人应该如何去反抗这一问题的态度。父亲悉尼自从十二岁起与上帝订立了那个誓言之后，虽然屡次遭人迫害，但却一直严守着自己的承诺。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至死都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他在没有反抗的反抗中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并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常人看来，这种和平反抗的道路无疑是注定要毁灭的。然而，他追寻自己信仰的旅途虽然短暂，但绝非毫无意义。他的探寻之路，让人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恐惧的颤栗中感到了透出的勇气，也最终在不可能之中实现了可能。

作为亨德森家族的第三代，莱尔虽然在开始时选择了一条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的反抗之路，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宽容而非报复。莱尔是家里的长子。他从小就在贫困的环境中忍受着别人对自己和家人的侮辱。在父亲被迫离开家去打工挣钱以后，他担负起了保护家人的责任。然而，生活的重压让他开始堕落，把父亲挣来的钱都挥霍在了酗酒上。他开始打架，甚至为了证明自己力量而去殴打了一位无辜的人。他发现暴力可以让他有所作为，甚至可以让他受到尊敬。可是，即使他从自己的力量中获得了暂时的满足，但却总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总是无法获得心灵的平静。“我可以把比我壮两倍的大块头打翻在地，但我却总是在害怕。”而这种恐惧却是他年幼的弟弟珀西所不曾有过的。珀西是个如天使般纯洁的孩子。他如他的父亲一样心地善良。他收养了仇家孩子死后无人照料的老狗，为了去替这条狗看病，珀西冒着风雪走上了公路，最后不幸被马修疯狂逃亡





的举动夺走了生命。珀西虽然带着对这个世界无尽的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心脏移植给了仇家的女儿,他的生命也因此仇家女儿的身上延续了下来。这种超越之爱使莱尔意识到了,只有爱才可以真正地战胜内心的恐惧,才可以使人看见光明与希望。至此,作品的主题已经超越了暴露与控诉,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四

毋庸讳言,作家的文字中似乎缺少些精雕细琢之后的圆熟,但是,来自冰雪之国的寒冷与俭省的文字背后,是作家在身居一隅的冷静与距离中表达出的对世界、对命运、对道德伦理的严肃思考。作家的态度是鲜明的。黑暗战胜不了黑暗,只有爱、宽容和信仰才能战胜黑暗。依靠暴力战胜暴力之后获得的安全感,终究会被更强大的暴力毁灭。只有用爱、用悲悯的心对待身处在不幸中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无疑,作家为书中人物指出的是一条充满了基督教精神的宽容与博爱的道路。人只能依靠内心深处良知的指引,走出自己兽性的一面,才可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平静与满足。悉尼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走上了一条无数先贤们曾经走上的殉道之路。莱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悟到了博爱与宽容对于生活的终极价值。当然,人们尽可以怀疑这种以和平对抗暴力的方式,但却不能不被他们的勇气和精神所感动。而人之所以会感动,或许是身上都还有着尚未泯灭的良知。这也许就预示着终有一天,人类可以生活在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仇恨的世界中。这可能就是一部文学作品能给人的最大安慰了。

译者

2004年4月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cknowledgements

The publisher and translators of this novel
would like to make their grateful acknowledgements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readership,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their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and ardent commitment to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